

爱在佤邦

兴邦学校



王季雄 | 主编

兴邦学校 校歌

我们是明日的希望，带着祝福背起行囊，
日日夜夜长途跋涉，奔向光明灿烂的地方！
为了我们的家乡，黎明清晨书声琅琅，
为了我们的家乡，日落黄昏汗滴禾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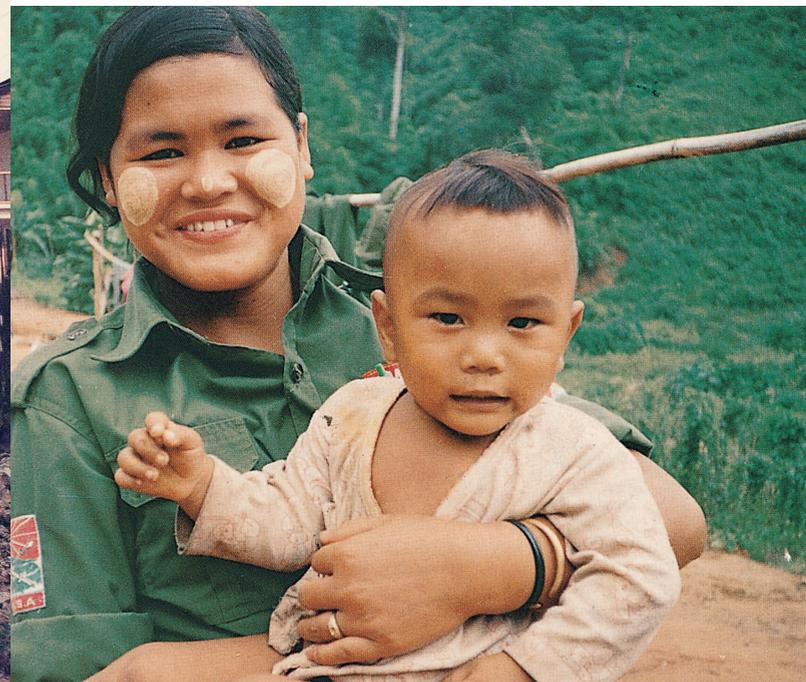
兴邦、上帝眷顾的家、是希望的天堂，
有爱我们的大家长，投注生命浇灌等候，
花开花谢、日起日落，小树苗渐次成长，
在风雨里顶天立地，在凛冽中屹立坚强！

我们是明日的希望，带着思念铭刻胸膛，
日日夜夜努力不懈，为使佻邦在全世界
永远闪耀飞扬！

佻邦之歌

佻邦 美丽的家乡 青山绿泉 万民向往
佻邦 自由的地方 吾民乐土 山高水长
各族融融 福乐患难共一堂 努力勤劳 自立自强
众志成城 誓死捍卫我疆邦 家园重建 凯歌高唱

佻邦 欢乐的地方 自由和平 衷心盼望
佻邦 我们的家乡 丰衣足食 地久天长
吾民乐土 永世隆昌



(上) 掸族 (中) 宣教士王季雄、王敏雯夫妇 (下) 佤邦地图

(左) 佤族 (右) 汉人



佤邦，一个陌生的地名，遥远的他乡，神秘的国度。

「佤」，意思是「住在山上的人」。缅甸的佤邦自治区，分别位于中缅与泰缅交界的山区，中缅边境是「北佤」，泰缅边境是

「南佤」，总面积约台湾四分之三大，人口约五、六十万，七成为佤族，其次是拉胡族和掸族（还有少数苗、汉）。佤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九成居民是文盲，甚至有许多孩子没有姓名和年龄。为了提高人民知识水准和对外沟通，佤邦领导人订定中文为官方语言，通用人民币；长期与汉人杂居或通婚的佤人，约有四分之一居民都会说云南话，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也都是接受中文教育。



三十多年前，在这块不为人知的土地上，居住着一群没有国、没有家、被世界遗弃、贫穷孤苦的人……。宣教士（王季雄）首先在泰北的永泰村建立了永泰礼拜堂，带领很多佤族人信主，几年后获得佤族领袖的信任，邀他兴学培育当地人才，于是他接掌原本只有十几名学生的「兴邦小学」，并且号召来自美国、台湾、纽西兰等地的基督徒进入这地，让上帝的爱留在佤邦，遍地开花。



佤族人聚集

(右) 山区一景



佤族小姑娘

佤族小娃儿





创校艰辛：

当时新校址什么都没有，在露天上上课，学生睡自己盖的草棚，老师住在帐棚里，全校师生边上课，边盖校舍……

（左）（右上）初创期校景 （右下）女生平地



初期
户外上课

「兴邦学校」立起新设计的招牌，学生从几十名，到后来上达千名，年龄从四、五岁到十几岁，小小年纪的他们，被迫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全数住校，老师需要有十八般武艺，还要有爱心、耐心、慈母心肠，偶尔也要像严父般管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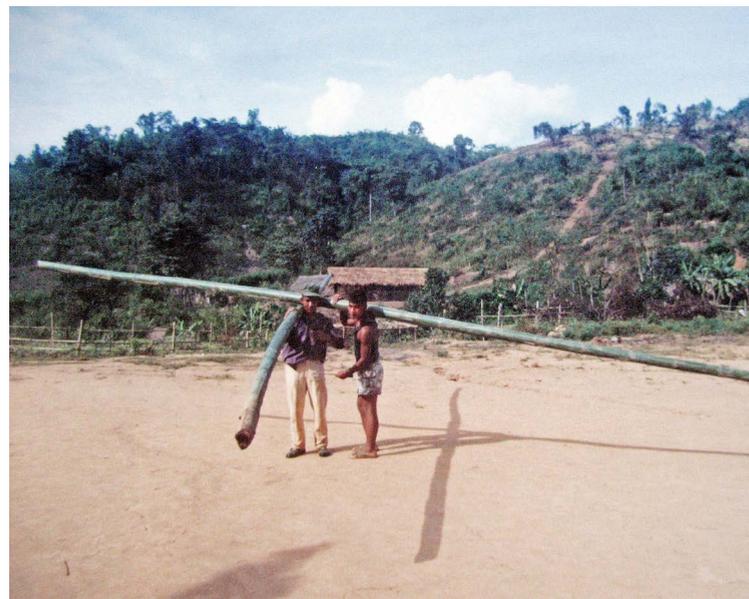
(上) 前方两个戴帽者是廖丽云老师的孩子



(上) 村寨 (下左) 女生挑水 (下中) 十架在兴邦



(上) 校景 (下) 制作招牌的学生与同工





(上) 女生种花 (下) 工作时间



(上) 小姑娘编草片 (下) 工作完毕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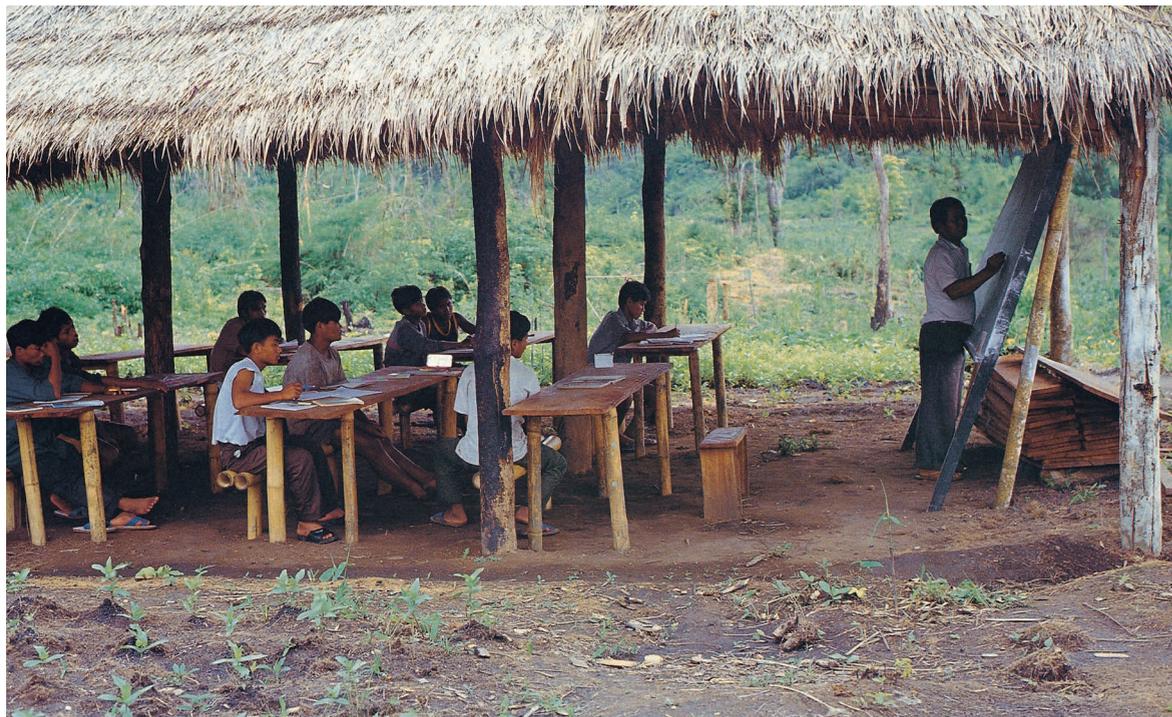


(上) 主日献诗 (下) 休闲时刻：弹吉他唱歌



(上) 主日献诗 (下) 学生返乡





(左上)
姑娘们负责管理菜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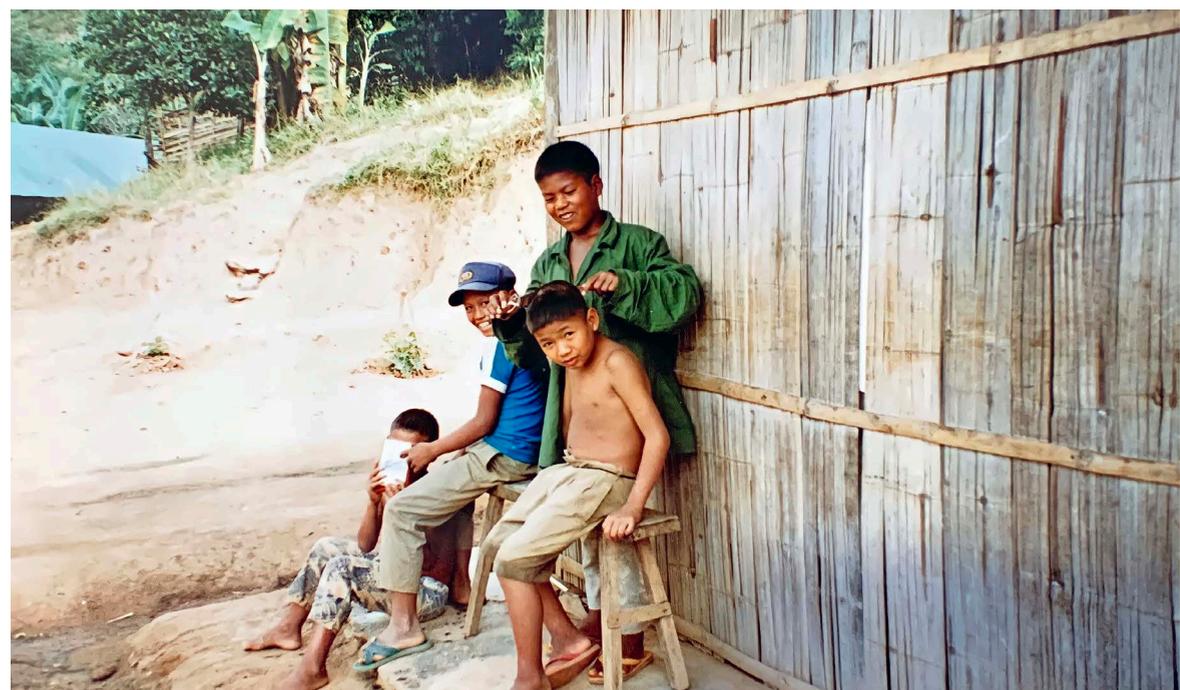
(左下)
孟阮分校上课情形

(右上)
在这里，大孩子会主动
照顾小孩子

(右下)
火烧竹鼠，去毛后煮来
吃，补充蛋白质



(左) 王裕梅老师与学生 (右上) 米仓 (右下) 老师教课, 教室外有士兵旁听



(上) 姑娘编织 (下) 姑娘割谷子

(上) 老师与学生 (下) 宿舍外剃头



(上) 毕业典礼 (下) 抓到一条鱼



(上) 余福昌带领小儿子们建蛋鸡舍 (下) 治癩子





(左上) 理发 (左下) 快乐的工作 (右上) 跳竹竿舞 (右下) 虔诚祷告



(左上) 学生团体活动

(左下) 看我们超级厉害的头顶功夫—头上吊挂着书包，可以走很远的山路

(右上) 在孟阮的老师们受洗

(右下) 自制萝卜干



(上) 学生上课 (下) 学习针灸的五宝 (中为针灸老师, 左一为周庆莲老师)



(上) 学生虔诚祷告 (下) 学生本色





(左上) 餐厅备餐

(左下) 与学生一起工作

(右上) 返乡学生练习大会舞

(右下) 摆个酷酷的姿势吧~



(上) 北佻认真上课的小娃 (下) 篮球比赛



目录



- 序一 感念 / 艾国 —— 5
序二 验中与托付 / 宋先惠 —— 8
序三 泡菜宣教士 / 李秀全 —— 10
序四 写给季雄 / 林治平 —— 12
序五 爱在佻邦 / 刘章田 —— 15
序六 拓荒宣教之路 / 郑家常 —— 17
序七 上帝爱佻邦 / 邝智孝 —— 19
序八 同行佻邦路 / 魏外扬 —— 21
编序 我们只是效法了祂的脚踪 / 王季雄 —— 23

兴邦学校

前言：宣教使命的再思 / 王季雄 —— 26

PART 1: 兴邦纪事

- 丁玉花 / 那些在兴邦的日子 —— 30
方怡文 / 佻邦异象 —— 40
王安琳 / 神亲自保守每一个日子 —— 42
王季雄 / 信心的事奉：祂创始，必成终！ —— 44
王敏雯 / 多少恩典在佻邦 —— 61
吴玉芳 / 试炼与释放 —— 81
吴慧淑 / 来做佻邦人 —— 85



- 吕素卿 / 严父慈母的情结 —— 86
 李美琳 / 灵里的镜子 —— 87
 杜兰花 / 每天都有学习 —— 89
 林雪卿 / 我能做什么? —— 92
 林嘉龙 / 神在佻邦 —— 95
 唐雪菁 / 新环境, 新学习 —— 98
 唐慧君 / 作基督最前线的精兵 —— 101
 高蓉莲 / 世界上最大的「国小」 —— 105
 张世亮 / 主的托付 —— 107
 陈文玉 / 这里的孩子是块好土 —— 108
 陈从上 / 你能够来 —— 109
 彭文玲 / 在此地传扬祂 —— 111
 黄玉玮 / 恩典满兴邦 —— 113
 邱凯萍 / Sacrifice or Gain? —— 132
 蓝文蓓 / 就是恩典 —— 134
 蓝志坚 / 〈就是恩典〉一文读后感言 —— 138
 顾毓琪 / 桃花源 —— 140

PART 2: 兴邦杂忆

- 王为立 / I am so thank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be there —— 142
 王李梅芳 / 爱在佻邦 —— 146
 王裕梅 / 佻邦, 我人生美好的回忆 —— 160
 艾莉 / 感恩遇见兴邦的孩子们 —— 166

- 吴慧淑 / 难忘在兴邦学校的日子 —— 168
 李美琳 / 二十六年, 在佻邦 —— 172
 杜兰花 / 兴邦~好时光 —— 174
 周建中 / 佻邦感言 —— 177
 周庆莲 / 回味佻邦岁月 —— 178
 林音秀 / 一生的学习 —— 187
 林雪卿 / 心系兴邦 —— 190
 邱方旻 / 佻邦教会我的事 —— 201
 邱凯萍 / 怀念佻邦兴邦的日子 —— 204
 金钊康 / 生命的榜样——大爹大妈 —— 208
 孟树珍 / 佻邦! 一个怀念的地方 —— 210
 柯盈柔 (Ying-Jou Angelyn Liu) / 佻邦回忆与思考 —— 212
 唐雪菁 / 关于佻邦兴邦小学回忆与分享 —— 216
 唐慧玲 / 兴邦感恩回忆录 —— 219
 徐延政 / 佻邦生活点滴 —— 225
 徐庸蕙 / 耶和華所浇灌的园子 —— 228
 张世亮 / 兴邦学校回忆杂记 —— 241
 陈文玉 / 在佻邦的生命操练 —— 245
 彭文玲 / 耶稣爱佻邦 —— 249
 程文玲 / 心系佻邦 —— 251
 杨明明 / 那年夏天, 在泰缅山区的学习 —— 259
 廖丽云 / 在兴邦学校的回忆 —— 262
 谢鸿文 / 当我们聚 —— 267



PART3: 母校兴邦

- 田文豪 / 最美的遇见 —— 270
- 田春叶 / 美好的回忆留在兴邦 —— 271
- 田美玉 (李美玉) / 发芽的种子 —— 274
- 田美青 / 在兴邦的日子 —— 279
- 田淑贞 / 兴邦学校之情…… —— 281
- 江家雄 / 难忘的兴邦岁月 —— 282
- 余成 (尼) / 祝福 —— 284
- 李月梅 / 我的母校兴邦学校 —— 285
- 沈如萍 / 在兴邦小学的那些年 —— 289
- 孟心美、赵娟 / 令人怀念的大家庭 —— 291
- 金英 / 回忆兴邦学校 —— 295
- 杨永信 / 神让我们在兴邦相遇 —— 299
- 杨永展 / 是神安排给我们的 —— 301
- 钱有信 / 篮球队 —— 304
- 魏玉香 / 兴邦学校的回忆 —— 305
- 魏琳琳 / 都是神的恩典 —— 306
- 魏学军 / 烽火中的学习与恩典 —— 309
- 魏龙 / 感恩 —— 316
- 罗兆英 / 刻骨铭心的感恩 —— 318

(本书文章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序)

序一：感念

艾国 / 佤邦一老兵

这个世界充斥着戾气，到处你争我夺，称王称霸。中东、亚太不时硝烟四起，不得安宁。

毕竟人是有感情的，人最高贵的情感莫过于爱。受着爱与信仰的驱使，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王季雄先生与王敏雯女士夫妇为首的爱心人士，从台湾飘洋过海来到了泰国北部清莱府的一个偏僻小村落「永泰村」。这个小村寨的居民，百分之九十是佤族，这些佤族人是上世纪 60 年代，缅甸佤山的一支民族自卫队，由岩小石先生带着南下到泰北居住。（其历史原因在此不多述）自此王老师夫妇得以认识缅甸佤山的这个弱小的阿佤民族。

进入「永泰」佤族村，眼目所见是一幢幢东倒西歪的茅房民居，八、九岁的孩子还穿不上衣服，真是一幅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穷困景象！于是老师们着力引导和帮助村民发展农业生产，种植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的农作物，指导村民养猪、养鸡、养鸭等，讲解卫生常识，减少疾病等等，让村民们懂得了生活，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改善了村民的小日子。

永泰村虽贫困落后，所幸有一位鲍大平先生在几年前帮助创办了一所「治平学校」，让村里的孩子们有个读书识字的地方；让老师欣

慰的是村里的长者还是重视教育的，王老师夫妇便义不容辞的加入到学校的教育工作之中，使不完善的学校增添了正统的师资力量，而且一教就是好几年。

1985年底的某一天下午，我们同乘一辆小卡车从孟安去永泰村，其中就有王老师，当时我们互不相识，通过交谈，才知眼前的这位就是我久仰大名的王老师。我们相识相知了！时至今日，一晃快半个世纪了。

80年代末，缅甸局势发生了变化，佤邦真正出名了。为了族人的生存，为了邦土的安全，为了佤邦的和平发展，佤族精英们带领佤邦子弟，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经过六年奋战，终于取得了自己应有的领地——佤邦南部地区，并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建设。开公路、辟荒山、垦良田、种橡胶等等，一派欣欣向荣的势头。

地方要发展，首要的是人才。佤邦人有的是进取之心、纯朴善良之德，更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所缺的就是文化、科技及文明素养。佤邦南部领导人睿智的看准了问题所在，虽在战区仍坚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克服诸多困难，校舍建起来了，但教师从何而来？正当百般需要师资的时候，上帝派来了王老师夫妇，经他们的引导，许多充满爱心的贤达人士，不远千里来到了缅甸东北角的一片不毛之地——佤邦南部地区。他们所建立的「兴邦学校」注入了高能量师资，为佤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成为有文化有教养的建设人才。尤为重要是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刘章田院长、蓝志坚院长等医师和医护人员，为我们培养了掌握一定医疗技能的医务人员，为佤邦南迁民众和部队治病、治伤，保障南部地区军民的身体健康，病痛了有自己的医

院治疗，这是何等的建树。医师们培养的学生如扎木、娜丽现在已是南部地区的医疗骨干，一位是万宏医院院长，一位是回俄医院院长，一般病痛我们的医院均可治疗。

各位老师、医师，您们不为私利，不辞辛苦，不惧安危，为佤邦的生存和发展，奉献了您们的大爱，奉献了您们的青春，奉献了您们的知识，您们功大爱深，我作为佤邦的一份子，对各位贤人，怀有深深的敬意，感念您们对佤邦的付出！感念您们对佤邦的关爱！立正向您们致礼三鞠躬！

世间有这么多的善心人士关爱佤邦，佤邦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愿佤邦万世安宁！

序二：验中与托付

宋先惠 / 台北基督徒永和礼拜堂退休长老

「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帖撒罗尼迦前书 2:4）

想到我从少年至今的知交——季雄及神对他服事上的带领，上面这节经文就会浮现在我脑海中。其实每位基督徒都是被神验中并托付福音使命的，但相对于季雄、敏雯夫妇在他们生命最菁华的中壮年，远赴他乡、深入佤邦，那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地区，唯有神的验中与托付，才能解释为什么是他们去！他们不但开始了学校、医院的服事，也带动了许多弟兄姐妹前来作老师，作医疗宣教与训练。因为「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祂知道在那山里还有许多人将要成为祂的百姓。

1985年8月，趁着前往伯特利神学院授课之便，我们夫妇首次造访了季雄、敏雯事奉的永泰村。当时是季雄与一位小弟兄带着我们夫妇，从美斯乐骑着骡子，摇摇晃晃的走了七个小时到达罗家寨，在只有一盏气灯的照明下，举行了例行的周五家庭聚会。当敏雯唱起了「野地的花」诗歌的第一句，只见黑压压挤满了一屋子、甚至都挤到门口

的一群弟兄姐妹，还有坐在前面草席上的孩子们，十分有默契的大声和起了「穿着美丽的衣裳……」。歌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缭绕在葱茏山林间，我强烈感受到：主，祢正在这里！聚会后，我们再走一个多小时满了小碎石子的下坡路，手上拿着手电筒，头上映照着月光，终于到了永泰村。

第二次到永泰真是大不一样，那是1998年旧历年除夕，我们安排好来陪季雄夫妇过年。出了清莱机场后，中和礼拜堂的黄鏗岳宣教士来接我们，车子畅行在平整的柏油路上，不到一小时就到了永泰村口。路通了，水电无缺，文明进到了村里，相隔十三年变化真大！此时，季雄夫妇已进到了佤邦，我们也承杨一哲宣教士的帮助，与他们重聚。因逢春节，兴邦学校有三天年假，同学们不上课，他们也可稍事休息。虽然还是在接待我们，但老同工难得重聚，重点就是在交通了。犹记得当我们走在安静的山间小径，季雄娓娓道出神如何带领他们进到佤邦，又如何向他印证这是出于天上来的呼召，敏雯也述说着她的心路历程……。我们一同感动于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而祂的道路也高过人的道路！是的，若不是坚信这事出于耶和华，对于后来的变化，又岂是人能面对、交托的呢？

欣见《爱在佤邦》一书的出版，这里记载着一段少为人知的历史，一篇篇的见证述说着神对佤邦的爱！今日祂仍在呼召人前往未得之地与未得之民中宣扬福音，谁能确知自己是被验中与托付的呢？

序三：泡菜宣教士

李秀全 / 国际关怀协会资深宣教师

记得在 80 年代我们夫妇去泰北访宣，有机会见到过去在台湾的老朋友季雄夫妇，知道他们在那里已经默默的耕耘了好几年，从此也就开始了我们固定投入跨文化的短宣事奉。三、四十年来，我们先后去了好几次佤邦，在那里天天一早在摇曳的烛光中与同工们一同灵修，跟着老师们，听他们对孩子们谆谆的教诲。我们也从季雄夫妇的事奉，去观察、体验并学习第一线宣教士有血有肉的宣教生涯，最后终于影响了我们勇敢的踏上宣教的行列。

有一次在山上，佤邦一位高级领导对我说：「李老师，你考不考虑到我们这边做『泡菜』，不要像台湾人说的只是来『沾一下酱油』而已。」季雄夫妇二十多年来在佤邦接待了无数像我们夫妇这样「沾酱油」的短宣同工，他们自己也带了一批「泡菜」把基督的爱传到佤邦，让山上的孩子们接受教育，许多家庭信了主，也建立了教会。

1991年1月，我们夫妇带了三位波士顿郊区圣经教会的同工上山，他们分别是内科医生、牙医和营养专家。那三位同工在那一次短宣的事奉之后，一直忠心的在教会事奉直到今天。记得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位在山上教会戒毒的年轻人，季雄以天父的爱，透过福音的大能，帮助他从毒瘾的捆绑中完全得到释放，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十年之后我在泰北一间神学院，与这一位张雨弟兄重逢，当时他正在接受

装备，毕业以后他在泰北与他的妻子建立了一个戒毒所。我们每一次上山都会听到也亲眼看到，神透过季雄夫妇的「泡菜」团队，带出来许多活活的神迹奇事。相信在《爱在佤邦》的见证集里，读者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如云彩般的见证人。

当我们手上拿着这一本《爱在佤邦》的见证集时，不只是看到神的爱临到了佤邦，事实上这个爱也已经从佤邦延伸到世界各地。我们的外甥女邱凯萍在山上短宣之后，确定了一生走上跨文化宣教的路。目前她和她的丈夫及三个孩子在非洲事奉主，栽培训练当地的青年，向当地的人传福音、建立教会。我恳求天父透过这本将近一百篇的见证，挑战、呼召、差派许多的「泡菜宣教士」把福音带到地极，等候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序四：写给季雄——

贺佻邦兴邦学校及安邦医院 & 短宣队感恩纪念集出版

林治平 / 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终身义工

认识季雄大概快五十年了吧！（不！应该超过五十年了！日子过得真快！只不过那么一瞬间，我们竟都突然间变得垂垂老矣。昔年老友动不动就是年跨六十、奔向七十、八十的「老」人了。季雄，我们认识究竟多少年了？）

回顾陈年往事，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在南京东路礼拜堂举行的那次跨年晚会。那时你们兄弟俩刚从号称「铁幕」深垂的中国大陆上海，辗转逃来台湾团聚。在那个海峡两岸交往隔绝的年代，只有十几岁还是少年人的你们兄弟二人，自然引起大家的注意。

「下个节目我提议玩《公安局抓国特》！」

在那个「检举匪谍，人人有责」的年代，记得你兴高彩烈地在一次年终跨年晚会节目进行中的提议，引起众多讨论与回应。

由于你的整个家族都是教会会友，你也就顺理成章成为教会中的一分子。经过一段反叛适应、令人头痛的时期以后，你渐渐成为教会的核心成员；在学校也摆脱成长过程中的诸般问题，循序而进，热心见证分享福音生命信息。

以后听到有关你的消息都是积极正面的报导：你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在职场上表现亮丽，感情生活上也娶得热心参与教会活动、众人欣羡的王敏雯为妻。看来你的一生，就会如此幸福美满快乐的走

下去了。

然而就在一切当然如此的日子中，你们夫妇却下定决心，作下了改变你们一生的决定：前往泰北山区难民村从事难民生命关怀、福音救济工作。

谈到难民工作，宇宙光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海上难民潮时代即开始注意。那时宇宙光才刚成立不久，什么都缺乏之余，只有凭恃信心，探索前进。「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主差遣！」这是我们每天小心翼翼的祷告。

记得某次在采访过程中听到海宣宣教士胡千惠在海上难民营中驻营宣教的事迹，令我们深深感动。于是开始了宇宙光一连串的难民工作。胡千惠也开始在《宇宙光》写专栏分享难民宣教工作的呼召与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曾深入多处难民营，体会难民生活，并曾全家进入营中体会难民生活。这些行程在尚就读小学的孩子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他们也是年过五十的人了。）当时难民营分布于泰缅寮沿海山区各地，往返交通拥塞艰难，危机四伏。有时一挤上车，全程十几个小时，灰尘漫天、危机四伏、颠簸不停，连停车休息喘息吃饭的时间也分不出来。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有一位乘客知道我们要去难民营工作，他有点不以为然的对我们说：「去难民营？那些人是在联合国保护之下的人，可陆续以难民身分进入第三国移民。真的难民是长驻泰北难民村的难民，是一群没有国籍、没有保障的真正难民。」

他这段话让我想起台湾知识界有关泰北问题的争议，「异域」这两个字引起我极大的关注。因此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后几年，我曾多次进出泰北难民村，宇宙光也辟建专栏报导有关难民村的故事，终于促成了「送炭到泰北」活动。

当然，仅凭一个自顾不暇的宇宙光想要推动「送炭到泰北」这么大的一个活动，是决不可能的。从一开始策划，我们就知道这是个群体动员始能有成效的活动。从早期建立地方关系开始，我们小心翼翼地与泰国相关教会组织合作；也联络相关事工团队共同参与。如香港晨曦会戒毒工作；我们也动员了基督徒医护人员、社工辅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入村服务，争取口碑好感。当然又唱又跳、又演又讲的高手，更是一个也不能少的人才。尤其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大动员的那几年，「送炭到泰北」的活动，轰动了整个山区难民村，也惊动了台港新闻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在那两次分别动员将近四十位专业人员的「送炭到泰北」活动中，你又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时的你已经跟敏雯一同放下世俗的一切，成为地方教会派往泰北的宣教士。你们选定的牧区正是宇宙光送炭的重点地区之一：以佤族人为主的永泰村。回想起来，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从那以后，经过十年的奋力拼搏、爱心付出，原本只有寥寥可数几个信徒的永泰村，几乎半数信主。但是你们没有停在永泰，享受丰盛战果的安逸。到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你们毅然转往宣教更为艰难的缅甸佤邦，透过教育、医疗工作，呼召更多的医疗护理、教育辅导、社会关怀工作人员，进行更艰苦的宣教工作，写下了一页又一页感人至深的故事。本书各篇文章，收集这些人的心路历程，真实感人，令人钦佩。

感谢主，宇宙光能在如飞而去的四十多年中，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整个「送炭到泰北」神迹故事的展开。而你们夫妇二人，听主呼召、陪伴众同工同心奉献事奉的见证，更充分彰显了上帝的恩典与能力。谨在纪念集出版之前略赘数语，数算上帝恩典，以申感谢！

序五：爱在佤邦

刘章田 / 前屏东基督教医院院长

《爱在佤邦》讲述一批海内外华人宣教士实现心愿的故事，他们有限的摆上，把基督无限的爱带到金三角的佤邦，见证宣教的使命和福音的能力，改变了传的人和信的人，使传和信的人都一齐蒙恩。

基督升天前留下宣教的大使命（马太福音 28:19），无所不能的基督，为何要把这重要的使命留给门徒呢？答案应是：使参与宣教和相信的人都经历父神的慈爱、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能力。

在中国的宣教史上，十九世纪五口通商后，宣教士们随着洋枪洋炮进入中国，被中国知识分子讥为「坐炮弹到中国的圣保罗」。在洋枪洋炮下，人民只看到殖民侵略！要用什么方式去宣教才能使中国人经历基督的爱呢？用教育和医疗去宣教成了那时代的需要。所以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大学、第一所西式医院、第一所孤儿院、第一所养老院、第一所……，都是西方宣教士所建立的；没有西方宣教士就没有近代的中国和中国教会，在华的西方宣教士们成了宣教的模范和生命的榜样。

在佤邦，用教育和医疗方式去宣教也成了这时代的需要，藉由兴邦学校和安邦医院的事奉，把父神的慈爱、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能力带给佤族人。一批又一批教育和医疗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所感动，把爱传到佤邦，他们像一粒种子，种在佤邦，主使它长大结果，荣神

益人，带来佻邦的基督化和现代化。这些现代宣教士们，有人还在工场，有人已退休，有人已回天家……，无论他们在哪里，《爱在佻邦》都见证了一件事：基督的爱已在佻邦生长结果，希望你不停的为佻邦的事工代祷，并一齐参与「爱在佻邦」的事工，一齐经验福音的大能（罗马书 1:16）。

序六：拓荒宣教之路

郑家常 / 台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礼拜堂退休长老

主耶稣复活后留在地上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使徒行传 1:3）。至于神国那些事，路加并没有详述，但主嘱咐他们「要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主的见证」（使徒行传 1:8）。因此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后，门徒得着能力，行神迹奇事，使三千多人归入基督（使徒行传 2:41）。接下来不断的为主作见证（使徒行传 4:4、5:14、6:7），「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但圣灵并没有让耶路撒冷的教会成为一间超大型的教会，反倒藉着司提反的殉道，使门徒都分散在各处去传神的道（使徒行传 8:1-4）。

使徒保罗在传福音和建造教会的事工上有明显的果效，因他的心志：

- 一、「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 9:23）
- 二、「立定心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罗马书 15:20）
- 三、最后祈望能到西班牙——「当时的地极」，他全力走在「拓荒宣教的路」上，期待完成宣教的使命。

1980年8月，「台北地方教会联合差传小组」（简称「差传」）聚集。圣灵引导同工组成福音队到泰国的「廊开难民营」和「吁隆村」去传福音，从此「差传」便展开泰国的宣教工作。1980年底第三届差传年会，「永和堂」的王季雄、王敏雯夫妇蒙召成为宣教士。透过「泰国十二区会」差派他们到泰北的「美赛教会」去事奉，但因他们的负担是要到偏远的村落去传福音；因此不久他俩就到泰北一个几乎与外地隔绝的「永泰村」去，住在茅草盖的房屋里，与村民生活在一起，向村民传福音，「据悉当时该村只有一位慕道友」。但他们藉着传福音和彰显基督的爱，两年的工夫便使当地百分之七十的村民归向基督，并兴建了一间可容纳两百多人的礼拜堂。

当教会可以独立后，他们就把牧会的事工交给其他同工接手，应佤邦当局邀请离开永泰村，翻山越岭，到达泰缅边界一个更偏远的地区「佤邦」去宣教。那地他们从未去过，当他们看到那地的居民，如同一群流离失所的人，过着贫困的生活，许多人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于是根据他们的需要，协助他们推展「兴邦学校」的工作，并呼吁许多「差传」所属教会的同工到当地参与传福音和教学的工作。虽然佤邦的居民与他们素昧生平，非亲非故，只因基督的爱与圣灵的引导，历经千辛万苦，甘冒生命的危险，前往当地协助教学与传福音的事工，彰显主的救恩和大爱，带领许多居民和学生归向基督，也引导「差传」开展拓荒宣教的路，把天国的福音与基督的大爱传给那地未听闻福音的人。

序七：上帝爱佤邦

邝智孝 / 美国罗兰岗基督徒礼拜堂长老

在泰北服事多年的宣教士王季雄、王敏雯夫妇，因着上帝的开门和带领得以进入佤邦服事。当时正值开辟佤邦南部地区，战火方兴未艾，百废待举。感谢主，因着上帝的爱，王季雄、王敏雯夫妇愿意进入生活条件极差的佤邦南部地区服事当地百姓，并且参与兴办学校、医院等。因着他们夫妇牺牲奉献的榜样，上帝也感动呼召了许多基督徒从各处长途跋涉、千里迢迢的到那里去，服事那些上帝所爱的佤邦人民。

我自己有幸在三十年前，去到佤邦探望他们夫妇，也在佤邦的兴邦学校有短期服事。看到一个个小娃离乡背井，来到学校学习。他们没有中文名字，有的也不知道自己生日，宣教士就有如他们的父母，替他们取名字，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教导他们写字读书。宣教士办的不是一间「基督教学校」，而是有基督生命的老师们任教的学校。看见老师们，特别王老师、王师母生命充满爱的见证与榜样，孩子们一个个信耶稣、接受主，生命得到改变。不仅使学校像是一个大家庭，更看见这些是佤邦未来希望的孩子们，也会成为佤邦福音的种子，成为佤邦的祝福！这块满了艰辛的地土，这群被文明世界挤压的人们，但是上帝并没有遗忘他们，上帝的爱透过宣教士的生命事奉，透过许多基督徒的参与服事，向他们彰显。

上帝爱世人，让耶稣降世为人；上帝爱佻邦人，所以差派王季雄、王敏雯夫妇到佻邦服事他们。看见他们夫妇像一粒麦子，埋在佻邦当中，遇到各样的艰难，无论是否身在佻邦，都不改变他们对佻邦的爱，真是令人非常感动。他们夫妇在泰北山区、佻邦等地多年的服事与果效，在华人宣教史中应当占有一页。现今出版《爱在佻邦》，记载上帝对佻邦的爱、宣教士们对佻邦的爱；阅读此回忆录，让我们对上帝的爱献上感恩，也虔诚的为佻邦百姓能接受经历上帝的爱而祈祷……。

序八：同行佻邦路

魏外扬 / 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 马礼逊学园顾问

由王季雄、王敏雯夫妇所开创的佻邦事工，让我们看见，成功的宣教工作，不能只靠拓荒宣教士单打独斗，而是一条众人同心同行的道路。与配偶同行、与亲友同行、与差会同行、与母会同行、与众教会同行，当然最重要的是，与宣教的主同行。如同威廉·克理将拓荒宣教比做下到漆黑的矿坑挖矿，留在地面拉紧绳索的人员非常重要，他们不松手，才能保障下坑者的安全。当然，除了地面的拉绳者，那些愿意一起下坑工作的伙伴也很重要。孤军奋战的威廉·克理在印度初期屡遭挫败，一直要到华威廉、马殊曼来到，形成所谓的「塞兰坡三杰」（Serampore Trio），同心同行，他的宣教生涯才开始渐入佳境，丰收在望。在这本佻邦宣教的记录中，我们看见有那么多拉绳者，也看见有那么多下坑者，不禁赞叹佻邦是主所兴起的工作，所以从台湾到海外，会吸引那么多的关注与支持。

在台湾教会史上，吴勇长老所领导的地方教会，在海外宣教方面起步较早，而季雄、敏雯夫妇于1980年接受差派，成为地方教会联合差传的两位先发者，先赴泰北，然后转战泰缅边境的佻邦南部地区，一路走来，有血有泪，有喜有悲，因此这本记录可以供台湾教会与华人教会参考，在兴起参与大使命的关键时刻，从本书得到启发与激励。

笔者有幸在二十年前，主编《薪火差传——中华基督徒地方教会

联合差传协会二十五周年特刊》（2002年10月出版），当时在〈编后语〉中写道：「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在选择（短宣见证）时，深感遗珠之憾，建议将来可以编一套短宣丛书，每个工场都能有专册报导，以便读者可以按自己的负担来阅读。」

未料二十年后，这个愿望得以实现，眼前的这本佻邦宣教专书，不但留下许多短宣者的见证，更记录许多长驻者的动人故事，实在超乎笔者的期待，尤其在最后截稿前受邀为本书作序，更令笔者感到荣幸，愿主使用本书成为众人的祝福。

编序：我们只是效法了祂的脚踪

王季雄 / 宣教士

人活过的岁月是历史的话，在我人生中有一段「历史」——生活在佻邦南部军区的那段岁月是无法磨灭的「历史」。

在泰緬边境深山里，住着一群不打仗无法生存的人，然而当地领导仍坚持要兴教育、办医疗。我很荣幸被当地领导邀请，参与了兴教育、办医疗的行列。

那是一段从无到有、从简陋到稍具规模的历程，参与的人是来自台湾、美国、新加坡、纽西兰、马来西亚、哥斯大黎加等地的华人基督徒，其中的艰难、惊险、欢笑、眼泪尽收此书中。

可以出版《爱在佻邦》（佻邦回忆录）后，我多年来的「担子」卸下了。多年来被许多前辈和好友建议、鼓励写书、出传记的压力卸下了、释放了，感谢主。

我看了不少「宣教士」的书，难怪我们会「误」以为他 / 她们很「伟大」、很「属灵」、很……，以致很多人却步、很多人追求「宣教士」头衔，却与完成主的大使命「无关」。

我是最不看重记录的人，在那段岁月里，人在佻邦看到许多情境，回想在「文明」世界的种种，心中的冲击大到非要写出来不可，非要「做」些什么不行的地步，所以才留下一些真实的记录，其中包括我的、以及其他去过那里人的真实感受。

将这些记录结集成书，让世人知道耶稣为爱世人、爱我们、爱佤邦的人，付出得更多，我们只是效法了祂的脚踪。原来在主耶稣的恩典中，跟随、效法祂的脚踪是很奇妙的恩典，这恩典让我们得着了三赢的人生：自己的生命逐渐成熟、宣教地区的人蒙福、我们的神得荣耀。阿们！

兴邦学校虽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在兴邦受过教育的学生仍在写佤邦的历史！安邦医院的「医学生」已担起服务佤邦南部军区军民的责任！

有一段历史，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爱，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尊重、友爱、团结、契合，它发生在佤邦南部军区的兴邦学校与安邦医院中。

兴邦学校

由于佤邦客观环境尚无法对外开放，然而我们还是得着机会，在神的保守下，在泰缅边境的山区被邀请协助当局兴办一所学校，是佤邦第一所比较正式的学校。

当时新校址什么都没有，在露天上课，学生睡自己盖的草棚，我们住在帐棚里，全校师生边上课，边盖校舍，日子过得很快却也很充实。从无到有，从几十个学生到上千学生，兴邦学校就这样开始了！

王季雄

在现今追求高科技的时代，人们谈到使命便联想到技术的问题。今天，让我们从另一角度来思考：神为什么要把宣教使命给我们？

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神却把祂钉在十字架上，是矛盾也是不可思议的事。因此我们会问：天父究竟爱耶稣，还是更爱世人？同样的，究竟耶稣爱信祂的人，还是更爱未信祂的人？祂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为什么祂要颁下这样的使命？不为什么，乃是因为世人从神面前堕落了。为拯救堕落的人，父神差遣祂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为要开一条出路给我们。不但如此，人犯罪后，却不知悔改，更不知罪人结局的可怕。

因此，需要有人去找堕落的人，把救恩告诉他们，否则他们便离神越来越远，没有机会悔改。可见使命的背后就是神爱世人的心肠。执行使命的人若不能体会这点，把宣教事工摆在技术的层面上，却没有想到主所爱的人，在宣教工场上如此的思维、如此的做法，只是为自己而做，并没有为需要的人而做。

讲到需要，不单是属灵的需要，也包括肉身的需要。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不是为了彰显祂的能力，乃是因为祂看见了，便怜悯他们，顾及他们身体的需要。祂在世的时候，祂所做的没有分这是属灵、

这是属肉体。祂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与祂所爱的人有关。不但如此，祂因着爱，便背负责任，付上代价。当祂对被人缙下来的瘫子说，你的罪赦了，而不先说你起来行走。因为祂这样说，不但说明祂有赦罪的权柄，同时更表明祂为解决人类罪的问题，决心走上十架的道路，负起应负的责任。这是每一个事奉主的人需要思想的。

亚伯拉罕从迦勒底被召进入迦南，到后来，以色列人又被掳回到迦勒底。今日耶稣把我们从世界中拯救出来，但我们在恩典中，却没有被神使用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到最后我们又被世界掳去。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当我们一直只追求满足自己的私欲，便像以色列人困在迦南地事奉别神一样，不能被神使用。因为神不会用祂的丰满来满足我们的贪欲，但神却用祂的丰满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以色列人失败了，神便亲自道成肉身，差遣祂的独生子来寻找失丧的人。

祂在世上的时候，并无佳形美容，吸引人来跟从。我相信跟从主的十二个门徒，他们观察主的生活三年多，得出的结论就是：耶稣在世生活，祂用最少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祂用相当多的时间来满足人们的需要，更用全部的时间来满足神的心意。反过来，我们的情况又如何？主所走过的路是何等实在，若我们跟着走，必能走得远，也能走得久。

在宣教的工场上，我们要有清楚的使命感。但基本的问题是当我们爱一个人灵魂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抽离式的不管他生活上的需要？当一个宣教士不能与当地百姓分享他自己的一根水管时，究竟水管与耶稣，哪一样比较重要？比较美好？若水管不能与人分享，你所分享的耶稣，究竟有多少份量？可见传福音的使命与生活是分不开的，更

不能没有神的爱，否则使命只不过是事工而已。我们只不过利用使命来做宣传，却没有实实在在的去爱宣教工场上需要福音的人。倘若我们真有神的爱，我们便甘心乐意的去服事他们，直到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没有保留一样东西不给我们，祂留下美好的脚踪，让我们可以跟随。

屏基及路加传道会参与在佤邦「宣教禾田」中的事奉已有多多年，我们曾在主的国度里一起同工，我们曾有过许多的事工规划，但无论怎样的规划，在工场中必须要有长期投入的同工，规划才会一步一步的落实。在前方有长期同工，在后方更需要有许多肢体的支持；没有个人的、机构（组织）的目的，只有尽心的同工、尽力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前方作工，不一定马上见到果效，都是长期作工，像开垦一块田地，有人砍树整地，有人撒种子，后来的人收成。

我相信主会在我们当中兴起长期服事的同工，长期埋首在工场里面。我们表面看来好像很孤单，但实际上并不孤单，因为主已经「为自己的缘故，保守了七千没有向巴力屈膝的人」。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执行的人，让我们尽心尽性地服事，因为使命的本身，一定要有委身，没有委身的使命是空的。

在福音工场上，有时会出现一些矛盾，我们尽心尽力帮助百姓，改善生活，但他们却不肯接受我们传讲的福音，我们要怎么办呢？不理他们，不再帮他们吗？但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他没有说：「你信我，我为你钉十字架，你不信我，我就不上十字架。」而事实上，主不管我们信不信祂，祂仍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祂的爱。因此，谈到使命和事奉的模式，若圣经没有记载，我们更要小心。若我们没有体会宣教事奉是主耶稣爱拯救世人的心意，很容易落在仇敌的陷阱当中。



丁玉花

我年轻时喜好各类运动，身体非常好，但在婚后一连动了三次手术，从死亡关卡走了一趟又回过来，因此抵抗力很差，常常发烧生病，朋友都戏称我为「丁黛玉」。当我告诉家人，上帝感动我去泰北时，儿女首先反对，妈妈及家人更不表赞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怕我不行。我也知道靠我自己是绝无可能，但却深信靠主耶稣，凡事都行！我更知道泰北金三角又起了战事，要经过战区，不但危险，还要徒步爬山，才能到达，并且物质比以前更缺乏，传染病猖獗等等困难，但这些都吓不倒我。我告诉家人，既然是上帝感动我去，祂会负责到底！如果我病了，不会逞强硬留在山上！事实上，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高龄的母亲，万一她有什么不测，也无法连络到我。这种种内心的牵绊及争战，让我不知何从。最后，在祷告中都一一的交给了神，求上帝亲自看顾我的家人，岂不比我亲自照顾得更好？其实，彼此在祈祷中记念对方，任谁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艰辛徒步

1995年1月4日下午，到达了泰北，住在「永泰礼拜堂」等候适当的时机上山。前几天已有三位年轻老师，从美国东部来到，一天闯

了三次关，都在半途被边防驻军挡驾，只好又折回，最后选择走夜路，绕道爬山涉水，走了二个多小时才到达。这对我而言只能徒呼望尘莫及！王季雄传道体谅我年纪一大把，亲自下山带我走近路。1月6日中午，有探路的人来报告，今天不那么吃紧。我们马上雇了一个人，扛着我装满必需用品的小皮箱，开始这段徒步爬山的艰难路程。

望着眼前重重叠叠、插天连云的高山，心中存着许多对未来状况的未知数，脑海中一片混乱，心情非常复杂。待越过了一个山头，我已累得满脸通红、汗流浹背、气喘如牛，一步也爬不动而必须停下休息再走。尔后愈走愈慢，只能边走边祷告，求神给我力量，帮助我。传道人看我难以支撑，便指着前面鼓励我说：「丁姐，看！爬过了这座山，很快就到了。」我的腿已不听使唤，一步也抬不起来，只能强拖着腿走蛇型步。虽然慢了些，但比直上少费体力。

下山时更觉辛苦，因为山路极窄且陡，加以两个膝盖剧烈疼痛，走到一片竹林中，停下来想休息一会儿，蚊虫马上叮了上来。王季雄传道穿着短袖上衣，他把手抬起来，叫我看所谓的疟蚊，我定睛瞧着这些有花纹的小东西，实难想像会这么毒。他早就染上了疟疾，曾在洛杉矶发过病，全身发抖、忽冷忽热。我本来快累死了，这会儿被这小蚊子一吓，拔腿就跑，一心希望马上离开那片丛林。就这样爬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时从头到脚有如淋了雨般，全湿透了。师母出来迎接，说：「感谢主，终于平安的到达！」又问：「丁姐，怎么样？累坏了吧？」我说：「我的命已去了一大半。」

后来才知道，传道人一看我们走不动时，便会以「过了前面这座山便到了」来激励士气，结果往往是一山过去又一山，最后是每个人

都同声找他算帐。

神有平安

第二天星期日，一早又走了一个小时，到一间茅草盖的小教堂敬拜上帝。听到拉胡、佉族、汉人等族人合唱赞美诗歌，觉得好美！这在文明社会是听不到的。当天传道人讲道又那么令人感动，深刻体会了在暴风雨中的宁静，是如此真实！山的那一边轰隆轰隆的枪炮声不停，山的这一边则不断的赞美、虔诚的敬拜。看到这穷乡僻壤，战争不绝、物质严重缺乏之地的百姓，他们脸上能这么安详与满足，又一次印证：神的灵、神的爱在哪里，哪里就有平安、有喜乐。

军事管理

天气非常寒冷，孩子们都冻得发抖，每天早上五点钟，口哨声吹响，孩子立刻起床，几百个孩子必须立刻集合，最小的只有六岁，男女分二队，绕着宿舍跑步，121，121，1234……跑了约二十分钟，等身体暖和了才叫停。为了方便管理，男生、女生宿舍离得很远，不可互相走动。老师们早上六点读经祷告之后，七点开始上课，正式展开我在山上的教书生涯。九点早餐，但第一天一上阵，就成了打败仗的兵，垂头丧气的回到宿舍。第二天，声音完全沙哑。正因竹子的教室，没窗，没门，没隔音，左右两边教室的朗诵声、吵杂声盖过我的教书声。这着实让我不知所措。

驯马师

山区的孩子都像匹野马，要把这么多野马拘在一处，使他们成为驯马，真是一项艰苦的任务，除非用神的爱心及耐心，把嚼环套在马嘴里。第一天我就察觉到，这些孩子们想方设法要把我气走，以便可以天天玩耍、不用念书。常有台湾来的年轻老师被气哭的，这时他们很是得意。现在联合起来欺负我这位老太太，看看是否可以得逞？我祷告问神：主啊！有没有搞错？这把年纪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到这里，要受这些小崽子的气？

在山区，因为卫生差、营养不良、传染病多，没有医疗，平均寿命只有五十多岁。我这个年纪，在这些孩子眼里，是老妖怪。山上的人都黑黑的，又瘦又干，如我这般又白又有份量的，是他们眼中的稀有动物！

爱心与智慧

因为大声喊叫，对他们发生不了作用的（我来第二天就已经失声了）。第一个星期，我静静的观察，希望能多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从而找出他们容易理解，及很快能接受的教学方法。然而，每个孩子个性不同，经过我每天用心的观察与尝试，知道用声音、用体力，都不能胜过他们，最后决定用耐心和智慧，要让他们明白我是来爱他们的。让他们知道我对事的原则：什么时候我会忍耐？什么时候我会生气？什么时候我会体罚？（我们上山是要把耶稣的爱传递给孩子们的，不是去体罚他们的，很是伤脑筋），什么时候我会鼓励？结果，在第一个月就收到极大的效果，他们个个有改变，很有礼貌，而且成绩都

大有进步。三个月教下来，不少学生从三十分进步到九十分。每个学生都很有成就感，都为自己骄傲。这些单纯可爱、善解人意的孩子们，真是让我好爱！好心疼！

衣食住行

学校有七百多个孩子，从五岁到十八岁。大一点的男孩叫「大儿子」，女孩叫「大姑娘」，他们负责带领、教导刚来学校的小儿子、小姑娘们生活起居，老师们除了教课之外，必须身兼父母职，教导孩子用牙膏刷牙，用肥皂洗澡，洗衣粉洗衣服等，这些用品在孩子们来到学校之前，是不曾见过的。

有一天一个男孩露着屁股，我问王师母说：「山上还有孩子穿『开裆裤』呀？」师母说：「哪里是开裆裤！小儿子好玩，裤子破了也不缝。」因此课余时间，师母就拿着针线追在孩子的后面，替他们缝补衣服。有一天又有一个儿子穿「开裆裤」，我马上叫住他，并问道：「后面白白的是什么？你该怎么办？」（孩子都晒得黑黑的，只有屁股最白，非常显眼）他不好意思，赶紧跑去缝裤子。

在这里吃得很简单：早上是辣椒稀饭，中午及晚上是一盆辣椒汤、一盘青菜炒辣椒，偶尔每人加二片牛肉，供六个人吃。山区不只是人瘦小，连动物都瘦，我第一次看到牛还以为是小马，每杀一头瘦牛，吃一星期，没水、没电、又没冰箱，我不敢去想。有一段日子关卡关闭，也没青菜，孩子们到处挖树薯，也砍芭蕉茎，剥去外皮把里面的心拿来炒辣椒，事实上连这些也很有限，更别提有什么水果了；在山区几个月，我只吃过一根小芭蕉。但难得的是，在我五十岁生日当天，

大孩子弄到一个木瓜给我庆生，我和老师们虽每人只分到两小块，但也吃得香甜，更感受到孩子的爱心款待。

交通则全靠两条腿，离开住处就是山丘，就得上下爬山。最近的邻居是军队，离东边三十分处，西边一小时处是拉胡族，南边一小时有汉人、佤族、百夷族等混居，还有一所茅屋医院。平时学生们都不准外出，过中国年当天，我们请求学校准许带孩子们出去「串山」（不叫串门子）。年轻人取道「好汉坡」，山路陡峭，我有自知之明选择另外一条，虽远但难度较小的路，兵分二路出发。孩子们都像小猴子，我落在最后，孩子们一边一个牵着我的手往上拉，后面二个往上推，过路的村民都笑个不停。我们置身碧玉晴空，翠绿丛林，深深的呼吸未曾被污染的清香空气，真是感谢造物主让我享受这创造之美。我们一起唱歌，讲故事，聆听孩子倾吐心声，并为远方的家人祷告，每个孩子都好开心，过了一生最特别又有意义的新年。

茅坑

地上挖个坑，竹片交叉盖在上面，中间留个洞，就是天然厕所。山上人瘦弱用起来轻松愉快，我则惨了！一脚踏下去就像吊桥，上下摆动，真怕竹片断了掉进坑里，紧张得一身是汗。传道人知道，没水、没电、没交通、没吃、没穿，我们都可以忍受，唯独「茅坑」实在无法消受，他在泰国买来瓷式蹲厕，因而解决了这件「大事」。

孩子不见了

晚餐钟声响起，一个十三岁左右的姑娘到处找东西。我问：「怎

么不快去吃饭？待一会饭就收走啦！」她说：「我的孩子不见了！」我愣了一下，心里想：「怪不得听说山上十三、四岁的女孩就结婚，原来是真的，自己也只不过是个孩子呀，就有了孩子真可怜！」我问：「孩子在哪里丢的？」她说：「不知道，找不到了。」我东张西望也没看到什么，低头一看，见她脚上只穿了一只鞋，这才恍然大悟，云南话「鞋子」的发音正是普通话的「孩子」，是鞋子不见了，不是孩子不见了。真是乌龙一桩。

请客

有一天师母和我商量，希望包一点饺子，请邻村几个中国大陆来的同胞，到学校来做客，我说：「包饺子不难，但要有材料才行！」师母托人到各村庄，找来一点面粉，我们就着手动工，不用说，每个人都吃得很开心。我多么希望每个孩子，也能分到一个，尝尝饺子是什么味道也好，因为他们长了这么大，还不曾吃过饺子呢！遗憾得很，材料及面粉都不够，没有达到我的心愿。

傍晚时分，有个孩子见到了我，对着我说：「老师！今天你吃得还好吗？我好高兴今天老师煮东西吃，希望老师能常常煮，这样老师就不用天天和我们吃的一样，越来越瘦！因为我每次住三个月，下山时都瘦二十几磅。」我听了很感动，这个孩子能有体谅和关怀老师的心，眼泪不知不觉已满了眼眶。

狗、刺蝟、穿山甲

山上物资缺乏，每一餐只有一盘菜，上面有少许的肉，一大碗青

菜汤，供六个人食用。有一天桌上多了一个大碗，里面盛了一些肉，我问：「今天加菜吗？这是什么肉？」当地的老师说：「是穿山甲肉。」我说：「穿山甲？那我一定得尝尝看，是什么味道？哦！味道还不错，是怎么弄来的呢？」「是学生带着狗去抓到的。」他说。我看了看「穿山甲」的鳞片，椭圆形有二、三公分大小，听说是上等的中药材料。

过了一个星期，桌上又多了一个大碗，「今天加的是什么呀？」我兴奋的问。王师母说：「是蜂蛹，蛋白质丰富，很好吃的，丁姐，快尝尝！」我看了看，里面是白白黄黄的蛹，有的还刚长出小翅膀，我的胃一揪，差一点吐，因此把碗推离我远一些，摇手说：「我不敢看，更不敢吃，我不缺蛋白质，谢谢！」看他们那里吃得好香，我这边则不停的反胃。

在山上虽然我们吃不到海味，却有山珍，今天我们又多了一个大碗，是「刺蝟」。我问：「又是哪个孩子抓到的？」「这一回可损失惨重，几只狗去围捕刺蝟，一只狗被它的剑刺中内脏，死了，另一只狗被刺到眼睛，险些瞎了，第三只狗被射中大腿，瘸了，好在孩子们都没事。」孩子们说。

我挟了一块肉尝尝，唉呀！真难吃，仔细一看，肉里包了一排牙齿，原来我是吃到了刺蝟的牙床。我把它的「牙」洗干净，又收集了几根「刺」带回美国来留作纪念。

过新年

2月15日过农历年，学校决定放假四天。极小部分近处的孩子回家和家人团聚，大部分的孩子们是不可能回家的，因此全待在学校里。

老师们都能够了解这些孩子的心情，商量的结果决定举办数项活动。大年初一有「年夜营火晚会」，这是山上各少数民族的特色（唱山歌），大家手牵手围着柴火，男孩子唱，女孩子答，边唱边跳，老师们则左手牵男孩，右手牵女孩（因为他们不好意思在大众面前牵手，其实内心却是互相倾慕的），孩子们都玩得尽兴，跳了二个小时才结束。等他们入睡之后，我们几位老师搬了二张长板凳，围在火堆旁，一面取暖、聊天，一面抬头望着一轮明月及闪烁的星宿，不由得思念起远方八十六岁的老母亲，此时正当全家团聚，她老人家好吧？在美国的孩子，此时正忙着上班，是否也会想到我这个在远方的妈妈呢？

全然的奉献

有位基督教医院院长年约五十，家住纽西兰，有轻微小儿麻痹，拄着柺棍一步步的往山上爬，非常吃力的到达山区，每年有几个月时间留下来，帮助训练当地医疗队，令我非常敬佩。某个星期日，他在讲道中说他在纽西兰有位医师朋友非常富裕，住大房，开名车，可是夫妻天天争吵不休，很痛苦，可见金钱是买不到快乐与幸福，不论在何环境下，只要信靠耶稣才会有真正的平安与喜乐。圣经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争。」

王传道人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身体亏损很大，不但染上疟疾，常打摆子，还陪伴我上下山来回四趟。王师母怀孕两次，都因爬山、提水、营养不良而流产，如今已四十多岁，不可能再有孩子。所幸，山上几百个孩子都喊他们「大爹」及「大妈」。虽然他们是在城市长大的，然而当圣灵感动，他们就愿意放下一切，不怕艰难困苦，全然的奉献，

十年如一日，让我好生敬佩。

至于我本人，虽然已半百年纪，但愿在有生之年奉献自己多作主工，帮助穷苦人，服务社会，相信这是人生最正确、最有价值的选择。

离情依依

来到兴邦学校，转眼即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间，感谢主的恩典，一切适应良好，原本很差的体质，的确一天天的强壮起来。原本发软的腿，经过三个月的山路训练，如今虽未达健步的地步，却也能健步平稳。原本晚睡晚起的不良作息，如今却能早睡早起，并能在清晨五点半到六点半的晨更里享受主话语的喂养及滋润，每天下午的守望祷告更是关怀到每一个学生生活。星期一到五下午的查经班吸引了不少孩子们。星期天早上的主日学及受洗班，孩子们更有圣灵的同在。星期天在那小小的小茅草教堂有很美的敬拜，一切在主里都充足足。

即将离开兴邦，离情依依，带走了孩子们一张张笑靥的脸孔，优美的歌声，天真活泼的每一个动作及……点点滴滴。



教务处（图中戴墨镜者为丁玉花老师）

方怡文

1994/8 ——

四年前听过佻邦异象，四年后的今天我亲身接触这里，有万般的心情不断交织着。离这群半大不小的孩子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而我目前正身处于他们当中，要以两个月不到的时间来教学，来与他们相处，要把耶稣带给他们，甚至还要坚固他们的信仰，忽然觉得自己好渺小，我能做什么？我不断、反覆的问自己，最后我转而问主：「主啊！你对佻邦有何心意呢？愿主的旨意成全。」

当这群孩子唱着兴邦小学的校歌时，我不禁眼泪盈眶，一边想着他们有种种小孩的情绪反应，一边想着他们所描述的遭遇，更一边想着他们今天在此，是为佻邦完成一个前途光明的梦，佻邦的希望全靠这群受教育的孩子了。而这群孩子是否有希望，全赖他们是否接受耶稣为主，然而谁来教导他们，谁来传福音给他们？

我感谢神，给我这次机会来到兴邦小学短宣教学！每一个心情的挣扎，每一件事的拿捏，每个情境的思索，每个心态的调整，每张可爱纯真的笑容，都使我学到许多的功课。渐渐的，每张脸孔已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了，我心里悄悄向神祷告：「主啊！若祢许可，我会再来，是为祢！」

1995/8 ——

再踏兴邦，一直是我的期待，但却拥有复杂的心情，因为兴奋的是又可见到我思念中熟悉的面孔，但却也忧虑到底能给孩子们什么呢？我实在不会教书，但在这里知道自己并不能给什么，或改变什么，而是在知识性的教导之外，教导他们作正确的人是更重要的。愈接近他们，就愈会被他们吸引，在生活上、在思想上，我常觉得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人，要怎样进入他们的世界，与他们认同，是需要许多的舍弃，放下我们认为在台湾可以轻而易举得到的享受，例如花钱买我们想要吃、想要用的东西，要如何在生活中与这里的人认同呢？就是吃用、生活尽量和他们一样，尽可能不要让这里的人说我们是从台湾、从美国来的嘛！

我说尽量，是因为在适应上需要一段时间，可是无论短期或长期的同工，所在的时间有限，有的三个月，有的一年，好像觉得可以适应了，却又要离开了；有时想到宣教士夫妇实在不容易，他们进入了佻族人的生活中，进入了佻族的现在及未来。

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祂与我们认同，祂了解我们，爱我们，帮助我们，医治我们，更拯救我们。在祂没有尽量，而是完全的为我们，完全的舍了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完全了解主的爱，也带着还债的心，到神要我去的地方，完全摆上呢？主以自己的生命赐给我新生，今生不为主，为谁呢？我的新生命岂不是更要为主摆上吗？在佻邦的前途上，我们能做什么？就是摆上自己，让主来做吧！祂是我们生命的主，更是佻邦的主，荣耀归给神，因祂行作万事奇哉，义哉！

王安琳

1995/6 ——

来到兴邦才三个星期，却已深深喜欢上这里的一切。是早晨的云雾，是夜晚的星空，是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是他们在山间工作时清亮的歌，如此吸引我，叫我的心真是深深被这地、这些孩子所感动，也为着神带领我踏入这片土地，而心存满满的感谢！

在这里真是看到神亲自保守每一个日子，充足供应我们在各方面的需要。孩子们种瓜果蔬菜，主就降雨使其生长壮大；我们所需之米粮，主也按时供给。虽因泰缅边关关闭，而每逢米粮一到，大小男孩都要下山背米，但神总使天气合宜、星月明亮，让他们上下山路都有平安，带着满满的米粮回来就高兴、欣喜了！当然还是有些软弱的孩子，因连夜背米的辛苦而开始发烧、打摆子，孩子们也因劳累而上课瞌睡。但神也真是亲自保守看顾，安慰医治每个孩子。抬米的日子一过，孩子们又开始打陀螺，追跑嬉笑，学校的课程也恢复了正常。真是感谢主，使这一次的抬米都顺利平安。

带领这些孩子有许多的快乐，当然相对的也有许多困难，尤其是高年级的男孩们，当他们面对将来的日子时，我们感受不到他们的盼望和冲力，有些孩子也因大环境的影响、物质的引诱而犯了错，就渐

渐的离开了神，而且因为自责过深，甚至不敢回到主内，不论老师说什么，都无法将他们挽回。所以我们真是为了这些孩子们切切的求神，求神真正断开他们心中罪的捆绑，也加添他们力量，使他们能够胜过一切的引诱，再次回到主里！也求主赐给他们生活的力量与对生命的盼望，使这些大孩子们能热爱神所赐的一切，也能满满足足。



老师团契

王季雄

位处中缅、泰缅边境山区，占地约二万多平方公里的福音「未达之邦」，境内居住着将近五、六十万的福音「未得之民」，是神带领我们去到他们中间还福音的债。三十多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一直在利用此一地区的人民，来达到或说满足他们的政治目的，而今天神却要中国基督徒来向他们还债，因为现今只有中国基督徒有可能去到他们中间！而我们是一群蒙神怜悯可以去到他们中间事奉、还福音债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带着「宣教士」的伟大头衔，而是带着一颗蒙恩罪人向爱我们的耶稣感恩、报恩的心而去。

虽然佤邦现阶段因客观环境尚无法对外开放，然而我们还是得着机会，在神的保守下，在泰缅边境的山区受邀协助当局兴办一所学校。这是佤邦第一所比较正式的学校，从这里将造就出一批批佤邦的知识分子，若他们因我们的事奉能听见福音而归向主，福音将透过他们带到佤邦的各个角落；我们深信神会感动带领中国基督徒来此地的学校（小学）服事，使福音可以进入此一「未达之邦」，让此群「未得之民」得以听闻福音。

1991年5月从北佤回来后，阿泰老师来找我，提到山上的兴邦小学从云南来的老师有些难处理，要我上山帮忙。原来云南来的老师看

不起阿泰只有初中毕业，老司令员（已于2020年11月12日逝世）要他找我帮忙处理，就这样我处理完云南来的老师后，王师母于当年10月上山任教，我则是1992年3月才上山在兴邦小学服务。刚上山看到的学校——只有山头上的一个茅草屋教室，用水非常不方便，1991年时只有三十多个学生（525师的孩子兵），算是兴邦第一批较大的学生，后来陈子贵老师（撒拉善）从北佤带了三、四十个孩子来到兴邦小学。上级通知不久会有一百多名学生也要来到学校，现址不够使用，必须另觅新校址，上级给了一块地，但我感觉不够大，就另选了一址，上级欣然同意，我们就开始搬家。

1992年2月，有一百二十位新学生是由撒拉赛从北佤带来的（这些孩子走了二十几天山路才来到学校），当时新校址什么都没有，露天上课，学生睡自己盖的草棚，我们住在帐棚里，全校师生边上课边盖校舍，日子过得很快却也很充实。学生一批一批的报到，累计学生300、400、500直线上升，年级、班级也越来越多，师资越来越需要，台北教会差传小组虽全力支持但仍嫌不够，所幸不够几位老师，永和教会就派几位老师来，学校才能按时开学上课。

上级为学校请来盖教室、宿舍的师傅，校舍慢慢完工，各年级都有了自己的教室，学生们也有了宿舍。由于全校学生都住校，生活起居由老师们负责，光每天二顿饭就够忙的了，本地老师负责管理学生们的伙食、生活起居；外来老师则负责辅导学生们的课业，品格教育等，学校才渐渐上了轨道。

兴邦点滴

1993/3 ——

「返乡」对兴邦学校的学生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或是梦寐以求的事，然而我们即将成行，马上就要出发了，那是1993年4月的事。

回想当年第一批佤邦子弟下来时，由于年龄还小，佤邦的领导创办了「兴邦小学」来栽培这一小群的孩子。当初只有三十多人，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从中缅边境的卡佤山步行来到泰缅边界，以后陆续有孩童来到，学生越来越多了。远离家乡、父母的孩子，想家、念家的心，刚开始时是形于外，久而久之就默默隐藏在内心深处。当返乡队的同学们离校时，有不少的学生在流泪，亦有人静坐一旁沉思良久，有更多的人托带信或录音带，向阔别多年的家人报平安、道思念，这一切令我们这些离乡背井在此地事奉的同工，亦不禁为之鼻酸。

1993/8 ——

「实际的生活，真实的信仰」，真实的信仰反应在实际的生活中，佤邦现阶段的事奉，是与一群将来会在佤邦各阶层工作的小学生一起生活，没有精彩的工作报告，也没有太多属灵的架构与框框的解释，有的只是实际的生活。在实际生活中，让人看见、体会耶稣才是重点！我们在此地的生活，工作就是事奉。请大家为在此地事奉的同工代祷，求圣灵管制，提醒我们行事为人的心态、动机及方法，而不是仅用一套「属灵」的说法（解释）来自我安慰。

反应在实际生活中的才是我们的信仰。世人有信仰，基督徒亦有

信仰，假如我们的生活与世人一样，如何能说服世人，我们的信仰是真的。「兴邦学校」是我们进入佤邦传福音的一道门，兴邦事奉的情形亦直接关乎将来佤邦的福音事工，或说我们在此地事奉的「品质」，关乎人对福音的观感，而在兴邦信主的孩子，他们的见证，亦是决定佤邦未来对福音反应的因素。「慎始」会是佤邦福音事工开拓初期的大事，我们何等盼望主内弟兄姐妹迫切代祷，让人看重的不是「宣教」，而是宣教的对象——神所宝贝的灵魂。使每一个来此地的短宣队（或称福音队），短期、长期同工都能摆出见证，活出生命，献上所有，为着神要我们服事的对象，不然早晚会被人论断基督徒、基督教会、差会只是在利用宣教工场，满足他们自己所想要的而已（虽然不是有心如此，结果却会如此，求主怜悯）。我们不希望佤邦这块福音园地仅是大家知道的「宣教工场」，我们恳切求施恩的主，使佤邦这块福音好土，有更多人来投入。

1993/11 ——

每当在此地事奉的同工（不论长、短期）有事须离开时，本地的领导均会问及，他们还会再回来吗？那是一种期盼与无奈地问句，期盼同工们再回来，若真的不能再回来，也是很无奈的事。到底环境、生活都太差，没有任何条件可以吸引人再回来，这种悲伤心态，我是很能体会的。然而这只是领导们的心情，对一群不得不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来说，没有希望的「痛苦」始终蚕食着他们的心灵，因为他们深深的体会到，不论他们多么努力，都无法改变他们落后、贫穷的面貌。

佤族是很能吃苦的民族，由于他们的想法和作法极其落后，再努力亦不能进步。然而人心总是想舒适享受的，故此他们成为一群最容易被利用的民族，只要施以看得见、尝得到的小惠，他们就会为你卖命；至于你出了很大的力量、付了很大的代价，为了他们的民族做了对将来有决定性影响的大事时，他们又不一定会认同。我们愈在此地事奉，愈能体会十字架的道路：用主给我们的能力，去为佤邦成就大事；用主给我们的聪明，去换取他们的进步；用我们的苦痛，给他们欢笑；用我们所付的努力，给他们收成。至终让他们能明白，人性确实被罪污染、扭曲、使人痛苦无奈，然而靠着耶稣的救恩及十字架的大爱，又可恢复按神心意而活的真正人生。

1994/2 ——

我们一直在兴邦学校与孩子们一起生活，倒不觉得他们有哪些明显的不同，但外来的老师，特别是一两年前来过此地的同工，有截然不同的感觉，真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说真的，孩子们一天天在长大，特别是那些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对前途的迷茫，情绪变化之大，有时让人招架不住。遇到孩子不想读书，要求离校时，更不知如何是好？现在这样的孩子还不算多（只有三十多位），想到另外三百多位男男女女的小娃，不久的将来都要（几乎是同时）进入此一别扭的年龄了。

主啊！求祢怜悯佤邦，得着一批批的佤邦青少年，用福音重生他们。

1994/5 ——

北佤回来，心头感触万千。一个正在蜕变的地方，有许多外在的因素在影响它，令人不敢想像的是佤邦居然有赌场、舞厅、卡拉 OK 等场所（中国人来投资），也有目不识丁、两餐不够糊口的饥民。据佤邦中央统计，国民平均每年所得是 50 美元以下，依赖种植烟草维生的人口占 40%，脱离缅共五年以来（1989 年 4 月 17 日），由于缅甸政府的政策与中国的边贸开放，增加了佤邦的收入，有许多明显的建设在增加，部分地区由于佤邦中央的大力资助，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老百姓的生活似乎改善不大，仍有许多封建、迷信的存在。

我们在兴邦学校所接触的学生似乎都很单纯，但深入他们的家乡，却发现佤族并不像想像中的光景，在一个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情形并不是很好，中央领导尚称一流，但乡以下的干部素质极差，要提升老百姓真是一件大工程。由于没有传福音者深入民间，得着佤邦中的佤族（占佤邦全人口的 65%）实不能一厢情愿，必须依靠主的怜悯与大能。三临佤邦，虽不能说完全了解，但却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人心被黑暗、罪恶所捆绑，非主的宝血、圣灵的大能，不可竟功。

以前不太能了解，为什么兴邦的学生学成后，大部分都不愿回乡服务，现在才知道那的确不是他们所能面对的环境。就像你我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一样，谁能改变它？我们只不过是在其中生活而已。要学生们再回头去过那种生活，就好像要我们离开现在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去那比较差的环境中生活一样难。环境给我们的压力是大的，人在此环境中生活是难的（除非不从今世的风俗，不放纵肉体的私欲），因

现今的环境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争战是激烈的、全面性的，我们若不能在生活环境中靠主得胜，那所谓「事工、事奉」的果效，亦只是一种假象罢了。

新学期将于6月6日开始，学生已突破400大关，信主学生已超过100人，栽培工作急待加强，短、长期同工需要你的加入！

1994/6 ——

在佻邦的前哨事奉点——兴邦学校，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了，此地的战事尚未结束，故大环境仍不明朗。学生愈来愈多（现有学生429人，全是住校生），每学期的老师是否足够，非要到开学了才知道。两年的心血放下去，但学生们的情形并不理想（或说离预期很远），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有用吗？

人是有理想、有期盼、自信的，多少未信主的青年才俊都是利用此种「本钱」在社会中打拚，有些人也成功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事奉中亦是以这些为原动力，结果我们事奉的「成功」与那些尚未信主朋友们的成功层面是一样的。

有时候主耶稣带我们到一个关头：理想破灭、期盼变成失望、自信被摧残，剩下的只有：这是救你、爱你的主耶稣要你继续的事奉，我们只能凭着对主耶稣的信心，持续、忠心、竭力的事奉，不在乎自己的感受、不看环境的艰难、不理睬人的褒贬、不以工作果效为中心，对主耶稣的呼召作出绝对顺服的回应，虽然环境艰难，仍然相信主耶稣要透过我们的事奉，使这群不起眼的孩子成为佻邦福音的种子。

其实，离开了对主耶稣的信心，事奉就会落入世俗的理想、期

盼、自信的圈套里，结果就是不断的建立新的理想、期盼与自信，但对主的心意却丝毫无用。最近的情形，主给我这些反省，愿与所有关心佻邦事奉的同工、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让我们一起学习用信心来事奉主耶稣。

1994/8 ——

7月初，季雄与敏雯返台参加永和礼拜堂新堂落成及建堂三十周年感恩礼拜，感谢主恩，赐福永和礼拜堂。

本期短期老师（在兴邦学校）有十一位，加上「屏基」（在安邦医院）的四位同工，可说是空前的阵容，说笑声不断、歌声不绝，带来不少欢笑，安邦医院与兴邦学校各自举行了一次同乐晚会，有不少人因此信主。

谁知泰国边境驻军一声令下：「关卡」，所有人员、车辆、物资严禁通行，连重病者亦无法送医。这是我们来到此地后的第二次，学生有吃有玩不受影响，老师尚未到回家的时候亦不在乎，但东西会吃完的，时间会溜走的，关卡不开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虽多次前往交涉，亦不得要领而回，真所谓「不得其门而出」。

紧接着的是汹涌的思虑，东西吃完了怎么办？老师怎么下山？会影响以后的同工来吗？决策者不能自我约束，打起来怎么办？病重者就任他死亡吗？百姓会集体迁移吗？……感谢主！祂的话安慰人心，祂的话提升我灵，「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

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哥林多后书 4:7-10）

1994/10 ——

选择生活方式，一直是使人活下去或继续改善生活的内动力，选择过一种自己想要过的日子，或替家人、孩子选择一种我们认为对他们是最好的生活环境，这些都是我们尽力在做的事，基督徒亦不例外，由于我们努力向此目标直跑，自由世界的基督徒似乎都能过着自己想要过的日子。然而世界各地仍有许多福音未达之地，那些地方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并不是我们要选择的，以致直到今天，他们中间仍没有福音。而我们在自由世界，不但可以过着想要过的日子，还可以自由的事奉主，真是「两全齐美」。然而耶稣有进一步的呼召与期盼：「孩子，你肯吗？不是先决定你要过什么日子后才决定如何服事我，而是愿意看重我要你投入的事奉，不再在乎自己要过什么生活。」

今天以事奉来配合生活方式的情形常见，但以生活来配合事奉的情形就少多了，「宣教」是一种以生活来配合事奉的典型模式；即过什么日子并不重要，环境怎样亦不重要，看重的是：我们不去那里，他们怎能听见福音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是要以事奉来配合生活呢？还是愿意以生活来配合事奉？

1995/6 ——

接连三个月（3-5月），每月赴北佤一次，无暇向大家问安，尚祈见谅。在此地愈久愈能体会一种事实，近百十年来，佤邦地区（经过

几个时期）只是外貌的改变，并无实质的进步，最大的商品就是鸦片，它使许多人可以活下来，使少数人发了财，令一些人坐了牢，当然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有许多人被毒品戕害，几乎无人有力走出此一圈子，亦不知该如何走出。呜呼哀哉，愈陷愈深，无出路，亦无前途。

当年佤邦南部军区领导邀我参与教育工作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教育出一批佤邦青年，将来可以做些改变佤邦整体「体质、路向」的事，我相信这是主耶稣在开佤邦的门，现在似乎到了要验收的时候了，只要学生一旦上北佤，就可试出我们在此地四、五年事奉的成果。其实人所能做的太有限，感谢主，祂是阿拉法、祂是俄梅嘎，祂是初、祂是终。每逢想到佤邦的事奉是祂开始的，就深信祂必要成就，我的本分是尽忠、尽心、尽力！

1998/8 ——

几句心里的话：

一、神是行进的神，有时祂会等我们，有时祂又独自前行。

二、中缅边境的佤邦已对外开放了近十年，虽有数次机会前往，前后不过半年时间，神始终未开路引导我们深入佤邦本土。

三、最近数度心中有感动，想到佤邦本土的王冷、艾城及营盘，不知是否有人在他们中间传耶稣的救恩？

四、现泰缅边境的佤邦，我在此已有六年多了，从刚开始传耶稣的救恩、协助办学，到现在应军区之需要，参与在各种经济开发的工作中，有顾此失彼之感。

五、如何继续向前，需我主耶稣亲自引导。因神的意旨、佤邦的

需要及我们自己想做的，另外再加上客观的环境，实在需要主的怜悯。

六、现况报导

1. 兴邦学校学生已近千人大关，膳食、管理及教学问题急需增加人力，特别是专业人才，客串性质已无法应付所需。
2. 兴邦学校的学生是佤邦南部军区负责供应一切费用之公读生，我们仅支援人力，有朝一日，兴邦学校要交还本地。
3. 现四至五年级的男生约一百二十人，由 Sara Ngaox 及魏忠福带领，支援万宏龙眼园种植工作。孟阮学校除六年级（应届毕业班）外，其他班级一律停课。
4. 为方便下次泰签，一年期的师资已先返台。
5. 夏惠珍、唐慧君姐妹应邀赴兴邦学校，策划明年参加佤邦十年大庆学生的精彩节目。
6. 十年大庆篮球赛的教练尚未找到。
7. 独立团地区教会由二位佤族传道人负责牧养。
8. 007 教会现由新加坡的叶荣德传道负责牧养。
9. 801 教会仍由谢思玲传道负责。
10. 361、生产队、阵地福音工作由老师们轮流带领。
11. 本地区尚有变数，有待观察。
12. 兴邦学校小学部第二届毕业典礼，预计将于本月 22 日举行，应届毕业生计男生 18 位，女生 26 位。

睿智的董事长

第一次与董事长见面，他开门见山的告诉我，将来兴邦学校会有

很多学生，你要辛苦了。面对一群不会听、不会说中国话的学生，要教会他们听、说、看、写中文，那是什么任务啊！

我告诉他，宣教士已将圣经翻成佤文了，佤族为什么一定要会中文？他说王老师跟你说实话，佤文对我们佤族的进步无益，只方便你们传教。我当时愣住了，我也向他表明自己是信耶稣的，以爱为教育的基础，将来教出来的学生不喜欢阵前杀敌的话怎么办，他说：「保卫佤邦需要军人，但发展佤邦需要知识分子。」一心想使佤族进步的董事长有如此务实的看法，令我佩服！

因为兴邦的学生越来越多，老师的需要也越来越大，许多基督徒老师是我不熟识的，各地来的都有，兴邦学校地处边境，佤邦又是很敏感的地方，我担心老师们说了不该说的话，就去请示董事长，他告诉我：「只要告诉来的老师们，看见的都能说，听来的不要传。」

李秀全牧师来山上探望我们，我带他去见董事长，告诉董事长李秀全牧师是我的老师，董事长以佤族宴——佤族稀饭招待李牧师。席间李牧师向董事长表明愿意协助兴邦学校，没想到董事长轻轻的说：「希望来帮忙的人是来学校做泡菜，而不是来沾酱油。」

我妈妈上山来看望我们，在兴邦学校吃晚餐时，董事长居然来学校与我妈一起用餐，令我深受感动！

阿泰老师

「佤邦的刘德华」，来此地的老师私下总说阿泰老师好像刘德华。他是我们永泰治平学校的学生，以前永泰是佤族部队的眷属村，每户要出一人去当兵，他哥哥已婚，弟弟妹妹还小，于是就由他去部队当



李秀全牧师（右）来访

兵了。那时部队要办学校，他是少数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就承接了办「星光小学」的任务，后改名「兴邦学校」。

阿泰老师是兴邦学校的灵魂人物，没有他，学校是很难治理的；他话不多、聪明能干、处理大小事务合时合宜，深受老师和学生的信任、敬重！特别是接送外来老师，安排上山都是很辛苦的事，但他从无怨言。

兴邦学校迁校后改名「宏邦中学」，规模更大了，我现在能体会佤邦南部地区领导多么看重教育，将此育英人才的重任交给阿泰老师来负责，真是独具慧心。

本地老师

撒拉散、撒拉堆、撒拉奥、撒拉艾尼、撒拉妈依康、撒拉妈邱秋，他们都像亲人般的照顾着学生们，使这些远离家乡的孩子有归属感，学会了许多外来老师无法传授的生活技能，让佤邦孩子们不忘本，功不可没。

四轮皮卡车

生活在兴邦学校是比较艰难的，刚开始学生只有三、四十个还好安排，但是等到学生超过二百人以上，学校每天的膳食（食米、菜蔬）就是很大的问题，因此阿泰老师就向董事长申请了一辆四轮驱动皮卡车，方便下山采购、运输。新车到时，学校除了我，没人会开车，第一次新车是我开上兴邦学校的，以后阿泰老师勤练驾车，技术很快就超越我，我俩就轮流开车，一起下山买菜及采购学校其他必用之物资。

返乡

学生刚从北佤来到学校时，孩子们的思乡、语言，影响了他们的学习情绪，特别是女孩子，她们下来时听说要嫁给残障的老兵，在教学上产生极大的难处。我与董事长商量，寻求让成绩好的学生返乡探亲，以提高学习情绪，也可北上宣导教育的好处，破除女生下来嫁残障老兵的流言……。董事长只问我，若有学生逃回家怎么处理，我说，我来抵他们当兵。这样返乡计划就定案了。每班前三名可以返乡。学生回到家乡后，令家人、乡干部刮目相看，南部军区学校好评连连。我在邦康市集时，还有家长来问如何送孩子下去读书呢。

篮球队

学生们接触篮球以后，很喜欢打篮球。刚开始我们只能在泥土地上架起篮球架，下雨的时候就变成「水泥」篮球场，但是大家还是玩得不亦乐乎，后来给他们看打篮球的录影带，他们对打篮球就更有兴趣了，还要求盖水泥篮球场。与阿泰老师商量后，我就答应他们，但

条件是大家一起动手来建。在山里要整理出一块篮球场的土地是很不容易，没机械，只能用双手来做。没想到预定球场的中央，挖到了大石头，我想糟了，无法解决土地问题了。没想到阿泰老师说没问题的，在他安排下，大儿子继续平地基，小的学生去捡柴，然后堆在大石头上，点火燃烧，很多学生拿盆装水，在周边等着，烧到石头都「红了」，一声令下，水就浇向大石头，没想到大石头就裂开了，以后就建成了水泥篮球场，成为老师、学生们开心打球的地方。

有一年青年节，泰北地区在满星叠举行运动会，那是一年一度的盛会，学生们要求去参加篮球赛，那是他们第一次参加正式的篮球比赛。董事长说参加可以，但一定要拿个冠军回来，这就难了，结果我代表兴邦学校打乒乓球拿了冠军，篮球队得了乙组亚军。

下山背米

安排下山背米，可看出学生的耐力，但事先要安排好，一、二年级的学生背五公斤一包的米，三、四年级的学生背十公斤一包的米，五年级背十五公斤一包的米，六年级、初中学生背二十公斤一包的米。全校学生轮流下山背米，年龄大的学生较少，比较辛苦。每次至少要背二吨的米回学校。那段时间学生们真的很辛苦。有一次，台湾、美国来的老师也陪学生一起下山背米，董事长在下米的地方给老师和学生们加油、打气，不时的说「大家辛苦了」，大家都很感动。

处罚抽烟学生

学校规定学生不可以抽烟，但老兵窝子，谁不抽烟。阿泰老师再

三警告，还是有学生偷偷抽烟，结果被阿泰老师抓到。每周一有周会，阿泰老师在周会时，将抽烟学生叫上台，我看到讲台上有一条香烟（一条二十包），心中正感疑惑，阿泰老师发给抽烟学生每人一根烟，叫他们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抽，抽完了再给，再给、再给……，不抽不行，到最后学生真的没办法抽了，阿泰老师还塞给他们，强迫他们一定要抽，还问他们「好抽」吗？以后还要再抽吗？哇！我开了眼界了。刚才抽掉的烟，扣他们每月的零用金，高招、妙招！

火箭弹未爆

学校离战场到底有多远？常常会听到枪炮的响声。学生们习以为常，外来老师起初以为是鞭炮声，后来才知道是枪炮声，常常老师在祷告会中，为学校的平安求主保守。我记得有一天上午，一发火箭弹从 007 方向朝学校方向飞来，声音很大，后来发现打在我们操场的土墙上，居然没爆炸，是哑弹！老师们深信上帝会保守大家平安！

抓鱼避蛇

在山上吃鱼是件大事，先找个合宜的地点，堵坝成塘，下山买鱼苗，放养至少六个月。「今天拆塘抓鱼吃啰！」阿泰老师大声宣布，学生们可乐了，老师们亦是喜形于色，终于有鱼吃了。那天可忙了，不一会儿水放得差不多了，渐渐的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鱼儿拥挤的游着。不知谁喊了一声「蛇」，只见台湾来的老师往外「跑」，几个学生往鱼塘里「跳」。蛇鱼两吃，美味无比！

毕业礼服

第二届兴邦小学毕业典礼于 1998 年 8 月 22 日举行，邱垂贞姐妹早有意让毕业生有漂亮的「礼服」可穿，她安排了假期，备妥了布匹，买了十台缝纫机，运送上山。邱姐妹就从一块布开始，教兴邦学校的女学生缝制毕业「礼服」。

对一群没见过、也没用过缝纫机的学生，从如何量身、剪裁到缝制，可说是手把手的教出来的。那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我们的学生被教出来了，邱垂贞老师的功力也得以验证。学生们穿着自己做的礼服，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别有意义！

毕业、归建、离别

独立团的孩子在 1992 年由陈老师（撒拉赛）从北侏领下来，在兴邦学校读书，一转眼已六个年头了，现在都毕业了。他们要归建回独立团。曾经一起生活、一起读书、一起工作，大家依依不舍，互道珍重，泪洒校园。办学本是造就人才，归建服务团体理所当然，只是情感不舍啊。

多少恩典在侏邦

王敏雯



和毕业生合影，1998

从永泰到侏邦

1980 年 4 月下旬，季雄从泰国回到台湾，很兴奋的告诉我：「神的时候到了，我们去『美斯乐』」。我心想你只是代替漆长老做探子去泰国，这么快就决定了？我现正在华神读道硕一年级，还有两年才毕业呢。但是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更何况嫁给季雄四年了，心中也很期盼他能早日放下工作，两人专心在教会服事。但，没想到竟然要去国外。1981 年 4 月下旬，我们出发了！

以赛亚书 55 章 8-9 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神藉着美斯乐的需要，呼召季雄，但神并未带我们去美斯乐。同时满星叠大同中学孙校长，邀请我们去满星叠，神也没让我们去。两个在清莱山区有着千人学生的中文学校的村子，那是最合适我们去的，神也把门关上。主啊！祢要带我们去哪儿？

「永泰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泰北深山村寨，车路也不到。村民多半是侏族，一个从未听过的少数民族。第一次季雄带我去，走了五个多钟头，他五次背着我通过一条绕来绕去的小河，还有两个大山

坡，上坡时永生用竹竿拉着，季雄在后推着。一行人喘着大气进入长长的村寨，学校在中间，等到唐嫂家休息时，我的腿酸得站不起来。心想糟了，以前出外郊游，回来后两三天，脚都抬不起来，不会走路了。心中跟主祷告说：「主啊！若是明天我能顺利走下山，我就知道祢会给我力量，让我来这里传福音。」第二天腿真的没有酸痛，可以平安顺利下山。

经过几年，信主的人多了，想再到福音未传到的地方——泰国西北地区媚宏颂府去，计划也做了，差传小组也同意了，但1990年再回到永泰时，因村长出事了，村民要我们留下陪伴他们，留下的这一年，神把我们带进了「佉邦兴邦学校」。

没想到以后佉邦和掸邦坤沙部队打仗，佉邦在武器方面好似打不过坤沙。神把我们带到那看似一无所有的佉邦，神不会拿我们开玩笑吧？我听到弟兄们作见证：炮弹打在他们中间，竟然未爆炸。情况危急时，我们每晚带着学生们为前线作战的老兵们祷告。神啊！祢真是爱佉邦啊！

多子的乐母

婚前，自己跟主祷告「主啊！若祢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生的孩子也来不及服事祢，那就不要生了，我和季雄俩可以好好专心的服事祢。」后来，神真的是恩待我，因为季雄要等待来接事奉的同工，所以我就可以先进泰北永泰村和进佉邦兴邦学校，因为没有孩子的后顾之忧，得以先进入当老师。

是的，神真是恩待我！虽然未经过生产的苦痛，却让我成为「多

子的乐母」。暂不讲永泰的儿女。1991年10月进到兴邦学校，晚上和几个小女生住在同个宿舍睡觉，中间隔了一个篱笆墙。除了美青（又叫依安）年纪比较大，其他四个都在一年级和幼儿班就读。看到小小姑娘羡慕美青有沙龙穿，心中母爱大发，下山立即去市集买沙龙，因为他们还小，成人的沙龙，可以剪裁成两条小沙龙，没有缝纫机，就一针一针缝。想到我在学校的家事课，所有针线功课，都是老妈帮我完成的，神在兴邦学校竟让我「重修」针线活，真是奇妙啊。看着小小姑娘笑咪咪的穿着新沙龙去洗澡，我比她们还开心呢！

我住的宿舍就在一年级教室和幼儿班教室旁边，没课的时候，我就待在宿舍批改作业（那时没有办公室），孩子们有一点小伤口，就会跑来要我帮他们擦药。其实在家乡，受伤了，哪里有地方可以擦药？只能任凭伤口自己痊愈。但是有像阿妈的老师帮忙擦药，他们乐此不疲，而我也乐在被需要的喜悦中。

到了礼拜天，我没有回永泰，就给孩子们讲圣经故事，教他们诗歌。本地的佉族老师也都是信耶稣的，另外元泰老师是我在永泰教过的学生，他们都很照顾我。有一次我们师生到前线去郊游，有一段路很难走，那些大孩子扶着我搀着我，唯恐我掉到崖下，土松处他们站到下方用手托着土，让我从上面走过，我见识到佉族兵对长官师长的忠心及敬爱。

天气变冷了，学生们在教室里用竹片生火取暖，我不能因为我穿得暖，就禁止他们生火。于是我立刻请在美斯乐卖衣服的学文弟兄，帮我们找了大大小小的冬衣，及时给这六、七十名学生穿上了御寒的衣服。

慈母兼严父

搬到新的校址，没有教室，就露天上课。天一亮就读书，太阳高挂就做工，大家平地基、上山砍树、砍竹子，到小溪捡石头、捞沙子……。新的学生也陆续被送来，他们只有佤族名字，且名字很雷同，叫一个「艾邦」，就有好几个举手，因此我们就给他们取中文学名。这一批姓「丁」，下一批姓「王」，先从简单笔画开始，有的老师姓「林」，就给他们姓「林」。碰到赐姓「赵」或姓「魏」，那些学生写起名字来，就嘟着嘴巴，念着为什么字这么难写。有的老师刚来，看到他们的名字很相似，还以为是兄弟或姐妹同班就读。

新学生仍然陆续被送来，年龄层也越来越小。大一点的学生需要照顾这些小的，也成了我的翻译官，要教他们洗头、洗澡、洗衣服。有的小孩会尿床，就有人嫌他们臭，不想睡在他们的旁边。女学生有头虱的问题，最快速解决的方法就是「剃头」，但是大一点的姑娘，抵死也不愿意，因为在他们生长的山区，是那些做了不好事的女人，



学生美发师刀自强

才被剃头发。（难怪每次我请刀自强同学帮我剪短头发，她们都会说：「老师！不要剪短发，留长嘛！」）因此我就去买药粉，给他们包头杀头虱。当雪卿知道我进入兴邦学校后，她立刻投身在管理女生的事务上，好让我能专心在教务的工作上。

每一学期开始，也不知会来几位支援的老师，若是老师不够，我就要去「抵空堂」，每每一天下来，声音都没了。再不够，把季雄也拉进来，但是他一上课，声音很大，竹篱笆墙怎能挡住他的声音呢？其他班级的老师扯破喉咙，学生们还是被王老师的声音吸引，去回答他的问题。所以每次老师们一来，问明他们可以教哪些年级的文科或理科，我就要在办公室排课表，若是老师多，还可以排美劳课。

渐渐的，我这「慈母」角色，被忙碌的授课、批改作业、算成绩……给取代；无暇去照顾新来的老师，只有让来过的老师去教他们适应兴邦的环境。学生上课有状况，不服老师教导时，我就要以「严父」的角色去处理。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学生的态度恶劣，而打了他一个耳光，心里难过得要命。下午我还请一些大一点的信主同学帮我祷告，让我有耐心，好好开导学生。值得感恩的是，每周老师们聚在一起交通，为学生祷告，彼此担待、扶持。

变相的祝福

1995年时，我的月事不来，我想「更年期」到了。但老师们利用下山去办延签，特地为我买了验孕棒，一验，太不可思议了，我和季雄结婚已19年了，怎么会怀孕？我上个月还坐车走在那颠簸的山路上。后来下山去医院照了超音波，医生说看起来好像发育不全，果真

回到永泰，当晚就流产了。这是神变相的祝福，因为季雄有事要去北伢，我就在永泰好好「坐月子」，其间还发摆子（疟疾），姐妹们送鸡来给我补身体，黄老师及师母悉心的照顾，还剩两天，鸡吃完了，远在芒岗传道的李永清弟兄，听闻我流产，骑着摩托车送来两只鸡，圆满结束月子。洗了姐妹们预备的百草热水澡，曾有人说我身体好，我想就是这一个月坐月子做好的。

1996年我又再次怀孕，这一次他们不让我下山，季雄还从山下买活鱼来给我补身体。我们也在商量，有了孩子是在山上住呢？还是回到城市？后来决定，带着孩子在山上。三个月满了，心想没问题，想洗头，就去抬了一小桶水来晒太阳，没想到傍晚就见红了，立刻躺在床上，屏基的医护人员来帮我打针安胎，天天睡在床上，耳中听到外面的孩子声，因为放假做完工，他们就休息唱诗歌，平常我会去教他们唱歌，讲故事。后来听玮玮老师说，有一个学生病重要送到山下就医，但因关卡不准车子进出，他们只能从小路抬到山下。我跟主祷告：「主啊！这学生已经这么大了，如果他死了，他的父母会很伤心的，求你存留他的性命，我这个没关系，我情愿学生的命能保住。」

当晚季雄才从山下走上山，问我怎样，我说感觉不太好，立即就流产了。因为没灯，我还以为大出血，其实是羊水。可怜的学生们又再用担架抬我下山，山上联络山下，安排车到岔路口接我。疲累的季雄又再陪着我下山去医院。这次没有坐月子，因为快要开学了，我跟着下山背东西的学生上山，还有的小学生说：「王师母生小娃，这么快就回来了。」没有遗憾，没有流泪，没有埋怨，只有感恩神还存留我的性命。后来送下山去医病的学生也平安归来，我的心更加充满感

恩，因为神还是让我回兴邦当「多子的乐母」。

我还有一个「大」儿子

鲍政委到孟阮视察，看到我就说：「王师母！王老师生病了，在安邦医院。」听到这讯息，内心有些亏欠，因为我到孟阮教书，就疏于照顾远在 361 兴邦学校的季雄。

跟老师们安排好代课，但没有汽车来，只好向陈子贵老师借他的新摩托车，请魏国荣同学骑车送我回 361。一个礼拜前，他才学会骑摩托车。我跟他说：「遇到上坡、下坡，我下来走，平路你载我。」走过的人都知道这路多是山坡路，为了季雄，再远再难的路我也要赶去。路上又遇到下雨，还好已到 894，在百姓家避雨。赶到医院时，季雄又惊又喜问我怎么会知道？并且是骑摩托车来。还好他是泌尿系统结石，卡在输尿管中已经处理了。

除非生病才能让季雄乖乖休息，发摆子就给他吃药休息，但是我忙于教课，有空堂就赶回宿舍，看看他是否还发烧，听到他哼的声音，问他哪里不舒服，替他按摩一下。后来旁边宿舍的老师们说：「师母！你不在家，王老师很安静，一听到你的声音，他就哼起来啦！」

是啊，我还有一个「大」儿子啊！

兴邦点滴

1993/7 ——

神的恩典何等奇妙，从 7 月到 9 月有康华礼拜堂的福音队（现正在兴邦学校事奉）、三重灵粮堂的短宣队，美国加州探访队及波士顿

一对夫妇来此地寻求神的带领。另外 9 月 13 日起的新学期，虽然严重缺乏老师，但神已经预备了两位（尚缺三位）。现在是雨季，疟疾横行，学生上课到一半，全身发抖，高烧，发冷，满身疼痛，然后用极不标准的国语说：「老师，我『又』病了。」6 月 30 日学校出现了脑膜炎的病例，虽然孩子适时送医保住了生命，但智力显然大不如前。医生的建议是：「预防胜于治疗」。但现在疫苗缺乏，不知何时才能给全校四百位师生及员工打预防针？

四百位左右的师生，员工的伙食，使季雄不得不每周下山二次采购日常用品，天雨路滑极其危险，行车的安全需要大家代祷。

1993/8 ——

现在兴邦事奉的同工（包括福音队队员在内）每天从清晨五点起床晨更到晚上十点上床，几乎满档，求主赐下身、心、灵的力量，与孩子们相处。

现在兴邦的孩子已到三百七十人左右，责任和担子也就感觉格外沉重了，但是如果靠主来背就不觉得沉重。我们能与主同工是何等的有福气，我就是个会靠主偷懒的人，所以主也要把我拉出来，格外训练一下。

季雄瘦了我知道，但不觉严重，但是每一个来访的同工都认为严重，说他应该彻底去检查身体，要休息。我这原本不紧张的人也跟着紧张起来，后来他的肛门口生了一个疔，每天「坐立不安」，疔日渐长大，我胡思乱想的想到「癌」，竟失眠了。这是许久未有的事，我是乐天派的人，很少失眠，主让我看到自己的软弱，还好在开车下山

时，那个疔破了，也就不痛了。季雄就是学不会节制，总是要到生病才会休息。每次我想把他手边的事接过来做，他又会去找另外的事来做，结果是愈做愈多，做也做不完。昨天期末考一结束，我人一放松就病倒了，还好赶快休息一下就感觉好些。前一阵子老师短缺，我多接了些课，声音就沙哑了，我不敢录音给大家听，结果还是被世亮偷偷录下我上课的声音。我们在永泰经历神的大能；到了兴邦，神训练我，光照我，让我看到自己的短缺、无能、败坏的老我，盼望更多被主对付、磨练。

1993/10 ——

雪卿于 10 月 8 日离泰返台探亲，10 月 17 日赴洛杉矶灵粮堂（TORRANCE）述职。我感觉少了一只手，她实在是摆上她的全人在兴邦。感谢神！因为姐妹在这里所付上的辛劳及临行前的妥善安排，使接手管理女生宿舍的段蕙兰老师感觉非常轻松，也盼望雪卿能有好的休息，速速返回兴邦，孩子们很怀念她！

雨季已近尾声，道路经过整修，对外的交通已方便安全多了。陈老师夫妇也从缅甸探亲返回兴邦，对外的事多半由他开车去处理，季雄就比较轻松些，最近体重已增加些。10 月 22-23 日是本学期期中考试，到目前为止尚不知明年 1 月 3 日开学的新学期师资有哪些人？相信神已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动工了。

1993/12 ——

以赛亚书 40 章 31 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

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路得记 3 章 18 节：「……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

与神同工是何等有福啊！疲乏时，祂赐能力，软弱时，祂加力量。每一季所需的师资，祂也都丰丰富富的预备，每当读到先贤在传福音时所受的各种艰难困苦，而我们能自由的在此传扬祂，没有逼迫，受人敬重，更重要的是人心已预备好接受主的道，若不快快把握此时机，就愧对主的恩典了。

季雄回台检查身体及参加差传年会，为立（Willie）对我说：「小婶婶，我们要相依为命了。」我说：「不怕！有这么多孩子跟我们作伴。」大孩子们体谅我的辛劳，帮我做事，小的也尽量不惹事，为立也利用假期教大孩子讲故事，第二天又再让他们去讲给小同学听。他还用电脑帮我做成绩，省去了许多计算及抄写的时间。趁着永泰姐妹上来帮我照顾女学生，我就下清迈去接季雄，令他惊讶感动得不得了。然后我们与一些泰北同工到美良河教会去布道两天，才返回兴邦。几天不见，孩子们好像又长大不少，但愿他们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齐增长。

1994/1 ——

神所赐的始终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学校在建设中实在需要美工人才的设计规划，记得第二期的师资赵路得姐妹在祷告时提出需要美工老师，没想到神竟然安排张世亮弟兄来到，使得兴邦学校变得美仑美奂。这一季又带领黄玉玮姐妹继续在美劳教学及美化校园上摆上，

另外还有吴奉善弟兄在电机方面的协助，毓琪、蓉莲关心年幼孩子们，以及嘉龙（原本因父亲生病无法成行，结果情况好些，立刻赶来，请为他父亲的身体祷告）每天陪着孩子们运动，带着大孩子们晚祷。

孩子们在假期中，吃了丰富的灵宴，先是洛杉矶 TORRANCE 灵粮堂的短宣队，接着又是纽泽西若歌华人教会短宣队，白天有圣经班，晚上有晚会，还有编织缝纫，虽然刚好碰上严冷的寒流来袭，却让让孩子们感受到无限的温暖。1 月初张振耀弟兄带领医疗短宣队来验血、验大便，检查身体，全体师生的健康情况大致还不错。孩子们爱吃生水，不爱穿鞋，肚子有寄生虫。佻族学生的血型多半是 A 型及 AB 型，拉胡族的孩子是 O 型居多。李斌医生也训练一些学生拔牙及治疗牙齿，医疗的工作就由雪卿继续跟进治疗、训练。

今年 4 月返乡的学生有二十四位，从 2 月就要开始训练他们，也为我们返乡的交通工具代祷，愿神使用这些孩子向他们的家人作见证。

1994/9 ——

一、虽然关卡封锁将近一个半月，感谢神，学校每日三餐都无缺乏，神祝福学校种的玉米、瓜、豆丰收，另外适逢雨季，到处都可以挖到竹笋，还有从上缅甸赶来许多黄牛，价格也不贵，几乎每周杀一头，孩子们的胃口都很好，今年雨季病重的孩子也比往年少，实在感谢主，也谢谢大家代祷。

二、或许疟疾是季雄的一根刺，我们也深深感觉到神的恩典够用，因为祂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八月中旬又有急性痛风侵袭膝关节，不能行走，但还是勉强走一个钟头的山路去主持追思礼拜。

三、敏雯因为没有学校行政经验，对于孩子们的生活管理、客人来往的接待，显得手忙脚乱，几乎像心里忙乱的马大，还好短期老师们能包容我的无知、无能，时时为我设想、担待，也处处容让我，感谢神，原本想要外出好好找一个地方安静祷告、休息几天，预备下一学期的冲刺，但神让我经历到：「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四、若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就要求兴邦的孩子们有特别的改变、表现，我想每个老师就要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了。想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期盼、忍耐，多少长者、姐姐们在我们身上所花的时间、代价，也请为新一学期的老师们代祷，求主赐下爱心与耐心。

1995/8 ——

望着福秀带来的鸡和永泰姐妹送来的面包、饼干和炸鸡，内心一直很感动，我们算什么，竟蒙神这么多的恩典。叶勃蓉（永泰的姐妹）说：「老师您在山上没有什么吃的，我们要背东西来给你们吃。」想到她以前得了肺结核几乎要死了，神拯救了她，如今她竟能常常背东西到山上来卖，健康得很，真是感谢主。

我并不希冀弟兄姐妹要怎样报答、爱我们，我只盼望他们在主的真道上有长进。愿意与人分享耶稣救赎的福音，并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也盼望佻邦的孩子们学习老师们怎样关怀他们，将来也去关怀那些需要主救恩的人群。物质的东西永远无法满足人，惟有神的爱才能滋润人心。

考试成绩即将揭晓，有的孩子很不能接受失败，求神帮助他们能勇敢的面对事实，失败而不气馁。想到麦克阿瑟为儿子献上的祷文，

如今我也愿为兴邦的孩子们献上如此的祷告。

1995/9 ——

1. 本学期短宣老师有：谢明惠、唐慧玲、翁嘉音、陈文玉、陈惠贞、李素贞（以上系姐妹）、胡玉清、陈彦宏、金钊康等九位，明惠、嘉音负责女生宿舍，其余老师住招待所。
2. 陈志荣、李飞程、陈新晴三位学生跳级，直升六年级，沈正伟跳至三甲班，魏扬信、林永益留级，钱有勇随班附读。
3. 张文泽、李梦豪、谢国礼、马超、陈立平已离校入伍。
4. 王振泰误被击中后脑勺，幸无大碍。
5. 学校玉米丰收，所种之旱稻亦很好，感谢主。
6. 田美青、魏珊珊、田春叶和依金，每天下午赴安邦医院学习助产护理。
7. 二十位大男孩组成二队篮球队，每隔一天做完工后练球，每周并有一次篮球队团契时间。
8. 雨季尚未结束，蚊子仍多，金钊康老师饱受攻击，好在他很有爱心。
9. 最近兴邦有流行性感冒，大部分学童被感染，咳嗽严重。
10. 本学期中二班新开簿记课，同学兴趣颇高。
11. 中一、中二合班上理化，无法做实验，老师伤透脑筋。
12. 佻邦第一位因读书得近视眼的学生——钱有忠，最近眼睛疼痛。
13. 田永福的父亲失踪，至今仍下落不明。

14. 魏扬信、黄少龙请求离校入伍，学校正慎重处理中。
15. 校方被通知，尚有四、五百位学童将送来兴邦学校。

1995/10 ——

1. 10月9日再添二位生力军：永和堂的陈从上弟兄、加州灵粮堂的赵立志弟兄。
2. 10月20-21日二天举行期中考，成绩有下降情形。
3. 又有新生五十人来校报到上课，一切都需从头教起。
4. 杨一哲、吴慧淑夫妇将于11月18日报到，成为佻邦「新兵」。
5. 学校所种旱稻大丰收，全校停课收割，并协助其他地区收割。
6. 跳班至六年级的李飞程、陈志荣、陈新晴三位学生成绩都不错。
7. 新来的学生唐荣锁骨摔断，经医治后，仍有疼痛感。
8. 钱有忠眼睛疼痛有改善。
9. 魏扬信、黄少龙请求离校未获准，仍留校学习。
10. 学校第二季玉米及大红豆已播种，盼有好收成。
11. 大孩子间传阅不健康读物。
12. 水泥篮球场地面已完工，现正做球架中。

1995/11 ——

1. 余福昌（老师）突患盲肠炎，正值屏基前院长刘章田弟兄在安邦医院，经过半个小时的手术，现已无大碍。
2. 最近一个月的气候变迁季节中，全校师生多有生病者，有些三进三出安邦医院。

3. 11月23日有二十多位学生住院观察（有头疼、高烧、全身无力的现象），刘院长怀疑是另一种疟蚊的病原所引起，求神给刘院长智慧查出病因。
4. 杨一哲夫妇于11月19日抵达兴邦学校参与事奉，适应良好，学生正加紧赶工盖他们的房子（位于女生宿舍旁）。杨弟兄希望为他的母亲代祷，求神让她能到兴邦来探望他们。也为他的岳父、母代祷，求神保守他们的生活。
5. 纽泽西若歌华人教会将于圣诞节前后来此地探访。
6. 兴邦自建的水泥篮球场已完工使用，欢迎组队前来指导兴邦孩子们打球。
7. 本学期将于12月6日结束，开始放假三周。
8. 下学期将于96年1月初开始。
9. 据可靠消息称，缅甸天主教已在佻邦本土的北佻县县政府所在地兴建学校。
10. 佻文新旧约圣经已在翻译中，佻文诗歌正在印刷中。
11. 赵鸿生、江飞鹏、赵才、杨华无法安心学习，要求离校，学校将谨慎处理。
12. 放假期间必须搬运全校半年的米粮，约五万八千公斤。

1996/1 ——

1. 放假期间李秀全牧师夫妇、杨力行弟兄、美国若歌华人教会的探访队，以及林雪卿姐妹与她的母亲，先后来访兴邦。
2. 陈从上弟兄走路不慎摔伤骨折，现已返台休养中，据说康复

后还要再来兴邦，完成他的未了心愿。

3. 放假前后新来学童一百多人，年纪较大的学生帮忙盖宿舍、教室。
4. 新来的学童体质较差，外加长途跋涉，健康状况不佳，已有三位病逝。
5. 本学期短期老师有十二位，再加上杨一哲夫妇，足以应付新来的学童，神的预备丰富。
6. 近来山区天气寒冷，呼吸道疾病普遍，重感冒者亦不少。
7. 据传坤沙向缅政府投降，对佤邦的影响尚在评估中。

1996/2 ——

1. 1月底、2月初，李秀全牧师夫妇、王万灵夫妇、「屏基」所组的第三次探访队、杨力行夫妇及其教会同工，先后来访兴邦。期中考已于2月13日顺利完成，唯成绩不很理想。
2. 五年级学生白志豪平衡出现问题，留医观察中。
3. 新来的学童在杨一哲、唐雪菁及老师们的细心照顾下，健康情形大有改善。
4. 本学期短期老师的生活空间比较狭窄，部分老师相处有障碍。
5. 学生去缅军控制的地区割茅草，来去平安。
6. 佤邦南部军区希望学校能开办农场，提供就业机会。
7. 女生宿舍自林雪卿返台后，一直无人专职照顾。现一哲夫妇已成为女生们的「父母」了。
8. 年纪较大的学生若有实际可做的事，对他们及佤邦均有益处。

1996/4 ——

1. 五年级以上的学生，除女生外，全部去孟阮开发农场，开学后采半工半读的方式继续下去。
2. 孟阮地区尚有许多地雷，求主保守。
3. 下学期将于5月27日开学。
4. 放假期间仍有林雪卿、谢明惠、王安琳、黄玉玮、唐雪菁、陈文玉等六位老师前来支援照顾学生。
5. 杨一哲弟兄夫妇现正在新加坡受训。
6. 屏东大连路国语礼拜堂的颜长老、邓澄欣、郑济民来佤邦协助规划孟阮平原。
7. 李秀全牧师夫妇、丁同甘弟兄来访兴邦三天。
8. 敏雯已有三个月的身孕，一切安好。
9. 小学童太多，极需生活教导，盼对幼教有兴趣、有恩赐的同工前来配搭服事。

1996/8 ——

1. 95学年度已于本月18日结束，短期老师亦于同日下午下山。
2. 假期间只有少数老师留守（季雄夫妇、邱凯萍、柯盈柔姐妹）。
3. 毛信义、李志勇、赵三三投笔从戎。
4. 郭华、魏大康、刀自强、张建中、王光明、李飞程等六位学生从农场调回学校做实习管理员。
5. 学校医护室已盖好，本学期正式启用。

6. 陈元泰副校长喜获麟儿，敏雯则再次流产。
7. 邱凯萍老师遭火药枪流弹擦伤，幸无大碍。
8. 永和堂周建中传道应邀在农场教课，在他之前是美国加州的张嘉诺弟兄。
9. 杨一哲弟兄夫妇将于假期返美探亲及分享佉邦事工。
10. 本学期有许多远客来访，计有屏基探访队、芦洲礼拜堂福音队、丽山礼拜堂探访队、农牧专家勘察队、佉邦关怀小组探访队、李秀全牧师夫妇、彭怀冰牧师夫妇及新加坡教会杨力行弟兄等。
11. 季雄本学期因公「出差」多次，前后约二个月。
12. 下学期将于 9 月 16 日开学，老师不足；因杨一哲夫妇要到 10 月 20 日以后才到校，而季雄夫妇亦将于 10 月 15 日离校返台领会，再赴中国及美国，亦要到 11 月 15 日始能赶回学校。

1996/9 ——

1. 9 月 16 日已正式开始上课，老师共有二十三位（本地老师八位、小老师五位、外来支援老师十位）。
2. 屏东国语礼拜堂的邓澄欣弟兄及林南堂的邱英通弟兄在农场事奉，一位负责农事，一位负责牧养照顾，感谢主的安排。
3. 杨一哲夫妇未返校前，女生宿舍暂由萧女蓉、周庆莲姐妹负责管理。
4. 新来的老师有人水土不服，相信很快会适应的。
5. 部分小学童全身长癞子（有疥虫），令老师头痛不已，徵求

秘方。

6. 本学期资优跳班的学生较多，大都能适应。
7. 本学期将面临旱稻收割期，可能会影响课业。
8. 从 10 月份起将开缝纫班，台北有三位裁缝师来校正式教授（约一个月）。
9. 赵鸿生同学从本学期开始调回 894 学校服务。
10. 李飞程同学无心在校服务，仍调回农场。
11. 学校正在安装碾米机，兴建鸡、猪圈，以期能达到部分自给自足的目标。
12. 课余时间种菜，可以有些收入，贴补零用。现在正是种菜节令，男生的读经班有些受影响。
13. 本地气候已渐转凉，疾病亦逐渐减少。
14. 农场的发展由于大环境尚有种种阻碍，无法按原定计划进行。想读书的学生，已从农场返校继续读书，计有黄少奇、鲍鸿明、白自强、江飞鸿、田学林、白自豪、魏华东、江飞里、魏学军、魏忠贵等十位。
15. 泰国基于人道原则，现准汽车运送人道物资，学生不必下山背米，唯事先须申请，核准后才能运输。

1996/12 ——

1. 12 月 6 日已考完试，正式开始放假，台湾来的老师除雪菁外，均已于 12 月 8 日主日崇拜后下山。
2. 佉邦南部军区领导们正式通知学校预备迁校至孟阮平原。学

校已安排 228 位学生于放假期间下孟阮平原准备建校土地。

3. 杨一哲夫妇与黄新明医师于 12 月 3 日赴清迈、曼谷，洽询医治、预防疟疾之泰国管道。
4. 兴邦学校计划将于 97 年 1 月 4 日举行第一次集团结婚，新人计有：撒拉艾内与李青秀、郭华与马莉、罗春生与依金等三对。
5. 现在幼小童很多，学校开始试办一个大学生照顾一个幼小童。
6. 本学期有四位学生因盲肠炎住安邦医院开刀，适遇刘章田医师（名外科医生），一切手术顺利。
7. 12 月 12 日至 19 日新加坡有一队短宣队来访兴邦。
8. 下学期原定于 97 年 1 月 6 日开学，为配合本地情形，现延至 2 月 3 日开学。到目前为止已知有十位短期老师会来，我们盼望能有十二位。

（兴邦初期）我们的小屋



试炼与释放

吴玉芳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书 1:2-4）

回想 1996 年，在佻邦服事近一年。回顾一年前，带着挫折又兴奋的心情，踏上佻邦事奉的道路向前迈进，初到佻邦在生活上还来不及适应，第八天就得了当地的流行病「疟疾」，又属较严重的恶性疟。身体上、心灵上均受打击，心想为什么每一条路上都挂着一个「此路不通」的标志，真是灰心极了。

软弱

从同工的代祷声中，隐约听到「认罪」、「悔改」这四个字，因此就反省的问神，在我的行为上有恶行没有，在我的内心深处有恶念没有？是我一直不知道的，求主光照监察我心中的隐秘，好叫我及时回转。虽然做了祷告，但是我整个思绪又陷入万丈深渊中去寻索……，我没有交托。

生病期间，正逢中秋佳节，身体的软弱没有掉下一滴泪，不是

坚强而是想哭却哭不出来（被这病吓坏了），同工们被邀请到安邦医院去庆祝中秋，宿舍里就更显得格外寂静。在微弱的烛光下，一个人躺在床上，手吊着点滴，眼望着天花板，百般的思绪涌上心头，主没有留下一人来陪我、安慰我，主的声音也如此的遥远，有如被弃的孤儿……。

彩虹

只有一个疑问，难道我走错了吗？要不，为什么每一段路走得那么的艰难，仿佛有千万只手硬要把我拉下无底深渊，沮丧的心情到了极点。就在这时，一道彩虹突显在我脑海，使我想起曾与主的盟约，我就紧紧的抓住这段应许的回忆，再次重温神对我的呼召是那么的真实、可靠，神把我从这疑惑中拉出来重拾信心。

为了杀死体内的疟原虫，必须注射一种奎宁药剂，这奎宁注射后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常使我眼花、耳鸣、呕吐（每隔十到十五分钟一次），口干舌燥非常难受，很想喝些糖水或是甘蔗汁。正想的时候，窗外传来一阵阵的吵杂声，勉强下床打开窗户，看见三、五个女学生正在说话，被我这突开窗户的声音吓呆了也愣住了（当时她们正在讨论由谁先敲门）。于是我开口问她们，她们害羞的回答说：「老师，我们来看你，这碗甘蔗汁要给你喝。」顿时明白，是主派来的天使，心存感恩的走去开门迎接，原本寂静的宿舍因着她们的活泼而热闹有生气，我们交通分享同受病痛之苦，一同流泪（直到这时才流下泪来，并得释放），一起祷告。祷告后，我把想喝甘蔗汁的事与孩子们分享，她们听到被主使用的见证雀跃不已，也增加了对主的信心，我们

同受激励与安慰。

省思

主耶稣从来没有因着我的软弱而丢弃我，不看顾我的需要，祂要的是真实的软弱与需要，不是自怜自艾的呻吟哀嚎，因为主来到世上也是如此的真实。当我思想着这一切的过程，深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与我同受苦难，为我的罪被钉十字架流血而死，这种痛不是我能承受和体会的，疟疾比起主被钉所受的苦算不了什么，这是神藉这疟疾让我感同身受当地百姓被疟疾所苦的痛，让我明白「道成肉身」的真理，要和当地百姓在同环境经历同受苦难，才能真实的体会到他们身心灵的感受与需要，主再次提升了我的信心。

之后，又发病两次（相隔约一个月），直到最后一次，决定在发病中仍要服事的决心，因为心中明白魔鬼吞噬灵里软弱的人，不断在身体、思想上打击你，使你陷入困境，实在可恶。想到此，内心愤怒难消，感受到魔鬼在暗处，虽然看不到它，惟有靠信心来反击它。从此每天警醒，不看人和环境，单单依靠掌管全局的主。

试炼

果真，第三次又发病了，当时有同工建议将我送往安邦医院治疗，因我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我拒绝了。第二天，我带病前往杨一哲老师的住处，请他再做一次血液检查（查疟原虫的属性），再为我针灸治疗（五天的疗程）。当天在身体方面做了预防，心灵上也预备好了，等待识破撒旦的诡计和恐吓，不成为撒旦吞吃的对象。我就直

奔学校授课。

感谢主，我在教学中体力没有因病受到影响，中午课程结束回宿舍休息；下午预备查经班内容时，身体开始感到不适，体力渐弱，骨头发酸，胃部绞痛，这些症状都是疟疾发病的开始，此刻心知要与恶者抗争到底的信心，除非因病不起，绝不放弃前往查经班，于是强忍病痛拿起诗歌本和圣经前往女生宿舍。在查经的过程中，我没有因身体不适而怠惰轻忽，反而更努力坚持，这时已感受到胃绞痛扩散到整个胸口，疼痛一再加剧有增无减，就像千万只虫在体内窜动，痛到直冒冷汗。每当讲福音时又疼痛难忍，我就大声传讲，从孩子们的神情中看得到她们的疑惑，也感受得到她们的同理。

得胜

这样的状况持续不断着约有三十分钟，就在最疼痛的那一刹那间，突然疼痛从我的身体消失了，此时身体稍作休息，心中默祷神，不敢放松，口传福音，眼望手表已过十五分钟，内心充满了平安与喜乐，这才确定我得胜了。

在查经结束祷告之前，向孩子们作了见证，并激励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更要坚心信靠主，主必带领战胜疾病、罪恶与死亡。

感谢主，经过属灵的争战（1996年10月中旬）迄今即将满一年，今年在佻邦事奉的6-8月正是雨季，也是疟蚊最多的时期，神赐我一切平安，未曾发病，再次提升我对主的信靠！

来做佻邦人

吴慧淑

1995/11 ——

回到离开了两年又两个月的兴邦学校，明显的看见校舍、宿舍、球场、谷仓、鱼池、猪、牛棚、菜田、禾田增加了，孩子们的数目也增加不少，长高、长大，正如教室前的松树高大、茂盛，粗壮了不少。

周会时王老师将我们夫妇二人介绍给小娃们。我们曾在台湾住了二十几年，在美国住了二十年，如今上帝要我们来做「佻邦人」。是的，在小娃们的心中，看我们是「佻邦人」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请为我们在生活适应及事工上的参与，与同工间的配搭代祷。

吕素卿

1994/8 ——

为人父母难的地方是当一个人必须扮演严父与慈母之角色，此时不但要有严父般的管教，又必须有慈母般的爱。到了兴邦小学之后才警觉自己即要扮演此一角色，心境上的调适，使得自己不禁偷偷的落泪。

望着每个孩子，就想着他们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无论是快乐是哀愁，都叫人怜惜。在兴邦求学的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离家到了兴邦，小小年纪的他们，在身体和心灵上肩负着莫大重任。也因着了解他们，使得自己更加成熟，也更加沉默，亦明白为人师易、为严父慈母难。就因明白难，也才更深体会主为何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只要彼得去喂养祂的羊。世上除了耶稣的爱以外，没有人能够以任何方式或方法来扮演严父慈母的角色，也唯有耶稣的爱才能使在兴邦小学的每个故事中的小孩，真正成为佻邦明日的希望。所以自己也只有有一个祷告：「求主教导我，使我能更深体会祢的爱」，才能扮演好严父慈母的角色。

李美琳

1994/10 ——

回想过去每次在教会唱诗歌，每每一唱到为主发光、为主做工等等诗歌，总会令我感动不已，我的心就沉浸在那情感的释放中。心中极盼望着能为主宣扬福音，虽知那不是一条易路，但总是因未亲身走过，而存在着某些程度的幻想，甚至认为有点「ROMANTIC」的美。如今只不过三个月的时间，真正要将身体摆上，面对这一切的服事时，才发现这真是一场时时要警醒、靠着神面对各样事情的争战，不论是面对同工，或是这群文化背景不同的孩子；在每天的日常生活，或吃、或睡、或是孩子一个不经意的反应，是微笑或是不理睬，这一切看来都是很小的事，只有用耶稣的心来面对，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才能在其中得到喜乐和释放，学习到灵里更深的功课！



文艺队（学校早期：过新年）

每当想到第一次来这里的我能适应得好，就想到是教会弟兄姐妹的代祷支持着我们每天的生活。想到我们软弱时有人代祷，还怕什么？还忧愁什么？肢体关系因着基督的爱在此更显得甜蜜而有力量了！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里生活简单，不必烦恼今天穿什么较适合，也不必忧愁脸上是否又多了一颗痘，省掉了这些烦琐的事，让我们更能够去被神提醒，被圣灵开启，物质上的镜子虽没有，灵里的镜子却总不缺乏，感谢神的怜悯！

快乐的工作（学生作工时间）



每天都有学习



专注看电视（女生宿舍）

杜兰花

1995/6 ——

住在这里愈久，愈爱这里，我问自己：「怎么办？好爱他们。」我回答自己：「那就完全的爱嘛，不要怕。」没有想到这里竟然有一群人，和自己那么像，大眼睛，黑皮肤，看到他们玩的自制玩具（三轮车、弹弓、藤蔓跳绳、竹毽子……）和小时玩的很像。有时会有迷惘，这里是我家？还是那里？他们做的工，就是家乡父老所做的，在这里竟然吃到小时候的食物（山芋），使我很想哭，上帝似乎把我带到从前，只是现在是以成年人的年月来过童年的环境。

把照片给家人看时，有人哭了，哭得心情很复杂，大概是想到这里和以前的环境一样，有许多的苦。下山进城购物、背米，要走一天的路程；这里，也背米。以前大家住同一村，彼此照顾，出去不用关门，有东西，左右邻舍分着吃；这里，学生住一起，宿舍没有门可关，大家彼此相爱，有东西分着吃。以前村子只有一家电视，大家（大大小小）挤满满的，对着电视瞪大眼睛；这里，男女宿舍各有一台电视，周六大家挤在电视机前，隔天立刻有罗宾汉的香蕉帽、张飞的刀棒，「再给我一个机会」和「没有人真正了解我」的歌。在你处罚他们时，响在你耳边……太像了。当家人沉浸在回忆中时，姐姐幽幽的说：「我

真羡慕你，可以到那里去，你要好好的做。」

知道要来这里时，常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在第一季中，王哥常问同工：「这三个月你是在享受？还是在忍受？」第三个月我问自己：「我还觉得幸福吗？」我不知道，蜜月期过了，他们对你不再客气，你对他们也大胆了，常常自问：「怎么都变了？」其实不是谁变了，乃是双方真实的在彼此面前活着，看清事实是好的，也是必要的，不用再处在不实际的期待和不对的要求及被要求中。这样的认知使自己生活在这里开朗起来，每天都有学习，也常有很大的熬炼，我真的很感谢神，把我放在这里，「我还是很幸福。」

当所罗门面对两个妇人争执孩子的问题时，不知道他思想多久？真的若没有从上帝来的智慧，怎么能处理来到面前的各样人、事呢？在这里，常有一个需要：「面对他们」，我所求的是：上帝赐我智慧和启示的灵，好来面对，好处理得当……。所罗门真有智慧，向上帝求那很实际的需要，谢谢你们在代祷中记念我的需求。

1996/1 ——

再次回到兴邦，发现她变了很多；学生多了，教室、宿舍多了，长期同工多了，学生们长高了，暂时离开再来时，反而更看清、更认识，而且他们比较能一一映入我心里。

常听到来过兴邦的同工说：「很想、很爱他们，很想再去。」这话常刺激我去想我爱不爱他们，因为在我里面并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一直到去年 10 月收到〈佻邦通讯〉，知道学校有些事发生，有些学生因故离校入伍，心里非常难过，这时我才知道我爱他们那么深。

再度和学生生活在一起，常有些感恩的事窝到心灵深处，特别是看到小小孩，从不会听、讲、写，一直看到他们会，看到他可以一口气念完一节圣经，我都很想哭，多少同工的辛勤教导，小树苗渐次成长！

谢谢主的恩典，给这样服事的恩典，心里很喜乐，也很有盼望。



老师备课
(前至后：王敏雯、丁玉花、
黄玉玮、谢明惠)

林雪卿

1993/6 ——

5月27日我们一行二十人的师生返乡队，平安的从卡瓦山（佤邦）回来了，感谢主的保守，也谢谢您的代祷。这次因带学生返乡，有机会深入民间，为了送他们回家见多年没有见面的父母家人，我们走了佤邦许多的村落。

佤邦有走不完的高山，一山又一山，路上的艰辛，使我边走边焦急，急的是我们同工都已进入四十岁的年纪了（长期在此地服事的三位同工），回头看看学生们，却是那么年轻、幼稚、不懂事，何时他们才能接下福音的棒子呢？路上的辛苦使我灰心到无法向前走，天天生活在一起，看到他们不长进时，我体会出教育也无法「教好」他们。苦口婆心的劝诱，仍不见进展，真不想再留在「兴邦学校」服事了。若十年的功夫投下去了，没有一个可给主用的器皿，那倒不如今天就「打道回府」好了，请您们为学生们祷告，亦为我们几位同工代祷。

看到佤邦是如此的落后，需要面又是如此的大，我们只能说：我能做什么呢？人口那么多，土地又大都在深山里，语言不通！到底我能做什么呢？「在主凡事都能」的话，在灰心时浮上心头，使我们得到安慰与鼓励。

「兴邦学校」的学生何其有幸，在千万人中是佤邦第一批被送来受教育的；又何等荣幸，有主的福音临到他们，十五岁以上的学生，已有四十二位受洗归主了，我们天天期望有人信主，又天天盼望他们成为明天可以为主得着佤邦的器皿。为了这个目标，您愿意为主也投入栽培这群「佤邦明日希望」的行列吗？下学期开学日是9月13日，请预备心参与。

1993/12 ——

感谢主的恩典，这次到台湾、美国两个月的时间，经历了神的奇妙恩典，许多都是透过弟兄姐妹流露而得到的。也有机会好好休息，每天都睡得饱饱的，也让我见到多年没有见面的弟兄姐妹，看到许多常为我们祷告却不曾见面的弟兄姐妹们，并且得到大家热情的款待，又有许多牧长的鼓励及指教，真是无限感恩。也要向一些弟兄姐妹、牧长道歉，这次无法一一去拜访您，请您原谅。

两个月不在兴邦，在外这段日子非常想念这里的一切。回来后，也很恐慌及紧张，眼看孩子一天天长大，管理、管教的事有如沉重的担子一样，如果没有您的代祷，真不知如何处理个个不同的孩子；大的孩子民主意识抬高，若他们使用不当，会有许多影响。请为大小孩子、男女孩子们祷告，也需要您的投入来一齐传福音给他们。

1994/6 ——

谢谢各位的代祷，雪卿已经于6月9日由台返兴邦了。这次家父病危到过世，只有二十多天的时间，也没有太多的疼痛，丧礼中看到「和平」的气氛，大姐是尼姑，大哥信道教，只有我是唯一信耶稣的人，

看到那么多不信主的人聚在一堂，只有迫切的为活着的家人、朋友得救祷告。请您继续为我的家人祷告，父亲未信主就过世了，心中着急，但也学习相信父神的时间及美意，再谈！

1996/1 ——

12月11日终于如愿带着母亲（徵得大姐、大哥的同意）到泰北。我心想边界的关卡还没有开，我及母亲一定无法走回到兴邦学校了，恐怕只能在永泰住几天就返回台湾。但神作了让我意想不到的事。第一，见到王哥来接我们，因泰北同工会全去山区布道，没有人会来接我们；第二是隔天王哥想了一个办法，使我那七十七岁高龄的母亲方便行进，由七个大男孩子拿了两根粗细恰好的竹子来接我们。我们在永泰也找到一个藤椅（是旧的，绑了好些铁丝的椅子），用那两根竹子穿过椅脚恰好，六个大男生（约十七至二十岁的学生），光明正大的靠着一片白茫茫的云海就过了关卡。

上了车子回到兴邦学校，我想起以前到中国的宣教士们在各地宣教，有多么不方便，也要有人抬着轿子帮他们。如今我亲眼看到佻族的年轻人，抬着他们所爱的老师的母亲，一口气爬过几个坡，也下了几个坡，我们另有三位同工可追不上他们！真是未曾看过，也未曾想过的事。感谢主！母亲过着和大家一样的生活，整天看着一群大、小男孩女孩作工，她问了我许多问题，看起来给她的脑力许多刺激，使她想到那么多问题，为此感恩。

这次是尝试性的带她来住住看，回去再和兄姐商量，若可行，准备带她来长住，到时候也该盖个房子了。请为我的家人及母亲愿意让我带她来长住代祷！

神在佻邦

林嘉龙

1994/1 ——

每一天当中最使我感动的时刻，莫过于晚祷了，看见孩子们一个个双手握在胸前，轻轻启动唇齿，呢呢喃喃的发出童稚的祷告，使我感觉他们一点儿都不装假，他们真真实实的需要上帝，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通铺上，在暧昧不明、不为人所知的世界地位上，他们诚诚恳恳的需要上帝。不论闭眼听他们嗡嗡的祈祷声，或是偷偷睁眼瞧他们叫我动心的可爱模样，这一切都令我感动，盼望不至于有一天，连基督徒都把这群孩子遗弃了。最后通常由一个大孩子用他们自己本族的佻话作祷告，绵绵长长，质质朴朴，虽然我听不懂，可是这使我想起来，在来兴邦学校之前，每当在诗篇中读到「万国」、「万民」、「列邦」之类的字眼，我的心就激动，听见这些祷告，武断一点说，我才开始了解诗篇中这些字眼的一点点意思。

我没有见过这么爱唱歌的一群小娃儿，应该说大人小孩都是一样，也许这个民族、这个小邦都是如此。一早起来，天还没亮就唱，半夜起来上厕所也唱，最喜欢听他们合唱兴邦学校的校歌了，仿佛在活泼的述说一个故事，述说在一个烽火不断的云海之上，有一座孩子们的快乐天堂。脚掌未曾踏上这儿的黄沙之上的人，恐怕是不能全然体会

吧！试想，走在一群叽叽喳喳、嘴里轻哼着歌儿、皮肤黄近乎黑的儿子姑娘之间，会是一个怎样的光景？怎样的心境？

1994/2 ——

到兴邦学校担任短期老师已经一个月了，各方面所采用的方法，都稍微比刚来的时候更合适这里的孩子和环境一点，也在王哥夫妇的包容和等候之下，再进入状况一点，各处的服事都是一样的吧！需要不断摸索、自省、被修正，并不是佻邦的事奉就比较神话式、传奇式、英雄式、壮烈式。这儿和台北、北美所不同的，我想应该是：台北、北美到处有基督徒，可是不见得传福音，这儿呢？有很多人想要信耶稣，可是不够人手来带领他们。不过无论如何，不论在哪里，我自己对准神就对了，对准神以外的，我就错了。（方法用得对不对倒还是其次）

事奉也有严肃的一面，一月间接连着两次有记者来访，报纸也刊出了相关消息，不知道会对佻邦的福音事工带来什么影响？学生中不乏有对福音冷漠的，老师中亦有。学生中有一些相当难管教，有的年龄大了，或是智力不足，或是情绪化，或是脾气古怪，并非都是想像中的可爱又可怜，在在考验着老师们的爱心、耐心、智慧和靠主的心（言语障碍仍是严重）。大孩子常感到前途茫茫，查经查到不杀人、不恨人、爱仇敌，「打右脸，左脸也由他打」，怎么对生在烽火中的孩子解释？学校附近有一个阵地和寨子混合的聚落，复活节有八十多位要受洗，将要为孕妇施洗，但仍不会是难事，忧心的是接续的牧养工作怎么做？三百七十个学生，食、宿、医疗、教学、管束、信仰，

二十四小时全程照管。长期同工是个位数，教育的品质能撑多久？十年永泰，才得兴邦；若是十年兴邦，才得下一个佻邦的福音据点，王哥就五十五岁了，届时当如何？人数增加中的小学部，加上将开设的初中部，师资需要将更迫切。小学师资较容易，将来佻邦南部军区的医院，需要的可是医护专业人员。

我个人有一些事需要代祷：一、外祖母住院，大小便失禁，营养不良，加上胆管癌，而且她老人家尚未信主。二、父亲因长年喝酒，而有胰脏的疾病，胰脏的头尾都长了东西，难以确定是什么？如今疼痛未止，也未信主。

1994/3 ——

在此地的服事进入了第三个月了，不晓得能不能说，多学会了一点用这里的标准看这里的事。觉得最有收获的，也不是外在有什么工作果效，而是神透过各种方法，对我里面的光照和对付，同时我也真是深深的希望，我和佻邦的关系不只是这三个月。

唐雪菁

1996/1 ——

一下子来到这里已过了两周，与台湾生活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台北的生活是与三、四组人群一起度过的：家人、教会、同事、朋友。这里呢？好像就只有二群：老师与学生，其他关系的人尚未有进一步接触。因此在教学与生活是如此紧密的连接时，忽然很感谢以前曾教过我的老师，尤其是在生命中影响极为深刻的老师，巴不得与学生的互动，亦是如此的深刻。

由于不担任导师，所以较多接触的是生病的学生，偶而来到跟前的或是生病在床的，以及住在安邦医院的，还学不会如何与这么多一晃而过的学生建立关系，所以虽然是二大人群，然而就个体而言，谁是需要人服事的弟兄或姐妹呢？曾有一位姐妹作外劳事工时也碰到类似的状况，神告诉她：「一次一个。」这见证深深的印在我心中，因此希望自己是一个平常预备好的、可以来服事那有需要的人。

一天，有位「小」学生生病了，他痛苦的哭泣，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有时候在等待药效发挥作用时，仍是需要一番忍耐的，他忽然开口说起心中隐藏的伤痛、孤单与害怕，与他一同祷告后，反而不知如何去面对这些有需要的人。这些孩子的背景、家庭经验与现实生活在他们

中到底留下何等情况的轨迹，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神透过这位「小」学生，开始使我可以约略体会一点儿他们生命里实际的状况，虽然变得更加没法子，但是却有更多的看见。

今天我教的学生跟我说：「老师，我们去办公室装开水，那你们就没水喝了，不行的啦，我们只能喝生水，免得水不够。」晚自习时他们真的带水壶来了，却不敢进来装水，经我鼓励之后他们试着喝与我们一样的水，心里虽然知道物质（燃料）要长期供应那么大的、那么多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必然有所限制，然而因为有神，我们就可以不担忧、不丧胆。

这里的孩子常有上呼吸道的感染，感冒久了，抵抗力就弱，疟疾不断的复发在这些体质微弱的孩子身上。许多待过这里的老师说，某某又瘦了、约瘦十五公斤吧，某某又瘦了、又病了，二周以来还没上过课。另一方面，有的学生这两天病恹恹的，好了之后，那种仿佛新生的笑容，总挂在他们的脸上，叫我们也为他们快乐。循环又循环的特色，令我想起这和做化学治疗的病人，打针前后的身体与心情变化比较起来，没有什么差别。

这里的生活起居实在非常充足而丰富，食、衣、住、行皆超乎所求，常有意外的惊喜发生在我们当中，偶而有人送水果或拿来美味可口的巧克力球等。当然没有台湾的富裕与方便，但却叫我们这些习于被「一味」款待的同工，喜出望外的享用天赐之福。

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直到如今好像天天都有新事可以学习，诸如母牛生小牛，它如何哺育小牛，如何真实的看见「舐犊情深」这句成语。动、植物自然的在这里生长的原貌，是我这个从台北来的人稀奇

不已的事。好像还有很多事没有交代、或是遗忘了，但是感谢神，在祂里面，在永恒的交会中，没有一件被遗漏。



做面食与师生分享

作基督最前线的精兵

唐慧君

1994/3 ——

到兴邦的时候为了找孩子们跳舞用的红布条，在同一个袋子里翻了三次都没找到，后来其他地方也翻遍了，还是决定把这个袋子重新再整个翻出来找一遍，果然找到了。毕业以后一直在寻求神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未来的方向，去年7月短期来，心里实在喜欢兴邦，但回去的时候仍很迷惘，研究所、GRE、出国……，还有太多的计划，堆得满满的。我问神说：「我的路在哪里？」蹉跎！蹉跎！在台北灰色的天空下，我的心一直不能释放。这次来之前，我祷告说：「让我能寻见。」

这次来到兴邦，依然很能享受这里的日子，很开心，对这样的生活很满足。后来我想想，这不就是我一直要的生活吗？好像找红布条一样。神已经让我看见我所要寻找的，但我却没有觉察到。王哥说这场战役现在已经到了要登陆作战的时候，我想我就来吧！作基督最前线的精兵是很荣耀的事，如果家里父母同意的话，我可以来一年，但家中拦阻大，总希望我能考研究所或出国，做一些世上价值观中荣耀的事，请为我祷告。

1994/10 ——

其实我也不是抱着什么鸿鹄大志来兴邦教书的，只是单纯的喜爱兴邦的孩子就来了，这次来恩典特别大，关卡封锁期间可以常吃牛肉，好好吃！真好！

当老师们渐渐的体会当中有许多的不易，尤其是文化的差异，同样的讯号，不同的含义，容易造成许多误会。此外，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心里总有许多不能控制的情绪和想法，更令我感到自己的不足，要用多少的爱与智慧来对待这些孩子呢？求神让我不凭血气行事，让我所行所爱的都是出于神。

很盼望能够在这停留一年，好好的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然而想到台湾的家人，心中仍有许多的挂念与牵系。我想现在应该学习静静的等待神，不要苦苦的求祂成全我心里的意念，只求祂自己的旨意成全吧！

1994/11 ——

只觉得时间过得快，二个月一晃就过去了。兴邦学校不只是这些佻邦孩子们的学校，更是我们这些短期老师们的学校，学什么呢？学神的爱心、耐心，学忍耐，学祷告，学等候。希望在剩下的一个月里，我能把握住每一天，把神给我的每一样功课都学好。真的觉得三个月太短，第一个月里有太多「山上的规矩」要适应，孩子也要适应我们，我们也要适应他们的个性、脾气，拿捏用什么方法去教导不同的孩子；什么时候该严，什么时候该松，都是很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渐渐步上轨道了，三个月结束了，又到要离开的时候了。王哥王姐更是辛苦，

不但要教学校里的小娃们，还要教从台湾来的、美国来的大娃们，每三个月的开始，都要花很多心力在这方面。所以能够来一年、二年是最好的，孩子们也需要能有一位了解他们、可以长期守候他们成长的老师，一年真的不长。是什么拦阻弟兄姐妹们，不能来此地一年，领受神无尽的智慧和恩典呢？

想来一年，好好的陪这些孩子们走过一段成长的路，这个心愿从未改变。回台湾后，我未来道路的选择是什么？继续念书？做事？服事？嫁人？还是不晓得。然而只要是对神国有益处的，都值得付上生命的代价。请大家为我祷告，更为自己能来兴邦祷告，不要犹疑，神就是要你来！

1994/12 ——

三个月结束了，面对这些孩子似乎没有离别的感觉，只觉得与佻邦的牵系已经无法切割，还是会再回来的。三个月里觉得自己改变较多的是对于兴邦孩子的想法，已从过去纯感性的 **feeling**，渐渐改变成较理性的思考，怎么说呢？以前来这里觉得人情纯朴，孩子很可爱，但是现在会比较想到这些孩子的未来，在这个环境里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应该如何以属神的态度去面对。

我觉得基督徒有一腔热血传福音是很好的，但是现在我常会想到许多圣经真理在文明社会要遵守似乎不必付太多代价，但是在这样一个战争的社会里，要这些当兵的基督徒不杀人，要这些吃大锅饭的孩子不争先恐后，要替人着想，要这些习于抽烟、喝酒、赌钱的老兵圈子里的基督徒老兵，不抽烟、喝酒、赌钱。还有，如果基督徒有一个

不信主的长官时，他要如何在神与长官的命令间做一个抉择……，这些都是很需要智慧去教导的。

更令我警醒的是，虽然有许多孩子已经受洗归主，但是他们的行事为人，仍难脱离过去习性，强凌弱、众欺寡、血气方刚，想到这些不免有些担心。当然我也不能用一个台湾年轻基督徒的理性来要求这些孩子，毕竟孩子们太小，血气正盛，一言不合就打架，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说，这些孩子如何在他们的环境和文化中，与神之间取得一个和谐，并且有真正属灵的生命在心中成长，这些都是需要迫切祷告的，但是，更需要有人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取。

世界上最大的「国小」

高蓉莲

1994/1 ——

我何等有幸可以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小」——兴邦小学任教三个月，又何等有福可以得着奶爸（季雄）、奶妈（敏雯）的照顾，他们二人在家的机会不多，常常山前山后、山上山下殷勤劳碌。虽然如此，他们仍坚持早上五点半到六点半的晨更，以及晚上八点半（不一定）的晚祷。在这两段美好的灵交时刻，他们倾听我们这群年轻人心里的心里话，给我们有益的建议和百般的鼓励，除了在属灵方面我们不用担心没有神的话供应外，在物质方面，有什么可吃的、可喝的、可用的，他们总是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所以，首先请为他们的：

- 一、属灵生命来祷告——愈来愈丰盛。
- 二、佉邦福音工作来祷告——北佉之行，得人如鱼。

接着，也请为校内的建设祷告：

- 一、山林的畜牧养殖业——牛、鸡、猪、狗、猫、梅树，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 二、电力设备——有更强力的照明供学生晚自习来使用。
- 三、饮水系统——改善水中的沙土及细菌滋生的光景。
- 四、医护室——健全各项医疗设备来医治孩子们的病，如：头癣、

皮肤癣、贫血、感冒、耳朵痛、肠胃病等等。

最后，请为我个人祷告：

- 一、上课时的音量放大。
- 二、求主赐我教导的恩赐。
- 三、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话。

思乡的病不影响神的圣工。每天晚上可以准备出一个圣经故事，把神的真理清楚明确的告诉他们（孩子们），并配合一首适合又切主题的诗歌。

主的托付

张世亮

1993/9 ——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歌罗西书 1:28）

感谢神带领我从今年六月二十一日起到美加、泰缅、港澳等地区，一直到今天又再回到佉邦，每一站祂再一次用我蒙召的经文不断的让我对不同的对象，以及不同的传播媒体有更实际的体认，也更体会到「道成肉身」的爱和它的必须性。求主继续开我的眼睛，使我更清楚明白往后的事奉当如何行，才能完成主所托付的使命。

代祷：中风后父亲身心灵的恢复，母亲的耐心和体力，妻子及女儿、儿子的平安。

陈文玉

1994/3 ——

第一次到兴邦小学，对那里的环境很陌生，但是与小朋友相处以后，就喜欢上那个地方。孩子们对老师非常尊敬，甚至主动要求帮老师抬行李、洗衣服，虽然在物质方面缺乏，每天吃两餐，只有一锅饭及两道菜，但是在精神上，他们是满足且享受在这快乐的天地里。

有时我坐在石头上，看着这些小娃在地上打滚、跑跳、玩球，似乎忘了战争及离家对他们的影响。我也问了一些有关他们家乡的事及对信仰的了解，发现他们很单纯，对于将来有一份责任感，想好好用功读书，然后服务、建设佤邦。他们对神很单纯，我们传给他们任何东西，都能完全吸收。这里的孩子是块好土，但是需要更多有爱心及愿意吃苦为他们摆上的基督徒老师到这里来，给他们更多的教导及关爱。

记得我们要离开时，孩子们声声的恳求老师再来教他们，他们爱老师，使我非常感动，虽然只有短短几天的相处，却发现他们的回馈已超出我们所付出的。若是你对兴邦有负担，请不要再犹豫，孩子们需要你！

陈从上

1996/8 ——

在遥远、偏僻、贫穷、落后的陌生山区，名叫佤邦，住着佤族、拉胡族、傣族以及少数华人。跟我们同住一个地球村的人，却被人遗忘而忽略的佤邦少数民族，在深山峻岭中深居简出，与外面的花花世界相隔着，音讯杳绝。但是他们却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骨肉兄弟姐妹，每当宣教差传周或看见佤邦通讯报导时，眼睛看到那里的需要，耳朵听到那里的呼声，以及圣灵在心里感动时，你岂可还坐在家里看电视呢？贫病交迫、旁徨无助的佤族，期盼有人伸出手来帮助他们。

进入佤邦，看见神奇妙的感动与催促，你会觉得这里是与神相交建立亲密关系的好地方，灵命得到更新，灵里更加提升、火热，因此你会将更多的时间摆在这里，用实际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爱人灵魂的心也被挑旺起来。凡是到过佤邦的同工都有同样的感触与心愿，藉着对人身体、心灵层面的关怀，叫他得着灵里的饱足。

在这广大人群中，他们犹如无牧人的羊群，你不动慈心去关怀他们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得着福音的好处，岂能自己领受而不传与人呢？不要塞住怜悯的心，站起来，去那遥远的山区，有佤族、拉胡族、傣族、汉族等着你。把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交给神使用，

与神同工，去接受神丰硕的塑造、琢磨，使你的生命与信仰更多更新变化及增长。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马书 10: 15）来学习佉族的纯真、诚实、能耐、技巧，大家相辅相成，荣耀主圣名。



孟阮校区师生

老师：第二排由左至右：谢明惠、王李梅芳、陈从上、Sara Sam、Sara Ngaox、陈老师、王师母、邱凯萍

孟阮校区的学生餐厅



在此地传扬祂

彭文玲

1993/9 ——

感谢神！带领我能参与这学期的事奉，当我再踏进这片泥土地上，走在文明城市人群少走的泥路上，看到孩子们纯真的笑容，高兴的叫着「老师好」，心中只有向主感恩。因主实在爱这群孩童，晚上的晚祷是我很享受的时光，与孩子唱诗歌，同他们为家人得救、身体健康……祷告，并将神在我身上真实的爱与孩子们分享。求主让我在此地传扬祂，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教导孩子，把孩子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我也愿为此劳苦，照着主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请为我们祷告！

1993/10 ——

感谢神，因祂有说不尽的恩典。在兴邦的学习，实在看到手所做的工，每一件都是主自己在坚立，许多事的发生都看到主的保守。看到所亲爱的同工寄来的信件，就看到主的爱透过同工的关怀，成为我们在此地的支持，谢谢你们在主里常常记念。

请为我们在此地的教学祷告，求主赏赐老师们有智慧知道如何在学业上帮助学生能够切实的明白老师所讲的内容。在教学的过程中，

我才渐渐明白，原来学生们对中文的理解、听的能力都有限，想一想，他们已经很厉害了，不仅要学中文、佻文，还要学英文，我真佩服他们。但非常实际的是，我只会说中文，而上课或个人交谈、聚会、说故事，我们均需用中文传讲，所以请弟兄姐妹们在祷告中，特别求主开恩，增添学生中文能力，也帮助我们能用主所赐的多样智慧，让学生听得懂。

佻文老师张建中上课情形



恩典满兴邦

黄玉玮

初抵兴邦

1993年12月中，我带着兴奋的心情和四大箱的捐赠物资，由教会的外宣部执事姚鼎大哥陪同，前往兴邦学校教书。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飞行，我们终于平安到达清莱机场。当时永泰教会的黄师母搭乘着双条车（Songthaew）来接我们。到了永泰教会，我们就等候大爹安排学校的车子下来买菜，顺道接我们上兴邦学校去。

当学校的车子回到学校后，就看到一群大大小小的学生蜂拥而至，将车上所载的物资，以及我们所带的行李通通卸下车，并且各自搬往应该存放的地方。我当时觉得很惊讶，他们都不用别人叫，就会很主动的上来帮忙。同一个时间，那一张张年轻黝黑的脸庞，配上明亮的大眼睛和真挚的笑容，也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也许是大爹大妈已经先和孩子们提过，所以有一些比较活泼主动的孩子，就上前来问我：「你是从美国来的老师吗？」得到我肯定的回答之后，孩子们都很兴奋，他们用佻文加上中文和我聊天，试图要让我讲几句英文给他们听听。

初来乍到的兴奋以及兵荒马乱的安置之后，其他几位老师也陆续来到。两个礼拜的圣诞假期结束了，姚鼎大哥启程返回亚特兰大，我



欢迎老师

则留下来，将在此教书三个月。开学前，大妈、佤族老师们和外地老师们，一起开了校务会议，妥妥的安排了我们任教的班级和任教的科目。我是四年级班的班导师，并且负责几个不同中、高年级的英语课程，还有世界地理。另外负责一年级的尺牍和美术。

从陌生到适应

开学第一天，当我一走进四年级班，就看到每一个孩子脸上露出了非常欣喜的笑容。后来我才知道，我是他们在校四年来，第一位当

他们班导师的外来老师，他们曾经和学校反应过多次，这一回终于希望成真，所以他们对我也是倍加亲切和友善。在每一天师生双方积极的互动之下，我很快就和他们相处得如同姐弟一般熟悉。我对他们每一个人的佤文名字、家乡背景，甚至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离乡背井来到这里，都如数家珍。

因着这群大孩子的帮忙，我也很快的适应了学校团体生活的模式。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新鲜又新奇的一种生活型态。我从小生长在水泥地多于泥土地的大城市，家里人口又简单，所以从来没有整天二十四个小时，有这么多人在我四周围转的经验。当时我是住在女生宿舍和雪卿姐房间的隔壁。基本上从晚上熄灯到早上起床这一段时间才是安静的，其他时候，只要孩子们眼睛一睁开，整个学校都是闹哄哄的，充满了校园的活力，非常有趣。

除了日常教书之外，吃过午餐后陪孩子们做工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和大孩子们上山去砍树、砍竹子；有的时候和小朋友们去收玉米、砍野芭蕉、抬木板；有的时候和一群孩子们去挖路、盖房子。印象最深的是大钟猛老师带着孩子们，用每天下午做工时间，挖通从学校到 801 军校的那一条山路。陪孩子们做工的时候，也可以同时观察孩子们平常彼此之间的互动，以及各自的专长。毕竟有些孩子对于读书并不在行，但是交代他们做的工、负责的事情，却都能够做得又好又有效率。当我观察到这样的情况时，在课堂上就不会过度要求每一个孩子，要有相同优异的课堂表现或考试成绩。

每到周六下午及周日一整天，都是可以和孩子们去串山郊游的好时光。他们带着我去抓鱼捞虾，砍竹子，取竹节中间的竹虫，捉竹鼠，

挖山药、砍野芭蕉、打木瓜树、打芒果树。也有一些在山里有自己小菜园的孩子们，会带我去看他们自己种的番茄、辣椒、或是高山易长的蔬菜。因为我带的班级年龄比较大，他们在学校的自由度也比较高，因此他们时常会在学校杀猪宰牛的日子里，料理一些私房菜与我分享。为什么会选在杀猪宰牛的日子来料理私房菜呢？因为老师们是坐在台上吃饭，眼尖的孩子们发现，我不吃动物内脏，也不爱吃肉，每当肉食特别丰富的日子，我会用料理肉类的辛香料（姜片 / 蒜头）来配饭，也会吃得特别快。因此他们就开始轮流预备私房菜，让我配饭增加食欲，非常贴心。

搬运民生物资

这第一年在兴邦教书，有一件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事情，就是大孩子们清晨走到山下，去搬运学校学生们会用到的民生物资。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决定要和他们一起去，哪怕手无缚鸡之力，我也可以像去看他们做工一样的，陪伴他们走一趟。

为了配合学校的行程，睡前我就把所有的装备都预备好、穿戴整齐，清晨三点半，一听到动静，就从床上一跃而起，和大家一道出发。等走到山下集合地点的时候，我已经是最后一个了，也很辛苦当时一路照顾我的白志豪和陈志荣。我们到达的时候，大约是清晨五点，又等了十几分钟，运送物资的大货车到了，学生们一下子在几分钟之内，就把整个大货车上所有的物资都搬光，然后每一个人抬着货物往回走。我当然是两手空空的，带着自己的水壶，转身继续安静的跟着他们走回山上。当我再次看到学校的车子等在车路旁边，上面已经装满了刚

才学生们抬回来的货物时，我毫不怀疑的明白，我又是最后一名到达，那个时候已经是上午七点半多了。学生们把物资抬回来之后，只要放在学校的车上，他们就可以轻松的走路回学校。而学校的车子在那边等候，是因为副校长元泰老师很好心的在等我，要顺便载我回学校。我当时的心情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能够看到车子，能够坐在车上。」回到学校之后我才知道，学校特别准备了丰盛的早餐，给所有出公差的同学享用。而且正好又是星期天，所以白天也不用上课，大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补眠。

刻钢板

刻钢板，也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回忆的一件事。因为在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時候，台北市的学校都已经不需要刻钢板了，考卷都是用印刷的方式预备。所以当我知道在此出考卷，还要用刻钢板的方式时，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一直到拿到腊纸才发现，这还真是一门儿手艺，也忽然发现，自己的字写得真丑。而看到大爹用油印机把一张一张考卷印出来时，我心里深深感觉，这群孩子能够读书真不容易，连预备一份考卷都这么费劲儿。我一定要用心教他们，好好帮助他们学习，让他们以后都能够成为栋梁，为自己



印考卷的油印机

的族人所用。幸好这个情况，在第二年就因着有短宣队带了小型影印机上山，而有所改善。

过老年，长水痘

「过老年」也是一个特别的经验。因为是住校的管理，所以过年时期，学校会安排一些活动。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有：被邀请到 801 军校去参加拔河比赛；中年级的男孩女孩们，组织了迎新舞蹈，代表学校去向军区的长官们拜年；以及到美斯乐去参加泰北华侨新年篮球赛。那一年的篮球比赛结束回到学校后，孩子们也把泰北当时正在流行的水痘，当新年礼物带了回来。一时之间，学校的孩子们是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的开始感染水痘。为此，学校特别在其中一块空地上，另外盖了医务室来安置这些得水痘的学生们。因为去比赛篮球的都是男生，所以水痘也就没有女生宿舍流行。

当时大妈还曾经问过我们所有老师，是不是小时候都得过水痘？我的回答非常肯定——「得过了」。因为印象中，我小时候得过需要请假回家，休养好几天。不过非常不幸，我的印象是错误的（后来经过我妈妈的证实，原来我当时患的是「德国麻疹」）。在连续一个礼拜，每天去医务室探访我的学生之后，我也开始出现了得水痘的反应。但是神很顾念我，让我从头到尾都没有严重的高烧，全部都是低烧。神也知道我生病好了之后，还需要继续教书，所以我的水痘全部都长在身上，衣服遮住的地方，脸和四肢一颗痘都没有。我记得，我病好了出现在教室时，孩子们一双双的眼睛盯着我上下打量，最后他们的结论是：「老师，你的水痘好害羞喔！它们都不敢出来见人，全部躲

起来了。」

为孩子讲故事

我还有一项绝活，我相信是至今到兴邦学校教过书的老师们，没有一个能够超越的，那就是「讲故事」。每一个孩子的童年都缺少一个故事，也没有一个孩子不是几个故事哄不好的。从小就是演讲比赛、说故事比赛、看图说故事比赛代表的我，在兴邦教书的那几年中，不论是在课堂上、晚自习、甚至孩子们在做完工之后、吃过饭之后、甚至任何休息时间，只要能够抓住我，他们就会央求我，说个故事给他们听。有的时候我在课堂上讲故事，是要配合教学；有的时候我在晚自习讲故事，是要奖励他们努力读书的成果。而我最常在他们吃过晚餐之后，还没开始晚自习之前，那一段休息的时间，坐在他们宿舍外面的长条凳上，对他们讲一个又一个古往今来的各国故事。最可爱的是，有的时候我以为，我是讲故事给在我眼前站着、坐着、蹲着的这一群孩子们听。殊不知，在我靠着的竹篱笆墙壁背后，那上下舖的宿舍床上，也挤满了一堆堆的孩子们，竖着耳朵在听我说故事。

雪卿姐

我记得那一年我们共有五位外来老师、两位弟兄三位姐妹。因为我是最先抵达的，所以我可以优先选择住处。当时我选择单独的一间，是住在女生宿舍旁边，雪卿姐的隔壁。到现在每一次回想起来，都觉得当时自己做了明智的抉择。

雪卿姐非常会照顾人，当时她已经在佻族（永泰村）传福音多年，

所以她不但对于佤族、拉胡族的风俗习惯、方言民情很了解，对于泰国人的生活习惯、语言饮食也都非常熟悉，每次和她聊天谈话时，都可以学到许多新奇的事物。她时常预备各种当地小零食给我解馋，对于学生们找到的一些山里的野味，或者是野果子都非常有兴趣。她也时常自掏腰包，买一些食材教姑娘们怎么料理，或是请永泰村的一些阿嫂们来学校，教姑娘们做饭菜。每到这些时候，我也能一饱口福。记得有一次我陪她下山办事，她顺便带我到清莱的菜市场去转转，结果不用说，那一天我的收获满满，连吃带买，我们还买了许多小零食，带回学校分给姑娘们。雪卿姐对姑娘们的照顾非常细致和全面，当时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姑娘们，都觉得她管得太多，又喜欢唠叨说教。事实证明，这些姑娘们后来都非常的后悔，在学校的时候，没有和林老师多学一点，多听话一些。

另一个恩典

在兴邦教书的时光，一眨眼就过去了。三个月之中，我不但得到许多学生的信任，也获得许多老师的友谊。天父更是直接赏赐给我另一个恩典，就是瘦了十多公斤。我在那儿的三个月之中，每天不但三餐定时定量，还要吃下午的点和晚上的宵夜，一天基本吃五顿。三不五时，大爷还会开小灶给老师们同乐。因此我是在毫不忌口、没有痛苦的情况之下，自然减轻了十多公斤。现在回忆起来，才发现这又是我在兴邦学校教书的另一项无人能打破的纪录。

我在之后的五年，又前往教书五、六次。1996年，因着局势的关系，学校需要连续的用人力背运物资。在那三个月教书结束后，我整

整又瘦了大约二十五公斤左右。至于详情，且听下回分解啰！

1995/2 ——

再抵兴邦

隔了九个月，再一次见到我所熟悉的孩子们，踏上那黄土飞扬的地土，呼吸着那特殊竹香的空气，听到大爹那「政治」性的大嗓门，及大妈慈爱的话语时，都使我开怀不已。常常问自己，是什么使我一直记忆深刻无法抛去在兴邦的一切，是成就感？是同情心？是人情？还是事奉？

1月6日，全校四百五十多位孩子中，有三百多位走到山下去背米，因为领路者的失误，所以孩子们上午九点半由学校出发，一直到深夜十一点半才回来第一批。在中间的这段时间，整个兴邦学校只有不到二百位小一点的孩子，所有作息皆停止；孩子琅琅的读书声和打闹喧笑的繁忙仍持续着，留在学校的老师及小小娃们都在等着、算着：他们几点会回来？谁会第一个回来？在如此寂静中，我忽然明白「兴邦学校」其实就是这群孩子们，谁将他们带走，这个学校将只剩下几间教室和宿舍，无意义的竖立在山丘上，而兴邦永远是跟着他们的。啊！是的，神在这时开了我的心，让我真实的了解，是「人情」，是大爹、大妈的爱心，是孩子的爱心，是天父的爱心，吸引我，记忆深刻而无法抛去在这里的一切。（那一天的背米，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最后一批学生才回到学校。）

粒粒皆辛苦

「老师，不要吃得太饱喔！等一下走不动路了。」「老师，你今天还要跟我们去吗？你们等一下还会在车路那边等我们吗？」从餐厅一路走向我的宿舍，也听了一耳朵孩子们对我的叮咛、询问。看着他们各自忙碌的身影，是的，大家都在预备着，因为今天晚上又要出公差，去山下背米罗。——以上这段文字是从我的一九九五年兴邦周记中摘录出来。

背米记

2021/1 ——

相信对于在 1994 年到 1996 年去过兴邦教书，或者是在安邦医院从事医疗工作的弟兄姐妹们而言，这一段两年泰国关阁的时光，怕是仍旧记忆犹新，更是一生中永难忘怀的特殊记忆。这是一段需要长途跋涉，走过高山低谷，经过蛮荒森林，才能到达目的地的路。我有机会坐车通过边界关卡；也有机会在黄昏时分走过边界关卡；更曾在深更半夜伸手不见五指又不能用手电筒的情况下，单单靠着神，藉由每三到五分钟从天上显现一个闪电，看清楚前面十几公尺的路，再闪电再往前走，这样一路去到学校。

在这一段特殊的时期中，因为粮食及生活用品运送不便，山上所有的军人、百姓和学生都接受上级的安排，分批分次的每周下山去背米粮和一切生活必需品。由于我主教的科目是英文，因此每次师母安排我当级任导师的班级，都是高年级。这些大孩子们，就是学校每一次背米任务的主心骨。我还记得大家第一次接到背米的指令，都非

常的兴奋。为了不耽误他们的学习，背米都是安排在晚上，而作为他们的班导师，一旦全班出动，那么晚自习也就取消了。想当然尔，我也义不容辞的加入了啦啦队的行列，为他们加油打气。由于我在前次教学中，已经有和他们下山背物资的经验，因此我知道出发时，可以陪伴他们走到多远，以及最合适在哪里等候他们回程。

在背米的当天，下午吃过晚餐，孩子们就会整装预备，陆续出发。我和凯萍老师，也在几个学生的陪同之下，边走边聊，向着集合的目的地走去。这一路上完全没有风景可看，全部都是树林和砂土。因为是在山区，所以要不停的上坡下坡、上坡下坡。从学校走到集合地点，孩子们脚程大约是二、三十分钟，我的脚程是需要一个小时。

到了集合地点，就会看到乌压压的一片人头。因为司令部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在学生背米的那一天，他们也会同时安排一部分的军人出动背米、背物资，以方便保护学生们在途中的安全，并且可以防止学生们在边界森林中迷路走失。接下来大家就要等候司令部的通知，因为每次山下物资和米粮等候的地点都不同，所以出发的时间，及所走的路线也会有所不同。按照惯例就是一部分军人先行，然后是学生、居民，最后又是军人压阵。一旦开始出发，大家就会循序消失在车路旁的树林中，刚才还满坑满谷的人，瞬间就清空了。

我们老师啦啦队的形成，一开始是因为我答应要陪我们班的孩子们走一段，我就询问凯萍老师愿不愿意同行？她欣然的答应，因此我们两个人就结伴，陪同学生们走到集合地点，学生们安排我们两人在车路这边等他们回来。我们在出发时，随身背包中会预备一些电池和几包糖果。当他们背着米粮或物资回来，走到学校车路这边时，可以

把身上的东西卸下，在我们旁边休息一阵子。我会分给他们一些糖果，让他们补充体力加个油。有的人用的手电筒，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电力不足，也可以顺便在我这里更换新的电池补充电力。接着他们再继续背起物资，向着学校的方向，走完这最后三分之一的路程。

也会有一些学生非常贴心的劝我们，留在学校里陪小同学们，不要那么劳累的和他们去走那么多路，这个时候我的回答一贯都是：「老师们也要吃饭啊，我们背不动，也走不远，不能够帮忙你们，也不想越帮越忙，只能够在车路边等你们回来，看你们一个一个平安的回来，我们才能放心啊！」在每一次陪伴背米的来来去去当中，也是孩子们和我谈天说地的时间，基本上是去的时候，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背重物。他们会和我一边走一边讨论：功课上的、情感上的、人际关系上的、佻邦前景的，甚至想要了解现在外面世界的进步等各种五花八门的问题。而我和凯萍老师走山路脚程，也在这样子无形中的训练变得越来越快。一个月之后，我们都可以和学生们一样，不必拿手电筒，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前方的路。甚至在黑暗中行走时，看到前面走过的学生，也可以从模糊的身影，而八九不离十的猜中是哪一位或是哪几位。因为我们没有背东西，速度甚至还可以比学生快一些。这不仅让我们自己很高兴，我也可以从每天上课时，学生们看我的眼光中明白，他们已经把我当成自己人了。

因为课业的缘故，我都是在每年的十二月中到隔年的三月中，前往兴邦教书。而这段时间是冬天，也是当地的干季，背米的路程相对好走很多。唯一的问题就是每次我们在黄昏出发时，天气还很炎热。但是在车路旁等候学生回来的这三、四个多小时，会因为太阳下山而

越等越冷。一开始只有我和凯萍老师两个人，和军方留守的一、两位军人等候。背米两、三次之后，江梦如老师也加入了我们背米啦啦队，成为第三位固定成员。接下来陆续也有一两位老师，像飞行嘉宾一样的轮流参与。我们都非常喜欢和军人们一起等，因为他们总是会生起一个小火堆，据他们的说法是可以除虫。但是对我们这些外地老师来说，小火堆象征温暖和光明。因为是等候在车路边的关系，我们遇到过司令员、秘书长、801军校长官等各路人马的车经过。在背米公差进入第二周后，801军校的文教官交代，每次只要兴邦学校有老师留守等候，一定要为我们生两个火堆，以确保老师们不会冷到。并且每次都会安排一位小兵，在我们旁边帮忙，有任何需要就可以请他去跑腿。有好几次文教官不忙的时候，他也亲自过来，加入我们的等候行列。有一次我刚好在和大家讲相声，文教官来时正好听到，所以之后每次他来，他就会点名叫我要来一段相声（这时候我就很感谢我老妈，从小让我听吴兆南和魏龙豪的相声段子，打发时间）。

现在回忆起来，大家会觉得还蛮轻松的感觉，但其实人在当时，会深刻感受到背米是一件非常辛苦又危险的公差。让我在这边公开两篇，当年兴邦三年级学生所写的作文「背米记」。

第一篇

从泰国关隘以后，我们就去背米了。因为米都是从泰国买来的，如果泰国关隘了，我们就没饭吃了，所以上级就叫我们去抬米。我们去背米的时候，不可以说话也不可以打（手）电筒。如果要打（手）电筒，只可以打过河的时候，过了河以后，就不可以打（手）电筒。

所以有许多同学看不见（而）跌倒，有许多同学头、脚受伤了。到了第二天，老师就问他们：「你们还要不要去？」他们都说：「去！」所以我很佩服他们。我心里想，背米不是背给谁，就是背给自己，也背给在前方的人。因为在阵地不能去背米，如果他们去了，敌人就会攻打我们，所以他们在前面保护我们，让我（们）平平安安的。

第二篇

我们以前第一次去抬米，我觉得很累，但是我想如果我们不去抬，谁会抬给我们吃呢？我越想越生气：「泰国为什么要关阁？我们是做了什么事让他们不喜欢？」我们第一天抬好了，到了第二天要去的时候，陈元泰老师就说：（手）电筒不能打高，到了河水（边）才能打（手）电筒。第二天我抬起米，就觉得比昨天轻一些了，那时我还没有（手）电筒。另一次我们到801（军校）这边去抬米，我们都没有走过这条路，那个官就叫一个老兵带我们去，那个老兵带我们走错路，到他们以前去抬的那条路。我们在那里等了好久，米都不来，我们都（开始）骂开车的人了。我们就在那里睡着，陈老师来了，老师又再叫我们退回去，又走新的一条路。我们去到那里，看到王老师也在，就抬米回来。回到学校天已经亮了，我们也不得睡了。

我们背米啦啦队等在车路这边，除了给他们带来一些营火的温暖和糖果补充体力之外，我们也要记录下来，有谁在这一趟来去中间受伤，是什么伤？伤口是在手、脚、头、身体哪一个部位？严重程度？这样子当我们回去时，可以通知这位同学的班导师，在平时特别关注

一下。也方便在每天的老师祷告会中，为所有受伤的孩子们提名代祷。曾经也遇到有孩子过河时，因为看不清楚而摔了一大跤，不但跛了脚，还流了不少血，这时就有背米啦啦队中的老师陪伴着这位受伤的学生走回学校，以便尽快的带他到学校医务室去做治疗包扎。

每个人背米或是背物资回到学校，要把米放到米仓前，物资放到合作社门口，这两个地方都有专人登记和接收，这样当天的公差任务才算结束。而学校的厨房也早早就预备好非常浓稠的咸菜米粥，当作宵夜给孩子们吃。六个人一大锅，只要凑齐了六个人，就可以向厨房领取一大锅又浓稠又咸香的咸菜米粥。

在背米回程的队伍差不多快结束时，我就会跟着学生们一起走回学校。回到学校后，大部分高年级的孩子们交上米粮，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去洗澡；而中年级和小一点的孩子则是冲去厨房端咸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在室外气温摄氏5到10度之间，站在露天的浴室用冷水冲澡，是一个什么样酸爽的滋味！？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一点的孩子们，情愿先吃饱了就直接换衣服上床睡觉。因为对他们来说，水太冰了，天气又冷，他们情愿躲避洗澡，等到第二天下午有太阳的时候再洗。一开始我并不晓得他们会这么做，直到有一天上课时，我们班的大孩子们向我抱怨，说他们实在是叫不动自己寝室的小娃们去洗澡（每一间寝室都有两位高年级的学生当寝室长，再加上两位副寝室长，他们分别睡在寝室两头的门边）。从此我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在每次回到学校后，到每一间寝室去看看，哪些孩子已经背完回来了，哪些人吃饱了。吃饱了跑来跑去的，就会催他们去洗澡，如果有怕冷不想去的，就让他们去打水回来洗洗脸、洗洗手、洗洗脚，换好衣服再

上床铺。每次这样子查寝，到后来都记得谁该睡在几号寝室什么位置了。大家不要以为这样子的查寝，是你想像中的舍监查寝型态，完一全一不一是！每一间宿舍都充满了刚刚经过四、五个小时长途跋涉、背着重物回来的孩子，每个人都还是兴奋异常，加上刚刚吃饱，所以跑来跑去、吼吼叫叫，每一间寝室都是又吵杂又热闹。

在查寝中，也会发现有些孩子受伤或身体不舒服，但还是强撑着没有说。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一走进那间寝室，就看到几个孩子围着一个下铺，大家用佻文七嘴八舌的不知道在讨论什么，其中一个孩子看到我走进去，就叫我快点过去。原来他们围着一个坐在下铺的孩子，那个孩子身上长了一颗大疔子，又痛又痒。他不敢去医务室，但是又痛得吃不下饭，刚才一路背米都是忍耐着来去。我知道情况后，立刻就上前检查了一下，发现他肚子上的疔子已经熟过头，都变成一个大脓包了！轻轻一碰，他就痛得哇哇叫，眼泪都痛出来了。我一看这种情况，又再问他去医务室好不好？他一直摇头说不要。我心想这么大的脓包不能再拖延了，既然他不敢去医务室，那么就由我这个艺不高人胆大的老师亲自动手，今天晚上一定要帮他把疔子里面的脓先挤干净，免得明天万一感染或发起烧来，就更不得了了。我叫他左右的同学把他架好扶住，我把我背包里面的小急救包拿出来预备好，然后帮他挤脓头。原本以为会非常困难，没想到真的像我所猜想的一样，他的脓包已经熟过头了，轻轻一挤，突然整个脓头就像子弹飞出来一样的伴随着脓血喷到我身上。就在那一霎那，这个孩子突然笑了，他边笑边和我说：「老师不痛了！」我当时忙着处理他的伤口，就没好气的回答他：「老师一直都不痛，是你痛啊，傻瓜。」所有围在旁边

的孩子们都笑了。等我确认所有的脓血都清理干净，帮他把伤口包扎好，这个孩子就迫不及待的大口吃起同伴为他留下的咸菜稀饭。我也交代他，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应该每天都到学校医务室去换药。这时在我旁边另外一位孩子名叫陈天信的，递给我一条湿毛巾，让我把身上的脓血擦干净。我心里想：孩子们还是非常贴心的，而且对我还是非常信任的，感觉很开心。当然我没有接受他的湿毛巾，而是回到我的宿舍，拿卫生纸把那些脓血都处理干净，并且把那卫生纸拿去烧掉消毒。

在整个背米的日子中，虽然只有我们三、四位老师去，但是所有在家里陪伴小同学的老师们，也是非常重要。他们总是用祷告托住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每次都来去平安。而且我们每次回到老师宿舍时，大部分的老师都已经休息了，我更是总在半夜十二点、一点全校熄灯以后才回宿舍。大家不但为我们预留温在柴火上的洗澡水，而且还要忍耐我们洗澡、吃宵夜弄出来的声响，我心里真的非常感谢他们的包容。

我的三个月任期到了，必须下山回家。但是背米背物资的任务还是每周都持续运作着。因为我和凯萍老师入境的时间比其他外来老师们早两周，因此我们在三月下旬就必须离开，而我们任教的班级也都会提前考期末考。就在我们要预备下山回家的前两天，在晚自习的时候，董事长和段秘书突然来到学校。董事长在办公室接见我们，他告诉我们，他很感谢我们，不但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教书，还每次花时间陪伴背米的孩子，不但让孩子们感受到老师的关心和温暖，也让当地的长官们看到，外来老师们确实是发自内心爱着佻邦的孩子。他从

文教官的口中知道，我们快要回家了，所以特地过来送我们，并且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够再次前往教书。因为太出乎我们意料了，我记得我和凯萍老师一直对董事长说：感谢神，带领我们来到这里。能够认识佤邦的孩子们，是神的恩典；能够教到这么懂事又贴心的佤邦孩子们，也是我们的幸福。看着平时严肃又不苟言笑的董事长，在我们眼前满脸的笑容和亲切的语气，让我和凯萍老师心中都非常高兴，也为自己一点小小的付出能够得到肯定而深受鼓励。长官们只有短暂停留半个小时后，就在大爹校长和阿泰老师的陪同下，离开了学校。

离情依依，但是因着背米和学生们建立起来的「手电筒情谊」，不会这么容易就消散，毕竟在这整段过程中，对孩子们来说，日子还是甜多于苦的。音秀老师就曾经和我分享过一个可爱的小故事：

有一次，学校安排了在周六下午，由全校男孩子出动，去背所有的伙食物资，例如：米油盐糖、酱油料酒、麻油香醋等各种调味料及许多伙食上要用到的原料。回来之后，他们班有几位小小娃，很高兴的跑到她面前，叫她猜今天他们去背了什么？音秀老师看着他们穿着工作服，每个人还不停的用手指去摸肩膀上的衣服，然后放在舌头上舔一下。她猜了两次都没猜中，这时有一位非常兴奋的小娃，忍不住大声告诉她：「是『白糖』！！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一小袋白糖背回来。因为我们流很多汗，所以现在我们的这边（指肩头上）都甜甜的。」音秀老师看着他们一张一张开心的笑脸上，一点都没有出去背东西回来的辛苦样，反而因为肩头会甜甜的，而感到非常快乐，她也被孩子们那份单纯的欢乐所感染，哈哈大笑起来。确实，有什么是能够比背到白糖更开心的事呢？！



学生餐厅



学童用餐

Sacrifice or Gain?

邱凯萍

1995/01 ——

Many people consider mission's work as a very big sacrific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my church worry for me when I came to this place and have this short term teaching/mission trip. My mother is the one who worries the most. But I am very thankful that I have so many people who cares for me in Christ. Many people worry that I won't be able to adjust to the life style here since I grew up in the cities and never leave home to a place this far away. They worry about the adjustment to the food. Also because the Thailand and Burma border is closed, we have to climb a pretty long way to reach the school. (It only took us about three and a half hours)

This mission trip is being looked at as a very hard task but every time when I think the reasons for me to come here, I am sure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One of my favorite verse is "nothing is impossible in God." There are all those times when people look at one thing and say "that's impossible" but when God is the Lord of all then it's easy as turning your palm. (Like the Old Chinese saying) I am not saying that it's very easy for me.

I did think "why did I chose to come here" along the way across the boarder. But it was God's grace that He helped me think of many verses in the Bible and many encouraging Christian Songs. All those songs and verses

helped me to keep on going. Oh, I haven't say the why I am willing to come all these ways to teach a group of people that I have not much idea of. Well, it's very easy. It's the most powerful driving force in christainity. It is the LOVE of Christ. When every time I think of all that God had done for me, I have to praise God and thank Him. What a sacrifice it was for Jesus to come and die for us. Did he have to come down to earth and suffer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that there must be other ways for God to wash away our sins. It is love like the Love of Jesus that drives me to do His work. I always think how can I repay God's love for me and the answer is to love others and share with others all that I've received from Him. So leaving my secure home and come to a strange place with pretty backward setting, is it a sacrifice? When everything that seems to be hard to do in human terms is compared to what Jesus had to go through, nothing can be too much a sacrifice.

Actually I gain more than lose. Coming here, I get to see God's awesome creations, the people, the mountains, the river, the stars, the trees, and more. These are all that I've never expected when I was planning to come here. It is wonderful to see so many kids with joyful hearts and a very great desire to hear God's stories. They all also like to sing very much since I came from a very musical family, it's more than I can ask for. I really thank God for bringing me here. I am also thankful that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are back home praying for me. Everything is a gift from God and I am very blessed with all that God has given me.

"I consider that our present sufferings are not worth comparing with the glory that will be revealed in us."

Roman 8:18

就是恩典

蓝文蓓

1995/8 ——

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有着甜美的笑声不断？
是什么样的一群孩子，让我的心留连忘返？
多少次的感动只是为了一个纯真的笑容
多少次流泪只是为了一个心动的画面
一个个等待的眼神，期待那加略山上的爱
主慈爱的呼召在前头，胆颤迟疑的我却不敢再向前跨一步
到底是什么阻挡了那句，「主啊！我在这里。」

是世上永远追求不完的梦想？
是体贴肉体舒适的自私？
还是那自以为还有什么的狂妄？

回想十字架上为我舍了自己的基督，那位不肯将我放弃的主
若没有祂，怎么会有现在的我？
哦！主啊……宝座前泪流满面
又岂可再听而不问？视而不见？

何时我才能像空中的飞鸟
单单抓住那从上头来的盼望
抛下一切，展翅上腾？
哦！我的主……求祢不断的修剪我，炼净我，使我完全属祢
有一日……我可以谦卑地跪在主耶稣的脚前
「主啊！我深愿……」

就是恩典

1995/11 ——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祢爱我们；谢谢祢保守我们过了一天。我们要为前线老兵祷告，求主耶稣加给他们力量，保护他们免于战火伤害。我们也要为生病的姑娘、儿子们祷告，有人发烧，也有人不知道为什么肚子痛。还有人背很痛，求主耶稣医治他们，让他们不要再被病痛折磨，快快好起来。有很多人心里想家，求耶稣来安慰他们，我们也为下山的老师们祷告，求主耶稣帮助他们每一个人；赐给他们平安，谢谢主耶稣，我们现在要睡觉了，求天父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要做噩梦。从睡着到起床，都能平平安安的，谢谢主耶稣。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这是在兴邦学校孩子们的晚祷，也是他们单纯的心，他们的盼望，他们的感谢。

常常有孩子们围在老师住处的门口，等着我们帮他们擦药或看病。看着他们伤痕累累的手脚，真的是很不忍心。我们边帮他们擦药，边

叮咛着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有些时候孩子会带着吓人的伤口来求助，不是医护人员的我，刚开始时都会不知所措，看着一个正在淌血的大洞，或是摸到发高烧很烫的身体，也都只能先跟受伤的孩子一起祷告，再慢慢的、小心的帮他们处理。记得有一次，一个男孩的高烧退了，睡在他旁边的另一个男孩兴奋的跟我喊道：「老师！是耶稣治好他的耶！」心里真的很感动，感谢主在他小小的心灵中，就种下这样难得的信心。

但是，还有多少孩子们还不认识这位全能的医治者——耶稣。那样一个困难的环境中，还有多少人活在害怕与不安中，看着安邦医院中一些无助的病人、伤兵，和一张张没有盼望的面容，他们需要的不只是医治，在他们黑暗的生命中，需要亮光；在他们无方向的生活中，需要帮助与扶持，我们有这么宝贝的福音，谁能来告诉他们？耶稣，一个充满恩典与能力的名字，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听到？

孩子们信中写着「老师！我们佉邦现在很需要老师，我们很希望你们能再来……。」是的，我们能给，给的是我们有的、我们能给的，但其实很多去过、经历过的同工都知道，在无形中，他们所给我们的远比我们所做的还多。记得在山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妇女背着一大袋自己种的瓜，又带了一个小小娃，走得又远又久，只为了能卖到几块钱。或者看到年纪小小的孩子，离开了父母家人，站在大太阳底下，背着一枝比他还高的枪，却不明白为何要如此做？他更不知道会不会见到明天的太阳。他们为了一天的生存，为了能活下来，需付出无止境的劳力与汗水。真的，心里的感动与那股无形的激励，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想到自己在世上只是一个客旅，要怎么样才能够在神永恒

的计划中尽一点心力？天父对我无尽的爱与恩典，我又回报了多少？

下山了，又回到了文明世界，有柏油路、有自来水的地方。回想在山上那段生活，内心一次又一次不住的感谢主，让我经历在佉邦一个月的日子，也谢谢爸爸、妈妈放心让这个宝贝女儿尝尝什么叫生活、什么叫生命。记得要下山之前，下了好多天的雨，但到了要走的时候，却是阴凉的好天气。走在回来的山路上，好几次感动的想哭，主赐下的雨水，是让路不灰，让沙子不滑，适合行走的小雨。而我们总是要到最后才恍然大悟，才明白主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再回想一个月的时光，能吃、能睡、能给、能学，这不就是最大的恩典吗？忘不了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笑容，忘不了他们说过的话、写的信和不完整的国语，以及美丽的心。真的，那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界，求主自己呼召、拣选人来事奉祂，求主赐福给他们每一个人。

蓝志坚（作者父亲）

宣教工作是神的旨意，凡参与宣教工作的人，只要是带着谦卑爱主爱人的心，所到之处都能带给人祝福。得到帮助的，不单是指所到之处被帮助的人，同时也是包括了去的人自己本身。

前文〈就是恩典〉的作者蓝文蓓，就是属于后者的情形。因着被正在那里作医疗宣教工作的父亲（我，蓝志坚）邀约，利用大学假期随着屏基的医疗短宣队到了佉邦山区。有一个月的时间，是生活在当地的一所小学里，白天教小朋友英文，晚上陪伴他们，说说故事，看着他们睡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经历到神透过环境与她说话，最后她的心思意念，完完全全被神抓住，被神改变。她从神所领受到的极大恩典与爱，都在前文〈就是恩典〉中有清楚的说明。

从小她虽然在教会上主日学，但到了高中之后，就很少去教会了。其实在她来佉邦之前曾有一段非常叛逆的时光，在家与父母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若不是神动工，让她来到佉邦山区参与宣教的工作，被神改变，我真不知她今天会成为怎样的人。

感谢神，她改变了，下山回去后，服事神与爱人的心没有间断过，她修神学，她去大陆培训，她也服事教会团契的年轻人。她为了能更服事人，在读完她当初所选的热门经济学位后，再多读了一个完全不

一样的护理学位，为的是要成为一个护士，以后能照顾病痛的人。而神确实如她所愿，在护士生涯后期规划中，她选择了临终安宁病人的照顾，如今她是一所联合安养机构的主管，工作非常忙碌，但她心中是充满喜乐的，工作忙碌之余，也不忘参与教会的工作。

在她生命改变的那段时间，她曾自己谱写了一首歌，也是她一生信仰的真实告白，我相信所有听了这歌的人，都会有所感动。我愿意介绍如下：

歌名叫「神迹」，在 [youtube](#) 网页上可找得到。歌词是：

- 一、感谢祢所赐新生命 因祢爱使我们聚集
若不因为祢 我怎能在这里 被赎的生命交托于祢
- 二、感谢祢教导的真理 提醒我天天要舍己
让祢在我生命中来管理 我心有神走过的痕迹
- 三、哦神啊 我要跟随祢 赐我们全然向祢的心
没有人事物能与祢相比 帮助我走得更坚定
- 四、哦神啊 我要事奉祢 用我被改变的生命
在每一日中彰显祢神迹 使人看见将荣耀归祢

在四段的歌词中，可以看见她自己对救恩是如此的清楚与感恩，清楚知道得到救恩比得到世上任何事物更为宝贵，也因此从得救后，她便立志要一生事奉主，而她也做到了。若不是因为去了一趟佉邦山区，若不是在那里被神的爱得着，我真不知文蓓今天的生命会是怎样？虽然这歌名是「神迹」，但整件事称它为「神迹」何尝不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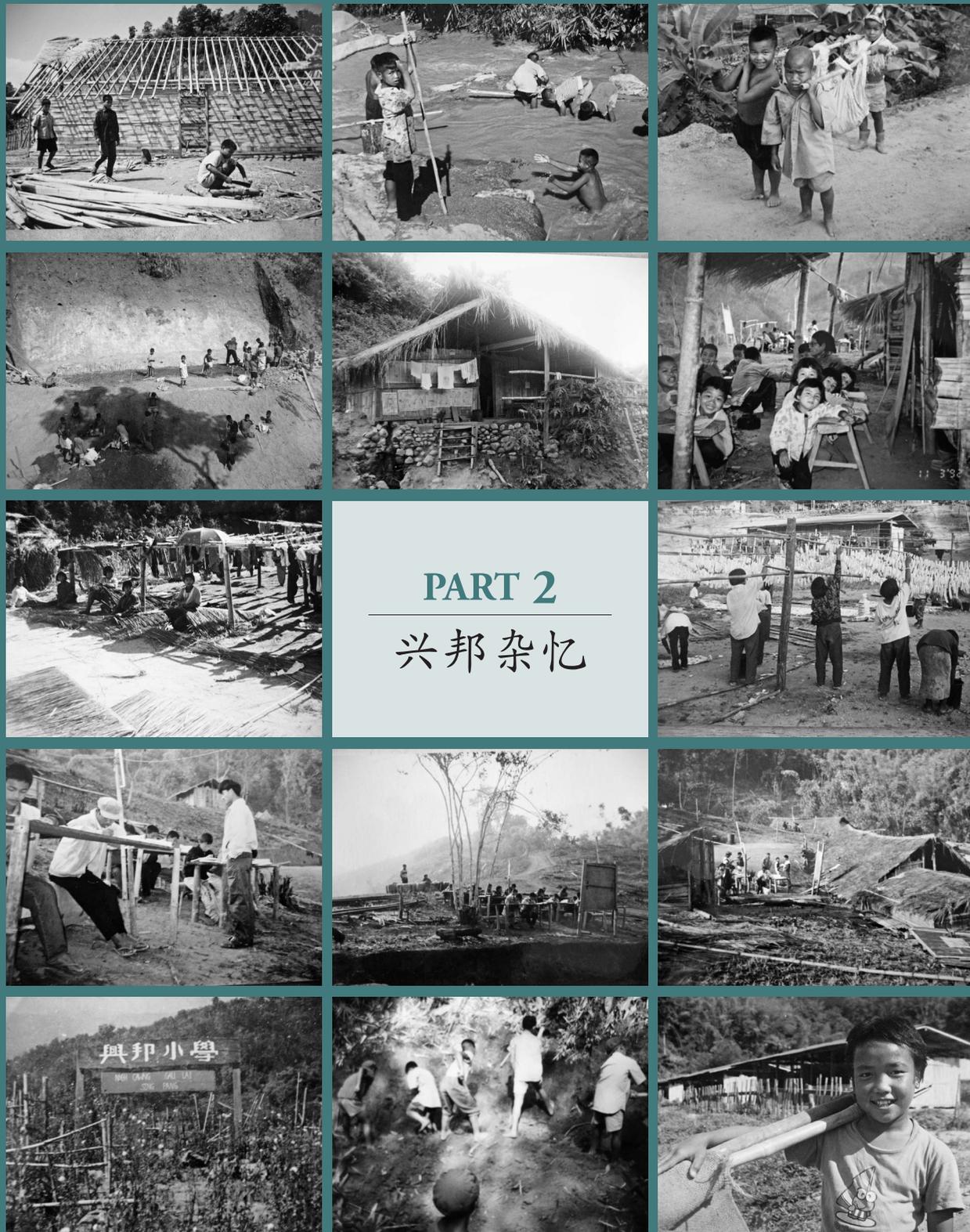
桃花源

顾毓琪

1994/2 ——

岁月匆匆，来此已有一个多月了，似乎山中的日子过得特别快，倒也不觉得难熬，似乎与外界隔绝，真是山中无甲子。这里是一个桃花源，空气清新，夜晚星光闪烁，生活单纯，无世俗污染。

请为我代祷：一、体力够用：在此温差大，清晨与晚上很冷，中午很热，一天下来很容易就累。二、有勇敢的心与孩子交谈，不会因语言不通而受挫折，有智慧的教导与跟孩子沟通。三、为台北的家人信主及健康代祷。四、为我更积极、更开放自己的心，心中不会自卑、害怕，对自己更有信心，求主改变我，更合乎主用。



I am so thank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be there

王为立 (Willie Wang)

After High School, I applied to several colleges. The college that I wanted to attend accepted me to start in Spring semester instead of Fall semester. This means that I had my whole summer (starting June) until mid January without school. When I found out that uncle Simon was looking for teachers in his missionary school, I decided to take 3 months and go teaching in the missionary school. It turns out to be one of the most pivotal chapters of my spiritual journey.

Getting there is an adventure itself. I remember riding in a Toyota 4x4 with chains. The roads were muddy and quite bumpy. We have to make many stops to dig ourselves out of the mud even with 4x4. We were certainly without many modern conveniences that I took for granted. For example, electricity was minimal, few hours of availability at low currents in the evening. No heat, no hot shower. I remember taking 30 seconds showers during November and December. There was no running water. I remember having only 2 meals a day, with essentially a vegetarian diet. We may have some type of minimal protein once a week. Of course, uncle Simon had a secret stash of food and eggs that I have access to anytime I am hungry. I also remember that I had to eat the rice very carefully because it was washed in the

river, and there are rocks in the rice which can chip your teeth if you are not careful. I remember being cold at night, even within my high quality sleeping bag.

Day to day was scheduled and regulated. I remember getting up at around 5 AM and having group devotion with uncle Simon, aunty, and other teachers. We will then have breakfast and start teaching. The Subjects that I taught were math, science, and English. Later in the afternoon, I remember I recruited a younger Wa youth (probably around 5 or 6 years old) and invested money in the tools necessary to farm the land. I am pretty sure (memory is a bit fuzzy) he did all the dirty work like carrying dung as fertilizer to grow vegetables, which later were sold back to the school so that he can buy shoes, tooth brush, and candy. I went to bed pretty early since once it is dark, there wasn't much to do. On Sunday, I remember holding bible studies, which attendance was voluntary, with older youths.

I remember one day, it was luncad beef. That was really rare, and all the students were extremely excited because this was special. Later on, I asked around and wondered why we were able to have beef that meal. The school runs a farm, as part of that farm, they raised cattle. To breed the best cattle, you had to pick the best, biggest bull, have him breed with all the females to get the best cattle. The rest of the bull had to be neutered. Given where we were, the neutering process used existing tools that were available, which consisted of taking two large bricks and smashing the testicles of the unfortunate victim. In this specific case, the bull died in the neutering process, hence we had beef for our meals.

As I reflect back on my experience, God has blessed me so much through going to the Wa tribe. I realize now how immature, prideful, and self-reliant I was. I remember one of the staff was a pastor in training. I remember observing him sitting in silence meditating and praying on many occasions. As an 18 years old, I did not develop my prayer life. I thought that I was there to make a difference, to help the Wa people; to help requires action and activity. Now, I realize that the Wa experience was more for me than for the Wa people. Of course, by God's grace, He may take what I had to offer, even in my immaturity and pride, to bless the Wa people. However, my gain was much greater than whatever in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hat I gave. First, the Wa experience prepared me for college in ways that I could not have imagined. I was so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college, to learn, to grow, knowing that the opportunity is precious and not everyone gets a chance to do so. I believe this protected me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unfruitful deeds of darkness” (Ephesians 5:11) and truly use my opportunity in college to learn and grow into a responsible adult. Second, I got a sense, a taste, of what it is like “to be content in whatever circumstances I am. I know how to get along with humble means, and I also know how to live in prosperity; in any and every circumstance I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being filled and going hungry, both of having abundance and suffering in need” (Phil 4:11-12). I definitely did not learn it to Paul's level, but I realized that it did not require much to have joy, to live a purposeful, meaningful life. All the materialism, pursuit of wealth are truly vanity, chasing after the wind. Looking back, none of the inconveniences (cold shower, food, being cold

at night, sleeping on a hard / wooden bed, being woken by various animal sounds) really stood out. What stands out are faces, kids that I formed friendship with; the face of one 3rd grader (I think), who died of sickness while I was there. The young boy whom I farmed with, who had some type skin disease all over his head and feet - my co-workers, local teachers, uncle Simon, aunty. Investing in people, relationships, and God are what is important, what is worthwhile. This truth - that the world is not worth chasing, but God is - definitely impacted my selection of what to major in college and why I work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Finally, in those 3 months, I had a chance to live closely with uncle Simon and aunty. As Paul says, “imitate me as I imitate Christ” (1 Corinthians 11:1), there were many areas to imitate. For example, although I was not married at the time, their love for one another was apparent. I do not know many couples that have the kind of marriage, love for another, and bond that they had. Next, uncle Simon is a gifted, charismatic speaker. He is gifted with many talents and no doubt could have been a great business leader. Yet, there is a sense, for me, of someone whose will is broken before God. That broken will, I believe, is key to sustaining and mainta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for the long-term.

It is now 20+ years after my time in Wa, and I am so thank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be there. Now that I have my own kids, I pray that God will orchestrate opportunities for my own kids, voluntarily, when they are ready, to learn similar lessons that were learned through my time in the Wa tribe.

王李梅芳

永泰之行

回想到佻邦教书，那是一个奇迹，二十多年前是上帝亲自带领完成的。

那时我仍侨居哥斯大黎加，在政府开放大陆探亲以后，家母在世时我每年返乡省亲一次，为了办理各种手续方便起见，就先回台湾办入出境证、香港签证及台胞证等等，约需要二至三星期。在等待期间，主日就到南京东路礼拜堂参加崇拜，一直到五、六年后每次回台湾仍到南京东路礼拜堂主日崇拜。有一次在周报的夹页中看到徵求去佻邦义务教书的单张，看过后我马上就感觉到我应该去做这件事。因为教书是我的专业，我是一个退休的老师，现在是我服事主的好机会。

决定后，按照单张上的地址去差传说明我的心意，经过洽谈考核合格后，在我省亲返台，差传已办好去泰国的一切手续，我即刻启程。

第一站到了永泰，因兴邦学校学期已过了大半，所以就留在永泰。永泰的小朋友白天去学校学泰文，晚上放学到农场学中文，刚好就缺少教中文的老师，这个工作就由我来担任。开始还有数名学生，也许他们感到国中教材较深，读起来较困难，渐渐的自动缺课，最后只剩下一名男同学来上课，很努力学习直到我回台湾，原来他准备要出国

留学。

在永泰时，我住在王老师与师母以前住的房间，二楼环境清静幽美，尤其是藏书丰富，种类繁多，我在那里大部分的时间都消磨在群书之中。日子过得很快转眼三个月就过去了（因我们只能拿到三个月的签证），大概就在要返台之前的两三个礼拜，有一天王老师与师母带着一批学生从北佻回兴邦学校，途中经过永泰顺便歇歇脚，因此就认识了王老师及师母。最让我不能忘记的是第一次见到王师母，我们没有交谈一句话，师母竟送我一整条吐司面包，我内心十分感激，也不知应怎样表达谢意，当时只有一直说：「谢谢！谢谢！」这条吐司面包解决了我两三天的中餐。

在永泰时是在黄老师家搭伙，他们一天只吃两餐（早餐与晚餐），中餐自理。永泰没有店舖，想要买东西也无处可买，每次我要买什么东西，都是趁黄老师进城时拜托他帮忙代购。当地的百姓都是自给自足，粮食水果都是自己耕种出来的。这次能认识王师母是上帝又一次巧妙的安排，让我后来可以真正到兴邦学校去教书。

编写针灸教材

回到台北后去差传感谢黄小姐的帮忙，也分享在永泰的服事，引发黄小姐联想到可以号召、鼓励退休的老师们到佻邦去奉献教书。因为以前从无将近七十岁的弟兄姐妹去佻邦，他们见我平安归来，才放心让年纪较长的人也可以去佻邦教书。

回到哥斯大黎加后，星期日到圣荷西的台福教会礼拜，美国台福教会的月刊都会寄到哥国的台福，月刊内会有全球各地方的消息。有

一次刊登佻邦的恶性疟疾大流行，很多人对一般的药物已产生了抗药性，治疗无效。我马上想到若用针灸治疗应该会有效，所以就毛遂自荐写了一封信给王师母。等了很久终于有了回音，她欢迎我去佻邦。但是光靠外地来的人短期帮忙效果不大，长久之计应该是训练当地的人，因此我开始编写针灸教材，用口语化使小学生都能看得懂容易吸收的讲义，完成后回台北将原稿交给差传，请他们找印刷厂印制，因为这是专业文件，校对非常费时，所以只好一面校对一面印，完成一部分后才带去佻邦，其余的部分分了好几次才校对完成。

学针灸五宝

选修针灸课程的都是五、六年级的学生，开始上课时大概有十几名学生，过了一段时间只剩下五名学生，大家就称他们为「五宝」。

林达学习很认真也最用功，金英是个鬼精灵，余福像个建筑师，鲍鸿林人缘好；虽然他们只有小学程度，但我教课依然按正规一步一步的教，上课时常常警惕他们，「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针能治病也能致命」，一定要按照书上教导我们的方法，怎样取穴，怎样下针，在胸背部下针时，病人的姿势尤其重要等等，丝毫不能马虎。

左至右：周庆莲、鲍鸿林、余福、作者、金英、李忠、林达



有一天上针灸课突然林达缺席没来上课，后来听别的同学说林达不学针灸了，我内心感到十分惋惜，但过了几天林达又出现了，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我们大家都拍手欢迎林达归队。原来经由王师母苦口婆心的开导与鼓励，林达又恢复继续学习针灸的信心，听说现在林达是管理宏邦中学医务室的负责人了。

五宝中的金英聪明机灵，每个人都喜欢他。每天晚上熄灯就寝前，要晚点名，王师母都会去巡视，有一天师母要离去时发现金英不在，这表示他夜不归宿，犯了大错。他知道第二天朝会时一定会受到处罚，就事先穿了三条裤子准备挨板子，结果这次不是挨板子，而是罚他去砍柴火，因金英人缘好，很多同学去帮忙，才几个小时就全部砍完了。

另一宝余福，他的个子最高。有一个星期天放假可以外出，他约了朋友去打篮球，中午在外面吃了牛肉面，返校后开始泻肚子，泻得越来越厉害，服医务室给的药无效，先是水泻，后来拉出来的是血，也有带白色的脓，一天不知道拉了多少次，直到上厕所蹲下去竟无法站起来，还是同学背他回到宿舍。当时正是吃完晚饭后，老师们都在宿舍门前聊天，两个学生来找老师过去一趟，我还示意他们班的导师，但是那两个学生说是要找我过去。我跟着他们去到学生宿舍，一看情况十分严重，余福几乎要虚脱了，我马上为他扎针。

最重要的是要用艾灸，必须双管齐下，但我并没带艾条或艾绒来佻邦，又没有类似的东西可以替代，最后只能用香烟的烟丝替代。学生赶紧向有吸烟的老师要了一支香烟，我把香烟撕开按照艾灸的方式治疗，烟丝治疗当然不如艾绒，但为了救急也只好将就着用，因烟丝的热度高，灸完之后赫然发现在肚脐旁边烫出了一个大水泡，但余福

很勇敢竟没喊痛，我特别提醒他千万不能将水泡弄破以防感染，过几天水泡就会消了。方法虽是克难但效果很好，每天治疗一次，没想到两三天之后，余福就可以下床走动，一个星期就完全好了。感谢主！祂在这穷乡僻野完全没有医疗支援的地方，彰显祂的大能。

扎针治百病

我去兴邦第一个学期主要的是教学生上针灸课程及给罹患疟疾的同学扎针治疟。记得我刚到兴邦两三个礼拜，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王老师与师母去安邦医院喝喜酒回来，问我中医有没有办法医治鼻出血？因安邦医院住着一个鼻出血的病人，他们用尽了各种方法都不见效，现在已变成要输血了。我忽然想到有一个民间疗法，不妨试试看。只要将病人中指的关节用线紧紧绑起来，时间不能过久，三、五分钟后要松绑，让血液可以流通一下，避免手指头坏死。王老师照着我所写的写了一张便条纸，并画图示意以免弄错，派学生送到安邦医院。过了没几天王老师告诉我，那位鼻出血的病人将手指头绑起来后，三分钟出血就停止了。

又是一个新学期开始，所有的外地老师回到学校，这次我除了每天要上针灸课和给得到疟疾的学生扎针外，王师母又给我增加一堂尺牍课程，所用的教材是泰国或南洋华文版的课本，其中有些格式与中国传统写的方式有些差异，兴邦的学生大概是先入为主，改不过来，我纠正他们好几次都无效，最后只好作罢。

除了给得疟疾的学生扎针外，有其他毛病的也来要求扎针。记得有一个学生不明原因整天都是满头满身的大汗，使他感到十分困扰，

也来问可否扎针，结果施针三次后症状全消。这个学生很乖，每天晚饭后总是笑嘻嘻的来找老师们，问有没有事情是他可以帮忙做的。另有一位年轻的男老师，他是从美国来佻邦教学生英文，也是双手出汗不止，经过针灸几次后，就出汗了。还有一位从美国来的丁老师，她患有慢性鼻窦炎多年，在美国、台湾都治不好，没想到来到佻邦这个落后地区，针灸治好了她多年的痼疾。这是她来佻邦最大的收获，也是上帝额外的恩典，至今只要丁老师回台湾，一定会与我联络。

学校有很多小娃夜晚睡觉都会尿床，男生女生都有，尤其是女生特别多，她们的老师调查清楚之后，规定每周一次，在下午下课后排队来扎针，有些学生很快就不尿床了，有些是尿床症状减轻了，但也有一些是无效的。

记得有一天半夜杨一哲老师及师母来敲我房间的窗户，师母说有一个女生患阑尾炎，肚子痛了好几天，痛到日夜不停大声喊叫，吵得整个女生宿舍的学生都无法睡觉，我马上带上针具到女生宿舍，即刻为她扎针，说也奇怪下针后不到十分钟，她竟睡着了。她的病况较为严重，开始一天扎两次，状况减轻后每日扎一次，只治了一个疗程就痊愈了。兴邦学生患阑尾炎的特别多，杨老师就照着同样的穴位用针，就再也不用送病人到泰国医院去治疗了。

另外，一些校外得疟疾的病人，也来找我要求用针灸治疗。我还记得有一位部队的长官，他的妻子怀孕数月，得了疟疾不敢服药，也特地来请我用针灸治疗。

有一个叫阿强的年轻人，因吸毒他的家人屡次送他到戒毒所去戒毒，戒毒成功后回到家，他又与吸毒的朋友混在一起，又开始吸毒，

家人又送他去戒毒，这样来来回回不知多少次。后来他的家人为了拯救这个孩子，硬着心肠把他送进军人监狱 008，毒瘾是戒掉了，但是一条腿日夜疼痛，晚上无法好好睡觉，因此将他送到安邦医院住院治疗，几天后还是疼痛难消，安邦医院就将他送到学校来用针灸治疗，第一天晚上就可以睡觉了，但是进步得很慢，直到我回台湾时仍未完全治愈。没想到事隔三、五年之后，我去张雨弟兄的新生命福音戒毒中心教书时，竟遇到阿强，他已完全恢复健康，而且是新生命农场教注音字母的老师！我勉励他以后切不可再与以前的那些坏朋友来往，要好好珍惜生命。

记得有一年我在山上，兴邦学校有三名学生逃跑被抓回来关进 008，手铐脚镣是免不了的，结果被关了几个月后，这三名学生的脚无法走路，当局先送他们到安邦医院，随后就转来兴邦学校用针灸治疗，幸亏他们都还年轻，精力旺盛，没多久就可以走路了。

有一次遇到佻邦农场的领班突然生病，被同事送到医院治疗，但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吵着要出院回家。他说住院医药费太贵，一天就要两百多元（泰币），在农场工作一个月的薪水也不过只有两百多元，他主动签字决定出院回家。我去他家探访他，当时他正发高烧，下体肿痛得不得了，我要知道是哪出了毛病，他却不好意思说，我说治病要紧，他才勉强脱下裤子给我看，有一个睾丸肿得比正常大二、三倍，我告诉他可以扎针。刚开始一天扎两次，情况有好转，第三天他就可以去农场上班了，治了一个疗程就完全康复了。感谢主的恩典，是主耶稣医治了他，后来他的太太与我成了好朋友。

搭建针灸室

校内来扎针的学生很多，多半是得了疟疾，但学校没有一处固定扎针的地方，我就与五宝商量，是否可以利用两栋教室之间的空地搭建一间针灸室。余福最先表示没问题，就由他负责建造，别的同学负责找材料。余福像一名建筑师，没有用一根钉子，全部用竹子做建材，就完成了一间佻邦传统的房子，经过布置，摆上我带去的针灸挂图及用具等等，看起来就是一间有模有样的针灸治疗室。我发现佻邦的孩子大部分有随地吐痰的坏习惯，就在显眼的地方挂了一张禁止吐痰的告示，并且告诫这五宝：口水是我们口中的津液，是由体内分泌出来的，像血一样的宝贵，你们却这样把它吐掉，不是很可惜吗？

有一天董事长带着他的部属来兴邦学校视察，还特别参观了针灸室，也顺便问了我一些问题，如针灸可以治哪些疾病。我回答现在所知有三百多种。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董事长，事后才有人告诉我，回想起来不知那天有没有说错话，让董事长见笑了。他那温文儒雅的态度与一般文职人员无异，但他竟是叱咤风云打败大毒梟坤沙的大英雄。

兴邦生活杂忆

有一学期在兴邦学校，刚好碰到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非常隆重，宾客很多，并有午餐招待，我们老师们也都下手帮忙，让我惊讶的是王老师的厨艺精湛，就是职业厨师恐也望尘莫及。

我们每次去兴邦学校，大多数是从永泰坐车到泰国的边界，再坐学校派来的车到学校，但若有特殊情况时，我们就必须要徒步翻山

越岭去到学校，行李雇当地的人背上山（每件二十公斤付费泰币二十元），大概需要走三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我记得有三次是用走路的，到了学校后休息个两三个小时，体力就恢复了。学期结束时老师们下山，也是有车子送我们。记得有一次情况特殊需要步行下山，由王老师带队，大家都以为下山比上山轻松，谁知到了永泰，累到脚都抬不起来，尤其是大腿痛到不敢触碰，举步维艰，我回到台北两个多礼拜后才恢复正常。从前在老家常听长辈们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听时不以为然，现今才体会到老人家说的话都是经验之谈。

兴邦学校的校区，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上面的面积较大，有上课教室及老师休息室、操场、男生餐厅及男生宿舍，从上面下一个陡坡是属于女生的范围，中间有一条小河，过了河的右手边是医务室及一间女老师的宿舍，左手边是女生宿舍及女老师的宿舍，靠近陡坡旁是女生餐厅。中间有一个小操场，女生每天在此集合出发去学校上课，靠西边有一排老师宿舍及储藏室，还有一间小厨房。宿舍前有宽阔的走廊，上面有顶棚可以遮蔽风雨，并有一张大桌子及椅子，记得我初次上针灸课就是在此，这里也是老师们的活动中心，如每周一次的老师团契，我冲泡从哥国带来的咖啡及土产请大家品尝。

又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老师们都到齐了，由陈从上老师分配每位老师辅导学生的工作，我分配到的是担任辅导男学生就寝前的晚祷，男生宿舍是要爬一个陡坡上去，当时我就婉拒，因我的视力较差，白天上下陡坡时都特别小心，更何况是晚上又无照明设备，我表示这份工作很不适合我，可请年轻的老师担任，但陈老师坚持说我可以胜任这工作，先前我就听说陈老师在晚上走那斜坡摔断了腿，我怎能重蹈

覆辙呢？

这次上针灸课发现少了一个宝，金英不见了，询问之下才知道伍邦独立团让一批孩子在兴邦学校寄读，现在已经将他们的人接回原单位去了，虽然心中感到不舍，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金英出现了，他利用假日带着礼物来兴邦学校探望老同学，还特别带着北伍的特产送给他的针灸老师，并告诉我他已经改名叫金宝，下午他还做了北伍在过年时能吃到的咸稀饭，端来给我品尝，真是美味极了，这孩子真是有情有义，将来一定会很有出息。

孟阮纪行

又是一个新学期，我回到学校，高年级的男生已迁到孟阮，我也跟着到了孟阮，王师母及几位老师都已经开始上课了，我在孟阮仍然教针灸及扎针。居住在孟阮的居民患疟疾者更多，因恶性疟蚊的幼虫子要生活在无污染最清洁的水中才能存活。很多居民一大早就来排队等候扎针，最后来扎针的人多到要拿号码牌，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做不完，后来我改用姜灸，同学们也可以下手帮忙，效果也不错，来扎针的人数才慢慢减少，恢复正常。

孟阮地区辽阔野生动物很多，职工们闲暇时会到郊外去打野味，有一次他们还带着老师们心爱的宠物狗一同出猎，那次的收获不错，猎到一只刺蝟，晚上的晚餐多了一道佳肴。但我们的狗儿却不见回来，原来刺蝟见到自己有危险，为了自卫会把身上的长刺当作武器射向对方，狗儿不知躲避，被长刺射中壮烈牺牲了，山珍美味与狗儿权衡真是得不偿失，相信谢明惠老师一定十分伤心。记得我们回台湾时，每

位老师都选了几支长短不等的刺蝟利刺作为纪念品。

安邦医院和宏邦中学

不记得过了多久，我又回到兴邦，刚好遇到学校迁到新校址，我们也跟着到新地区——46。我现在记不起来是如何到达万宏的安邦医院。那时的住院医师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侨生——李姐妹，她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提到当年那位鼻出血的病人，当他们接到王老师派学生送过去的字条，他们的内心感到非常挣扎，不过病人的母亲却很有信心，她相信神一定会拯救她的儿子，神成全了这位母亲的心愿，也使她的信心更坚定。

万宏的安邦医院也有医学实习生，其中有些是从云南招募来的中国人，他们也仿照兴邦的模式请我开针灸课程，当时选修的学生大约十名左右，他们都有中学程度，其中一位还是小学教师。上课用的教材是我已全部修编完成的《针灸初步》，因此上课就比较省力。我还记得有一位同学全心全意的投入，非常认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过去安邦医院的负责人黄新明医师告诉我，这位同学现在已经是安邦医院的副院长了。

医院中的一般医疗大部分由李医师主治，有一次一名怀双胞胎的孕妇来医院候产，但因子宫口不开，等待时间过久，怕影响胎儿，李医师已选好了开刀要用的器械在锅里消毒。此时有人来问我可否用针灸催生，我赶到产房用针灸双管齐下，约莫半个小时子宫口全开，两个新生儿顺利出生，李医师也松了一口气。当时天气寒冷，新生儿由孩子的父亲抱在怀里，他很高兴见人就笑，大家都恭喜他向他道贺。

兴邦学校迁到46地区后改名宏邦中学，距离安邦医院不太远，小学生很多肚子大大，原因是患疟疾而引起，用西医吃药打针都无效，我告诉他们可以用艾灸试试看。有一天几个人带我去宏邦中学说明来意，他们把学生叫来排队，由医生检查筛检出脾肿大的人，以后每星期来安邦医院艾灸一次。有些学生灸治数次后，再做检查，发现脾肿大竟然消除了；有些人则恢复得较慢，但都有进步。这是我在兴邦学校迁校后，唯一为学生所做的服务。

另有一次是一名入伍不久的新兵休假回家，收假回部队时，军车经过万宏时不停，他情急之下跳车摔成重伤，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迷不醒，瞳孔放大，大小便失禁，大吼大叫满口脏话，打针无效，大家认为他是凶多吉少了。他们找我去扎针，要多人压住他方能下针，连续扎了三次，瑞慧（在安邦医院服务的屏东基督教医院的护理师）在回台湾之前去巡视这新兵，发现他的瞳孔已恢复正常，特别来告诉我这人有救了。这名新兵年轻有活力，恢复得快，只针治三、四个星期就出院了。

记得还有一名产妇在家生产，婴儿已经生出，但是经过八个小时后胎盘不下，送到安邦医院来，医生也无奈，只好准备将她转送泰国医院。我说让我用针灸试试，半小时后我摸妇人的肚子，子宫已有收缩的现象，我就一面按摩一面向下推已收缩的子宫，并告诉当地的实习医生用手按住胎盘向同一个方向扭转，直到胎盘全部离开母体为止，同时检查胎膜完整，才算成功。

神的医治大能

2002年，新移民迁移到佤邦万宏地区是一件大事，王师母与从台北来的同工也到了万宏，并运来一大批衣物准备赠送给新移民，安邦医院也派人去探访他们。因他们初到这地一切都不熟悉。

有一天我与安邦医院的工作人员挨家探视，见到一位中年妇人说她需要医治多年的痼疾，我对她说必须检查后才能知道如何治疗，她很不好意思的脱下裤子，我赫然发现她的子宫全部垂在阴部下面，我问她是怎么发生的？有多久了？她回答说在十四年前生下她最小的女儿后，没有休息就去山上挑芭蕉。一般人一次只挑两串芭蕉，她却一次挑四串芭蕉，没多久就发现子宫下垂，这十四年来四处求诊，也不知道看了多少医生。在昆明住了很久，也看了无数的医生，但都丝毫不见效，她的小女儿就在她身边，现在已感无望。我安慰她不要灰心，用针灸治疗也许有效，就安排她去安邦就医。

像她这样的个案在城市不可能见到，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就按照传统的治疗方法选穴下针，感谢主！是神医治了她，第一次针灸后就有果效，针灸了三、四次之后，她的子宫全部收入腹部，这当然不表示已经痊愈。每星期扎针三次，为了巩固疗效还要二至三个疗程。两个礼拜后她又来治疗，并带了一篮鸡蛋送给我，我连忙谢绝，告诉她：「我在这里不缺任何东西，现在你的身体刚复原，正是需要增加营养的时候，你把鸡蛋带回去就算是我送你的补品吧。」我还向她传福音，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这是我最后一次去佤邦，学期已将要结束，因此我将这妇人交由针灸学员阿才接手。针灸课程也全部授课完毕。

感谢主，每一次来到佤邦都有主的保守，平平安安的来，平平安安的回。做工应趁白昼，当夕阳西下之时才开始，所剩时日无多，再加上外在因素，更是力不从心，感谢主！祂仍给我服事的机会，而我总算没有缴白卷。



孟阮兴邦分校
王李梅芳（左）



返回哥斯大黎加前的谢师宴

王裕梅

「你去，我与你同行。」

二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听到「佻邦」这个地方，是季雄、敏雯宣教士夫妇在我们教会（罗兰岗基督徒礼拜堂的前身——惠提尔礼拜堂），分享他们在那里的事工。听了他们的见证和事工，着实让我佩服和感动，心想我也要「学」他们去宣教，尤其是看到了佻邦的照片，觉得那个地方已经在对我招手了。

一晃快十年了，我并没有任何的行动，为什么？说来好笑，当有弟兄姐妹要去「佻邦」，我退缩了，因为我会对自己说，那里的环境我一定不习惯，又落后，蛇鼠又多，何况那时候我有一天洗两次澡的习惯。一想到这，我更觉得我怎么可能到那没水没电的地方生活。所以时光一晃就是十年，这是三番两次给自己找的理由。的确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我的宣教心渐渐没有了火苗，但是神却没有放过我。

有一天，一位去「佻邦」好几次的丁玉花姐妹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要去日本给媳妇做月子，一个月后我们在「曼谷」机场见面，再一起进「佻邦」。这是什么意思？我有说要去吗？连思想的准备都没有，怎么就好像一切都就绪了。我被吓到了，但是这面子还要保留，我给她的回答是「我还是想祷告一星期」，她的回答是「好」。挂了

电话后我还真是不得不祷告了三天，第三天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去，我与你同行。」一下子我的心就好像从没有忧虑过似的，立刻打了电话给丁玉花姐妹，说「好」，我马上办理一切的手续。

首先拿出护照（那时候我还是用加拿大的护照）一看，过期了，马上寄出换新的，打电话给旅行社，但是在十二月旅游旺季，飞机根本没位子，因为是认识的旅行社，就麻烦他们想办法帮我留意，有退票的马上为我补上；丁姐妹已经给了我她的时间表，我必须配合她的行程。过了快三个星期，护照和机票都没有消息，我只剩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赶快打电话给加拿大领事馆查询，才知道我只寄了一张照片，规定是需要两张，时间上已经不许可再补件了，来回最快也是两个星期左右，我只能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给你一年的护照」，感谢主！我只需要三个月左右就行了。我说可以，他们说会用快递，那天是星期四，星期六应该会收到，同一天我也接到旅行社的电话，票已经弄妥了，是星期三的飞机，刚好配合了丁姐妹的时间。收到护照后，星期一我赶到泰国领事馆办签证，又是一盆冷水浇在头上，他们的回答是「签证要两个星期后拿」，我虽然着急，心里想的是这情况我可能去不了吧，但是嘴里还是和他们说，你们看我的机票是星期三的，我是因为等护照才晚的。唉，人算不如神算，祂竟然还是没让我逃脱，领事馆的人员进去问了，出来告诉我，明天（星期二）下午两点来拿，星期三我也按时上了飞机，这让我经历到「神是不误事的神！」

在预定的时间，我和玉花姐妹在曼谷机场碰面了，我们还停留一晚，在她的朋友家住了一宿，并且受到热情的招待；第二天我们再搭

飞机到清莱，然后有人来接我们一群老师进入佤邦。

就是去「爱」

佤邦是在金三角缅甸境内，为了避免泰缅边境的困扰，我们是晚上天黑了才进入，来接我们的是一台装满食物货物的小卡车，我们五、六位老师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美国和台湾。大家必须要坐在那些东西上面，两手也必须抓住绑东西的绳子，否则掉下去就有得瞧了。虽然情况有些吓人，但是没人担心，而且大家一见面，好像老朋友一样，马上熟悉起来了，大家都很兴奋，危险的事也不放在心上。到的第二天，我们就卷起袖子，担任起教当地孩子们中文和福音的课程了。可是几天之后，原本的兴奋渐渐消失，换来的是，我为什么要来这没有文化，无水无电，上厕所也不方便，语言不通（虽然孩子基本上还会说中文，这是季雄、敏雯夫妇率先付出的劳苦代价，我们受益了），还有这里的落后让我认为自己是穿越到不知名的朝代去了，一想到我还要再忍耐三个月之久，心里翻腾，夜夜难眠，开始想回家了，心里有埋怨了。

每晚的祷告就是求神让我能回家，最后和神谈条件，说我就忍一个月。神没回应，我又不敢轻易的走，来的时候神安排得是那么的顺，这一定有祂的计划。但是我想，我还是可以求呀，不断的祷告，终于神给了我回应：「我让你来，不是撒种，也不是收割，是翻土。」神啊！这里的土那么硬，我如何翻，我哪有本事翻，霎那间一个字打入了我的脑子：「爱」。是啊！我想起一首诗歌：「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儆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

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自己哼完了，我也明白了，今天「在佤邦」，我的职责就是去「爱」这群孩子，一群离开父母，还有无父无母的孩子，他们需要父母的「爱」，我来就是扮演他们母亲的角色，「爱」他们。

我调整了自己，几天的相处下来，也得到了回报，他们真的叫我「妈妈」，每晚自习课时候都要挤在我身边，从此我没有怨言，这也是我以后在宣教工作上，有了负担的心，不会多想，一旦可以行动，我说走就走了，只要是神带领我去哪，我就去哪。

佤邦翻转了我的生命

我去了四次佤邦，中间的一次是和牙医师李斌大夫去的，由他带队上佤邦训练当地学生成为赤脚牙医，使他们可以帮助当地居民。其他三次都是三个月，这几次名为教学，但我们还是会到附近传福音，探访当地居民，星期天和当地的基督徒聚会。如果问我这几次感觉是什么，我会说「奇妙！神真的是奇妙充满了恩典的神」，光是在佤邦这块土地上，几乎每天都有神迹奇事和神的保守，让我感受到神爱世人是那么的真实不假。与其说是帮助那些没听过福音的人，不如说我是那个受益的人，是双收。我们虽然也会遇到拦阻、逼迫，甚至当地还有不断的战争，这情况多少对我们是危险的，经常会被通知睡前先把重要东西和一些轻便的必用物品放在背包里，准备随时逃命，睡觉时耳朵还要听着四周动静。感谢主，听到炮声却没有影响到我们，

我们平安度过每一天，同时也经历了孩子因着祷告病得医治。有一次，龙卷风卷走了我们宿舍的房顶，但并没有卷走两边老师住的地方，老师办公的地方、厨房、屋顶全飞了，大雨浇湿了露空的屋子，唯独老师的睡房一点也没有淋到雨，不然怎么睡？这些只是其中一两个神保守的恩典。

自从第一次踏上了所谓的宣教之路，到往后十多年的宣教岁月里，我不再担心、害怕，而是享受着神的恩典和看着神奇妙的大作为，我也了解到为主受苦不算什么，因为我有了主耶稣的大爱，祂牺牲自己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我没有碰到那样的牺牲。再说，我是那一大片土地上的一只小蚂蚁，没有那么伟大，反而是那些将自己的一生和生命付出的人，不论在偏远、落后、危险的地方，都把自己当成祭物为神而用，值得更多的尊敬。

拉拉杂杂写了一堆，无可否认的，「佉邦」是我最怀念的地方，不只有单纯的百姓、纯朴的民风、没有污染的清新环境，最重要的是这个土地上有我为他们动了情的儿子女儿们，现在他们有三十多岁了，可惜我们再上佉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只能为孩子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有一天可以成为主的精兵，使福音在当地开花结果。

感谢主，藉由佉邦让我的生命有了翻转，这也使我想到了，我的小儿子在我第一次踏上佉邦的路程时，给了我一些经文鼓励我：

「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你当刚强壮胆……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 1:7,9）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翰一书 4:18）

其实这几句话也是那时鼓励我、安慰我的良药。

好想再看看那些孩子们，佉邦是我人生美好的回忆。

王裕梅老师（左二）



艾莉

杂货店旁坐着一对姐弟约六、七岁的样子，抱着两个蜜瓜，应该是自家种的，不说话，面色苍白的没啥表情，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不像是坐着等家人，问了之后才知是在路旁卖瓜，卖完才能回家，（如果能上学就好了，我心里这样想），若能来学校读书一定会不一样。拉胡族小孩苍白无表情的样子还停留在我脑海，生在偏远山区由不得自己，人出生是不能选择的，不能选择父母、家庭状况、环境……种种因素，唯有读书能改变现状，知识与学习能带给他们分辨、明事理、通达的价值观，特别是在兴邦学校，一个当地人数最多的学校，由美国、新加坡、台湾、缅甸及本地少数民族融合的跨国老师集合在此，不畏艰险、克服水土不服，授课，以爱传人。

夜里小娃的哭声会吵醒大家，老师们半夜爬起来慰问发烧生病的小孩，毕竟在同一个屋檐下，没有水泥墙，用稻草和竹子临时搭建做隔墙，声音传达太通透了。病得严重的要开车送往医院，需要一段路程，并不容易。从窗外看到车子亮灯爬土坡上到顶端，发出引擎器械轰轰的声音，我就立刻祈祷病人能有妥善的照顾与医疗；对此小朋友却习以为常，我感到惊讶，反差投射城市的舒适与安逸，不如小孩子遇事淡然处之。这些生活点点滴滴，很难说得清是小朋友感染了我，

还是我教育了小孩，双向相乘吧，自己的价值观也在改变中。

感恩遇见兴邦学校纯真善良的孩子们，早起手捧小花在路旁迎接我，给我微笑，迎接崭新的一天，迎接新鲜的未来；夜晚寝室讲故事完伴着鼾声入眠，发电机经常坏，没电，就这样安静与烛光独处静待天明。

学生们工作



吴慧淑

经历「神迹」

从 1995 年 10 月到 1999 年底的四年多，只占杨老师和我在佻邦事奉的五分之一时间，但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跨文化宣教的启蒙学习。清楚的看到神的引导，老师们和同学们成为我学习上的帮助。珍惜那段同吃一锅饭菜、半夜能听到同学们的鼾声和梦语的日子。这当中神让我们一起经历许多「神迹」，也从中更理解「神迹」的发生和意义。

到达兴邦不久，有一次在姑娘的宿舍里，一位比较大的姑娘对我说：「老师，我不要相信耶稣了，因为我以前刚开始信的时候，我求什么，耶稣就给我。而现在我求祂，祂不给我了。」我当时很想回答她：「若是耶稣这样的有求必应，祂就成了我们的仆人而不是我们的主了。」但是我知道，以她当时因祷告不蒙应允的失望心情是听不进心里的。二十多年来，那位同学对主耶稣的抱怨（或疑问）一直留在我的心中，希望藉这篇文章能够解释得清楚。

「神迹」就是神工作的痕迹，我们每天都活在神的大能和工作的恩典中。大至浩瀚宇宙天体的运行，四季规律的轮替，其中的各种时令蔬菜、水果、花草；小至我们自己身体上各器官有节奏彼此呼应配合的功能，都是因着神的能力和慈爱。神制定了自然规律来让有形质

的世界继续按祂的心意来运行。神赐人类智慧来认识并应用祂所定的自然规律，这就是科学。直到今天，人类的科学还无法完全理解所有的自然律，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们都说，研究越多理解越多的结果，是发现人所知道的「实在很少」。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在神所造的自然律中，就认为一切理所当然，只有在神出手干预自然律时才看到祂的手工作的痕迹（狭义的）「神迹」。

至于在何时、何地、向哪些人行这样的「神迹」，其主权在神，因祂特别向某些人施恩要成就某件事。我们可以祈求特殊的恩典，但顺服在祂的自然律之下，用坚定的信心过着荣神益人的生活却是我们的本分。旧约历史书和新约的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记载了许多神的手干预自然律的事件，自然律是祂造就的，祂当然有权干预，正如经上所记「全能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若相信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些神迹奇事，也必相信这样的事今天仍在世界上某些地方发生，因为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自有永有者。

初到兴邦学校不久，对我最大的震撼就是看到同学们生病的痛苦，甚至失去了年轻宝贵的生命。杨（一哲，我的另一半）老师和我在十几、二十岁年间，神分别给我们一些医疗上的知识和操练，放置了多年未接触，在有实际需要的情况下，神让我们以前所学的都自动回到脑海里来帮助同学们。因着包淑英的疟疾不断复发，极度贫血，长期吃疟疾药也不是解决的办法，神赐下针灸疗法（杨老师原不懂针灸，常在穴道图中找穴位来下针）治愈了许多有抗药性的疟疾病例。吴玉芳老师和 361 教会杨执事的妹妹都是其中之一。神藉着这件事向我们显明祂的真实、权能、慈爱，让我们更认识祂，一生坚定的信靠祂、

敬畏祂、爱祂、服事祂。

曲折的省亲路

1999年3月到5月，我们和一百五十位大同学们北上邦康去参加自治十周年的庆典，这是一趟毕生难忘的旅程，尤其是庆典后的省亲曲折过程。起初是想回不得回，全体放声大哭，情绪几近失控。再来是获准却近乡情怯，怕找不到回家的路而迷失在深山里，想要放弃省亲的机会。最后神却让许多人遇到同村的长辈而解决问题，每个人都带着期待的心情回家。何等奇妙！黄静儿老师带着多数同学坐包车从大公路北上，沿途放下一批批同学，最后在新地方等我们会合。

董事长借给杨老师一辆皮卡车，载着十几位同学由小公路经过营盘、联合村，然后继续北上到新地方与黄老师他们会合。开了一整天，一路上没有见到任何一辆车，车坏、爆胎，换轮子螺丝卸下时断了几个，不断出状况。当时没有地图，前面还有多远才会到联合村，没有人说得清楚，同学们离家时年纪小，这条路大家都没走过。晚上八点终于摸黑来到联合村，但柴油已经用尽了，而新地方还有多远仍是未知。在这山间野地，不见有任何机械的地方，神却奇迹似的供应我们满箱的柴油，还不用付一分钱！当时与我们在一起的同学们应该都记得。

神一路保守，我们在凌晨时分平安到达新地方，当天下午我们又载着家在满满相的同学们向西边走，路窄山谷深，有时候需要下车赶走坐在马路上休息的牛群。路上看到不远处的山区下着雨，渐渐往我们的方向过来，我们祷告求神保守不因路滑而翻车，结果神让雨转了

方向，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同学们身上的衣服都是干的。

灵命的成长

现在大部分的同学都为人父母了，一定不难理解自己对儿女的爱一直不变，但是儿女在不同年龄阶段，我们对他们的供应、保护、要求也不一样。他们还在襁褓中时只要一哭，父母就会去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他们越长越大时，我们会要他们学习尽本分、负责任，接着才供应他们的需求。我们这样做并非不爱他们，而是要让他们成长，不要永远停留在婴儿阶段。神也是一样，祂不会让我们永远停留在信心灵命的婴儿阶段，我们需要成长，渐渐进入成熟的阶段，直到我们有但以理那三个朋友的信心。（但以理书 3: 8-18）

作者（左二）与夫婿杨一哲老师（左三），及婆婆（右一）



二十六年，在佤邦

李美琳

因着四哥（王季雄）的邀请，我把二十六年前的在佤邦三个月的短宣时写的日记，再次翻开来：

1994年9月，信主两年的我，带着不成熟的幼小生命，去到了兴邦学校；然而，却在那里经历到我人生中丰盛美好的三个月。那段时间正值泰缅边境紧张时刻，粮食缺乏，孩子们必须要下山自己背一袋一袋的米上山。一天只能吃两餐的我们，常常会看到孩子们上课一不留神就注意到屋外有飞鸟、地里有田鼠；好不容易杀头牛时，牛皮就成了他们的口香糖……。

虽然物资是那么的缺乏，但对我而言，每天早晨能跟四哥、王姐一起晨更灵修，傍晚时享受着山上晚霞的美丽景色，实在是我人生中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刻。记得当时不仅属灵生命幼小，人生阅历也不够，大学刚毕业，完全没有教导孩子的经验，却需要在那三个月中担任起教导、管教和陪伴这群孩子的三种角色——老师、生活导师和母亲，年轻的我常常不知如何合宜的带领这群年幼、调皮却又需要关心、需要爱的一群孩子们。

更常因为角色的冲突和工作的繁重感到沮丧；但感谢神，祂总是有丰盛的恩典，透过四哥、王姐智慧的话语和活出生命的榜样，总是

不断鼓励、扶持着我，让我有勇气有能力，完成三个月的宣教服事。最让我感动的是，每周日上316医院的教会崇拜，十二次的主日每次都让我感动流泪。那里没有高大辉煌的礼拜堂，没有设备齐全、人才济济的敬拜团队，有的只是一把简单的吉他，人们穿着拖鞋和简便的衣裳来敬拜神。在一切都极为简陋的环境下，真实的敬拜和神的同在，一次次的感动着我的心。听孩子们用佤族语言唱着敬拜神的诗歌，仿佛圣经启示录中所说的——各国各民、各族各方都来到神宝座前敬拜神——真实的画面出现在我眼前。

事隔二十六年，回想起来还是令我感动不已。我也相信，神在这块土地上，透过我们这群卑微幼小的人，从过去到现在，乃至将来，祂不断的在行祂自己的奇妙作为。因为祂是大神，其大无法测度，祂的全能、祂的爱，透过这美好的福音不止息的继续传递到佤邦的各个角落！

学生自制萝卜干



杜兰花

二十几年前的兴邦时光，想起来总是那么美好，让自己沉浸在感恩、微笑、眼泪、赞叹、称谢、惊奇、快乐、满足、友谊、自然的瘦身、生命的对付、简单的生活、简单的饮食、单纯的人际、单纯的服事……。为自己开心雀跃，我怎么这么幸福有机会在兴邦，上帝啊，祢总是对我这么好！

看神的荣耀

知道兴邦是因为差传办公室都会发消息与代祷事项，我常听到传真机的响声，例行性的撕、看、钉在公布栏。有一则消息就一直被刊登着：兴邦小学需要长期（一年）师资。那时离毕业约半年前，在寻求毕业后方向时，传道人就说：「你要不要去兴邦？」我就把兴邦放在最后一个祷告的方向，寻求的时间好长，总寻不到，甚至还去了祷告山禁食祷告。第二天下午，我跪在祷告室，跟神说：「我愿意放下我的想法，顺服祢的带领！」祷告完我的心里立刻出现两个字：「兴邦」。我顿时被幸福围绕，平安、喜乐满怀，笑容满面。接着我问神去那里做什么？去多久？神说：「一、去看我的荣耀；二、去看我的宣教士；三、去服事我的百姓。」接着神用申命记 11 章 10-12 节提醒

我：「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从岁首到年终」这句话让我知道要去一年。离开祷告室后，听见风声好像听见学生们的笑声，看到花草好像看到学生们的脸庞，我被幸福围绕！

飞机辗转、汽车颠簸来到兴邦，在山岗上，竹墙茅草顶的教室、挨着教室盛开一片橙色的波斯菊映入眼帘，一车的老师们齐声赞叹：「哇！好美呦。」当天下午我就跟着去看「儿子们」挖地。我听说教室、操场、宿舍都是学生们一锄一锄的把山整成平地！看见一群群个子不大的青少年一锄一锄的整山，我想到「无情荒地有情天」这句话，同时神让我体会到祂对我说「去看我的荣耀」这句话，是神的荣耀在这特别的地方、特别的人群里。

宝贵的生命课

王哥王姐是一对让人喜欢、让人敬佩的宣教士。王姐脸上总挂着笑容，王哥总是滔滔不绝，他们爱神爱人，彼此相爱，做事认真，亲切待人，爱学生，尊敬当地，接纳友爱每个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师们。神用他们办学校的服事，让很多人参与其中。神让我看见一对祂看重的宣教士。

在兴邦用教学服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花开花谢，日起日落。上午间间教室坐满可爱的学生，读不同语言的课文、拼音，撒拉尚、撒拉妈依康的声音、儿歌串绕……不绝耳边响。下午带儿子们读圣经：

傍晚晚自习前，有时在操场上和学生们抢踢球；晚上晚自习，熄灯号睡前的诗歌及故事，黑暗中老师们在宿舍里的桌前点蜡烛批改作业或预备课程……。教学的服事中不断经历教与学，「教」使我感到荣耀欣慰；「学」教我要尊重他人，学习尊重文化、习惯、思维（你是老师，但不是你说了算），也学了许多宝贵的生命课。原本要在兴邦待一年，后来多待了二年，在这三年中看见学校的长期师资不断，看见学生在爱中年年的成长，看见学校的扩展，看见神用教育及许多基督徒来预备一群人的知识及生命品格。教与学的服事让我感到神量给人的服事真是美好。

没想到时隔二十几年，居然还能和兴邦再联系，感谢科技的发达。有机会和几个学生互动、重建关系，这是好大的恩典。现在又是老师、又是妈妈般的和他们互动。以前关心的是他们的功课，现在关心他们的婚姻、孩子的教育、他们的工作，这份关系还持续着。我的手机里一直存着兴邦校歌。我爱这首歌、爱学生们。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在兴邦服事。

学生宿舍



佉邦感言

周建中

1992年5月底，踏上佉邦短宣之旅，那时从北佉下来约七十个孩子，在兴邦学校开始他们的学生生活及信仰生活。有幸陪伴他们，那时常有战事发生，我的好朋友问我：为何要到佉邦短宣而且是在草创时期，各方面都很不方便？我一时也回答不出来。直到有一颗小型飞弹从我们兴邦学校飞过，打到另一山头，我忽然明白过来，原来神非常爱兴邦的孩子，通过短宣让这些孩子们能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一生蒙受神的赐福。

神让我的眼界被打开，一个人到全家，二十多年都参与在宣道的路上，真是感谢神的恩典。

十字架在兴邦



周庆莲

在我的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日子，是神带领我去缅甸佻邦教书。

1995年6月退休之后，我成为YWCA社会服务部的志工，那时社福部的主委是光泉食品公司的老板娘叶淑贞女士，也是一位主内的姐妹。有一天她对我说：「有一个地方很适合你去。」就这样，我进入缅甸山区的佻邦教书，成了兴邦学校的短宣老师。

第一次到佻邦是在1996年7月，参加林森南路礼拜堂的佻邦探访队，前后只有七天的时间，先到永泰由黄鏗岳宣教士接待我们，并且参观养猪场。这里虽是一个较落后的地区，但养猪场的一切却是现代化的管理。接着第二天有车子送我们到泰国与缅甸的边境，大家下车开始徒步翻山越岭，约二小时的路程到了南佻的兴邦学校，路程虽辛苦但心情却是兴奋愉悦的。抵达学校的霎那之间，我即爱上这块人间净土，虽然山上没水没电，有疟疾有地雷，但在我的眼中如梦似幻，有如人间仙境般的真实，外在的物质条件是差了些，但却是我心所向的地方，我喜欢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

第二次上山是在1996年9月至12月，我正式去兴邦学校教书，为期三个月。我的住处在姑娘（女同学）宿舍旁边，兼管理姑娘们，但我去的时候她们已经自我管理得十分有制度了。与我一起配搭服事



黄鏗岳宣教士（左四）



后排三位老师左至右：
萧女蓉、王敏雯、周庆莲

的是萧女蓉姐妹，她是一位退休老师，也是一位资深的佻邦老师，让我可以在很多方面向她学习，这也是神特别恩待我的地方。

这次上山，有两件事让我经历到神的预备与神的信实。犹记得出发前的主日崇拜，吴勇长老分享主日信息，讲的是诗篇第121篇——

121: 1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121: 2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121: 3 祂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121: 4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121: 5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

121: 6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121: 7 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祂要保护你的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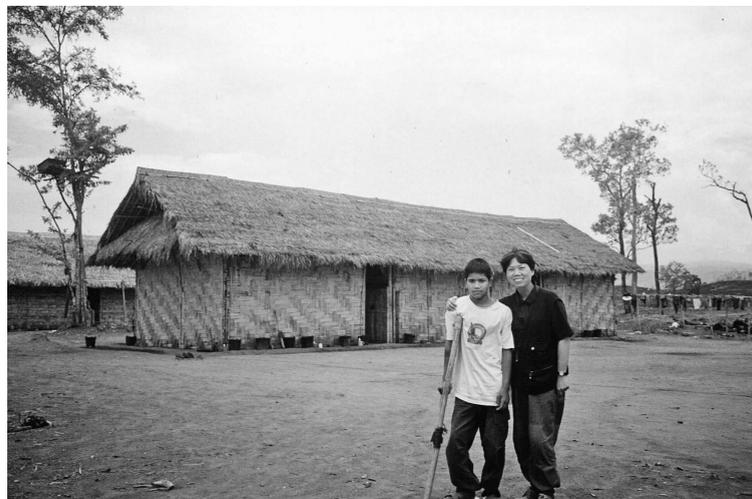
121: 8 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另外一件事是我得到疟疾。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回到屋内躺到床上后，身体感觉到忽冷忽热，心想糟糕，我该不会是打摆子（疟疾）了！熬到天亮后到医务室，那次的老师中有一位姐妹是长庚医院的护士，我告诉她千万别帮我打点滴，请杨老师帮我用针灸治疗，没想到才一天的工夫，就完全恢复了，晚上还可以给学生们上晚自习。记得杨老师说：「你是我在山上看到身体最好的老师，打摆子一天就痊愈了。」这要归功于我曾是中华山岳协会的会员，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徜徉在三千公尺的大山之间，锻炼出健壮的身体，神早有预备。

1997年2月至4月及1998年3月至5月两次上山，教书的地点都是在兴邦分校——孟阮。因为刚刚开始建校，尚在开垦中，只有儿子（男同学）下到此处住宿及上课。与我一起配搭教学的老师有谢明惠、邵绮颖及顾自珍姐妹。还有一位从哥斯大黎加来的王李梅芳姐妹，她除了教书，还教五位学生针灸，我们都尊称她王妈妈，因为她来到孟阮时已经七十岁了，还在热心的服事神，王妈妈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在山上的日子过得特别快，孟阮三个月一晃眼就过去了，在此还发生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

学校的孩子们上午上课，下午做工，每个孩子都有分派工作。记得有一天下午孩子们要去山上砍树当柴火，因2月到4月山上早晚的气温低，所以柴火需要量大，有一个大儿子就用板车去运，没想到山路崎岖不平，车轮忽然滑落，车上的木头全部滚下来，压在他的双腿上，让他无法行走，其他大儿子们马上就地取材做成拐杖，好让他能行走。因为受伤的缘故，这个孩子可以申请离校返乡，就在返乡之前，



学生赵尼订（左）脚受伤

他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他的名字叫赵尼订。

最后一次去佻邦教书是在1998年9月到12月，在老师们临下山的前一天晚上，学生们为老师们办了一个惜别晚会，由田春叶同学致感谢词。我这次前去是在校本部教书，还是住在姑娘宿舍，跟我一起配搭服事的是陈新风老师。这次下山之后，台湾的老师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兴邦学校教书了，学校搬到46地区后改名宏邦中学，师资都由中国大陆聘请。

1999年4月17日是佻邦和平十周年的纪念日，兴邦的学生们有机会可以返乡探亲，但先决条件是必须是成绩优异、排名在全班前三名的同学。为了可以见到自己的家人，孩子们格外的用功学习。

那时因为我人正好在中国大陆，所以承诺孩子会去北佻看他们。

在2000年11月有个机会可以进甘地去探访两位在兴邦第三分校教书的谢明惠及林雪卿老师，一行人包括张世亮（永和礼拜堂）、苏



北佤（左一）曹良、（右一）赵尼订



学生返乡北佤途中用餐

怡忠（民生东路礼拜堂传道人）、邱垂贞及我。黄鏗岳宣教士来曼谷机场接我们，当天晚上住在美彰学生福音中心。

第二天一大早，黄师母为我们准备早餐，黄老师先送我们到美赛伯特利神学院，等人接我们进入甘地行程，一直等到中午，因为还有三位从新加坡来的同工要与我们一起入山。简单的用完午餐，一点左右分乘两辆车正式进入山区，路经纳耀、孟东，直到晚上七点才抵达万宏，这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寨子，发展相当快速，已经有超市——马可波罗。

晚餐由学校董事长请吃饭，餐毕赶往 46 号宏邦学校，抵达学校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大家简单漱洗就入睡，因为明天还要赶路。

早上六点起床，在陈元泰校长家一起用早餐，餐毕参观新的校舍。学校已经相当有规模，全校有九百多位学生，高中生一班，初中生三班，其余的是小学，姑娘有三百位，大部分是住校，只有少数学生走读。学校的师资从中国大陆聘请，小学部的老师自己培养，有在兴

邦学校毕业的孩子，现在已经是小老师了。

上午八点出发，五分钟后即到指挥部，段秘书已经在等我们了，派了一车的老兵随行。八点五十分到万宏，经过检查哨，过缅甸大桥到孟萨，在 214 师午餐，又有一个检查哨，接着赶路，因此地距离甘地还有一段路。下午三点五十分到达目的地——水头寨（兴邦第三分校）。谢明惠老师一见到我们就哭了。

学校十分简陋，一排四间教室，老师睡觉的地方就在对面，全部是敞开的。夜间十分寒冷，晚上没电，洗澡在河里。

晚上苏怡忠传道带领祷告会，七点五十分就寝。晚上无法入睡，露水重又冷。

隔天是 2000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四），七点半吃完早餐，孩子们已经到学校上课了。学生约七十位，老师有四位，还有一位从果敢村来的姑娘负责厨房帮老师做饭。

上午十一时五十五分我们往回程出发，途中只有车子要休息时，我们才休息，晚上七点半回到指挥部，新加坡三位同工在安邦医院下车，我们回到宏邦校本部时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学生们尚在晚自习。此晚住宿学校。

2000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吃完早餐，在校长家彼此有一些分享。宏邦学校的校庆是 12 月下旬，今年是第一次举行校庆，所以连放三天假，学校也安排了一些庆祝活动，像艺文比赛、运动会等等。

学校附近有两个礼拜堂，一间缅甸庙，每个星期天学生可以外出自由活动，不需要请假，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学校（上午九点用完早餐后，到下午三点以前），星期日学校只供应两餐，宗教活动在

校内是禁止的，校外学校不干涉。

今天是在山上的最后一天，有些同工要赶回台北上班，上午九点出发，离开校本部，五十分钟后到达新寨，见到鲁校长在兴邦学校第一分校任职。第二分校是在万宏，亦由鲁校长负责，学校老师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教室内的墙壁上挂有金句，每周安排一堂圣经课。第一分校设有学生中心，离家远的学生可以申请住宿舍，目前住有五十位学生，全校共有十六位老师，其中五位负责管理学生中心。

十一点离开第一分校，十五分钟后到万宏，学生种植的三十万棵龙眼树，已长有两公尺高，十分壮观。半个小时后抵达马可波罗，我们参观了第二分校，是新移民的寨子，目前有三百位学生、十五位老师，同样有排圣经课，因鲁校长是主内的弟兄。我们也在此等候要带我们出关的阿弟弟。

董事长招待我们吃中餐，餐毕大家聊天等阿弟弟，聊到三点二十分，三十分钟后到检查哨，还有一个宪兵阁要过，我们就弯到孟干去看杨一哲老师。家中无人，正要离去（因要赶在六点前出大其力海关）看见杨老师赶回来，匆匆聊了几句，杨老师带我们做祝福祷告。（杨老师已于2016年7月10日被主接回天家）

六点五分出最后一个检查哨，回到大发哥家已经六点二十分，泰国关卡已关闭，要坐船回到对岸。大发哥招待晚餐，餐毕等船，大约五十公尺的距离，对岸有一位先生接应，阿弟弟一直送我们到对岸，看到我们安全离去，才折返回去，想必他到家已经是三更半夜了。愿神赐福他！

十分钟后回到伯特利神学院，换黄宣教士的车回美彰学生福音中

心。看到宝莉（阿泰校长的妻子）在黄宣教士家，黄师母准备了宵夜，今天一共吃了五餐！上帝的恩典满满，保守我们四天的行程，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感谢主！

外一章：佻邦新移民事工

所谓的新移民，不过是由居住在北佻的老百姓迁移到南佻来生活，这次需要配搭的同工有传道人、医务人员、社工及心理辅导师等，服事的时间至少一个月，我能参与在此事工中，是因为我在1999年7、8月接受了两个月的热带医学基础医护训练课程，可以上山教导新移民卫生教育，算在医务人员之内。我是可以留在山上一个月，但我希望能有一位姐妹与我作伴，一起配搭服事。我为此事祷告，求主预备。就在出发的前一天，得知有一位胡路得姐妹可以留下来，她本身就是学护理的，做到护理长退休，感谢神，因神是听祷告的神。但更令我惊讶的是，到了山上才知道还有王师母、从美国来的玮玮姐妹，与我们同行的邵绮颖姐妹也能一同留下来，我再一次经历到神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心中所求所想的，感谢赞美主！

在新移民事工中，神圆了在我心中多年的一个梦，这件事要从我在埔里基督教医院参加热带医学基础医护训练说起。我曾看过一本李家同校长写的书《让高墙倒下吧》，内容叙述李校长在德蕾莎修女的垂死之家做志工之事，我在1995年从职场退下来，参与在志工服务的行列中，德蕾莎修女是我一生所仰慕的人，及南大学刚巧离埔里基督教医院不远，我们在受训期间有一场研讨会，就是借及南大学的会议厅举办，那时的校长正是李家同先生，我就亲自去拜访他，并请教他

如何可以成为垂死之家的志工，李校长告知他会将联络人的电话及地址告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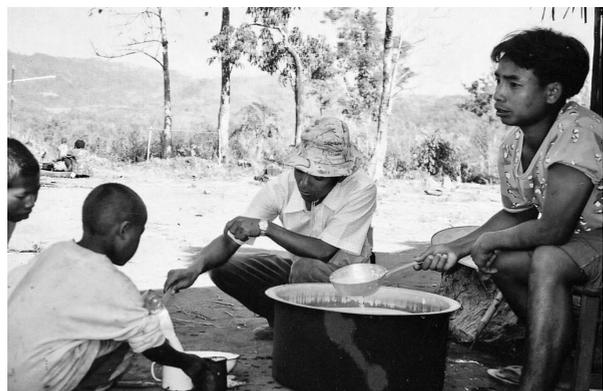
两个月的埔基受训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怎会料到有 921 大地震之事，连同李家同校长之职也给震没了。没想到隔年的元月份，我还真的收到李校长寄来的信，拆开一看，联络人是一位外国人士，以我的英文能力，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了。

我当时只想在加尔各答做两件事，其一是设立一个可以提供给街上游民的洗澡站，其二是设立一个牛奶站，免费供给街头游童牛奶喝。万万没想到的是，上帝竟然在新移民事工中成就了这事，让我有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带着山上的孩子去河里洗澡，傍晚时分安邦医院的院长带着我们煮牛奶，让孩子们拿着自己的器皿来装。

在这件事上我经历到，神是监察人心的神，祂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只要合神心意，神必用祂的方法亲自来成就，虽然地点不同，但是我的心愿实现了，神是信实的，只要专心倚靠祂，在祂没有难成的事。「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 19: 26）



新移民：
从北侂南下的小娃在大河洗澡



安邦医院院长（居中者）
煮牛奶给新移民的孩子们喝

一生的学习

林音秀

虽说上去兴邦学校是去「当老师」，其实是当学生的时间比较多。在山上的许多糗事，肯定是有孩子们的包容和欢笑。

换位思考

想起大儿子让我耽搁他们的工作，把砍柴刀借我试试，还耐心的指导这个外面来的老师，深怕我砍到自己或是其他人。又想到几百个儿子理发也是件大事，他们分批理发，由几个熟悉电动剃头刀的大儿子，看似简单的刷刷刷就理好一个小儿子的头。大儿子理发师把剃头刀借给我，叫乖乖的小儿子坐在那里，带点被宰的感觉。果不然我这个电剪子新手，不习惯那速度，一眨眼，小儿子四分之一的头发已经参差不齐的落地了。大儿子师傅好脾气的接过我递给他的工具，迅速的将小儿子的头发修理整齐。再想到孩子们把老师用剩的蜡烛残渣要去，利用当地有限的材料，又做成一根根可以使用的蜡烛。筷子、陀螺、风车、姑娘们钩毛线的钩针，孩子们都能做出来。孩子们的创意和巧手，教导我重新思考什么是创造力。生活的点滴使得我学习换位思考，假如我们的生活环境对换，我会活得如他们精彩吗？

钉「它」十字架

说到孩子们活得精彩，他们的想像力也是精彩的动力。记得那年山上的雨季，晚上特别吵。不知道每年雨季都如此，还是就那一年的雨季，似乎有几百万只青蛙约好了，熄灯之后就大肆呱呱叫。在黑夜中，那声音听着好像战鼓咚咚响起；又好像众人故意在寂静的夜里，拿着木棍滚洗衣板，啾啾作声。黑着眼圈醒来，去教室问学生他们晚上睡得好不好，一致的答案是：「太吵了！」原来他们也没睡好。第二夜，也是如此。安慰自己，会慢慢习惯吧。第三夜竟然安静许多，想想也许是雄蛙们已经找到伴侣，不需要再如此大作声势的骚扰人们了。结果，才出门走到小娃宿舍前，就发现他们解决了一些聒噪的家伙。不但逮捕了可怜的青蛙们，还要泄愤一下，把罪魁祸首处以极刑，将它们钉了十字架。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那阵子熄灯前，听了耶稣在各各他为我们罪人钉十字架的故事，知道还有其他罪犯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儿子们告诉我，青蛙太可恶了，必须处以刑罚，像耶稣旁边的罪犯。

看着孩子们灿烂的笑容，我问他们那耶稣呢？他们说祂不是罪犯，祂是替我们上十字架的。孩子们的开心，弥补了他们几晚上没睡好觉的遗憾。我庆幸着他们的创造力把圣经故事给搬到现实生活当中。不料，不久后，来分配工作的佉族老师 Sara Ngaox 看到那些十字架，狠狠的把孩子们教训了一顿。大一点的儿子后来告诉我，佉族老师非常生气，因为十字架不能当游戏耍。这使我明白了一点，在主耶稣的肢体里会有不同的观点看待同样的一件事。我特别感谢主让我明白佉族弟兄对待上帝和信仰的认真态度，也让我学习尊重当地的肢体。

「爱」的定义

记得离开一年后再次和短宣队上山，大儿子已经下农场去了。正值学校放假，学生们要把分配的工作做完，才有时间听圣经故事。阿泰老师批准我三、四天假，去探望住在农场的王师母，允许由信主的大儿子带我走去农场。路上的对话，又是他教了我一课。他放慢速度的脚步，还是让我跟着走得气喘吁吁。将近四小时的路程，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爱」的定义。

我问他：「那么多老师来来去去，他怎么知道哪些老师真正的爱学生？」他的回答：「他们一直在。」「在」他们身边陪伴，对孩子来说就是「爱」。

每次的下山，都不知道是否还会再见面。每每必须学习信靠上帝，撒在孩子心里的福音种子在上帝的时间里会发芽茁壮。虽然儿子和姑娘做着超乎他们年纪该做的工作，有着不属于他们年龄的成熟，心疼他们还是孩子，学习把他们交托给上帝，相信祂不断的对他们彰显祂的信实。许多年后，在山上的日子学习的换位思考、尊重当地肢体、信靠、交托和陪伴，还是我需要一学再学的功课。



学生晚会

林雪卿

姑娘们

我到兴邦学校不久，就遇到了冬天，来了很多的小朋友。少男、少女，他们是从北侏昆马区大茫海来的孩子。当时学校还来不及盖学生宿舍容纳这么多的孩子睡觉，大家只好睡在露天，上面铺了稻草，再铺上铺盖，然后挂蚊帐，这样露天睡了几天。学校赶盖茅草、竹笆房子当宿舍及教室，大家终于可以睡在房子里面，在教室里面读书了！教室还没有盖好前，是在篮球场上课，当时篮球场没有铺水泥，我们用黑色的油漆涂在三层板上当黑板。没有桌椅，是坐在地上，用手指在泥土地上练习写字，这就是刚开始上课的情形。当姑娘们搬到女生宿舍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大家可以睡在一起，我跟姑娘们只隔着一道竹笆墙，我就在她们的隔壁房间住着，随时随地可以照顾她们。在女生宿舍那边，有我们女生的地可以种菜，也有自己比较隐私的地方，厕所、浴室，以及晒衣裤的地方，可以比较大方的晒在阳光下！

当时还有战争，所以我们晚上晚自习结束，到宿舍以后就关门。睡觉时，大家都不可以出来外面上厕所，我为姑娘们准备了两个大水桶，可以在房间里如厕。这也是让大家方便安全的方法。等环境安顿以后，我想到底要怎么样做，除了读书以外，要怎么样让这些姑娘们

学习环境卫生和将来她们成家时持家的技巧，以便帮助家里的生计。

包水饺

有一年过年时，我们几个在孟阮分校教书的老师，计划在过年那天包水饺、锅贴、韭菜盒等美食，跟学生和佤族老师们一起享用，陈子贵老师帮忙张罗面粉及猪肉等食物，我们几位老师合力完成这些美食，到下午晚餐时，还剩下很多食物，怎么没抢着吃光呢？去询问后得知，这些食物吃不饱，学生们要吃米饭才算吃饱了，我们辛苦一天做的食物是我们几位老师过年过节吃的，我们以为是很好的食物，但他们吃不饱啊！学生们吃不习惯面食，这不是他们的主食，我以为这样做是把最好的东西分享给人，但得到的回馈与起初的想法完全不同啊！

都是玩真的

我在兴邦学校时，有次上课，学生在玩文具盒，我正要打开，学生急着想拿回去，但我还是打开了，里面有一条小蛇，我吓了一跳，他说：「老师不怕！我已经拔掉它的牙齿了。」这小家伙怎么这样安抚我惊吓的心呢？真贴心又聪明，知道先拔掉牙齿再把玩喔！

学生们都是玩真的！有次我看到学生站在花丛中间一动也不动的站着，突然手一挥，一只蝴蝶被抓到了，他用很细的塑胶绳子绑在它身上，就放开手让它飞了，他的手抓着绳子的一端，好像在放风筝一样！又有一次，一位老师拿他的标本的图片，说明分享给班上的学生们，到了晚自习时，学生的口袋、书包或一些盒子都装了他们做工时抓到的昆虫，拿来让老师观赏。我的孩子们都是玩真的！看到真实的

实体。坝子人（城市人）是看图片标本的。

干天时，我看到学生在砍树，他们砍了三个小小树干，把直径的树中心挖空，看起来是要做三轮车，三个轮子很矮似乎不会是高的车子吧！果然费了一番功夫，是一部木制的矮三轮车，看着大家从学校山坡上坐在上面滑下斜坡，很好玩！甚至，有学生摔出三轮车外受伤了，小腿擦伤，我帮他处理伤口时，还被踢了一脚啊！我很好奇的坐上车滑下斜坡，真的很好玩，不输给云霄飞车，许多学生都着迷了，就这个季节可以玩喔！到晚上睡觉时，我才发现全身酸痛，尤其臀部，一看是一片瘀青啊！原来坐在木头轮子上，又在满是大小石头的路上滑行，震动得很厉害，难怪有人会被甩出车外，这阵子酸痛的学生增加了。

送学生返乡

兴邦学校的学生，在徵兵制度下，每一户人家都要有一个人去当兵，年纪小、不合适到前线的，就送来学校住校读书。当他们慢慢长大时，对家人和家人在哪里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为了鼓励学生好好读书，董事长给了一个令人惊喜又企盼的奖励，就是全班前两名的学生暑假期间可以返乡探亲。

一学年结束了，返乡名单出炉了！大家很兴奋的准备回家与家人团聚。由陈子贵老师领队带大家出发前往北侂，其中最幸运的艾莱，来学校第一年就因成绩优异可以返乡见家人，他年纪最小，离家时间最短又可返乡，其他同学已经记忆模糊一些了！不管怎样，这是大好的消息！

路上遇到泼水节活动，被泼得湿答答，起初还有车子搭，在路上有办事处可以住宿，没有办事处的地方就露宿市场的菜摊或大卡车上，人多、有伴又新奇有趣。慢慢的来到邦康、营盘、艾城、昆马、大芒海，学生的家在哪里，就哪里走；越来越没有车子，就用双腿走路了，大的学生帮忙背着老师及小学弟妹的行李，越走越慢了。一定要走到村寨才能停，才能买到米煮烂饭；天黑前要走到村寨才能过夜，一天两餐三餐都不要紧了！归心似箭的人不能洗澡也不在乎的！

一路上遇到许多接待我们的村长、村民；遇到赶市集的地方，最高兴了，可以好好吃到饱了！或买到巧克力糖（是黑糖啦！），太饿了，就会有想像空间想吃什么啊！有的市集只有干货，连米干都没人卖，辣子不能当饭吃啊！连泡面的水也没有，只好干吃了！这些饿肚子的日子，不曾遇过啊！看看身旁的每个人都瘦了一圈。

日行千里路，可惜没有读万卷书啊！好希望能听到汽车的声音啊！怎么看不到前面的行人呢？就只有我们一行人啊！大家努力的赶路，希望找到煮饭和睡觉的地方。终于把每个学生送到家了，有的学生见到家人相拥而泣，全村杀猪请我们饱餐一顿丰盛的宴席！有的学生的父母搬家了，我们就继续寻找！有的学生的家人已经不在！悲欢离合交织在一起的心情真复杂啊！多年以后，我有机会再度来到这些地方，已经不一样了，只有地名村名还一样！记得来到新地方时，受到学生父母盛情款待，让我们吃得饱饱的！也看到大的木鼓，听到许多侂族的风俗民情故事啊！

离战区这么近

有一次，一些兄弟姐妹来兴邦学校探访我们，为我们学校举办了运动会，这个运动会真的很精彩，有拔河、球赛、攀越障碍、负重赛跑、接力赛等等很多有趣的竞赛！我们邀请了 801 步兵学校的弟兄们来参加各种竞赛。探访队用心的举办这个运动会，办得有声有色，还有制服呢，很感谢有这个运动会，让两个学校的学生体会到运动会宝贵的团结精神啊！学生们毕业了，去别的地方服务时，他们还是很看重这一些运动会耶！而且还办得有声有色！

探访队的活动包括带孩子们去村子拜访村民，由王老师和王师母带队到 007 苗族寨，一抵达就打起汽灯照明。没想到灯光一亮就有炮弹打来，我不在场，只知道有人受伤，大家火速把伤患抬到车上，由王老师开车送到医疗站就医，探访队和其他人走路回学校，走到半路时竟发现王老师的车子滑下斜坡，王老师也受伤了。晚上一片漆黑，后来抢救人员赶到，将王老师送到医院！隔天天亮后，全校师生去现场把车子开回学校，才发现车子被三、四个竹棚挡住才没有再向下滑，没酿成重大伤害。后来学校老师带学生们重新开一条路，让车子可以沿着山坡开到马路上行驶。

我们这时才醒悟过来，我们在最前哨吗？这么久以来，才开窍啊！后来战争结束，有机会到老杨阵地做礼拜时，才知道原来我们离战区这么近啊！回忆这些事情，还心有余悸！但更知道我们是如何蒙上帝保佑啊！从此我们更迫切的带领学生们天天祷告，求上帝保佑前线的弟兄们！求主带领战争快快结束！

环保与现实的考量

当我在女生宿舍跟女孩们住在一起时，我慢慢的看到姑娘们有很多日常生活用品的需要，例如每个月生理期来的时候要用的卫生棉，我思考着，到底是要买一次性的卫生棉，或者要教她们用棉布做的、吸水、可清洗的、多次使用的卫生棉呢？从经济效益考量，她们还是学生，哪有这么多的钱可以买一次性的卫生棉呢？那就来教她们做棉布的卫生棉，可以多次使用又经济实惠，也不会污染环境，是很环保的。

可以多次使用的卫生棉，能帮她们省掉很多的钱——她们的零用钱、或者种菜所得的私房钱、或者是织布做成的书包所赚的钱，好让她们把钱花在最需要的时候和物品上。于是我采买了一些布和针线，教她们缝棉布卫生棉，还教她们怎样使用、清洗，怎样晒太阳消毒，希望她们能够有健康又卫生的好习惯。能够处处为她们着想，就是开心幸福的生活。

越来越多外面的老师来到兴邦教书，给学生带来一些环保、保育稀有动物的概念。从城市来的老师们看到我们的学生很会打猎，很有本事抓到一些少见的动物，一方面赞叹不已，一方面好奇的想知道学生怎样收养这些宠物。但是一问之下才知道，这些稀有动物最后是要进到孩子们的肚子里的，我们开始劝学生要爱护保育类动物，怎么可以抓来吃呢？被我们吃光了就看不到这些动物了！应该放它们回去森林，找它们的家人同类。当我们跟学生沟通时，学生跟我说：「老师，我们很久没有吃肉了，我们很想吃耶！」

这些学生正值青春年少的发育期，他们想尽各样的办法去抓蛇、松鼠、穿山甲、刺蝟、乌龟、猫头鹰、各种的飞鸟、山猫、野猫，来

补足他们对蛋白质的需求。要劝导他们把这些稀有动物、保育类动物放回山上去，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的保育动物观念真的不适用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城市都吃饱了，来告诉他们要保育动物、爱护动物，实在是于心不忍！

我们从不同环境来的老师带来的是什么呢？要想改变什么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让自己融入不同的文化并欣赏接纳与我不同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好、最美丽的、喜乐的生命教育历程啊！

对付「癞子」

还有一件事，当我们发现很多学生身上长了疥疮，疥疮在山上我们叫做「癞子」，就去请教郭医官。他说要买凡士林拌硫磺粉，全校大大小小都擦四天，不洗澡、不换衣服，在这四天当中，要把所有个人衣物、铺盖等物品，放在大汽油桶里煮沸、晒太阳消毒。学校给我们好几个汽油桶，开始擦药、煮衣物等工作，我们分几个小组，轮流在河边打水装入桶中，又有些人加柴，不让火熄掉，衣物、铺盖等物品要煮到水滚，再捞出来拿去晒太阳，哪里可以晒的就挂在那里了。有的组轮到晚上煮衣服，大家一起努力又聊天，分工合作完成这件大事啊！大孩子们不让小小学生靠近火边，大家互相帮助，是个非常难忘的美好经验！特别消毒工作完成后，大家去洗澡，穿上干净的衣服，发现没有疥虫的搔痒难耐，舒服的睡觉，真的是很开心又感动的时刻！

后来步兵学校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也一起展开消杀疥疮的行动，擦药、煮沸消毒衣物铺盖，这是非常有效的对策，也让大家更懂得珍惜环境与个人卫生！



治癞子

801 步兵学校

礼拜天我们会去 801 步兵学校聚会，那边也有医疗站。我们做完礼拜以后，去病房看望老兵弟兄们，年纪较大的学生们会帮生病的弟兄们洗澡、擦澡、剪指甲、剪头发。那时大老马把几个生病的小女生交给我照顾，因为他们都是男性居多、不方便照顾，我们就背着她们回学校，照顾她们，给她们补充营养。经过一些日子，她们很快就痊愈了！

以前要去 801 要走很远的路，后来大钟蒙来学校服务，带着学生开辟一条新的路，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步兵学校，让我下午去教书时，省时省力，来回都不累了！步兵学校外面有几家铺子，都是永泰教会的姐妹开的店，每次去的时候，她们就送给我许多吃的喝的，遇到吃饭时间，更是不用怕饿肚子，每家都盛情邀请款待！

姑娘宿舍失火

有一年，大的学生们要回北佻参加 417 的活动，许多学生都陆续到达邦康，留在兴邦学校的是一些比较小、还有半大不小的男女学生，老师们有的放暑假回家，有的陪学生去参加 417 的庆典。

有一天早上，我也准备我的行囊要跟最后一批同事搭车到邦康参加庆典，没有想到那天早上，早早就有学校老师来 801 的医疗站找我，他说昨天晚上姑娘宿舍发生大火，把宿舍都烧光了，还有一个小女生来不及跑出来，葬身火海，火势猛烈延烧，连旁边的老师宿舍也烧光。听到这个讯息我非常震惊，拿着行李，交代同事，我不去邦康了，不要等我了！我要回学校陪伴照顾其他学生。

于是我匆匆赶回兴邦学校，带我回学校的这位老师跟我说，老师你可以留在学校吗？因为这场大火起因于，姑娘的宿舍没有灯光，有人点蜡烛不小心烧到蚊帐所引起的，女生宿舍的衣服铺盖等物品通通烧光了，还有旁边其他老师的住处也都烧光了。这个小小姑娘在蚊帐里来不及跑出来，丧生了。昨天晚上逃离火场的都是小小的女生们，她们很害怕、哭着，也没有好好睡觉吃早餐，需要有人关心照顾她们！

看到、听到这些景况，我当然又是悲从中来，伤心难过，更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姑娘们的生命中发生这么重大的伤痛事件，多令人心疼啊！擦干眼泪，看看我能做什么事吧！我发现需要换洗衣物和御寒保暖的物品喔！

庆幸的是，学校还有其他老师照顾着她们，这些小孩至少还可以温饱，校长找来一些可以让她们换洗的衣服，或者买一些新衣服，还有董事长也透过陈校长送来了许多的衣服、铺盖等物资，让学生们可以安心稳定的面对恐惧惊慌！我就听她们讲那天晚上的事情！

你们可好吗？

公元两千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到回俄、那排村，办理甘地小学，当时还有战争。有一天，我接到朋友的通知，说我的大哥车祸去世了，我准备回家奔丧。下午，当我来到回俄等车子时，一群军人弟兄们向我走过来，我一看才发现是我兴邦的学生，他们毕业以后到军中服务。这些学生跟他们的伙伴们平息了这次的战役，但他们失去弟兄同学，忧伤的告诉我：老师，某某同学已经光荣捐躯了，我们把他埋葬好了！学生们不知道我满脸的忧戚是为了什么，但是听到他们说，刚从前线结束战争回来，我情不自禁的放声痛哭流泪，感谢上帝！生、死，都是光荣的胜利！换来这地的和平！我的学生的生命换来战争的结束！这是最光荣的时刻啊！

大卡车来了！我们一起上车回万宏，但他们仍不敢怠懈的架起枪枝，在暗黑的崎岖山路中警醒的保护他们的老师伙伴们！能够有这样的学生孩子，夫复何求！兴邦的孩子学生们！老师以你们为荣！如今，

大家分散在各地，你们可好吗？

写到这里，再次放声痛哭流泪祷告！2020年新冠肺炎侵袭全球，求主消灭病毒疫情，赐下平安健康给缅甸每个民族的领导和百姓们！不再有战争！大家和平相爱！

林雪卿老师（右二）



佤邦教会我的事

邱方旻

我在1991年差传年会时蒙召，听到佤邦事工的需要，隔年便参加了短宣队到佤邦。当年的佤邦没水、没电，到任何地方都要走很久、很久的山路才能抵达，还有就是洗澡时是穿着「沙龙」在河边洗澡，这对于一直住在都市生活机能极好的我，真的是很大的挑战与震撼。但是孩子们很容易知足，单纯的笑容，就是吸引我之后再上山事奉的原因。

神无所不在

第一次去佤邦短宣队，我们到苗族的寨子中传福音，第二天晚上我们打好气灯刚挂起来，突然就听到炮弹打中一间民房的声音，有人中弹受伤，王哥立刻开车送伤者往361医院。途中车子滑下山坡，幸好被竹棚挡住，王哥安然无事，再联络其他车子将伤者送往医院，伤者后来伤重不治。

原来敌方看到晚上山里有灯火，就打炮弹过来，但因为技术不好，我们蒙神的保守所以没事，而那位伤者却因为我们而安息，这个寨子也因此立刻迁移至别处。这件事让我觉得很亏欠，后来三次到山上事奉。

在兴邦学校，敏雯姐安排我教国语和数学，王哥、敏雯姐管理照

顾这群军人学生，他们很仔细的教导学生，让学生都能自理生活，并按年龄教其他生活上的技能。孩子都是离开父母，住在学校，但他们很容易知足，知道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到兴邦有东西可以吃，有干净的环境，有书可以读，只是会想父母。

每天早上王哥都会带晨更，晚上自习结束后，老师们会到宿舍带孩子们晚祷。服事是需要神的话语，一早读神的话语，让神提醒；晚上以祷告结束，也教导孩子随时向神祷告。

恩典够用

这里是一天吃两餐，每逢王哥从外地牵牛回来时，这是加菜、有肉可以吃的日子。王哥会带着大孩子杀牛，教他们如何放血、切割……。很大一只牛，因分食者众多，入菜时只能以绞肉方式呈现，但大家都很高兴、知足。

原本担心孩子们的蛋白质不足，但发现他们会到田里抓野鼠、竹虫来吃。我的住处出现老鼠时，我很害怕，去找学生来，他们很开心的抓老鼠烤来吃。而另一位老师遇到毒蛇，也是学生和当地老师抓去泡药酒。有一天，一个孩子拿了一片蜂窝给我，说是他自己养的蜜蜂的窝，分享给老师吃，让我很感动。这里看似物资不丰富，神却以各样的方式来供应，神的恩典是够用的。

晚上学校会用柴油发电两个小时，让孩子们读书，自习结束后天很暗了，回宿舍都需要手电筒。但在有月亮的晚上，月光照在路上，大地明亮，不需要手电筒都能看得很清楚了，神奇妙的创造实在令人赞叹。

适当的帮助

每个小孩一个月会有三十铢的零用钱，小小孩会到合作社去买一罐可乐来喝，他们难得可以喝到甜的东西。而大孩子就不会乱花钱，他们会把钱存起来。

孩子多半不知道自己的年龄，我们仅能按身高来大致分辨。孩子不分大小，都得要自己打理自己一切的事情，包括铺床、摺衣服、洗衣服等，这些事都照样做。

那天看到一位可能不到五岁、很害羞的小孩，自己洗完制服（军服）后，手没有力气拧干，衣服晾起来还一直滴滴答答的滴水。我有点心疼这孩子，问他这样衣服能干吗？他回答我：「可以的。」我发现其他孩子却视这一切为正常，因为他们也都是这样过来的。这让我学习到：不是看对方可怜就给，而是要适当的帮助，不是自己想给就给；也不是眼见为凭，需要祷告求神赐智慧知道如何去做。

生命的扩张

第一次在佻邦过年，听到鞭炮声，发现孩子拿竹子来烧，真的就是所谓的爆竹了。爆竹也是他们欢庆时会燃放的，有一次自习后听到山里传来炮声，以为又要打仗了，王哥告诉我们，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马上带着孩子往溪边跑，那时我很害怕，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发现是有人欢庆放爆竹的声音，感谢神怜悯我，没遇到战事。

我原是因同情他们，看见他们的需要想去帮他们，去了之后才发现是他们教了我很多，生命扩张很多。在佻邦四次，影响了我后续二十年的事奉。

邱凯萍

1994年底是我第一次去南佻的兴邦学校，之后每一年的暑假去二、三个月，一直到1999年去了新加坡读神学。后来2001到2002年又回去一年，那时候已经是新的学区（46宏邦中学），大部分的老师也不是基督徒老师了。这么多次的短宣，帮助我在灵命、心理及各方面有健全的成长。需要教学生数学、音乐、中文、英文等各种科目，让我第一次发现我有机会在美国、台湾学习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学了多久，才能教多少给学生。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到兴邦学校后，有时候需要带查经，很不好意思的说，我到那时候才发现自己对圣经的了解不够多，所以后来决定去神学院进修。

大爹和大妈

我相信去过兴邦学校的老师们都会特别怀念与王大爹、大妈相处、学习的机会。我最记得大爹告诉老师们的一件事就是，回家之后分享不要说缅甸或佻邦是如此如此，因为我们只有在兴邦学校服事生活。我之后在不同国家服事或参与短宣，回家分享就特别记得这一点。不过我非常非常怀念的就是大妈所带给我非常正面的榜样：一个做妻子、母亲、老师、师母及充满喜乐和智慧的基督徒。我跟大妈实际相处的

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从旁观看她的待人处事和她那总是充满喜乐的笑脸，就知道基督生命在她身上产生多大的影响。

我在1996年那个暑假受到枪伤，到医院的第二天，大妈就带着闯祸的学生来看我，之后大妈告诉我，学生去医院的路上非常紧张，因为不知道我的反应会如何，但是看到我之后，我告诉他，老师原谅他，也安慰他，在回学校的路上他就非常的开心。从这个当中我也看到大妈很关怀学生，陪他来探望我，相信也鼓励、安慰学生小心不要再犯错了。

我去兴邦的几次，也刚好是大爹在外非常忙碌的一段日子，我记得每次大爹要回学校的那天，大妈一听到车子的声音（她说她可以听出来大爹的车跟其他车的声音不一样！），就预备大爹回家所需的一切。如果大爹在学校一起吃饭，大妈一定非常细心观察，如果大爹吃完就赶快给他再盛饭。

陪学生背米

我到兴邦这么多次，第一次是跟玮玮一起去的，我们在一起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我也从她的身上学习到很多待人处事的方法。我们1994到1995年去的那一次，也是边界非常不方便的期间。

那时候学生大概一个月需要去抬米一次，每一次差不多连续五天，通常是下午或傍晚出发，从学校走那个非常陡上上下下的山坡。他们大概一个钟头可以走到下面边界之前的小山岭，我们大概走了两个钟头。他们之后下山抬米、菜和一些生活需用品，我跟玮玮差不多每一次都会去陪他们，在小山岭等他们。虽然没有跟孩子们走全程，但是

能够跟他们一起经历那段日子，看到他们的辛劳，知道他们有时候累到话都说不出来，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更能够体会他们经过的挑战。从他们的角度，他们可能永远记得我们曾经跟他们走过这一段路，知道我们去不只是教书、跟他们传讲耶稣而已，我们去就像耶稣来到世界上跟人类经过同样的挣扎，就是一个「化成肉身」的事奉。

不过经过那段上上下下陪学生背米的日子，也让我整个人瘦了下来，变得更健康美丽。从那段去短宣的经历跟后来来到迦纳，让我深深的体会，当我们顺服上帝的带领，祂不只照顾我们财务、生活上的需要，如果我们也融入本地人的吃和各方面的习惯，祂也借着这个机会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更健康的生活。

孩子的未来

想到佉邦的日子，当然也一定会想到学生，毕竟我们就是为了他们而去的。我第一次去兴邦学校，虽然地方非常原始，但是孩子都非常天真和单纯，在那里几个月后，就好像一生第一次感受到无条件的爱，当我们向他们表示关心，他们很自然接受，虽然他们在物质上没有什么，他们（尤其儿子们）到山里找小螃蟹、野芒果、挖山药、竹鼠，拿来跟我们老师分享。我在第一次去过后，开始重新思考所谓「进步和发展」或是科技的发展真给人类带来好处吗？如果我们所谓的发展，反而让我们失去人类基本互动的爱和真诚，那这些所谓的发展又算什么呢？

在多次前往佉邦教学的过程中，我也发现教育不能拯救任何人！虽然我从小信耶稣，我却觉得如果这些孩子得到好的教育，他们就会

有好的未来。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可能今年觉得这个孩子读书用功有好的未来，没想到下一年回来发现他回到军队，在某一次的炮轰失去了生命。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下，鼓励学生好好的读书，却不见得能确保他们有好的未来。

求神继续祝福佉邦

我在 2000 年有机会回去看学生，那时听说他们已经不欢迎基督徒老师了。看到学生时心里非常难过，因为他们看起来非常的累，之前学过的诗歌都忘了。所以祷告求神带领基督徒老师有机会回去鼓励他们，结果神感动我自己回去一年。那一年其实不容易，因为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第一学期我跟几位缅甸老师们一起生活，到了第二个学期黄静儿老师加入，跟我一起作伴。非常的感谢上帝，让我一直有好的同工一起服事。

在兴邦学校的这些经验和回忆让我特别感谢上帝，藉着这些机会帮助我在各方面成长一直到如今，在西非的迦纳仍然应用那时候学习到的一些原则。最近几年也特别感恩，能够藉着手机电话继续跟一些学生保持联络。求神继续在佉邦的这块土地兴起祂的福音，让祂的荣耀彰显，祝福那里的百姓。



邱凯萍老师（前排左一）

生命的榜样——大爹大妈

金钊康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约翰福音 13:15）

生命的榜样是跟随耶稣的累积！在我的属灵生命中有很多榜样，大爹大妈是和我相处最短、但影响我最深的人。记得我刚到学校时就跟大爹一起带篮球队，没想到一个不小心脸就挂彩，眼镜也坏了，大爹带我下山去配眼镜，从学校来回可不是一件小事，但从他们的身上我感受到爱的榜样。不仅如此，每周六日的探访，我常常跟大妈来回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为的就是为探访对象祷告，有时语言不通，还必须带学生帮忙翻译。在路程中，大妈如数家珍的分享每个探访对象信主的过程，听到每个信徒都是在极大的苦难中经历神迹，我才明白神的爱透过宣教士彰显出来，这爱的榜样也深深影响我的服事。

我还记得当时大妈邀请我去跟中一班的学生住在一起（我也是中一班的导师），当时觉得能跟学生住在一起很新奇，我从小到大都没住过宿舍，所以就答应了，但后来发现有很多限制与习惯的不同，自己内心很挣扎。当时想大爹大妈都可以，我也要学习跟他们一样。这想法帮助我很快的融入学生的生活，我既是老师也是哥哥，他们常常

在睡前跟我聊天，谈他们如何从家乡到学校，他们想念在北边的亲人，也想快点毕业工作赚钱，娶个美丽的姑娘。他们也请我吃自己种的或抓到的食物，去吃我一辈子都没吃过的虫子或动物，虽然内心挣扎不已，但那也代表学生对我的接纳。我记得一年后再回去时，他们都毕业分发去不同单位，但有两位优秀的同学在学校附近负责农场，我每周六都会去农场找他们聊天，他们也仍会请我为他们祷告，与我分享心中的渴望。

我慢慢明白宣教是一份关系，这份关系超越种族、身分，大爹大妈照着耶稣所做的去做，不论他们在哪里，我都看到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从他们身上我看见「宣教士」不是专有名词而是动词，不是未来式而是现在进行式，是愿意爱耶稣，也爱所接触到的人。



周会训话

佻邦！一个怀念的地方

孟树珍

佻邦，一个开启我宣教眼界的小地方；曾经有一段岁月，是如此的光辉灿烂，许多基督徒，许多宣教士，在这里埋下福音的种子，在这里同心为主摆上，在这里见证神伟大的作为，在那段时光中，在那块土地上，真叫人难忘。

说到佻邦，见证是讲不完的，因为有太多属于神的故事在这里发生，我在佻邦前前后后待了两年，见证神的工作，我自己也成为神的工作。

在佻邦这小地方，我经历神深深的医治。带着感情的创伤，我走上短宣，想让自己不再躲在阴暗的角落，结果神让我看见神国度的需要，看见一群父母不在身边的小孩，坚强的活着，看见神的工作奇妙伟大，我不再看自己的软弱，神让我从创伤中得医治，走出来，刚强的迎向神的呼召，真实体验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过程，实为宝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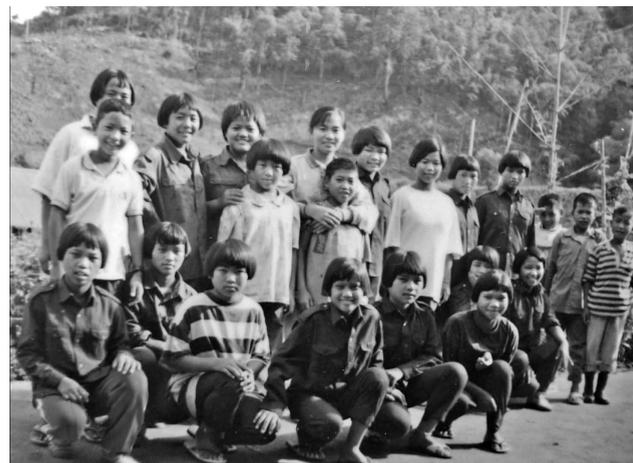
在佻邦这小地方，我的恩赐被神大大开启，原本服事手无寸铁，经过佻邦宣教历练，神的恩赐一一加添，叫我可以帮助更多的未得之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在一次为急救中的孩子迫切祷告，神赐下方言在我身上，我亲身经历属灵争战的真实与震撼，我至此不忘祷告的

重要。其他如讲圣经故事、教导、辅导、敬拜等等的恩赐，也都是我在佻邦服事中，神给我的礼物。

在佻邦这小地方，我体验到生命真正的满足与喜乐，在水电物资极度缺乏的佻邦，我居然可以经常感受到耶稣同在的满足与喜乐，这是在过度丰富的台湾很难感受到的。在宣教工场，我时时经历圣经中神话语的真实，什么才是真正的平安、喜乐、满足，这位神，让我在佻邦经历到。

在佻邦这小地方，神让我清楚个人的异象与呼召，圣灵在宣教工场带领格外清晰，我在佻邦的短宣，神打破我对宣教的憧憬和幻想，但却因此让我对未来神给的道路更加清晰，我因而踏上全职传道人的道路，至今满足开心的服事主。佻邦，我已经分不清楚，我是去付出的，还是去得着的。

孟树珍老师（中立者）与学生们



教务处（右起：孟树珍、萧文蓉、黄玉玮、王师母）



佉邦回忆与思考

柯盈柔 (Ying-Jou Angelyn Liu)

我第一次到佉邦认识学生和一些人，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最近通过通讯和社交媒体，很幸运能与过去在兴邦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又有联系。这样的网路聚会很好，能够重新建立联系，也了解他们的近况。

回顾我在那里和如今二十五年后的时间，我常思想有多少学生真正认识我们的救主，也常思想他们是否安好？以前在那里事奉的老师和传教士们是否有正面的影响？神现在在那里如何做工？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了，他们是否和孩子谈论我们的主，并允许大使命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使命，向社区的未信者传扬？他们可以公开分享自己的信仰吗？他们的社区获得基本必需品、教育、医疗保健后，能够回馈众人，并开放的敬拜吗？他们从认识主后获得真正的自由吗？他们是否仍然怀有孩子般的信仰过着单纯的生活？

我第一次去佉邦是在大学期间的暑假，然后在毕业后工作前又去了一趟。第二次本来预计在那里待半年，但很不幸女子宿舍失火了，把我的护照烧毁，泰国政府无法续签我的签证。耶和華应许与跟随祂的人同在，确实我两次都感到祂的同在。第一次去，我是当老师，但回来后如同学生；第二次去，亲眼看到了主的敌人所造的逆境和多重

挑战。但事后看来，尽管有这些情况，祂依然守护我。透过这些经验，我逐渐热中于宣教和教育，因为对主的理解得透过教育和信仰，人们才可以亲自去认识神，并按照神的意愿做出个人的选择。

二十五年后，看到我所教导和认识的一些学生对主的坚强信心，真是令人感到惊奇和安慰。很高兴看到他们许多人都安然无恙。虽然有些人仍未接受救主，他们在其他信仰中与家人仍得平安。但是一个人不能只靠善行与纯洁和神圣的上帝联结，我们需要主耶稣的救恩。我祈求学生们继续寻求真理，并得知真神所带来的和平与公义。也祈求主内的弟兄姐妹能继续为佉邦各区带来光芒。愿凡寻求主的人都得着祂。好像许多人没有很多时间可以和家人在一起，愿他们能照上帝的旨意来享受家庭生活。愿祂的爱、和平、喜乐永远存在于那些信奉祂的学生和他们家人的心中。愿信徒们以勇气、力量、团契、团结精神去帮助未认识主的人，分享祂的奇妙恩典和爱的福音。愿他们得知真正的荣华不是仅靠物质财富，而是在生活中拥有祂。

Wa Memoir and Reflections

It's been almost 25 years since I first met the students and people of Wa. Recently, through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communications and social media, I was fortunate to reconnect with past students and teachers who taught at Shin Ban School. It's been a lovely reunion online and wonderful to reconnect and see how they are doing.

Reflecting on my time there, and 25 years later, I often wonder how many of the students have truly come to know our Lord and Savior and how they are doing. Have previous teachers and missionaries made an impact at all? How is God's presence there now? Many have their own families and children now, are they talking to their children about our Lord and allowing the Great Commission to be a mission in their life as they tell others in their community who are not yet believers? Can they openly share their faith? Have their community, with access to basic necessities,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the ability to prosper and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ir ability to worship improved? Do they have true freedom in the knowledge of our Lord as their personal Savior and Lord? Do they still lead a simple life with childlike faith in the Lord?

I first went to Wa during the summer of my college years, and then again after I graduated before starting my first job. The second time, I was supposed to be there for half a year, but as it turned out, an unfortunate fire burned the dormitories on the girls' side of campus along with my passport, preventing the Thai government from renewing my visa the second time. The Lord promises to be with those who follow Him, and I surely felt His presence both times I went. The first time I went as a teacher, but came back also a student. The second time I went, I saw adversity from the Lord's enemy and multiple challenges; but in hindsight, saw His protection despite those circumstances. Through my experiences, I grew to know and have a heart for missions and education, sinc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Lord requires both education and faith, so people can learn about God on their own and make their own personal choice as He willed.

25 years later, it is comforting and amazing to see the strong faith in the Lord of some of the students I taught and got to know. It is great to see many of them doing well. Some unfortunately have still yet to receive Him as their personal Savior, but have peace in other religions and with their families. But a person with good deeds alone cannot be united with a pure and holy God, without the saving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intercedes for us. I pray that the students will continue to seek the truth and come to know the true peace and righteousness that can come from the only true God,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will be able to shine a light to the rest of Wa. May those who seek, find Him. Many seem to not be able to spend much time with their spouses and children either. May they come to understand the family unit as God intended and enjoy them. May His presence, love, peace, and joy be everlasting in the hearts of those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for those who continue to follow Him in faith. May believers have the courage, strength, fellowship, and unity to help share the Gospel of our Lord's amazing grace and love to others who have yet to know. May they come to realize that true prosperity is not in success or material possessions alone, but in possessing Him in their lives.

唐雪菁

感谢神，让我重生得救之后，开始在教会聚会并有各样的学习。信主不久，就有教会的短宣队出发到泰北，配搭探访大爹大妈在泰北的宣教工作，而教会探访回来就有分享与见证，并呼召人奉献自己让神来使用。那时候什么都不懂的我，很单纯的说：「主啊，若是祢要我出去，我愿意。」神垂听了这样短短的祷告，陆陆续续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哥哥姐姐，很奇妙的给我一些宣教士的传记、宣教体验营的报名表，我开始有机会认识宣教，甚至后来也有机会参加泰北的短宣队。参加短宣的时候，王哥问我要不要毕业就到泰北配搭？那时候我并不清楚，只是心里暗暗思索，若有可能也可以来这里三个月，当短期的同工。在这个过程中，神让我在教会中长大，学习建立灵修生活，接受真理装备，参加祷告会，配搭各样事奉的学习。

宝贵的学习

大学毕业工作后，当我正在为未来的道路打算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声音：若有机会，你不是要到泰北三个月吗？自己明白这样的时间到了，于是与教会商量。宋长老就挑战我，既然要辞职去三个月，要不要祷告去泰北一年呢？因此在祷告后，我便到泰北开始一年半的学习。

回想在兴邦的岁月中，有许多宝贵的学习：

一、在一个没水、没电的自然环境中体会耶稣来到世上的生活：这是我一开始去到那边的感受。从习惯方便到一切都不方便，从城市到乡下，从各种选择到没有选择……。有一天正在思想这一切的时候，想到耶稣的时代，岂不是跟兴邦学校的生活差不多？！忽然就把这一切的环境视为是一个极为蒙福的体验机会——让耶稣的生活型态成为我这个城市人的体验。当老师们一起点蜡烛改作业的时候，我就想耶稣那时候也是在微弱的油灯下度过夜晚；当跟着孩子们一起吃饭做工的时候，我就想耶稣也是亲手做工，过贫困的生活，捏麦穗而吃；当自己手洗一切衣物，我就想起我们都是在河边洗衣的妇人……。

二、在一个没有家庭的环境中经历有主爱的家庭：我们去到的地方，基本上孩子们都跟父母分离，来到这边受训和受教育。某个方面很不幸的是，他们要远离父母乡亲和熟悉的环境，但是庆幸的是，他们可以受比较好的教育，有机会接受福音，还有主爱的照顾！这样的爱是从神来的爱，也是宣教士摆上的爱，带着我们这些年轻的短宣同工一起学习跟我们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语言、不同年龄的孩子们的爱！虽然说，我们能够给予的真的很有限，他们可能也不能从我们不成熟的生命中得着真正的满足，可是我相信神的爱真实鼓励着我们彼此学习接纳、彼此关怀、彼此用真实的心相待，而这一切跨越了语言、文化和种族等等的差异，使我们可以在生命的际遇中因着神的带领而有不一样的相会，成为生命里面一个非凡的学习！

佤邦山上的呼召

在这一年半的配搭经验里，让我对宣教士的委身与生命、生活，有真实的看见；也学习和不同背景的同工配搭，学习单单的依靠神来教导、供养福音对象的需要。透过成为校护的角色，还有半长期同工的学习，及承受老师们来来去去或是去办理延签同工不在时，要独立面对一个大学校的运作的经验（虽然只有一两周），也让自己从原有教会学习的牧养经验被扩大到思考一个一千多人的组织运作角度！校护室的建造，一起亲手编织屋顶、一起扛竹子回来盖房子、一起走泥泞的路、一起为垂危的生命迫切哀哭祷告……。许多点点滴滴的失败与喜悦，都让我的生命有了不一样的淬链与学习，非常感谢主，因着这一段的经历，也让我最后在佤邦山上领受全职的呼召，可以一生继续走这样一条跟随主的道路。

回忆这段过程中，其实心里也深深感谢事奉道路中教会同工们的成全与祷告，在工场上大爹大妈及众同工的包容与接待，因着教会和工场上有这些长辈的陪伴与带领、同工们的鼓励扶持和祷告，才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经历神的丰富与奇妙，感受同工们主里连结的美好。真是感谢主的恩典与带领，愿将荣耀赞美归给那带领我们走这一条生命道路的神！

左起：唐雪菁
王师母
周庆莲
谢明惠



兴邦感恩回忆录

唐慧玲



成为山上人

1994年9月来到泰北永泰村，等了一个星期，尚未有动身上山的迹象，于是问了副校长何时动身，才知道已封关，我们必须付代价走小路上山。当时灵修正好读到诗篇九十一篇，于是与其他老师分享，大家祷告后，我们还是决定上山。但没想到才爬山五分钟，我的鼻窦炎开始发作，呼吸不顺畅又不太会走羊肠小径，心中就问神说祂不会跟我开玩笑吧，我纽约的工作都辞了，结果因为不会走山路而无法前去，最后跟神说 *I can't*，但心中听到神在我心中说 *you can't but I can*。最后靠着神的能力恩典，终于来到兴邦。经过了半年走山路的操练，第二个学期副校长来接我们的时候，最后跟我说：「唐老师，恭喜你终于成为山上人了。」展开1994年9月到1997年6月快三年的兴邦生活！曾看过白日飞来的箭（火箭炮），但它们并不能伤害我们，在此期间深受神的信实慈爱的保守。

到兴邦大部分都是教大儿子们的英文，从四年级到初一班，课余非常喜欢和兴邦的小儿子和小姑娘们玩，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是可以比手画脚用眼神沟通。他们实在是太可爱，也是急需怜爱的小孩。有一次这些小儿子们捉了一只独角仙吓我，而我却把这只虫放在胸前

当做别针，让小儿子们有点失望，并向我要回独角仙。

有一天大儿子们带一个四、五岁，叫尼豹的小孩来，他们说：「老师，你不可怜他吗？他没有阿妈，又爱哭，全身臭臭的。」于是我就把他带到老师宿舍手把手教他写字，请中儿子教会他自己洗澡、洗衣服。我还记得小阿利问我说：「你是他的阿妈吗？」我说：「我是你们的阿妈，你们谁不会写字，我会教他写字，谁生病我会抱着他，为他祷告的。」结果看到小儿子们露出满意的笑容。

「老师，你为什么气不哭」

大儿子们有个喜好就是气哭姑娘老师，所以大儿子们有次问我说：「老师，你为什么气不哭，反而苦笑。」我就告诉他们，上帝是公平的，因为我中学时也惹过老师们生气，现在你们只是年轻气盛，不是故意的，所以我可以理解，而且对过去被我气过的老师们反而深感歉意。有一次林勇益上堂课可能跟老师有过节，到了英文课气还没消，我叫他，他居然说「我恨你」，我转身在黑板上写着「I Hate You」三个英文大字，请他跟我用英文说「我恨你」，就这样化解了师生间的冲突。

我非常感谢神让我常从学生们的反应中看到自己以前的错误和过犯，就是看到他人眼中的刺，让我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其实这个大转变是因为我唯一的弟弟在 1995 年结婚，婚期越近我心里越低沉，外加鼻窦炎经常发

作，有一个晚自习因和神呕气被锁在屋内，我跟神说为什么不能晚一点呼召我来此地，我只有一个弟弟，我的父亲无法谅解我，因为我常说我很爱我的弟弟。那一天好像神对我说，谁说你只有一个弟弟，我将赐给你许多弟弟。有一节经文在我心中响起：「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 12：50）。从此以后我可以更设身处地的为学生们想，并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兄弟看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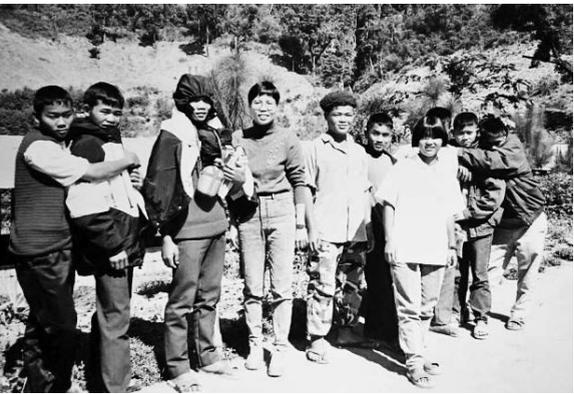
还有我把头发剪短，是因为当时我带的初一大儿子总是因为头发的事情被处罚，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们已经是青少年，不是小孩，会比较爱漂亮。」于是我将原本烫过的头发剪了，告诉他们，我是女生更爱漂亮，所以他们头发的长度不可以超过我。当然短发也非常方便，特别是在旱季不用太多的水洗头，而且比较快干，不容易引发鼻窦炎。感谢神让我知道榜样的重要。

靠着耶稣圣名

有一次，小儿子宿舍有个放牛的孩子猝死在床上，搞得小娃们晚上不敢睡在宿舍里，当我带完大儿子的晚祷经过小儿子宿舍时，他们要我为他们祷告，祷告完他们还是飞鸟四散的去其他宿舍。当时好像圣灵感动，要我那晚睡在宿舍里，因为他们就像我的小孩子，并且我想让这些六、七岁的小儿子们知道，并证明（见证）主耶稣的大能和保守。于是我回到老师宿舍，告诉老师们当晚我要睡在学生宿舍。结果阿莉老师说她也要与我一起去，因为那间宿舍是她带的晚祷。

学生宿舍是竹笆做的，冷风直灌，最后终于睡着并且睡到早上敲钟了我才醒来。当时很多学生看到我从小儿子的宿舍出来。之后许多





左四为唐慧玲

大儿子问我说我是不是真的那晚睡在那个宿舍，我说真的啊，并没有他们传说的老魔鬼出现，因为主耶稣的大能和看顾保守。日后大儿子们晚上遇见梦魇的时候，都要我与他们一起祷告。学生渐渐增多，后来在老师宿舍旁加盖了一间小儿子宿舍，又有新来的小娃猝死，

这次我只要为主耶稣的名做见证，并且教导他们唱〈靠着耶稣的圣名〉此一诗歌就行了，因为其他小孩就会叽叽喳喳的用当地的话语一起做见证。感谢神让我知道信仰就是生命的见证。

真实的生命见证

在兴邦遇见了几个影响我的真实生命见证，就是四年级一位叫田金龙的同学的见证。虽然我只和他见面几次，当时我第一次教尺牍这门课（作文），应该是第二次上课时发现他趴在桌上睡觉，我就半开玩笑的说胆子不小，大儿子们上唐老师的课都没有趴在桌子上睡觉……结果在旁的同学们急着解释说，老师他打摆子了。我一摸他发高烧，要学生带他去医院，当天中午我们教师团契还为他特别守望祷告。第三天传来他在医院过世的消息，当时对我的信心有所打击，我不解神为什么不垂听众人为他的祷告！但是隔天王师母告诉我们，这次因着田金龙的过世，受洗班从原本三十几个人增加到近百位。因为师母到他的宿舍告诉他们，田金龙现在在天父的怀抱中，因为他是个

爱慕主道、学习认真爱读书、做事从不偷懒的孩子，师母挑战孩子们，若他们今晚过世自己确信能到主耶稣那里去吗？当时我才真实明白一粒麦子落在土里死了的见证，还有田金龙的生命活出忠心良善仆人的见证。这是我所羡慕的生命及应当效法的榜样。

第二个真实见证就是唐雪菁老师的见证。她是长庚医院的大护，来到学校是个非常有爱心的老师和护士。有一次居然听到她说好想得一次摆子，这样才能体会学生的病痛，所以她不吃预防摆子的药，结果真的得了最恶的疟疾，一点都没有怨言，仍然非常喜乐的照顾病痛中的学生和老师。因着她的爱心和信心，我们老师也开始不服用青蒿片预防疟疾了。

第三个见证就是凯萍（**Pauline**）受枪伤的见证。当时有学生跑到宿舍说有人受枪伤，之后盈柔跑回来用英文告诉我说 **Pauline** 受枪伤，要我带她去医院，当时我听了腿都软了，告诉她我们先祷告吧，祷告到心中有平安和力量时，才起身带着她赶往 801 医院。走在小路的半途中，远远看见学校的白色卡车从山上开进 801，我跟盈柔讲 **Pauline** 有救了，因为神正派遣外科医生刘院长回来替 **Pauline** 动手术。当我们到达医院时，手术已在进行中，才知道在 894 时有块乌云催促王老师们赶紧下山，当时他们并不知道 **Pauline** 受枪伤。真的经历到神的信实与慈爱！**Pauline** 手术成功后，经过雪菁细心的护理，居然不用下山到泰国平地接受治疗。**Pauline** 依靠神，也非常勇敢，等到复原才告诉她的父母。**Pauline** 真的不愧是女保罗。我从年轻老师们身上真的学到信心、爱心和勇敢的生命榜样。

一切感谢神

感谢神在我年轻时带我到兴邦，让我认识犹如兄妹和家人般的学生们和老师们；在兴邦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软弱，在战争时需要靠学生们的保护和下山背米、食物来维生，自己所能做的非常少和小。我也看到天父上帝非常爱兴邦的学生，曾亲眼看见神藉着祷告，医治了至少十位疟疾病危的学生！当我的学生王光明患了猛爆性 A 型肝炎，去医院看他真的是枯瘦如柴，只能抱着他流泪痛哭祷告，结果两三个星期后他回到学校。

感谢神托王老师和师母的祝福，在 2016 年去了大其力，居然可以看见他和其他的大儿子及我们班的班长钱有志，**Ai Jiang Bi**，吃着大儿子们亲手为我们准备的佤族烂饭，接受魏学军和田春叶夫妇及李华夫妇的盛情款待，在曼谷与田美菁欢聚，在满堂遇见刘美虹和陈仪慧。

2017 年，信实的上帝带我去了北佤孩子的故乡新地方教书，并且居然教到唐棣的女儿叶媛（左边第二个），真的实现曾经有学生说希望我能教他们孩子的话，在那里非常高兴遇见李光华夫妇、包金龙、沈如华夫妇及孩子们、唐棣夫妇及孩子们、陈立其 兴邦的学生。兴邦学校的师生永远是我心爱的家人。



佤邦生活点滴

徐延政

从 1995 年在教会全职服事之后，适逢季雄哥敏雯姐在神的带领之下，从永泰村离开，继续深入佤族的事奉，开始兴邦学校的服事，永和堂本着前方打仗、后方支援的精神，全力支援兴邦学校的事工所需，除了积极鼓励弟兄姐妹投入担任短期师资，所有传道同工也必须前往兴邦学校服事，直接体验宣教的现场。1997 年的 1 月，终于轮到我出发，虽然之前有过兴邦短宣队的体验，但是和三个月的短期师资还是有不小的差别，其中有些事真是让我永生难忘。

不是补习

出发前，当时主责后勤支援的地方教会差委会，会择期将预备前往的师资集合讲习，在讲习中，我心中一直有个困惑，就是我们使用台湾的教材和教学方式，真的适合这些佤族的孩子吗？其实我知道，当时我们没有更好的选项，但我深怕我们这些在台湾联考制度中成长的老师，不知不觉就把这种升学主义的文化带入这群孩子当中。当天讲习后有一点祷告的时间，在祷告中我恳求一件事，求神让我能在教学的过程中感受到学生的难处，好让我的服事能真实的帮助到他们，我们带去的是合神心意的教育，而不是「补习」！

种木瓜

在我即将结束佤邦服事的前一周，某天下午我在老师宿舍后面的小山坡地，看见一个孩子在挖地，我好奇的问他：「你在做什么？」这个学生回答我说：「老师，我在种木瓜！」于是我又问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你为什么要种木瓜？」他回答我说：「因为我想吃木瓜，老师，下次你再来教我们，一定请你吃我的木瓜……」

我无法压抑内心的激动，走向老师寝室，内心百感交集，不知是羞愧或是感动，当然不是为了那一颗遥不可及的木瓜，我内心深深被刺激着，我怎么从来没想过，如果要吃木瓜需要去栽种，从挖土、撒种开始……，但我觉得其中最困难的应该是等待吧！

对我这个从小在都市成长的人来说，虽然生物课教导我许多正确的知识，但我的木瓜是在超级市场，不是在树上。我想吃，就去买，从我有想吃木瓜的念头，到木瓜进入我的口中，整个过程一定可以在三十分钟内完成，但这个孩子，对他来说，他要为他的渴望，忍耐等候大约三年的时间，还不能确定成果如何。

自己其实是学生

文明的进步，让许多原本需要时间的事物加速，我们都享受各种「加速」所带来的便利，当年戴德生要到中国传福音，从英国开船到宁波上岸，可能超过半年的时间，今天的喷射客机如果直飞大概只要半天，不可讳言有些进步确实带给人们正面的意义，但是我很少去思考是否每一件「被加速」的事情都是正面的，或者说在享受加速的正面效果时，有没有损失了什么宝贵的事情而不自知？或许超市买的木

瓜和自己种的吃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神要启示一个真理，或是改变一个人，激励一个人成熟的过程是可以轻易加速的吗？若我们轻忽的加速了神的时间，并且沾沾自喜，会不会带来什么负面的结果？我是否能够常常用一个带着信心眼光、忍耐等候的态度来感谢神的时间和神的作为？

感谢神在我的生命中为我预备了在佤邦生活的三个月，我想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宠和荣幸，能够脱离文明社会的限制，去体会一些可能一辈子也学不到的事物。也许，去兴邦小学是做老师，但到了那里，发现自己其实是学生！

徐延政（后排右二）与短宣同工



徐庸蕙

夜宿永泰

最初生涯規畫是準備在神學院畢業後，到泰北接受一段時間的短宣訓練，也尋求是否要進入宣教事奉。但所有的計劃卻因為結婚而劃上驚嘆號，因此來到新竹事奉時仍舊惦念著禱告許久的佉邦。很奇妙的是三年後在《校園》雜誌上，再次看見佉邦宣教需求的呼聲，於是徵求教會的同意，終於踏上宣教路程。

一路輾轉之後飛機停在清萊，我們被接到泰北的永泰村暫停一宿，準備第二天上山。當黑暗浸泡在這座山城之後，天空的星子特別明亮的映在房間的鐵箱上，而我就在半夢半醒的興奮中，聽到各種蟲鳴與一陣陣急促敲踏木頭地板的聲音。第二天宣教士用稀鬆平常的語調說：「喔！那是老鼠，牙齒特別厲害，連木頭都可以啃穿，所以沒看見連衣櫃都改成鐵制的！」呵，多別開生面的歡迎儀式。

我又問到：「在窗邊突然會發出很大聲音：額～額～額～逗給～～～是什麼啊？」宣教士說那是長過手臂、類似大蜥蜴的動物的叫聲，應該是一個大家族，躲藏在教堂附近草叢中，當地村民就以它們的叫聲，取名「逗給」。

是啊！親愛的主：我將前往去觀看祢隱藏在山林之中的一群孩子，

他們被放在祢心上而從未被遺忘，他們呼求的聲音也上達天聽～～～

45度角

第二天來了一台四輪傳動的貨車，將我們這群「貨物」帶往泰國邊境，越過泰國關卡，進入山區的興邦學校。一路上我們從原先很悠哉的抓著貨車鐵杆，在清風與陽光中漫遊，到後來便深刻感受到一如貨物般的被東拋西甩。因為要在深山叢林中，以45度仰角穿梭找路，還要躲避隨時伸出來的樹枝襲擊，像極了007電影的經典場面。

車後有好幾塊大木板，原先可充當座位，後來遇到雨季時山路泥濘不堪，車道被沖刷不見，這些木板就派上用場去造路，也可以讓45度角俯衝的輪胎從深陷的淤泥中拔出。在抹完滿臉泥巴後，我終於嘗到筭路藍縷的味道，而几趟過度搖晃的行程之下，我帶回一個紀念品：左內耳受傷聽不清低頻率的聲音。

喔，親愛的主：當車子以45度仰角前進時，我看不到前面的道路，眼前只有藍天白雲與尖利樹杈。求祢扶持，當我走在人生路上搖晃而看不清前途時，知道定睛仰望祢，總會有路可走。

槍聲響起

進入校園的那一刻，就有許多眼尖的孩子跟著車子跑，後來人數多到可用「團團圍住」來形容。看見王季雄老師與師母，還有燦爛與歡迎的笑容，高年級的孩子幫忙搬行李到用綠竹搭建的老師宿舍，我遇到一見如故的「同居人」雪卿老師。他們三人落地生根的埋入這塊土地中，等待孩子們日後開花結果，從他們滿臉的風霜中可見勞心費

力、消耗健康，然而眼神中却有一种母鸡护雏的执着！

上课的第二天晚上，突然听见一阵阵类似鞭炮的声音在远方响起，不久王老师吩咐我们拿好护照与机票，等候他的指令准备下山，因为远方传来的是枪声。原来坤沙部队仍在附近山区隐密活动。于是除了祷告，我们摸黑准备好证件，等候下一步通知—结果却是因为当夜出现「天狗食月」现象，所以他们用枪弹制造声响来驱逐这只天狗「乌云」~~~哇！很昂贵的音效喔！

喔，亲爱的主：天狗食月可以是迷信，也可以是执着。佉族人用枪声来守护他们的月亮，宣教士第一时间也在保护我们的安全，祢呢？竟用牺牲生命对抗罪恶，守护世人！

恰撒拉玛

刚入学的佉族小娃对汉语的认知不多，教低年级注音符号时，我发现先学佉族的日常用语可以增进沟通，因此各种有创意的注记方式纷纷出笼。男老师叫「撒拉」，女老师叫「撒拉玛」。上课时学生常常被四处飞的昆虫或是窗外动静吸引，而魂游象外，因此「『恰』撒拉玛」这句话，就常出现在我的课堂上，意思是：注意，「看」着我！

相处久了，孩子很容易就爱上老师，也会问我叫什么名字，当我跟他们说后，孩子很惊讶的彼此七嘴八舌，终于出现一名翻译官告知：

「老师，你名字的前两个字在佉话中是『彩虹』的意思喔，哈哈你取的是我们佉族的名字。」

喔，亲爱的主：当我知道自己名字与彩虹近音时，多么开心，因为这是立约的记号。当雨季后山谷出现霓与虹的美景时，学生啧啧

称奇，我确知，祢行走在这群孩子当中，施行救恩。

天降神兵

学校有些女勤务兵，是来帮忙事务工作的，看着她们不过十几岁，穿着一身军绿色衣服，语言不通，露出腼腆笑容且显得手足无措，唉~~~想想自己在这种年龄时，除了读书还会干啥呢？王师母教其中一人看时钟，可以帮忙敲打上下课的钟声—其实也只是一个悬挂的大铁盖而已。但是时间过了老久，也没听见任何钟声，询问之下才知道她只是一直「看」着时钟！后来师母画出每一堂上下课的时钟的「长相」给她识别，当然，敲打状况还是很随意。

也有女兵是在厨房帮忙，而我每天的游戏之一，就是听切菜的频率，猜测吃饭时出现的是叶菜还是瓜类。但是一看到她们切完菜是用扫各种垃圾的竹扫把，将菜扫入锅中，立马清楚谢饭祷告是多么的真实与重要！

亲爱的主：教育这群孩子时，我常有挣扎，许多事是要认同他们或是文明改造？我何尝不是另一类天降神兵？他们信主的动机，是基于耶稣大爱？还是为获得老师随手赠与的物质？

谁的声音

所有老师清早都会聚集在王老师家的客厅唱诗与晨更，与我同期去的有一位音乐老师，因此在天色阒黑中我们依旧可以分三部唱诗，犹如天籁绕梁一般，而在读经默祷中等候阳光穿透竹篱乍现，真是一场飨宴。

自从听过永泰村的无敌「豆给」声音之后，就对这种庞然大物心生敬畏，几次在宿舍也听见类似的喔～喔～喔～～～的声音时，不免担心它们会突然出现热情的跟我打招呼。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询问王师母，这里是否也有「豆给」出没？师母认真的想了一下，回答说：「有可能喔！但还没碰到过。」我又问：「刚才是否有听见它的叫声？」师母领悟过来，哈哈大笑说：「那是王老师的打嗝声！！」多日悬案终于破获！

学校四周是竹林，因此建筑物都是就地取材，每间校舍都用竹篱笆来区隔，丝毫无隔音效果，上课时每个老师都得各显本事，让学生专注于自己的授课内容。我主要是教汉语课，有一次上课，我问学生拔萝卜的故事情节，回答的声音居然是从隔壁班级传来的！王老师是教数学，大凡只要是他上课，全校都会进入除法的「分水果」中，班上学生还会偷偷跟我说：「老师，我们自己都吃不够，为什么还要分给别人？」

哇！亲爱的主：我来此才发现，「乘法」具有拖拉斯思维，大者恒大；「除法」却具有基督精神，舍己付出；也明白「没比较无所谓；若比较让人累」！原先懵懂无知、全凭天性的学生，来到学校接受教育之后，改变思维与眼界的他们，日后会发出何种声音？

断木逢生

星期天必须走上一小时左右的山路，才能到「教堂」去敬拜上帝。山路蜿蜒难行，往往是 45 度坡度，加上路面有许多碎石头，我常常滑倒，跟着前去的学生不时叹气摇头，然后伸手紧紧抓扶着我。其中一名学生跟我说：「老师，上帝给我们脚的大脚趾那么大，就是要我们用力按在地上，这样走路就不会滑倒啊！」唉，没想到走过三十多

年的岁月，来到此处重新学习「走路」。

到达礼拜堂已经汗流浹背，双脚无力、衣服湿透、脸色苍白。只见王老师悠哉的将外衣脱下来，用力将「汗水」拧了一地湿，再抖一抖衣服竟已半干，穿上就像没事一般，而我们只能耐心等待汗水蒸发。领会的弟兄，在当兵时被地雷炸伤，手脚残废而退伍，他很认真的祷告说：「感谢神，我们还活着！」这场景让我对「活着」特别有感触。王老师讲道是用汉语，然后有一人翻译成佻话，另一人再翻译成拉胡话。有时王老师一句话太长，或者比较艰深，翻译时间又过久，轮回他讲道时，他会问：「我刚讲到哪儿～～～」

礼拜堂的「椅子」是先泥巴地上深挖两个洞，然后插入一截树干，再钉上横躺着的树干就大功告成。我们坐在上面，还要小心翼翼的避开枝节处。在此敬拜虽然路途艰难、座位不适、听道辛苦，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大喜乐与满足。奇妙的是几个月之后，礼拜堂的椅子脚，居然从断木与泥巴之间，又发出新的绿芽来，或许不久的将来，又要在树林间敬拜上帝了。

谢谢祢，亲爱的主：让我经历跋山涉水去敬拜祢，体重没减轻但肌肉强壮。同时藉此敬拜中一个奇妙的画面，告诉我：祢在乎一切属祢的子民，哪怕是缺手断脚——无论是树木或是人；哪怕在深山野林，只要有生命，终要发芽成长！

旱地拔葱

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医疗团队来到兴邦学校支援，一方面帮学生作身体检查；一方面也教授拔牙技术。其中一名医生分享他帮佻邦的孩

子验血型，很奇妙的现象他们多数是「A型」，而且检查身体时发现因为「吃生食」的饮食习惯，所以常有肝吸虫；而在缺乏卫生习惯下，蛀牙的情况也很普遍，所以选择从牙齿的保健与治疗着手。

当时校方选出几位「医学院」的高材生，接受拔牙训练。而所谓的当地「医院」，也不过就是比较干净的竹屋，病床则是在地上铺竹篱笆以做隔离。经过基本训练之后，他们就开始艺高人胆大的实习，我有幸参与其中——只是观看，却也吓出一身冷汗。只见实习医生用双脚踩住病患的双手，以防病患因疼痛而抓伤医生，然后实习大夫就手拿钳子直捣黄龙，使劲费力的将牙齿拔出，几经波折终于除去祸患！只见病患爬起来狠狠的对地上吐了一口血，然后露齿微笑。

唉！亲爱的主：我由衷感谢祢，不像佻族的实习大夫，这样较劲的对付我的罪，而且是祢先流出宝血的遮盖与赦免，让我在爱的回应中，敞开我的口与心，求祢对付。否则我吐出来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恐怖的东西~~~~

如昼月光

兴邦学校坐落在山区中，缺水没电，但吃完晚饭之后有晚自习，靠的是柴油发电。只要一跳电，几乎全校是在黑暗中欢呼，然后必须依靠手电筒回去住宿地方。每个学生入学时都配有手电筒，且每个月有三十铢零用钱，而校方会先扣「必需品—肥皂」的钱，为的是让他们养成卫生的洗澡习惯。当然，电池也有贩卖。

其实此地无污染，无光害的夜晚，月色特别皎洁，星辰格外明亮。回程时众人的影子或长或短的流动着。许多孩子为了节省而不使用手电筒，其中竟然出现了「佻族诗人」说：「老师，月亮就是我的电筒！」

有一次睡到朦胧之际，半梦半醒间看见亮透透的太阳光已经穿透竹篱笆，照上我的脸，于是赶紧起床，心想又是一天的开始。当我蹲在泥巴地仍旧睡眼惺忪的刷牙时，雪卿姐起床疑惑的问我为何要刷牙？我说：「天亮啊！」她爽朗的笑着问：「你看清楚是什么光？」啊！原来是月光~~~~

亲爱的主：你赐给这块土地的月光，居然可以使大地一片澄亮，这是何等奢侈的景象啊，我在这里居然也开始思念故乡。看着福音队与各地支援者人来人往，何人愿意在此驻足？是否有一地方是上帝所爱所造，若安居其间，毫无流浪感，何必寻故乡？

谁撕作业

兴邦的佻族孩子即便遭逢离乡背井之苦，生活在「三不管」的贫瘠山区，未曾受现代化之陶塑影响，但是「罪性」却丝毫不减。为要帮助低年级孩子加强汉语能力，我通常在作业本上用红笔写下当天要学习的字，他们第二天必须写完交给我批改。动歪脑筋的孩子，会将当天作业撕掉，藉口是我漏掉写上习作内容。当然，我先是道歉，然后允许他们迟交，日后才发现他们是如此机灵。

于是我不断的在课堂上耳提面命不准这样投机取巧，并且加强数算作业簿的数量与核对学生名单，但缺失作业的事件还是发生，于是我决定采用「机会」教育：请汉语较通顺的班长把学生找出来，只见一个A男孩哭哭啼啼的站出来，说了一连串佻话，不久班长从隔壁教室叫出另一个B男孩，三个人七嘴八舌、比手画脚之后，我却一头雾水，怎么升温成为班级纠纷？

最后，班长张着大眼睛，一边摇头一边傻笑的看着我，想作解释，再加上旁边热心同学分工合作的帮腔，答案终于出炉：没交作业的 A 男孩其实已经写好了，但后来 B 男孩把他的作业撕掉了！为何呢？因为佻邦小男孩会将批改过的作业纸，用力揉搓之后拿去当成上厕所用的卫生纸，而他俩是同寝室的好友，B 男孩夜半内急时，因为太急太黑没看清楚，于是拿成 A 男孩的书包，且撕下最新鲜的一页~~~

主啊：在这里经历的每天，发生的每件事情，遇见的每个人，都成为我最好的属灵导师，可能是引发我的罪咎感，或者是突破原先的自我藩篱，也许是要我放轻松；处处遇见恩典。当我「吃的欲望」横流之时，孩子们却要处理「拉的问题」。

瞧见摇摆

因为山区瘴疔之气浓重，所以必须吃抗疟蚊药，校方发放的是「青蒿琥酯片」，听起来颇厉害的，我常以为只是心安丸。而学生很喜欢「生病」，因为食物缺乏时，可以去医护室吃药充饥，王师母很老练的洞悉，若非真的生病，就给另一种安心丸「维他命」，而且服用后效果极优，药到病除。

然而，几次经验到蚊子穿过牛仔裤，狠狠的叮上我的大腿时，是像被针刺到的疼痛，接着会肿一个大包，需要一两周才消肿，才知道果真有一种蚊子，会让你感受到它的存在！

一次午后我去探望班上因生病而缺课的孩子，只见他有气无力的坐在地上，跟我说他不舒服，吃不下东西，哇！「不吃」的症状，才是真的生病。我一摸他的额头烫得不得了，眼睛发红，正准备要告知王师母

时，他突然在我面前因为感觉寒冷，全身发抖到无法控制的摇摆起来，喔！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过往只是风闻的名词——「打摆子」！

亲爱的主：真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跟流行，「打摆子」诚属身不由己的病状。有什么快速方法或特效良药，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世俗冲击之疟蚊，而不会随之摇摆起舞？是觉察生命中因为有祢，且逐渐积累的抵抗力，不去躲避而是面对且走过！

运动大会

学校将举行运动大会，学生们兵分二路：年纪小的去找石头；年纪大的去整理泥巴地面，然后五条椭圆形人工跑道随之诞生，各跑道之间先挖浅沟，再放入石头做区隔，专业得很！

有位商人弟兄此时捐献一些内裤给孩子，每个人可以有两三件，次日早晨上课前，我看到许多男小娃在新启用的操场练习接力赛跑，好不热闹。但他们居然将内裤套在头上，以为老师给的是「帽子」，这是一个何等欢乐的风景啊！

比赛项目中最精彩的是赛跑与拔河，对这群「放山鸡」而言，简直是小菜一碟，本色演出。但是叫我惊讶的是，他们在赛跑时会跑错跑道，或是从中间空地穿越过去，甚至停下来跟人聊几句，而拔河时更是会去对方阵地捣乱、搔痒，嗯！比赛规则还需要加强。

赛跑之前，许多孩子将脚下的拖鞋或球鞋脱掉请我保管，然后赤脚在小碎石与黄泥巴的路上奔跑，他们说跑步时会弄坏鞋子，但脚被刺伤或流血，一两天就好了。

亲爱的主：规矩与秩序，习惯与文化，我深刻体验到是无法一朝

一夕建立起来的，要说得清楚，成为共识，进而成为价值观，真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又是一碗

学校一天供应午晚两餐，通常有菜有汤，因此一早要卖力在教室讲课的我，深深领悟到什么叫「吃得香」。为了节省经费，校方买的是碾过后断裂的泰国米，外加免费的白色小碎石夹杂其中，很难分辨。因此吃饭时往往采用半吞半吃法，不习惯的老师几乎是吃一碗吐一碗。

当时学校正在兴建新的食堂，却遇见茅草歉收的季节，因此只用竹子搭了骨架，屋顶无法铺上遮荫避雨的茅草。于是雨季的时候，往往学生拚着老命抢食吃饭时，突如其来的一阵大雨，让许多孩子端着饭碗各自护食逃命，但也有学生老神在在的继续坐在雨中，从容的吃着碗里的饭，眼睁睁看着原本只漂着一两片菜叶的汤盆，刹时被雨水冲刷。一个孩子笑着说：「老师，你看，又是一碗满满的汤！」哇，佻邦出了哲学家！

恩典的主：几乎所有人都很喜欢诗篇二十三篇，其中提到「福杯满溢」，仔细瞧「福」字左侧有三个小点，表示原文是没有的。而「杯满溢」这儿处处可见！生活在此也教我学会「惜福」。

别伤它们

我们洗澡是采用最先进的「太阳能」技术，每天上午趁着艳阳高照，提着两桶水在阳光下曝晒，而后下午就拎进去竹篱笆搭起来的山边浴室洗澡。有一次我正在洗澡，一只十五公分长、身体橘色、众脚

皆黑的蜈蚣，悠哉的爬进我身旁不远处，我大声求救，正在山边劳动的女学生赶来帮忙，她们非常兴奋的要我小心——不要弄伤蜈蚣，因为可以卖给佻族老师泡酒喝，是能换钱的。

班上比较调皮的学生，常常在我转身写黑板时人就不见了，过一阵子又爬回座位上。有一次他喊了几句佻话之后，就从窗户跳出去，接着班上男孩子都奔去帮忙，女孩子也出去看热闹。原来出现一条强壮但倒楣的青竹丝，学生用各种就地取材的木棍，尝试要将它活抓，通常结局又是去跟佻族老师换钱，但这次他说想请老师下山采买日用品时，帮他买双高筒、绿色的老兵鞋！

晚自习时，写完课后作业的学生常常来跟我闲聊，有一次我的头顶上出现一只超大的橘红色蜘蛛，它露出的肚子像极京剧的脸谱，我真是来不及尖叫！我请学生帮忙击毙它，得到的回应却是：「老师，上帝也爱它喔，而且你看它肚子里有小儿，啧啧，你太残忍了！！」

创造万物的主宰：我承认自己常出于无知、害怕或是陌生，以致于先做出拒绝、防御或攻击的举动。请教导我学习放慢、轻松与勇敢，看清楚、弄明白之后，再有反应也不迟。

穿高跟鞋

遇到雨季，从老师宿舍到教室上课，真是「跋山涉水」，是非常需要具备体操技巧的大事。首先是「平衡木」训练，因为雨水冲刷之下，原先的道路经过学生重复踩踏之后，变得泥泞软烂，走路时非常溜滑，如何一手撑伞，一手维持平衡，非常需要技巧。

倘若一不小心，摔得四脚朝天，这时便进入「地板」训练，将深

张世亮

备忘录

大爹、大妈预备了一本前期老师留下的提醒、警语、心得、鼓励……（短期师资必读），我经常去翻来看，想一想这些过来人的心路历程、态度……，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学生身上学到的功课。例如：不要把台湾的学习文化套在学生身上，虽然课本是我们从台湾带来的，在这里考试的结果，不只是考出学生的成绩，更是考出老师教学的功力。

值日生

每天早上要轮流烧开水，有一天是我负责。上第一堂课半途突然想到忘了关瓦斯，狂奔回厨房（约二百多公尺高低不平的泥土地），冲到厨房时满身大汗，水壶已烧干而且烧黑冒烟！更恐怖的是，厨房是竹墙草片房顶，好险！晚祷时才知道这事在这里不是首创！

惊魂记

每天下午为续建教室，学生都被分配劳动服务，中低年级去挖坡地填洼地，大儿子搬河里的石头、砍树，姑娘们编草片做屋顶。有一

陷的身躯拔出，双脚可能还在沦陷区，当全身而退时，背包中的水壶或者书本、作业簿因摔跤掉出，沾着泥泞如何拾起？若是有幸终于平安的进入教室，这时脚下的鞋子，业已历经百战，堆积厚重的泥巴，所以需要单脚平衡、双手并用的将烂泥抖掉的「瑜珈」技巧。宣教士说雨季宛如一场「秀」，个个穿上泥制高跟鞋出场！

亲爱的恩主：我后来听雪卿姐说，在一次雨季中山侧崩塌，有几个孩子躲避不及埋在其中，为了安全，不敢用机器去挖，大家一边叫他们的名字，一边用手去挖掘烂泥，于是不忍卒听。求祢继续伸出施恩的手，保护他们。

你比我穷

「晚祷」是一段甜美时光，我去过不同的孩子宿舍，闻着各种气味，然后唱诗、讲圣经故事、一起祷告，互道晚安。学生用清脆的声音唱着佻文诗歌，以单纯的眼神注视着我，聆听各种圣经故事，并且随着故事情节变换各种不同的脸部表情，最后告知他们需要祷告的事情，这时我是老师，也像妈妈。

要回台湾前的晚祷时，学生知道我喜欢山上生长的彩色玉米，于是送给我两条已经晒干可以播种的玉米。我很惋惜的跟他们解释：我家没有院子，所以没土地可以种植玉米，怎么办？我拿回去当装饰品好了。这时，他们很惊讶的说：「唉～～～老师你家没空地，怎么比我们还穷啊！」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哥林多后书 8:9）。

天下午突然听到一群孩子狂叫救人啊……，原来是挖坡地的小娃，只顾挖低处，忽略上层土坡垮塌，几个小娃被埋在土堆里，副校长「阿泰」老师赶到，拖出了几个，更不断追问一起挖地的孩子们还有没有人在里面！小娃都说没有了，但他不放心且直觉可能还有，果然又再挖一阵，就挖到上衣的一角，还好挖出来还有呼吸，马上送医院就医。第二天上课，那学生因惊吓和受重压明显虚弱疲累，但还好没有伤到脑部，他是我班上数学考第一的小兄弟，我们经历神是拯救生命的主！

蜂蚁蚣

蜂：高年级大儿子负责砍树，不慎闯蜂窝，被叮到头肿得像猪头，好惨！

蚁：有几天下雨不断，睡房后面有土堆垮下来，晚上睡前发现蚊帐外围有蚂蚁大队在行军，还好没去打扰它们，否则整夜就要人蚁大战了！

蚣：白天，第一次看到蜈蚣被用线绑起来当宠物溜跹溜跹！晚自习之后的晚祷分享时间，突然看到有只大蜈蚣快速从坐在对面的彭文玲老师的脚下穿过，我手一指，叫了「蜈蚣！」坐他旁边的王为立老师，立刻站起来抓了砍柴刀，从中间一砍，把它切成两段，竟然它还能分开从两端逃窜！

日月光

近学期末，某晚发现屋外满天星光、月亮特别大又亮，我赶紧从睡处取出《启导本圣经》，想试试看亮度能否看清楚注释的小字，果

然一览无遗！那段时间，姑娘们正为过年预备萝卜干，白天烈日当空，他们用「辣」来形容，我感觉晚上是继续用月光「薰」萝卜，有趣啊！可惜十二月离开时还不能品尝到用「日月光」特制的萝卜干有多美味呀！

路树障

学校伙食需要二天买一次菜，那时正好家里有从山下送来传真，有要事商量处理，就随车下山。到半路遇到一棵大树，因连续大雨而倒在路中，树太大无法搬动，但伙食必须采购，还好有车要载东西上山，就商量换车解决问题，也回覆处理家里的问题，经历了神不误事！

打牙祭

周日休息，有些学生会打野味，用弹弓射松鼠、挖地洞抓地鼠……用火烤、刮毛，配野菜沾辣椒加菜……看到他们乐在其中，好爽！

校徽牌

校徽设计：(1) SP 代表兴邦。(2) 书的造型代表读书的学校。(3) 山路造型的铅笔，代表在山上学习后，下山成为有贡献的人。(4) 颜色：金黄、深蓝（对比色，有学习活泼的象徵）。(5) 制作立牌，选了班上美术课认真细心的学生作助手，利用三个礼拜的下午劳动服务时间一起完成，问他做完感觉如何？他笑笑点点头只说：好！

感恩回想

主的计划安排，服役三年，经历了金、马、台、澎的移防搬迁，在蹲茅坑、没水、没电的地区，被训练适应环境。在永和堂高中起，参加山地福音队、客家庄福音队，1984年进入神学院前的泰北福音队，在差传委员会的企划组配搭，参加中亚（哈萨克）、非洲（迦纳、南非）、南太平洋（关岛、塞班、帛琉）、东南亚（印尼、东马）。无论短宣、访宣、宣教会议，都是神给的机会，和藉漆南智长老的安排、永和堂宋先惠长老和同工们的支持。到永泰、佤邦的参与，有辅导王季雄、王敏雯的教导协助。愿天父的旨意、主的吩咐、圣灵的差派，在我们蒙召的仆人身上被成全！

学生郭新华及张世亮老师制作「兴邦学校」的招牌



在佤邦的生命操练

陈文玉

我是在1993-1995年有三年的时间，陆陆续续在佤邦跟着王哥王姐一起学习宣教服事，感谢神在佤邦的日子里，给我很多不同的生命体验，及经历神的同在与大能。

宣教新兵训练的开始

1992年康华礼拜堂派出短宣队到佤邦兴邦学校，当康华传道同工在教会分享播放探访佤邦的影带时，我深深的受感动（因为那时我正在寻求是否走全职服事的路而又心理矛盾没有方向），当听到佤邦缺乏中文老师，我决定在寒假去兴邦学校看看是否能帮得上忙。当时我们一群人有十多位弟兄姐妹，带着募来的物资，坐着大货车，尘土飞扬的来到兴邦学校。当我跟着短宣队踏上佤邦兴邦小学时心里很激动，因为看到穿军服的小孩站哨，还向我们敬礼，看起来只有十来岁。到达兴邦时，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佤族小孩，在寒冷的冬天穿着短袖短裤，有的是破破烂烂的，心里很担心他们会感冒。

简单的原始生活，很大的挑战

在台湾舒适环境生活的我，一开始真的很不能适应没电没干净水

的生活，尤其在寒冷的夜晚要睡在竹笆稻草房。记得第一夜只有四度，我们包着睡袋，冷风飕飕的从外面吹进来，真是寒风刺骨，半夜上厕所还要照手电筒到外面去上。第一天就有点后悔为什么要来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但我在第二天听到这群佤族孩子响亮的排队声，看到黝黑的皮肤、天真腼腆的笑容，心都融化了！这两周与兴邦小孩的短短相处，让我难以忘怀，依依不舍，在飞回台湾的飞机上，我竟然开始想念他们而流下眼泪。

真枪实弹，佤邦服事三年

回台后经过几个月的祷告，神给我的感动是要继续在佤邦服事，当时我还在幼儿园上班，跟父母商量和与教会辅导沟通后，我辞去工作全心踏上佤邦服事的路，进入三个月的佤邦师资行列中。当时的佤邦还在战乱中，所以常常会听到炮弹声，但我一直都以为是有人在放鞭炮，还常问学生你们这里在过节吗？直到有一天一位同工才告诉我，那是真的火箭炮，我当场愣在那里，心里发冷。

三个月的中文教学，让我对异文化的宣教有初步的了解。当时我是二B班导师，学生很乖也很单纯、正直，因为他们这一批是跟着王老师的姓，所以很多学生都姓王，我常常问：你们都是同父母生的吗？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按批取名字，所以都没有血缘关系，真是菜鸟不知所云。兼任幼儿班的课时，我必须比手画脚或找人翻译，常常翻译的小孩乱翻，惹得学生哈哈大笑，这就是佤族孩子的幽默。

在佤邦服事，出入有很多隐藏的危险，王老师和阿泰老师常常要冒着危险，把我们从边界带过来佤邦，来来去去的几次当中，印象最

深的有三次：

一、雨季路很难走，记得那天雨又下得很大，我们冒着大雨跟着阿泰老师走在泥泞的坡上，每位都是全身湿透，脚底厚厚一层泥巴，因为路滑，走一步滑下来半步，真是用尽全力，才走完这趟路程。

二、另一次是半夜，那时因为边防很紧，所以阿泰老师决定半夜走，他特别交代，最紧的那段路需要全程无声，不能开手电筒，要快速通过。我们这些走柏油路惯的人，真是在这段伸手不见五指的路中，跌跌撞撞的走完艰难的路程。

三、最危险的是在白昼那一次通关，由王老师带领我们过边关，当时边防也很紧张，果不其然，被边防拿枪指着我们，问我们要去哪里？还好王老师机灵的说：我们是观光客走迷了路，终于有惊无险的平安通过。

这些经历真是让我永生难忘。

付出代价，结出果子

虽然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但只要去过的弟兄姐妹都能感受到，我们会去到佤邦服事都是神给我们的福分，因为只有在艰难的环境中才能更深的经历神，也看到祂爱佤邦、拯救佤邦百姓的心。在我带2B班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把福音传给他们，因此利用下午休息时，集合学生在凉亭一起查经，原本只想带几个学生，没想到人数一天天增加，连别班的也都来了，从大到小有八十几个。我很好奇他们听得懂吗？几次测试学生，还真的把我讲的听进去，后来问他们要不要信耶稣，竟然有三十几个举手，感谢主！带领B班到四年级，只有三个不

愿意信耶稣，其余的都愿意归入主的名下，是祂的大能吸引了这些孩子愿意来跟随祂。

我在佻邦也有幸亲眼看见王老师帮一百多人受洗的景况，心里非常激动，觉得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也让我更确认神呼召我继续走上宣教之路。在佻邦的服事中，最大的学习榜样是，看到王季雄老师夫妇全心的摆上、不怕艰苦，也愿意接纳包容我们这些短宣学员的不成熟。佻邦福音事工是神给我们得福的一个管道，让我们这一生有幸能一同服事、一同经历神的大能。

陈文玉老师（右三）



耶稣爱佻邦

彭文玲

从小在永和礼拜堂成长的我，一直享受教会的生活。到国中时稳定参加少年团契，当时的辅导是王哥及王姐。在他们的陪伴中我们稳定的成长。

高中时神带领我在花莲有美好的生活，王哥及王姐顺服神的呼召去永泰传扬耶稣，好像耶稣道成了肉身，和永泰肢体生活在一起，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在我学习过程，常常在祷告中记念王哥及王姐在永泰的事奉。每每他们回到永和时，我总是把握机会坐在台下安静听他们述说神在永泰所行的奇事。也惊奇神奇妙的作为，心中常常思念永泰的王哥及王姐，并为他们祷告。

原来永泰礼拜堂有许多佻族等少数民族的村民。王哥、王姐用主的爱来爱村民。不仅关心灵里的需要，传讲基督爱，引导村民来经历主的大能；在教育上提升孩子的学习，也透过养猪、种咖啡及果树等帮助村民有能力自给自足。王哥、王姐、雪卿姐、黄哥（鏗岳）、瑞芝姐所事奉的影响传到佻邦。不久有来自佻邦的呼声，邀请王哥及王姐进入佻邦事奉，王哥及王姐经过祷告很快的回应主的带领，决定进到福音未得之地，回应主爱的呼召。

1992年，差传协会举办了第一次的佻邦福音队，在圣灵的催促下

我参加了福音队。当我们一行人第二天到苗子寨时，看到姑娘带着可爱的娃在村中。我们为她及孩子祝福，并邀请她同汉子（丈夫）带着儿子一起参加晚会。

当天傍晚，我们到苗子寨不久，好多小朋友欢迎我们，围在我们四周，当王哥点起油灯后不久，福音队的同工为晚上的聚会祷告……我闭着双眼祷告的时候，听到全音符，像是台湾常常听到的爆米花的爆炸声……。当下，我们身边拥挤的人群马上不见了。接着一些十六分音符的声音落在我们四周。过了几秒我才会意，声音是机关枪的声音。王哥马上要我们离开村子。在离开时，心中百感交集，默默为村民祷告。

那晚我回到兴邦学校，看到满天闪烁的星空。看到神创造的浩大及人的渺小，看到神的伟大，看到耶稣的顺服，看到耶稣的宝血为我流。我因为耶稣十架的爱而蒙福。也看到宣教士在传福音流的鲜血，那些血成为恩典的记号。我也看到我欠福音债。

当福音队事奉告一段落回到台湾后，我常常想起在佤邦福音队所遇到的人事物。我知道这是圣灵的作为。所以当兴邦学校有师资的需要呼声时，我很自然的回应，因为深知是主的带领，深知主爱佤族的百姓，我愿到福音未及之地，回应主爱人灵魂的心。

彭文玲老师（左一）



心系佤邦

程文玲

兴邦，我先后去过六次，那是在1992年到1995年期间。前三次是我还在永泰小学教书时候去的，另两次是我以自费私人探访名义去的，最后一次是自费去兴邦学校教书两个月，圆了我在1992年就想到兴邦教学的心愿。这都已经是快三十年前的事了。当时的学生现在应已为人父母了。

上山之路

台北的马路近年修复水准比以前好多了，骑摩托车时遇到水沟盖还是会有点颠簸，但这些相对在兴邦的山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坐车上兴邦看似幸福，实际上也是要有无比的勇气。因为山路都是佤邦的弟兄们自己挖出来的，车道不宽，一边是悬崖，另一边大都是峭壁，车子常要贴着山边行驶，山壁常有车子刮过的痕迹。开挖山路要慢慢蜿蜒而上，大概太耗费时间与成本，为了降低成本而缩短距离，结果造成山路非常陡峭。车辆上坡时几乎只看到天空，下坡时就只看见黄泥巴的路，非常惊险。到了雨季，经常大雨滂沱，泥巴路更是泥泞不堪；为了增加轮胎的抓地力，车子上路前还得要上铁链。四轮传动的车遇到低洼处仍然常会被卡住，所以车上必备有铲子、木板

和木头等工具，以及需要有推车的人，才能度过难关；但关键还是要有「体重加重器」才行，这个「体重加重器」其实就是有几位有份量的人，站在后车斗上跟着油门加速的节奏跳动，身体落下之际，引擎加速之时，让轮胎抓到地，车辆才能冲出泥泞。这个技能我很快就学会了，我经常担任这个角色，因为体重符合，不会太轻。

习惯了车子里看天看地、看悬崖峭壁的山路颠簸，回台湾坐云霄飞车时就觉得不过如此，一点都没有惊吓的感觉，城市人是太无聊才会花钱去受苦。

关关难过关关过

上兴邦的山路崎岖，不论坐车或走路都是一大挑战。关卡不开放时，车子一定不给通行；但我们又要上山，不能被发现，只能悄悄走山边小路，而且每次都要开发不同的路线。有一次王季雄老师得知我要从台湾去兴邦，要我带 100 本国语小学生用字典；另外我有位朋友知道山上学生营养不良，认捐了 100 瓶综合维他命给孩子。我到永泰后，雇了两位熟悉上山地形的挑工，自己同样也背着大型登山袋跟着他们在树林里穿梭；他们果然是专业的，上山沿路都不用休息，走了不知几小时，我累得要命；路上每次一到有转折处，只要能看见一点山景，我都藉故拍照趁势喘口气，停个几分钟休息也好。但这样上山奔波走过几回，我虽然年轻、体力也不错，还是觉得有点吃不消。所以每每祈祷关卡可放行。

有一回，陈元泰老师下山采买粮食顺便带我上山，关卡依旧刁难，「黑武士」（边防守卫）要我进去陪他们聊天喝咖啡，那次透过阿泰

老师帮我翻译泰文说：只能在车路旁喝一杯咖啡聊一会儿。我一边喝咖啡，一边内心不断祷告，求主耶稣为我们开路。我拿出我与王季雄夫妇的合照给他们看说：「我是来探望父母的。」顺便说明我两个月后要下山回家，也与他们约定好到时要开放给我通行。喝完咖啡，感谢主！我们安然过关回到山上。关卡就是关卡，不是想过就能过，随时都有不明原因的拦阻。

除了山路蜿蜒颠簸，还有一项比 VR 实境游戏更能考验反应的情况。那是快到农历老年前，我带永泰的学生上山去表演，因为要上山的人多，又要带一些器具，需要好几辆车；大家坐在装满音响设备的货车，大部分的人都「外挂」在车边。我就是其中一个外挂的人，我站在货车后车斗，只有左脚踏在车内，右脚踩在边框上，架好马步，两手抓紧车架。货车在崎岖的山路前进，约四十分钟的车程，我们得随时缩头弯腰，闪躲沿路横扫而来的竹子。当天晚会军民同乐，最后大家还一起跳迪斯可，那天 361 充满无限欢乐。

前几回上山都坐车，后来边防封锁，不让车子进出，山上缺粮严重，只有芭蕉心配鱼罐头可吃，让人担心。我们在永泰每天早晨一直为山上祷告，求神让关卡打开，可运输粮食上山。有一回封锁时间特别久，王季雄老师每每祷告都哭了，好几次谢饭祷告完，我们看着桌上二菜一汤（三样都是青菜），都吃不下去，只因挂心山上的学生们不知还有食物吃吗？

平静中的骚动

1992 年，为了探望王敏雯师母，我从永泰到兴邦学校。当时兴邦

旧学校是在还没进到「361」的前面，校内大约有 70 多位学生。我印象深刻的是学校旁边还留有当时的长条形战壕，我一时兴起跳下去体验一下老兵们躲战壕的感受；1 月份山上天气寒冷，战壕内的泥土更显湿冷，但却是保卫着英勇战士们身躯的避难所，亦是他们保家卫国的神圣之地。

战事仿佛离我们很远，但却又很近。1995 年暑假，在兴邦小学有段时日战事告急。有一晚，王季雄老师说：「晚上睡觉要留意哨子声：三长两短，就要立即起身集合带学生行走避难。」当天刚好学生有送来一袋自己种的玉米，黄彬长老把它煮好后跟大家说：「那是我们仅有的逃生粮食，一人两支，玉米就放在锅里。」晚上我穿着准备行动的衣服睡觉，简便背包放在身旁。那晚下起暴雨，大粒的雨滴打在铁皮屋顶上，轰隆隆的响；我睡在上铺，为了听哨子声，彻夜未眠。

关怀的力量

1992 年，王季雄老师带了几位肤色黝黑的男同学下来永泰和学生比赛篮球，兴邦的学生穿鞋子来，但下场比赛却都打着赤脚；球场上还有粗砂粒，有位同学因此脚磨破了，我当时带了医药箱，便帮他的伤口清理包扎，那时只记得这位同学很勇敢，没有哼一声喊痛。

事隔几年后，我自费上山到兴邦小学支援教学两个月，几位高年级的男同学认出我，他们主动跟我提起往事：他们下永泰打球时，我是唯一为他们兴邦小学加油的人，还帮其中一位包扎脚伤。

兴邦小学二年级班上有位同学，每次点名都缺席，后来得知是生病住在安邦医院。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探望，发觉他状况不好，面

色暗黑，身体非常瘦弱，我有点担心，连去几天，感觉他的情况愈来愈差。有一天我忍不住在下课前几分钟，跟二年级的同学说了那同学的病况，我先说明依校规是不能在课堂上讲耶稣的，但这位同班同学真的需要大家去关怀他，所以我邀请同学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探望他，并带着全班一起为他祷告。再去探望他时，他的身体日渐康复，明显好转了，我便没去看他。

后来有一回，我进教室时还未敲钟上课，便坐在讲台旁老师的位子上，有个小男生不知哪里摘了两朵橘色小花走过来，直往我耳朵上插，一边一朵；我问他：你为何要帮老师插花，他只是腼腆的笑着，黝黑的脸颊露出白白的牙齿，旁边围着同学异口同声说：「他就是老师带着全班为他生病祷告的同学。」我看了看，真认不出来，眼前这位双眼炯炯有神和身体健康的学生，与躺在安邦医院那位瘦弱又无神的身躯判若二人。那堂数学课，两朵小菊花就戴在我耳朵上，总觉得不自在，但我怕摘下让同学失望，下课我不敢戴着花立即离开教室，同学们一直说我像「阿佻山」的人。直到下一堂的上课钟响，所有学生们都又走进教室，我才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将花朵拿下。

每天晚上睡前我们可去学生们的集体宿舍带他们晚祷，说说圣经小故事，分享见证，特别是给予更多关怀问候，让他们体验到耶稣的爱，将这么多老师从远处各国带来兴邦关心他们。兴邦位居泰缅交界，因为地缘历史之故，战事始终没有离开他们；所以虽然年纪小小，但每个都是「小老兵」，未来都将会是军人，所以在分享时，我们都避免触动到人生自主的思维。

诡异的「野味」

这些小老兵还是小孩嘛，自然也是很调皮的，常常会拿虫来吓新来的老师，有同学故意将虫卡在树枝上，请老师帮忙拿下来，有怕虫的老师反应不错，直接将树枝拉下来让学生自己抓回去。

我新来乍到，有几个小男生分别拿了几根竹筒给我看，里面藏着白白肥肥软软的虫；我知他们的用意，便将虫从竹子挤出来，一下搓圆，一下拉长，一下压扁，可怜了那只虫。小男孩见状心疼，哭了出来，喊着要我把虫还给他，其他同学见状立即带着虫逃离现场。此后就听到孩子嘀咕说：「那个长头发老师不怕虫，吓不到她。」

他们还喜欢用绳子绑着棍子和金龟子的脚，像放风筝般拿着棍子溜飞。这些学生们不专心上课，常用手偷摸放在抽屉里的金龟子，被老师没收，会统一放在我办公桌上，几堂课后就集成一排了。而我负责拆线放生，下课时总有学生在教师办公室外，依依不舍的求我还给他们。

兴邦小学老师宿舍没兴建之前，厕所还是木板搭的茅坑，临近水边下游处。我一人被安排和缅甸老师们用餐，第一次见面就和「撒拉尚」老师同桌吃饭，他的表情严肃，就算笑，都让人觉得有压力。我用筷子夹了一口菜吃，嘴巴才刚咬合，咯吱一声，一股奇特的汁液弥漫整个口腔，那一刻我知道我中奖了，恭喜我得到一只新鲜金龟子。那味道小时候就玩过，手上的味道都不易洗掉，何况口腔内。但为了维持餐桌上应有的礼仪，不能有任何骚动，我不慌不忙的将口中菜叶夹回碗里，再将菜叶翻开，将金龟子夹放在靠我这面的碗旁，将包过金龟子的菜叶吃了，那味道真令人难以形容。我很镇定的吃完这顿饭，

对我个人来说，我这行为真是惊人之举呀，永生难忘！离开餐桌，我第一件事就是刷牙，刷牙，刷牙，连刷三遍，没效，味道还在！后来用醋、用酱油漱口都盖不过那怪味；嚼口香糖也没用。最后我和这味道相处了整整三天。

某天下午，王敏雯老师在宿舍惊叫了一声：「大蜈蚣！」我和陈宏信老师急忙冲进宿舍，见书桌上有暗红色特大蜈蚣，长约三十公分，宽约八公分；我随手拿了支大铁尺压住大蜈蚣，陈宏信老师托住书本，将蜈蚣移至户外，再用铁尺切开几小段喂鸡，鸡啄一啄，大概太硬吃不动，就放弃走了；每个断开的小段蜈蚣竟还能蹦蹦跳跳的移动，挺吓人的。

环境转换了，也要学会适应

另一回我上山到孟阮，当时有很多新移民，他们从缅甸翻山越岭的来到泰北后水土不服，那次有人托我带针灸用的针上山。山上早晚气温变化极大，老师的宿舍都是竹片房，寒风从四周的缝隙一直灌进来，我晚上睡觉要穿着羽绒外套和帽子，才不会冷到头疼。

在兴邦的旧宿舍时，有位老师早上起床折被子才发现床上有蛇，天冷时蛇可能会爬进棉被取暖！还好那只蛇没毒，虚惊一场。

每日中午王敏雯师母会上更高的苗子寨，教小小班的小朋友。有一回来了一位从美国来探访的年轻女孩，我们一起陪王师母教完课，在回来的路上经过一间小贩舖，天气炎热，那美国女孩进去想买一罐可乐，当她手接到温温的可乐瓶子时，顺口说了一句：「老板我要冰的。」老板娘一脸狐疑！我和师母赶紧告诉她山上没电，所以没有冰

的饮料。

台湾的便利商店算是全球密度最高的地方，随时都可以买到冰凉的饮料。在兴邦的生活点滴，让在平淡的城市生活惯的我，生命增添了异样的色彩。

2017年本来已跟王季雄老师报名要到佤邦，后来因环境因素我们进不去，真让人失望。至今我依然心系佤邦，时常为它祷告。

那年夏天，在泰缅山区的学习

杨明明

「佤」，意思是「住在山上的人」。缅甸的佤邦自治区，分别位于中缅与泰缅交界的山区，中缅边境是「北佤」，泰缅边境是「南佤」，总面积约台湾四分之三大，人口约五、六十万人，七成为佤族，其次是拉胡族和掸族。佤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九成居民是文盲，甚至有许多孩子没有姓名和年龄。为了提高知识水准和对外沟通，佤邦领导人订定中文为官方语言，通用人民币；长期与汉人杂居或通婚的佤人，约有四分之一居民都会说云南话，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也都是接受中文教育。

看见属天的价值

王季雄（四哥）与敏雯姐，是我的人生中重要的人，高中时来教会玩，对他们印象深刻，他们夫妻在教会带领青少年，大家总是一伙人去他们家欢乐，当时不认识神只认识人的我，终究因着周末朋友邀约而离开了教会。

离开教会四年后，我再次知道自己需要神而回到教会，没想到四哥王姐都还在教会，使我倍感亲切。但却也是他们跟教会的伙伴道别的时候，因为要踏上泰缅山区佤族的宣教工作，刚刚回到教会的我也

参加了为他们举办的惜别会。原以为我们已经分隔二地，刚刚信主的我，应该不会继续跟他们有任何来往，但是却在一年的探访队，对他们在山区的工作有更多的了解。全职服事后在神学装备期间，我利用一年暑假去了佤邦体验宣教，从此跟四哥王姐更熟了。

在山区「兴邦学校」的生活，真是无比的刺激，每一件事都要适应，都要调整，都要看见属天的价值，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这就是宣教！

让我最有印象的是，有一天大雨刚过，山里的溪水暴涨，每天下午我要去女生宿舍带姑娘查圣经。去女生宿舍要经过溪流，当我摇摇摆摆、小心翼翼的走过溪流上狭窄的独木桥时，却听见女生宿舍传来很大的争吵声音，远远的看见一群女孩不知道在争执什么，我慢慢的走近，她们看见我来就骂得更大声，原来是王老师（王季雄）养的鸡在她们吃饭的（写功课的、玩耍的……）桌上拉屎，她们一言一语的气愤咒骂，我心里想，好多鸡都在山里走，她们竟然认得王老师家的鸡？就算认识，王老师在这里与你们一起过这样的生活，还不是为了让山里的孩子受教育，听闻福音，不然谁要来这里教你们读书认字？

我突然心里好生气，看见她们年纪小小的嘴脸，骂人时口里的话语无比难听狠毒，不禁悲从中来，觉得很不值得。这样的工作没有人会感谢你，纪念你，更不要说听从你，还要因着一些小事骂你。我气愤的回自己的宿舍，在过独木桥时，神跟我说：「明明，你知道吗？这就是宣教！为何你会听见福音，知道神爱你，就是这些宣教士，他们活出上帝值得为他们付代价的生命，人们才会知道什么是神的爱。」

我完全被说服，心里从气愤不解，立时被神的爱充满。

山上的一点一滴，都一直存记在我心里，许多的困难，生活上的、与人相处上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都不能拦阻福音的脚步，也是我传道生涯遇见压力困难时，让我继续坚持的信念与动力。



杨明明老师（左三）

廖丽云

2020/12

我在1993、1994年曾经到过兴邦学校。兴邦学校一年有三个学期，我仅服务了两个学期便离开；服务期间极短暂，真是微不足道。二十多年过去了，感觉是好遥远以前的事；但，在兴邦学校的点点滴滴真是特别，很多鲜明的记忆就像昨夜的梦境般清晰……

当时我担任2A班的导师，班上的男生有江家理、杨拉、李松、魏国昌等；女生有李青芳、魏丁丁、珊珊、英英、陈文仪等。我负责教授一、二年级中文、数学及卫生保健等；每逢周末会给学生教唱诗歌、讲故事。学校教室、办公室的条件极有限，印象最深的事是：课本必须一届传一届，不可损失；晚上风雨无阻有晚自习，且会用发电机发电，每间教室有日光灯。教室间间相连，但隔音并不好，同学们上课时不知道是听到自己班上或隔壁班老师的声音。同学生气时会皱眉弹舌，甚至把考卷揉团吞下肚。山区雨水天恼人，但雨后的夜晚，满山满谷飞舞的萤火虫闪烁很是壮观。

我1994年5月带着六岁的儿子浩恩、三岁的女儿怡然一起来到佤邦时天已昏黑，初到的第一晚经历旅程颠簸，累极了，山头上正升起温暖大大的圆月，顿时心受激励，很是开怀。第二天大清早，男生们



廖丽云老师和姑娘们

上山砍柴，取竹子、茅草等建材，我们就在建筑基地上看着；男生们来来回回奔波在陡峭而遥远山径的扛台运输路途中。不稍时，基地平好，栋梁的木头立好了；为首的男生来问我窗当如何、门如何、家俱要如何安排……够豪气；也实在是神奇的经验呀！果真不多久按照我的期望，一间精实的茅草竹屋完成，竹床铺、竹置物架、桌椅，连地板都是竹制的，新屋子充满森林的自然气息与竹子芳香，抬头一看，防水的塑胶布搭好在天花板上；床底下，有贴心的竹鞋架安放妥当。太阳下山之前，孩子们交屋给我，让我把行李搬进全新的教师宿舍里；我放好铺盖，搭上蚊帐；今夜我们就要睡在新落成的新家喽！同住一栋屋的还有年轻的女卫生兵依金，还有爬虫「豆给」、壁虎，还有一些山上来的蚊虫。睡前我与孩子们献上感恩的祈祷。我们初来乍到的，动员这么多师生为我们建盖如此神奇的新屋真不敢当，他们的名字我们还叫不出来，佤族话「谢谢」要怎么讲也还不会，还没开始工作，就先享受了这番劳师动众的款待，诚心感谢。

流感发药记

500个大大小小的师生生活在一起，最担心发生群聚感染。平时若有学生打摆子、登革热，就彼此刮痧，或送到361医院去。有次，发烧咳嗽的学生有点多，我便吩咐生病的同学可以到办公室领药。没想到不一会儿一传十、十传百，长长的队伍排起来几乎全校学生均来了，这不是我应付得来的。幸好资深的林老师适时帮我解围，让我把极有限的药品，给到最需要的学生。之后，按照WHO在没有药剂师的地方〈偏乡给药指引、无药非药医疗措施〉；及推广使用脚底按摩——学生学习脚底及手部穴道反射区的按摩，发挥人体免疫力，提升自愈力；藉这些办法来度过一波波肠胃炎、流行性感冒。在照顾生病的人这件事上，我看到年龄大一点的女生，不遗余力、通力合作照顾弱小，代替没有家人在身边的生病同学如他们的父母或姐姐，往往让我很欣慰、很感动。

砍草断指

劳动服务时，有个才刚入学特别年幼的男孩，拿镰刀砍草时不慎砍断了食指。当同学把他带来见我时，看到血流如注，断指，脸色苍白；却未见这稚嫩年龄惯见的嚎啕大哭，甚至这小男孩咬着牙没皱眉头没掉一滴泪。我迅速做了初步处理，交代速送医接指，并且拥抱了伤患；他依然没因此而皱一下眉头、没掉一滴泪。为此，我心都碎了，是怎样的佻族韧性的磨练呀！

趣事一则

一个平时穿布鞋上学的男生，光着脚丫子在教室；我问他怎么没穿鞋？

男生：老师，打失了！

我接着说：打湿了，就晒干穿啊。

男生：不是，老师，打失了！

我：？？？

第二天男生还是光着脚丫子在教室；我再问他怎么还是没穿鞋？

男生：老师，打失了！

我接着说：对呀！昨天打湿了，晒干，今天就要穿啊！

男生：不是，老师，是打失了！全班男生女生着急的一起讲「打失了」，全体跟我比手画脚……。

很想念兴邦的老师、同学们，特别是收到同学们寄来的信时很开心。曾经在1998年时很想能参加2A班的毕业典礼，不料在出发前夕，我女儿染上肺炎不克前往；特别的无奈呀！纵然不能再见，但我对兴邦学校的祈祷及祝福是持续的，祈望从兴邦学校出去的每一位都是蒙福的人！对社会对故乡都是有益的人！

廖丽云率浩恩、怡然写于1994/8

第一次进入兴邦小学就深深的爱着兴邦的孩子们，此次，我携子带女再度进入，并且配搭短宣教师，更是体会到佻族小孩的友善可亲。一转眼三个月就要过去了，很多人两个小犬（四岁的女儿及七岁的儿子）雨季中的适应表示担忧，然孩子们在此度过了快乐又充实的三

个月，现在都舍不得离开了，真是感谢主。

学生们考验着非专业教师的爱心、耐心和应变能力。当老师人数少时，带领低年级学童实在吃力，批改作业、考卷及教课，嗓子都十分辛苦；后期老师一批批的加入，分担授课压力，就比较能深入的关怀孩子，特别是当校内传染病流行时，老师们身兼家长的角色，更是扮演得淋漓尽致。巴不得一直有至少 10 位短宣老师来配搭。马上，九月份中学部一办，需求就更是殷切了！

我是何等人，竟配来教导带领孩子们，特别是享受着孩子们深深的认同及爱戴，感到施得太少而受得太多，愧不敢当，盼有机会再来，可补足心中亏欠。



廖丽云老师和儿子们

当我们聚

谢鸿文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 12:24）

记得自己在念大学时，就渴望能服事神，也操练自己往服事神的路上走。特别是刚从学校毕业前参与教会的福音队，有很多的学习成长，更有机会参与教会国内、外的短宣，前往海外服事。让自己印象深刻的是前往佉邦的兴邦小学。当时知道王哥、王姐正在兴邦小学服事，从北佉迁到南佉开展新地。记得刚去的时候自己非常的震撼，因为经过一段山路，又有一群小朋友陪着我们走在不知道前面是什么的路上。

第一次到兴邦小学时，看到小朋友在课余抓着绑着的蛇玩耍、看着小朋友用沙拉油的废桶子煮蛇汤，看着小朋友在那边玩着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游戏，却快乐到让我很新奇；第一次吃饭时，因为怕抢输那些小娃，所以填了满满的饭，还得意洋洋的以为他们都没填满一整碗饭，等等就知道没饭吃的下场（结果才知道是谁饿到了……）。就这样自己去了好几次兴邦小学，有许多印象深刻的经历一直埋在内心深处。

看着一群一群离乡背井的佤族妇女没有笑容的洗衣服、年纪很小的军人小娃们走在路上问他们听过耶稣没，就带他们祷告，为他们施洗，跟他们一起过了很新鲜的旧历年；在老师宿舍为一个突然流鼻血不止的小娃祷告，经历了一个神迹的夜晚；睡觉时看着天上的星星入睡；最后一次去新校区（忘了地名）时，听到村庄的爆炸声，写了《愿》。特别是要离开新校区时经过村子，当时自己心中充满赞叹与感动，想想当初刚去时，感觉那里好像很落后，没有盼望；在离开时，发现那里已变成天堂，每个人脸上流着眼泪，也看到笑容出现在他们的脸上。

当时我写了非常多诗歌：《你是葡萄树》、《当我们聚》、《我的心啊你要欢喜出声》……那两个月我生命有一个非常大的成长，虽然后来有些原因我就无法再去兴邦小学。

自己万万没有想到二十五年之后，居然又有机会再去服事佤族，我似乎看到了一个经过努力发展的勇士，生命非常有韧性的一个民族，虽然跟之前认识兴邦小学的小朋友有非常大的不同，我知道神在这个民族当中的爱与期待，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希望他们越来越强壮，希望他们有机会认识神！主纪念王哥、王姐昔日的耕耘！



孟阮校区的老师
谢鸿文（右一）



田文豪

左手握着悲悯 右手攥着感恩
一脚丈量光阴 一脚落入凡尘
怀揣着一颗颗赤诚的心
过往的遇见 已收藏成诗
往后余生所有的遇见 都是美好的风景
我的母校 我的老师 我的同学



兴邦学校全景

田春叶

大家好！我是田春叶，1994年11月我来到兴邦学校，它是一个组织、一个领导，伟大的、无私不求回报的领导所创办的学校。其下还有带着上帝伟大的爱的团队。

走进学校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像极了孤儿院，高级的孤儿院，好多人大大小小上百个，都是从不同地方来的，伟大的领导为了培养后代，不惜一切资金和辛苦创办了这么棒、这么伟大的学堂，后来我也就成了这个高级孤儿院里的高级孤儿。那时正是战争时期，很多事都不方便，我们就过着上午读书、下午劳动的日子，甚至战争激烈的时候，我们还得到泰国边境背大米解决温饱。有一次老师考虑我是新生，不让我跟去背大米，我硬要去，结果尴尬的事情发生了，不但背不动大米，还活生生的被兵哥哥给背了回来，哈哈……惭愧于大家啦！

话说回来，尽管战争激烈，但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领导们第一时间会保护我们的安全，不让我们担心受怕，还有带着上帝的爱的老师们的陪伴，我们就像被捧在手心里的宝贝，感觉好温暖好幸福！

所谓带着上帝伟大的爱的团队，就是王季雄老师夫妇、林雪卿老师及杨一哲老师夫妇，带着老师们离开自己很舒服的地方、离开自己父母，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教授知识给我们。尽管战争激烈，

但我们并没有停止学习，老师们带着上帝的爱与感动，鼓励、教导我们，老师们所传授给我们的知识，除了让我们像外面的世界受到正规教育，还教我们很多课外的知识，有手工教学、缝纫教学、美容基本常识教学、医学基本常识教学。医学基本常识教学呢，有西医基本常识教学、中医基本常识教学等。在这众多的课外知识里面，我很荣幸被王师母选去学习医学常识，跟着杨一哲老师学习，同学生病了，就帮杨老师照顾病人，给生病的同学吃药、打针，一方面能体会到当医生的辛苦，另一方面也能体会生病时很需要被照顾，让我懂得了爱与被爱，医生是多么棒的职业。出了社会以后才知道，这些都是上大学才能选读的科目，我们却提前认识了，让我们学到很多，不让我们成为井底之蛙，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多么美好。老师们是那样无私的付出，从来不求回报，他们的爱多么伟大，多么让人敬佩，这足够让我记住一辈子。

回想所有的种种，人生没有这么多的巧合，也没有人们说的奇迹，这都是上帝在冥冥之中安排好的，如果没有上帝的爱与感动，伟大又有爱的领导不会创办这么棒的学校。如果没有上帝的爱与感动，老师们不会愿意背井离乡来到这有战争的地方，陪我们吃苦，教我们读书认字，于是我被感动了，也认识了上帝，我人生中最大的财富就是认识耶稣，并接受祂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也会让我的孩子认识祂，将来也接受祂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这位眼睛看不见但心里却知道的上帝。

亲爱的伟大的领导们，感谢你们伟大的付出，田春叶在这里给你们行鞠躬礼啦！也感谢所有来过兴邦学校教我们的伟大的老师们，田

春叶在这里给你们行鞠躬礼啦！你们的教育之恩感激不尽，在这个病毒肆虐的时代，请保重，照顾好自己！如果有人问我，你最美好的回忆是在什么时候，我会把美好的回忆留在兴邦……。



(后排左至右)
田春叶、田美江、魏珍珍

(前排左至右)
魏小英、李美娟

六角亭师生合影



田美玉（李美玉）

难忘的老师

记得我刚来学校的那天，带我们来到学校的陈老师（撒拉赛）是那么的认真教我们喊口令：一二，一二，一二三四，向右转、向左转、对齐！我们刚来学校不懂中文，不会说汉语，他天天给我们翻译汉语，又解释汉语给我们听，让我们明白是什么意思，真是由衷的谢谢陈老师！

他跟我们在学校一年，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去的，他就像是我的爸爸一样，有他在学校，我的心就稳稳的，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怎么表达心中的感谢！但在我自己的心里是非常感谢陈老师的。他回去的时候，我偷偷的哭了好几天，而在心里想，老师若是回去了，谁要给我们翻译，谁要给我们做向右向左转！

一直到现在，我忘不了他，我去中国学医的时候，曾去他的家探望他，但他不在家，只有他的老婆在家，所以并没有见到陈老师的面，不知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身体还好吗？陈老师我想念您，我一边写着一边流着眼泪，回忆起刚来学校时，有很多事情都不懂，幸亏有老师帮忙。

陈老师离开学校之后，我也慢慢的习惯其他老师们，感谢老师们的教导与爱心，我把老师所教导的话都铭记在心里，也听其他老师们的话，若是不听话会被处罚的，所以我很乖很听话。

生病的我

来学校半年后，我生病了，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不能活动，每天拐着脚，要拿着拐杖才能走路，人家跑步，我跑不了，就在路边哭。那时候操场离我们女生住的地方约五分钟的路程，有位大姐就扶我回去，好像是田美青姐姐吧！大家去排队吃饭，我也不能去，有好心的同学会把饭带给我吃，他们就把我送到小诊所，我的关节一天比一天痛得厉害，再也不能站起来，我在那里住院一个月。陈元泰老师来问护士阿嫂，我住院多久了？阿嫂回答有一个月了，「老师，这里的药不齐全不容易痊愈。」陈老师听了就直接把我从床上抱起来，把我放到车上给我转院到 361 医院去了，老师把我紧紧的抱起来，我很感动就哭了，那时候我想爸爸，要是爸爸在我身边，爸爸一定会背我的，我住院一个月病还没有好。陈老师背我还要走一段路，车子不能到诊所，他还要背我上一个山坡，才能到有车子所在的地方。

我在 361 医院住了三个月才痊愈，然后陈老师就把我带回学校，我很高兴又可以与大家在一起了，我在住院的时间，非常想念我的朋友们、老乡们、老师们，只要跟我在一起的兄弟姐妹们我都想念。每一次我生病都是陈老师负责把我送到 361 医院去的，他每次都说，这个小姑娘的病不能再拖，如果再拖的话，就会像上次一样的严重了，所以我每次生病都是他负责安排把我送到 361 医院的，感谢陈校长的

关心与照顾，我永远都忘不了。

神赐给智慧

我刚来学校时，老师们把我安排在幼 B 班，我每天跟着老师学习读书，无论老师教了多少，我都听不懂，不管是语文数学佻文，反正我就是什么都学不会，连一加一等于二我都不懂；什么是叫一加一等于二，我整整练了一年的时间。我什么都不会，每天早上到晚上和老师们学了一年多了什么都记不起来，什么都背不起来，我的语文老师是林老师，我的佻文老师是 Sara Ngaox Kap，教数学的是廖老师，他们三位老师所教的，我没有一科是记得起来的。

有一天我突然在想，我为什么都学不会老师所教的每一科，我就在心里想，今天早上我不要回去吃早饭了，因为我天天学习什么都不懂，还吃什么饭！老师们辛苦的教我，我就是听不懂，大家都回餐厅吃早饭了，我一个人坐在长凳那边哭着，心里想到老师们不是说有耶稣吗？有上帝在吗？如果祢真的在的话，祢就赐给我智慧吧！因我不懂老师们所教给我的，我看不清楚，也听不明白，我不懂是什么意思？请祢教我吧！耶稣！耶稣！教教我吧！我就这样一直哭着，等到其他的学生们吃完早饭回到教室，他们就问我，说：「妹妹，你为什么不去吃饭呢？」我说我不回去吃饭，因为我学不会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我就这样的跟自己生气，一天二天三天过去了，我还是每天这样子哭着，求耶稣给我智慧，到了第四天，我们的数学老师来上课，他就跟我们大家说，我教了你们那么久的数学加减法，现在一个一个的上来做题目，我前面的一个姐姐先上去做，就在那天我的脑子突然开窍了，

我终于懂了什么叫做加减法。

从那天起 Sara Ngaox 也来了，他也叫我们每一个人出来背佻文，他开始从我前面的那个姐姐叫起，那个姐姐就开始拼文字 $s+au=sau$ ，那时我看到姐姐所背的文字，我就什么都会了，我的脑子里充满了智慧，以前所学的文字数学语文佻文都已经全部的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从那时候起，老师们所讲的我都能懂。

有一天我的老师们分别的问我：「美玉，你是怎么认识这些字的，每一次教你读书的时候，你都不会，今天你突然的全会了，你会写会读会念了，甚至还会听汉话了。这是谁教你的？」我就如实的跟老师说，我因为听不懂老师所教的，已经有一年多了，我哭着向上帝祷告，上帝就赐给我有聪明智慧，我就忽然开窍了。老师们都鼓励我，说：「美玉！加油！耶稣爱你，从今以后愿耶稣赐给你有聪明智慧。」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知道要用功读书，而且也知道了念书的方法。



上课情形

受伤的我

1997年3月份，我的脚被一个小妹妹不小心割伤了，杨老师把我带到安邦医院去缝了七针，因为我们要考试了，我不能住院，杨老师就把我从医院带回来，让我的大姐姐们轮流背着我去学校。她们用担架抬我整整一个月。就在考试时，我边写边想着曾经抬过我的姐姐们，因为学校离我们女生的住处有段距离，她们辛苦不叫累的抬了我一个月，每天给我带吃的，杨老师还买了一包方便面给我吃，我记得是双妹姐姐给我泡的面，谢谢杨老师和杨师母的照顾，也非常谢谢大姐姐们的帮助。大姐姐们在我有困难的时候帮助我，抬我去学校。

所有去过兴邦学校的老师们，我想念你们！所有在兴邦学校的学生们，我都很想念大家！在离开学校的那天，我真的舍不得离开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祝老师们也身体健康，耶稣爱老师们，耶稣也爱我们所有的学生，无论我们在何方，愿主耶稣与我们同在。

谢谢王老师您的支持，还有王师母的关照，谢谢所有曾经在兴邦学校教过书的各位老师，我已经忘记您们的名字，但是神都知道，愿神祝福您们，谢谢各位老师！祝各位老师长命百岁！我就是您们种下而发芽的种子，有您们的苦心教导就有现在的美玉，有您们的教育，就有我们今天的佻邦，老师们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得到了主耶稣，也就是我们已经胜了世界，因为接受主耶稣的就有永生，耶稣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信主的人必与主同在，主也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虽然居住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相约在主里，有一天我们会再相见的，愿我们主耶稣的恩惠与我们同在！

在兴邦的日子

田美青

2021/01

在我年幼的时候就想到学校读书，于是在1990年7月14日，我被带到兴邦小学来读书。那时只有男学生，我很想有女同学，后来到了1991年，才陆续来了几个小的女同学。

因为孤单想家，我常常暗自流泪。后来很不幸我得了摆子病，忽冷忽热很痛苦，煮开水的大爹就背我去医院治疗，现在想起他，还是非常感激。摆子病两三个月了还不好，我就祷告求耶稣让我快快好起来，后来就好了。

在学校，很多男同学爱逗我，我脾气冲动，就爱跟他们吵架。他们甚至把我跟一个男同学配对，说我们谈恋爱，为了这事我们还被老师处罚打板子，我真是觉得很冤枉，也很害羞。后来让我也很惧怕男



初创期校景（1990年）

生的追求。

我的二哥曾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回大茫海的家乡去教书。」在1992年，从北侂来了很多学生，老师让我帮忙翻译，要我做女生大队长，要我做榜样。那时很多小女生头上有头虱，我去帮他们剃头。因为家中哥哥多，我的脾气也像男生，我好强，样样想得第一名，想当班长。我不喜欢老师重男轻女，我觉得不公平，处处争取第一，甚至台湾老师来带我们玩游戏，我也要得第一。这样的脾气，后来也影响到我的婚姻。

六年级时，男同学去孟阮，我还不能去。那时我就不太想读书，不想跟老师学圣经，我只想去种菜，去赚钱。我想家，想朋友，一段时间之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害怕别人要对我不好，好像发神经病一样，那时我就想要离开学校，后来他们就把我送回到894，大家以为我疯了，就把我关到监牢，在那里有六个月的时间。

后来我突然醒悟过来，我发现是我的骄傲让我跌倒了，我在监牢祷告求神救我。我想吃鸡肉想喝可乐，可是也没有别的人在我身边，我就跟耶稣祷告，后来大堂的大婆买可乐给我喝，陈文香也带着鸡肉来给我吃。现在想起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太骄傲了。

想起以前教育我的老师们，谢谢你们对我的宽容。更感谢神还给我机会，让我在泰国可以读成人夜间学校，今年四月就可以拿到高中毕业证书了。现在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

兴邦学校之情……

田淑贞

1992年我从大茫海乡来到了兴邦学校，初到学校时，对学校陌生环境的适应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都是我需要去面对的。万幸的是我遇到了疼爱我的王老师和师母，尤其是王老师，在我生病时拿药给我吃，我永远忘不了！还有关心我的老师们，谢谢你们陪伴我成长，谢谢你们教导我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在兴邦学校这段时期，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候，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做你们的学生，老师们，我爱你们。

初创期校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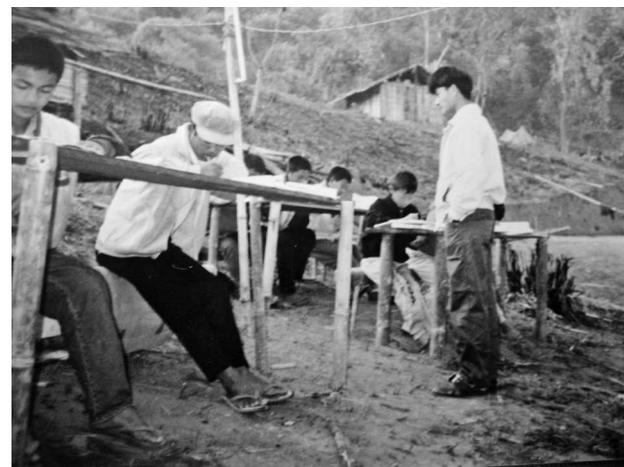


江家雄

回想起在兴邦学校时，有许许多多让我一直无法忘掉的事。譬如有一年我们全校在8月15日那一天，每十个人一组，老师分配给每组二公斤的猪肉。当时各组自由的去寻找舒适的地方好好享受这二公斤的猪肉。那时候我真的开心极了！因为可以自己烤肉来吃，享受人间美味。可是我却没有想到那天晚上拉了一整夜的肚子，害得我觉都没得睡。还有一次，是老师带我们返乡的那年，我一直忘不了那时候的心情，当我听到返乡的同学名单中有我江家雄的名字时，我高兴得饭都吃不下，连晚上也兴奋得都睡不着觉，反覆的想着，我真的要回家了吗？还一直问自己说，我是不是在做梦啊！那时候的心情真的笔墨无法形容。真是太美妙了！

还有一件事情，像恶梦般的一直陪伴着我至今，那就是老泰国关阁时的情景。真的让我很难忘。每次下去背大米时，总是让我们等了又等，直到深夜装米的车子才到。有几次去背大米，等啊，等啊！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进入了梦乡。当正梦到精彩之处，就突然被传来的车声吵醒。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拉米的车子终于来了！该死的车子，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了呢！那时的心情真不痛快。一场好梦就被惊醒了。

另外一件让我无法忘怀的事，是在我们毕业的那年，王老师带我们全班去董事长家吃饭，那时我也特别的兴奋，因为我很有信心，可以把书念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更重要的是能与我们心中所景仰的董事长同桌吃饭。心想自己将来的前途无量。董事长还发给我们每个人一个电子计算机。那天还有吃不完的大鱼大肉。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如此丰盛的食物。可惜的是，自从那次以后，至今就再也没有见过董事长了。心中对他十分的怀念，也不知道他现在身体好吗？



初创期户外上课



1996年孟阮校区开荒

余成（尼）

对不起老师，我不会写。
现在只希望老师们身体健康快乐每一天！



学生本色

师生合照



李月梅

如梦如烟的往事，有欢笑也有泪水，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儿时兴邦学校读书，记忆最深的莫过于艰苦的岁月，此时提笔，一幕幕的往事历历在脑海里回荡。

一开始到学校的时候，在深山野岭半山腰上看见已经搭建好的几座简陋的茅草屋，男女宿舍、教室、小门诊、食堂，还有老师们的宿舍，简单的自身居所还挺全，但是那时候的生活就是一个字「穷」，水路不通，饮食起居困难，没有医生看病，没有教书的老师。我来到学校的那年刚好是学校放假，放假期间可能老师们都回家去了，那时没看到老师们，等学校快开学了就会看到陆陆续续有老师们来，老师们皮肤白白的，他们和蔼可亲的跟我们打招呼，和我们有说有笑，说了一堆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个个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看起来慈眉善目的。

过没几天学校就开学了，我们被安排班级，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老师们开始从拼音、一二三、一撇一捺，手把手的教我们。我们一开始学习比较困难，因为语言不通，说出来的汉字咬不准音，就像那刚刚牙牙学语的小孩子一样，跟着老师们学中文拼音、数学算数，以及生活用语等等。老师们就这样一天、一月、一年，日复一日，费尽心思耐心的教我们，我们也日复一日的在老师们诲人不倦的教导下茁

壮成长，学会了汉字等等。

但是我们在学校的生活并不好，卫生及生活起居条件差，没有医疗设施，环境恶劣，学生们经常得各种疾病，例如：痢疾、疟疾、身上长癞子等等。生病了，不管大小病，也只有简单的拿点药吃。除了给我们发的两套军校服，也没有别的衣服可穿，后来通过老师们的传达，经常有爱心人士给我们寄很多穿的，就这样我们总算不愁穿了。粮食也欠缺，粮食都是从泰国边境进来的，隔三月半年，全校就会总动员，三更半夜跋山涉水摸黑偷偷去泰国边境背大米来供应学校。

我们学校周一到周五这五天都一直在上课，周六日两天放假，这两天也算是学生的劳动日。因为生活困难，吃的菜也成问题，为了解决一些学校膳食的问题，在周六日的时候学校会安排学生们干活，让学生在周边荒山野地的山坡上和山脚下，开辟地皮，种一些蔬菜来供应师生食用。那一片片长满各种草丛树木的荒山野地，就这样在学生们齐心协力，刻苦耐劳，辛勤的劳动下变成了一片片肥沃的土壤，栽上了各样的蔬菜，来解决学校每日所需的食材。除此之外，我们还被安排去山上砍柴用来烧饭菜。

这两种活，听来简单，但是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种菜得先除树木丛草，再用锄头挖，一切的劳动都是人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遍才能种上菜。去山上砍柴也一样不容易，需要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要去到茂盛的树林草丛中才能找到中意的干木柴。树林草丛里还有很多有害的小动物，像会咬人的蚂蚁、蚂蟥、蛇等等，真的很吓人。柴找足了用绳子捆上，扛在肩上或者背在背上，十几斤重的木柴就这样重重的压在身上，使你喘不过气来，只能用力迈开一步一步沉重的步伐

及沉重的身子，一路上气喘吁吁的跋山涉水把木柴扛回去。每次一到周六日就这样艰苦受惊的去山上砍柴。

教我们读书的老师也很欠缺，几乎读完一学期就得换一波老师来教我们，王老师、师母算是来教过我们时间最长的老师之一，他们是恩爱的两口子，有爱心、善良的两口子，他们俩算是在兴邦学校为兴邦学校付出最多、贡献最大的人。如果当初没有他们辛勤的付出，前前后后亲力亲为，想方设法召唤一波又一波的老师来教我们读书，也许不会有现在有成就的我们。老师您们是大桥，为我们连接被割断的山峦，让我们走向收获的峰巅；您们是青藤，坚韧而修长，指引我们采撷到崖顶的灵芝和人参；谢谢您们从黑暗中带我们见光明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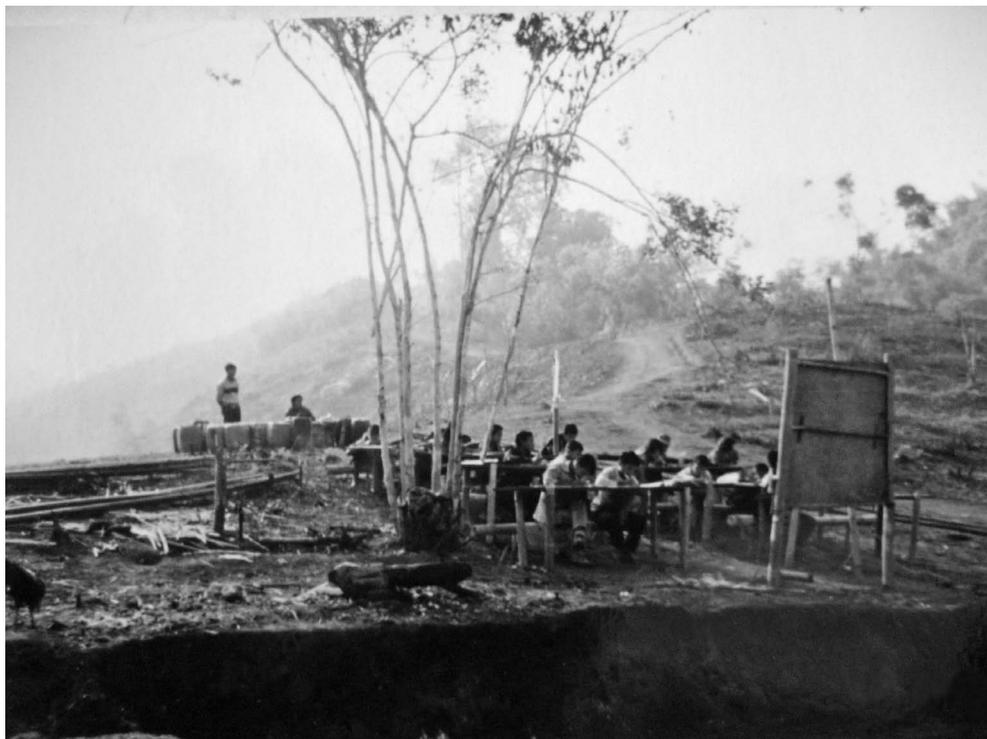
我们在学校的生活艰苦不堪，有家不能回，有苦不能说，有泪不轻弹，几乎都回不了家，我们就像孤儿一样。但，好在每位像天使般来教我们的老师，用爱心细心的关照着。老师们的爱，像太阳一般温暖，春风一般和煦，清泉一般甘甜，有老师们无微不至的关爱，我们才找到家的感觉。

学校管得很严，女生不能留长发，不能穿裙子，不能穿漂亮的衣服上学，一律穿军服裤子套装去学校，不能抹口红擦粉，不能谈恋爱，上课男女分开坐。女生宿舍被铁丝网围着，现在回想那时女生宿舍也就差不多和猪圈牛圈没什么两样，尖锐的铁丝网牢牢围住女生宿舍，只能在铁丝网里活动。回想当时的生活经历也很是心酸，但是再仔细想想那也是为了我们女学生的自身安全。说实话我以前真的很讨厌学校的生活，但是现在回想起，我也真心感谢当时学校给我的生活，是它让我经历了坎坷，才能有现在的我；是它从小历练了我的成长，才

会有现在的事业有成。

在这里我想对所有来教过我们的老师们说些话：敬爱的老师们，您们像园丁，辛勤的栽种，培育我们茁壮成长；您们是天上最亮的北斗星，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会把您们牢记于心；您们是甘露，浇开了我们的理想之花。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忘老师们育我情！

初创期户外上课（1992年）



在兴邦小学的那些年

沈如萍

1990年4月，我和大部队从邦康行军南下，一路上，我们翻山越岭、淌水过河、日夜兼程，脚下踏着泥潭，身上背着子弹和干粮，敌军的子弹像流星雨一样，一颗颗的从头上飞过。汗水湿透了衣裳，沙石磨破了脚丫，所有的痛苦、胆怯和恐惧都化作泪水。我们不眠不休的日夜赶路，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病死、累死在路上，经历了千辛万苦，三个月后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

1993年，董事长下令从801军校选出年龄较小的送去文校——兴邦学校读书（也就是宏邦中学的前身），很幸运我也是被选中的人之一。我们刚来到学校时，一句汉话也听不懂，老师跟我们说话时，我们不是呆若木鸡，就是站在原地抓头傻笑，简直是对牛弹琴。但经过老师们的耐心教导，我们很快就能听懂他们说的话了。

在那里到处都能感受到爱的气息，温柔的老师除了教我们读书认字外，还教我们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关心和爱护，在他们的爱里，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虽然有时候会因为思念故乡，想念父母，而感到寂寞，但更多的是开心快乐。虽然住的是茅草屋，却很温馨；虽然喝的是混浊的水，却喝得很开心。

在老师们的细心照顾下，我们茁壮成长，在他们的谆谆教诲里，

孟心美、赵娟

1997年刚刚到兴邦学校就读时，模模糊糊记得学校里人很多，大概有几千吧，初来乍到时挺不习惯的，后来时间久了，发现这里给人一种大家庭的感觉。

记得我第一天到校时，怯生生的被一个亲切的大姐姐领着去住处，她帮我又是铺床又是拿新被子、新衣服给我（后来才知道是发给新学生用的，每个新生都有）。每天的吃喝作息时间都会有一个大姐姐领着我们上课，下课，随时照顾我们（后来知道学校安排她们一个大姐姐照顾我们小学生五个）。她们给我们洗衣，领着我们洗澡，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也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我们学校里的很多学生身上长了癞子，还互相传染，那时我也不例外，领我们的姐姐，她从不嫌弃我们，每每下午下课放学她就拉着我们几个搓洗，香皂是一次又一次的擦洗，她们挺辛苦的照顾我们，可是癞子还是不好，最后老师们就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衣服、被子扔在一个大锅里煮洗，这样煮了几次，药也擦了几次，慢慢的才好起来。

记得老师们大都是台湾过来的，老师们不只是给我们上课，还很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吃饭时她们会来看我们，让我们排队进食堂，

我们学会了知识。他们教我们缝衣服的隐形针法，让我们学会缝衣补裤；教我们种田、种地、种菜、种瓜……，让我们学会自立，学会生存，更学会了异国的语言。

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躲在宿舍的被窝里哭，特别想念家人，正哭得泣不成声时，床边突然传来一温柔的声音，对我说：「孩子，你生病了吗？哪里不舒服呢？」她掀开我的棉被，把手放在我的额上，摸了摸，我睁开眼睛看，原来是王师母，从她的眼中，我看到关心和焦虑，她的双手是那么的温暖，像妈妈、像天使，过一会儿，她又回宿舍，拿一些吃的给我，叫我好好养病，然后她就去上课了。

如果时光能倒流，让我重新回到学生时代，我想对老师们说：「亲爱的老师们，感谢您们不计辛劳把文化带给我们，呕心沥血为低邦在栽培人才。感谢您们让我认识了上帝，不再被迷信所困。感谢您们把爱的种子播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把知识的种子撒在低邦的大地上，让我们走向知识的道路，打开智慧的大门，您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老师，如果世界是一间小屋，您们的爱就是小屋中的一扇窗；如果世界是一艘船，您们的爱就是茫茫海上的一盏明灯。您们的爱是阳光雨露，滋润着我们成长；您们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我们的前程，我现在终于明白您们所说的，多办一所学校，就可以少建一座监狱的道理。

老师，虽然您们的脸上，早已写满了岁月沧桑，可您们最美的微笑依然留给我们；时间的步伐带不走沉淀的回忆，您们的教诲和笑容至今依然深藏在我的记忆里。

吃饭时不让我们讲话喧哗，只听到叮当叮当的勺撞击碗的声音，晚上睡前他们会检查宿舍，看人到齐了没。

老师在教学时对我们也很严格，那时我们幼儿班至三年级的班数特多，一个年级有好几个班，一个班有很多人（大概八十、九十多），授课老师前面后面的手把手教我们写字、算数，带我们唱歌、游戏（那时的课程有国语、数学、缅文、英文、佤文），他们不嫌弃我们难教，耐心给我们授课，课余还给我们讲故事。那时我们只上半天课（4节课），老师有时会带着大姐姐们和大哥哥们去地里干活，种菜的种菜、种旱稻的种旱稻，种辣子、茄子、南瓜等等……大部分的粮食蔬菜我们自给自足。但也会有粮食短缺的时候，记得如果有粮食短缺的情况，大哥哥大姐姐们就会被安排步行去泰国边境背大米或短缺的食物，而我们小学弟小学妹们就在家打扫卫生，等他们回来。记得大哥哥大姐姐们有时早早的出门，天黑时才回到学校，为了我们他们挺不容易的。

1998年吧，我们有一部分的女学生（好似是从一年级至四年级的女学生，人数好像有二百多吧），被分到孟阮兴邦学校（负责管我们的是达三老师，他年纪大了，记得他边教我们佤文边管我们），刚刚到那里时，放眼望去一片片荒芜的山林，是老师们带着我们开荒造房、割茅草、砍竹子等等……忙了几个月后，终于把学校建出来了，茅草房竹子墙，一间间简单而不简陋的宿舍、教室建好了。我们学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有次序的按照安排时间上下课（早上5:00起床，5:30早操，6:00上早自习，7:00吃稀饭，8:00上正课，正课共上四节，第一节8:00~8:45、第二节9:00~9:45、第三节10:00~10:45、第四节11:00~11:45、中午12:00吃饭，午休1小时，

下午1:30就干活，挖地种菜、砍柴火、打扫等等），记得达三老师还鼓励我们学生在课余时间种菜，种出来的菜可以卖给食堂，挣点零花钱，我们学生有时卖得二、三十铢就乐得不得了，在学校里安逸的生活了一年。

1999年我们在达三老师的带领下又搬迁到361（听那里的人都这样叫），有人说那里曾经是战士住的地方，我们来就被改成教室，房子虽然老旧，但还很牢固（铁皮房顶木板墙），我们的宿舍是茅草房，不过那时候的我们有住处有饭吃已知足了。到361那里后台湾老师少了，他们也不知道去哪里了？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是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每天跟着老师上课、劳动、唱歌、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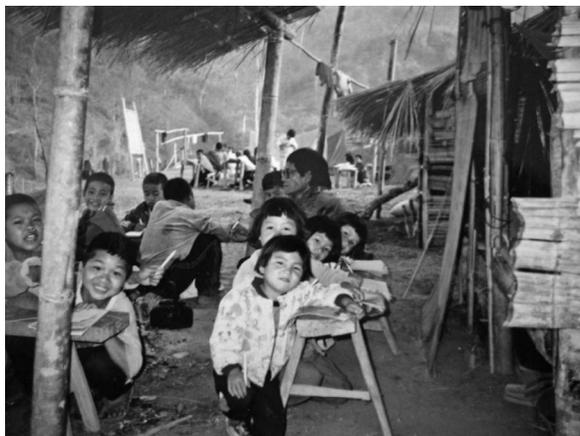
同年（记不清月份）老师选了很多个大哥哥大姐姐练舞、练操、练长跑、短跑等等活动，说是要去邦康参加表演、比赛，练了几个月后，他们坐着大卡车去了，留下我们中等大的学生和小学生在学校。

自制萝卜干



打草片





初创期上课情形

大哥哥大姐姐去后，我们小学生在学校不上课，只是打扫宿舍、教室这些而已。可不知道的是，在一天晚上女生宿舍失火了（记不清月份），那时我们还小，记不太清当时的事，只记得那场景熊熊烈火，「砰砰啪啪」的爆炸声，留下来的几位老师和几个大同学，拚命的叫喊我们还睡熟着的小学生，有的人是直接被扛出宿舍的，太混乱了，哭喊声叫喊声一片……一阵过后，火势小了，老师把我们集合起来，点名数人，数了好多遍就是少一人，老师们又去失火的宿舍旁找，最后还是没有找到。原来她被火烧死了（我们不认识她，但我们知道我们失去一个朋友）。等大哥哥大姐姐们回来时，女生宿舍一片狼藉，啥都没有了。

记得有一年过年，老师带着我们全校学生去跟董事长拜年（后来才知道我们并不只是有爱我们的老师，我们还有为了培养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的领导们）。2000年（不知是几月份）我们全校又搬迁到现在的宏邦中学。

回忆兴邦学校

金英



作者毕业时与王师母合影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转眼我与母校分别二十二年了，兴邦学校是我开始学习知识的地方。几乎每年我都一直在梦见学校，特别是大礼堂；在我的梦境里，学校还是那样的热热闹闹的，还是原来的模样，有老师，有学生，有的打篮球，有的看书，还有的跳橡皮筋。梦里我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学生，教室里还有长长的木板凳，谢明惠老师还叽叽喳喳的讲课，梦里考试总是考不好。学校虽然不宽阔，是一个小盆地，周边围着一座一座的小山脉，中间夹着一条流淌的小溪，大礼堂的上方有着「兴邦学校」四个大字，宿舍上方有一座高高的凉亭；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学校西南方有一排排整齐的宿舍以及女学生的宿舍，东方是一排排整齐的教室，教室前排还有一层一台的花，是我们班双妹、阿丁种的，花多彩多姿充满了生机，特别的香。学校



美化校园组（由左至右）双妹、美娟、珊珊、阿丁

教室里的读书声、笑声，以及上下课的敲打铃声，一直回荡在我耳边，气氛十分热闹，每当回忆母校时，学校所有的老师、学生、学校的一草、一木，

都深深刻在我脑海里，无法抹去的回忆，永远难忘记。

记得 1992 年的时候，我来到了兴邦学校，我大约六、七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儿童，那时学生还很少，大概有一两百个左右都是住校的，老师有五、六个。那年的冬季学校还是一片荒地，记得王师母叫我把衣服给她，我就坐在她旁边看她用心的、一针一针的补我的外衣，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感动。俗话说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谢谢王师母，您是个慈祥、和蔼可亲的母亲！那时老师们只有一两间的茅草房，而我们学生只能在地上垫着竹篱笆睡，夜晚被一阵阵的寒风吹醒，睁开眼睛只见天上挂着洁白的月亮和一闪一闪的星星。那年是老师们最辛苦的一年，也最心疼我们学生的一年，尤其是王季雄老师、王师母老师、陈元泰老师、林雪卿老师、陈子贵老师（Sara Sam）、Sara Toi、Sara Ngaox 与我们学生同甘共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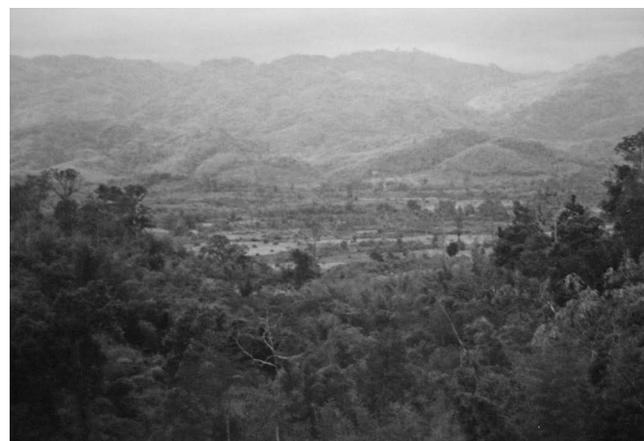
在王老师的正确领导下，后来从台湾来的老师越来越多，黄玉玮、戴华冕、邱凯婷、王李梅芬、唐慧君老师、黄老师、邱老师、李老师等等！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林雪卿老师教我们唱歌（「大象的鼻子那么长」），还有王奶奶教我们学中医针灸治疗法；邱凯婷教我们班英语；在老师们耐心的教育与鼓励下，我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懂事，开始坚强。在这一年里我们全校师生自力更生，团结努力，共同克服困难，在王季雄老师、陈元泰老师的英明指导下，Sara Sam 安排大一点的男学生负责砍竹子，大一点的女学生负责割茅草、编草片，简单的建盖住房。团结就是力量，经过一年的共同努力，第二年学校也能够基本完善了，日常生活环境才逐步有了兴邦学校的模样！记得老师将黑板靠在大树干上带我们上课，那时我们只能蹲在地上听老师讲课，早上

上课、下午干活，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就这样又坚持了二年。

1993 年又是战争年代，《佤邦联合党中央 901 飞行计划》在泰缅边境与坤沙贩毒集团作激烈的战斗，泰国将边境一带口岸封闭，为了我们学生的生活，王季雄校长绞尽了脑汁，不得不安排我们到泰国去背米，除了有特殊的学生不能去以外，全校师生利用夜间偷偷的走小路到泰国背大米，而且一夜两次反覆到 361，一边背米一边将武器弹药送给前线部队驻地（525 师部队）。当时我很小，那种苦、累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在山谷里弯弯曲曲的小路，翻山越岭，肩上都扛着一小袋的泰国白香米，一身都是汗水，口渴顺便喝着山上流出的冰凉的泉水，累了就躺一下，心里想着要回到学校好好的睡一觉。虽然心里总是这样想，但是为了不再吃玉米饭、吃芭蕉心，只能坚持背泰国香米回学校，想到香喷喷的白米饭，心里蛮幸福的，就不觉得累了。

1995 年我上四年级，会讲流利的国语，我们是四年级 B 班，共有二十多名男女学生，谢明惠老师兼班主任。在我们班上，我是最活泼开朗的人，在课堂上爱跟班主任老师开玩笑，我和吴有在同学经常逗着同学们笑，尤其是谢老师笑得抱着肚子！教室里充满了欢笑声。

1996 年我已经上五年级了，根据老师们的工作安排，同年年底学校搬迁到孟阮兴邦分校，我们班男学生也跟着搬迁，第一天我来到孟



阮兴邦分校，也是跟老学校 361 以前一样、一片荒野，我们开始用茅草建盖住房教室等！孟阮土地肥沃，记得 Sara

杨永信

敬爱的老师们，我是杨永信，今年已经三十四岁了，首先要感谢王老师和王师母、杨老师和杨师母，非常谢谢你们不远千里飘洋过海的来教导我们，教我们认字读书写字，教导我们怎样做人做事，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还有每一位教过我的老师谢谢你们，你们也辛苦了，也非常感谢神，是神让我们能在兴邦学校相遇。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二十多年过去了，很怀念过去在学校的日子，虽然我们现在各在一方，但仿佛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在兴邦学校的日子是我今生最难以忘怀的往事。

记得那是1995年的冬天，也是刚到兴邦学校的那年，我只有八岁，离开自己的亲人，从北佻到南佻。刚到学校还不认识人，常常在夜里思念父母，也常常躲在没有人的地方偷偷的哭泣。后来我遇见了王师母，她给我带来了另一种新的生活，每天都带给我们快乐，教我们唱歌跳舞，也教我们如何祷告赞美神，教我们认识自己的名字，每天的日子过得很充实，慢慢的取代了对父母的思念，天天都很快乐，感觉就跟在家里一样。有王师母照顾我们，很亲切很温和，就像母亲在我身边一样，王师母是一位慈祥的妈妈。

还有一位老师，虽然我不记得她的名字，只记得她姓张，但是我

Sam带领我们种菜种瓜种豆等农作物，我也长大了，十五岁了，也学会怎么种菜、种地了。记得王老师、Sara Sam还带领我们种了一块水稻田、几十亩的高粱地，走进一大片绿色的高粱地，高粱把我们都给淹没了。在砍高粱的同时，我和同学们在高粱地里玩捉迷藏游戏，还被Sara Ngaox打我们的屁股呢，多么有趣快乐的童年！我们把高粱花抬回家后，王老师还教我们将高粱的种子剥掉，编织成扫把。

在学习上我也不比别人差，作业都按时交给老师，从来不旷课，认真学习写作业，得到班主任老师的表扬，我成绩都保持在全班前五名。1998年8月22日我小学毕业了，我们属于第二届毕业生，在老师颁发毕业证书的那一刻，我很激动，大家都兴高采烈！有的同学还叫老师合影留念，学校为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大家一起快乐的聚餐，晚上还有联欢晚会庆祝我们的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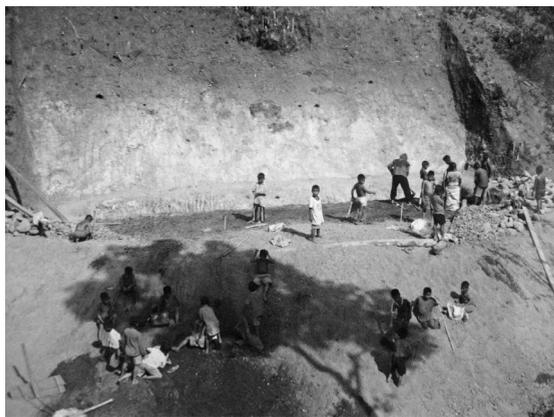
1998年是最快乐的一年，也是我最难过的一年，8月28日我和老师同学们分别了，8月份的天气带着一阵阵的细雨，在656山头上，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站在人群中，当王老师讲告别话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下来。其实我不想哭，但是从内心的思念，回想老师们对我的教育和关爱、同学们的友好关系，眼泪不听使唤，不知不觉的热泪从脸颊流了下来，我和老师同学们难舍难分！

感谢从台湾来的所有老师，漂洋过海的来教我们，老师你们辛苦了，为传承尊师重道的精神，弘扬礼教风尚，促进佻邦教育，朝制定目标发展，你们慷慨解囊、奉献爱心，感谢老师们六年来风风雨雨中，一路陪着我们一起成长。在此我代表全体学生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永远都不会忘记她的脸，我想跟她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谢谢您对我的照顾。我记得那是在 1996 年 2 月的冬天，那时候没有车，交通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记得有一天我生病了，那年我九岁，学校离医院差不多有五公里的路程，张老师她从学校把我背到医院，等到了医院，已经是满身满头大汗，这是我这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事，张老师谢谢您，您辛苦了。



开路



学生平地



捞沙搞建设

是神安排给我们的

杨永展

1995 年我来到陌生的兴邦学校，那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当我们来到学校的那一刻，迎接我们的是老同学们的呼唤声，那时胆子有点小，听到这样的热烈声吓得我不敢下车，但其他朋友下车，我也跟着下。一下车，王师母就把我们带到老师们的宿舍附近给我们吃巧克力糖，因为没见过巧克力糖，我以为是药，所以迟迟不肯吃，见到其他朋友吃了，只好勉强吃下，原来是甜甜的。

过了一星期我们开始上课了。开课的第一天是王师母亲自带我们新同学在外面集合，男女加起来大概有二十多位，王师母开始给我们取名字，分别给我们姓杨和丁，然后开始分班。读过书的在一边，没读过书的在另一边，我跟另外一个新同学被王师母安排跟老同学们在幼 A 班，其他新同学分别安排在幼 B、幼 C、幼 D 三个班，我因为学习比较好，每每都受到王师母的夸奖。那时连中文都还不会讲，经常不敢跟老同学们一起玩耍，因为还没熟悉对方。慢慢的我们开始彼此认识对方，也开始在一起玩耍了。

时间悄悄的去，突然一场大病（疟疾）把我这没有亲人的人折磨起来。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神，同学们都去上课，我只能在宿舍里睡觉，下学回来王师母经常到宿舍为我祷告。王师母不来，就是杨师

母过来，老师们轮流到宿舍为我祷告，一天两天就这样过去，但我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也不知道是谁把我送进（801）安邦医院住院，杨师母经常到医院来看望我，为我祷告；有时我看到杨师母为我流泪，可那时的我不知道要怎么安慰老师。因为病情严重，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医院住院有多长时间了。当我出院时是走路回学校的，回到宿舍还是没有好，只好天天在宿舍里待着。杨师母的关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终于让我的病情渐渐好转，我也开始听懂老师们讲中文了。杨师母一天三次到我们宿舍为我讲解神的话，为我祷告，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杨师母一直以来的照顾，还有其他老师们的照顾和教导，谢谢你们，愿神赐福给每一位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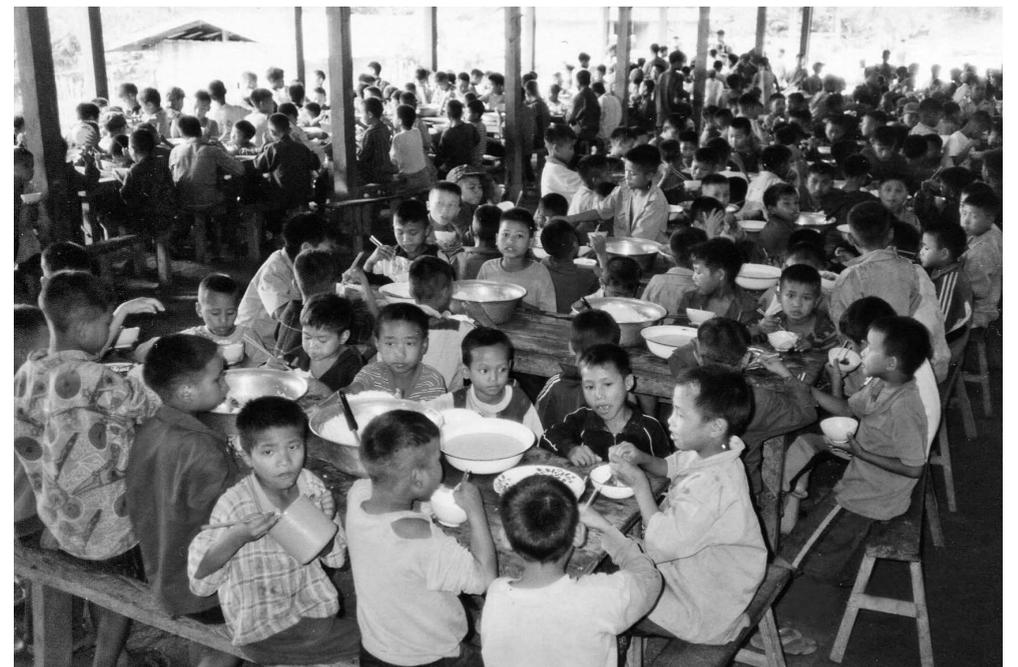
光阴似箭，转眼之间我们都已经上三年级了，我们3A、3B、3C、3D都到孟阮学校就读，因为那时我们兴邦学校有可能会移到孟阮那里，所以提前让我们去。但计划不如变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在孟阮读了二个学期，又折回到兴邦学校读四年级。

这个时候我又生了一场大病，把陈雅兰老师给累坏了，还好学校附近已有医院了，我被送进医院住院，陈雅兰老师上课前来看我，下课后又来为我祷告。快到期末考了，我的病还是没有好转，那次的期末考也就不得考了。考完期末考，老师们又要回台湾了，我的病还是没有好，陈雅兰老师只有依依不舍的回去了，那个时候让我最伤心的就是不能跟老师们道个别。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陈雅兰老师为我偷偷流泪的背影，我真的很后悔，为什么自己不坚强，总是让疾病折磨自己。我都还没来得及报答老师们的恩惠，他们就这样一个一个的不辞而别，我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再次见到老师们，我会跟您们说一声：老师们，

您们辛苦了，为了我们，您们远离家乡，愿意来到这贫穷落后的地方做贡献，谢谢你们，愿神再次赐福给您们。

现在我们也已成为父母了，我们会把我们跟老师们的感情诉说给自己的孩子们听，让他们知道有这样一种人，愿意为我们付出。他们是神安排给我们的，他们就是台湾来的传教士。今生不知还能相见吗？但我们在天家一定会相聚的。愿神祝福每一位老师和同学。

学生餐厅



钱有信

我在兴邦读书的时候，是学校篮球队的球员，那时候球场没有铺水泥，只是砂土地，假如下雨，球场都是雨水。但是我们坚持到底，有一年王老师带我们去满星叠比赛，我们拿到乙组的亚军。1999年我就离开我的母校了！



赛球

魏玉香

我1993年被父亲送到学校读书，那时的我什么都不会也不懂，头、脸都是脏兮兮的，更不用说刷牙、洗脸、洗衣服了。但到了学校以后，我的命运改变了，在这里我认识很多的人，交了很多朋友们和关心我的老师们，我真的很开心，我感谢教过我的每个老师，也感谢我们佉邦领导们，让我们在战争年代可以安心的学习。

虽然在艰难的环境里学习，但在苦中有乐。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段时间我们自己去泰国边界抬大米。虽然路途艰难，甚至饿肚子，但到了学校总会有稀饭已经摆在桌子上让我们享用。还记得昆沙与佉邦打孟阮时，我们衣服穿整齐，被子、衣服，还有米自己要背好，随时备着，我晚上睡觉时连鞋子都不敢脱，害怕一吹哨来不及穿。那时候担心受怕，但老师带我们祷告、唱诗歌，这样的担心就慢慢的消失了。佉邦拿下孟阮以后，我们又开始上课了，在学校老师不但教我们知识，还教我们缝衣服、做背包，老师教的很多，让我认识了主耶稣。兴邦学校我有太多的回忆，说也说不完，因为这里有我小时候美好的回忆。



江飞鹏毕业，1998（魏玉香的先生）

魏琳琳

1992年春天某一天的傍晚，我刚随从母亲从地里干完农活回家，刚要帮母亲去菜园里摘菜做晚饭，就被乡政府的敲锣打鼓声给愣住了，只听到一句句收兵了……，我连忙回去告诉母亲情况，只见母亲的眼泪汪汪掉下来，就这样原本生活在父母呵护下的我，被收兵的人给带走了。我们一路南下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894独立团。休息两天又让我们集合，让我们年龄小的去361读书。带着对同乡的哥哥姐姐们依依不舍的心情，我又一次离开熟悉的人。

到达目的地兴邦学校，由于年龄小，每晚我都会在被窝里哭，也不敢哭出声来。我记得别的小朋友睡觉呼噜声都出来了，我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时候想家人想得太晚，导致第二天早上起不来还要受罚。就这样恍恍惚惚过了一段时间。后来来了很多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皮肤很白，笑容很甜。最初在黑板旁边站着给我们看图说词语，那时候的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中文，老师举起小狗图像的时候，我有可能会说成小猪、小鸡、小猫等等。

半年过后，我们逐渐和老师们有说有笑。记忆深刻的就是每天都在唱「感谢感谢耶稣」，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老师们怎么教就怎么唱。后来每天都有不同的老师在和我讲耶稣的故事，有老师带

我们认字读圣经。我记得读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期中考试成绩优异，林雪卿老师奖励了我一个侏族自织书包，我洗的时候晒了好几天忘记收回来，结果给弄丢了。因为林老师平时比较严厉，我不敢说书包丢了的事。王师母的笑容永远是灿烂的，可以用天使的笑容来形容。王师母在每次学生犯错时，分寸总是拿捏得当。虽然有时候是被批评，但是师母总是微笑着教育我们，会让我们都觉得像亲生父母一样。我们小时候会在闲聊的时候说，如果以后我们成家当了父母，一定会以王老师和王师母为榜样，一个是慈父一个是良母。

后来我们渐渐的长大，对耶稣的认识也越来越多，对父母和家人的思念已经慢慢淡忘了，记的都是老师们一批又一批的来教我读书，陪伴我们生活。最辛苦的就是林雪卿老师要长期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生活起居的每一个细节，她都要去观察和细心指点，记得很多同学晒衣服好几天忘记收起来，林老师会派大姐姐们先收起来，只要有人认领就会被罚，去河里搬石头到指定的地点。我的衣服也在其中，但是我没有去认领，因为能搬动的石头都搬回来了，剩下的都太大了，我宁愿不要衣服，也不愿意去搬石头，也不愿意听老师训话。

我最难忘的是每年的假期，每到假期快要来临的时候，是最伤心难过的时候，我生怕我最喜欢的谢明惠老师不来，我对她的感情已经超越了自己的父母和家人。自从认识她之后我原来迷茫的心，终于有了归属感。唐慧玲老师教的英语课，是我最喜欢上的课。还喜欢上谢明惠老师的中文课，记得有一次同学把中文老师气得快哭出来了，班里最调皮捣蛋的赵奇同学就逗老师说：「老师！花园里的花儿都开了，您为什么不笑呢？」说得老师笑了，我们又接着上课。还有陈元泰老

师的数学课，讲课简单明了，讲的都是让学生容易接受的重点。

兴邦小学是我人生中学东西最多的地方，认识耶稣是我最大的福分，再回想到刚从家里出来的情景，才想到原来我是最幸运的人，所以来兴邦小学认识耶稣，还有很多来这教书的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美国等地的老师们，都是耶稣安排好的一切，让老师们从优越的城市生活来到原始生活给我们传道，这都是神的恩典。六年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1998年8月22日我小学毕业，独立团的归队命令让我们和生活多年的老师和同学分开，记得分别的时候大家都撕心裂肺的抱在一起痛哭。兴邦是我的第一所学校，也是我的最后一所学校，兴邦是我学习知识最多的地方。我最感谢的就是耶稣，让我认识很多很多有爱心的老师们，很耐心的教育我们，向所有来过兴邦学校的老师致敬！老师们，辛苦了！



兴邦学校第二届小学部毕业典礼

烽火中的学习与恩典



作者帮忙抬行李

魏学军

我在1992年6月，到南部171军区一所叫兴邦小学的唯一一所学校，之前学校是叫星光小学，92年改为兴邦小学。我当时只有一套衣服穿在身上，和一个普通的薄被子。到学校后，学校发给我一套红色衣服、和一个与我的相同的薄被子。学校校规非常严，每天有老师检查有没有洗澡、衣着是否整洁、手脚指甲是否修剪等等，没有做到校规要求的学生，就会被打屁股或处罚。当时在新的环境可能大家水土不服，都经常生病，就是得了当地叫打摆子（疟疾）的一种病，此病症状分为几种，都特难受。然后大部分的小学生还经常都得一种让皮肤很痒的病叫「癩子」，是一种皮肤长癩点、痒时特要命的皮肤病；和另一种让皮肤长脓溃烂的皮肤病，都是会传染的。

当时学校里最小的学生有五、六岁的，很容易被感染。特别有爱心的老师们就会帮小小孩子们洗澡换衣、擦药、泡药澡。在那样环境恶劣又缺少医药的情况下，老师们只能以管理来控制病情传播，所以学校各方面都管得特别严厉。

我们是生长在落后又经常有战争的山区里的一群幸运孩子们，我们幸运来到伍邦南部171军区，我们原本是因徵兵来的，但我们幸运的遇到了我们伟大的领导，他充满爱心、深思远虑，创办学校，聘请

好的教师，供我们读书，让我们识字，并且让我们看到、了解到外面发展进步的世界。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很多充满爱心的老师，他们来自不同城市、国家，他们带着被上帝感动的爱心、福音，离开他们国家城市和舒适的生活来到千万里之外的战乱、落后、贫穷山区来教导我们，特别是以王季雄老师、王师母、林雪卿老师、杨一哲老师和杨师母为首的教会福音团队，他们到佤邦十多年，从事教育，传播神的爱，把青春都奉献给佤邦和神的工作。慢慢长大的我懂事了，也被这份神的爱所深深感动，并也得到了我这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和礼物，那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

在学校我们每个月有 150 铢的伙食费，由学校统一管理开伙堂，和每个月有 30 铢的买日用品零用钱，30 铢每个月轮着买鞋子、牙膏牙刷、肥皂毛巾等，必须得计划够买够用。每年发一次一套衣服和被子。学校每天清晨做早操，上午读书四个小时，中午让我们睡午觉二个小时，下午我们劳动二个小时，砍柴、种地种菜、建竹房，晚上还有二个小时的晚自习时间。星期天有老师带着我们唱诗歌、查经读经、做礼拜、参加活动等等。虽然教室、宿舍简陋，但有领导的爱与关怀、老师们的平时教育，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团结与温暖，也让我们度过了快乐难忘的童年和少年岁月。我们是清晨、下午、晚上和三餐时间都要排队点名，生怕有同学不来吃饭、或生病、或是劳动还未回到学校等等，能及时找到学生不到位的种种原因。对于每个学生，老师们都很负责，很关心。其实当时的生活条件、读书环境、管理方面，都比我们在老家时好很多，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不能辜负领导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以及老师们的爱心教导。

在学校我的成绩经常排在前三。为了能让更多父母放心孩子们到南部读书学习，学校组织了以成绩优先、轮流着，一年一度返乡团队去宣传教育工作、读书上学的好处等等，让各地佤邦户民家长懂得让自己小孩上学受教育，我是第二批返乡的。父母见到我，得知我在学校读书而且成绩很好，他们非常高兴。

刚到学校时感觉只有二个季节，雨季和冬季，而且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难熬的季节，在学校我只有二套衣服、二个薄被子，雨季衣服晒不干，没得换；整天玩、做工，一身的汗水，一身臭味，害怕被点名处罚，我就找旁边跟我一样缺少衣服的一个小伴商量，我们轮流彼此换对方的衣裤穿，不会被发现换衣裤（不洗澡），就这样躲过了半年，没被处罚。到冬季很羡慕老同学、大同学们有冬衣穿。而我没有，白天还好，就算再冷，下了课与伙伴们跑来跑去，活动玩耍一下还受得了，到了晚上就会经常因寒冷而被冻醒，后来我与小伴再商量，把我两个被子叠在一块，挤在一起彼此取暖，就这样度过了寒冷的冬天。第二年教会的老师们，为我们向外界、教会的爱心人士募捐很多新衣和冬衣，还有各种书等等。过冬前又到了发被子、衣服的时候，这次学校还发了冬衣给每个学生，一人一件，结果冬衣数量不够发，不过我还是得了一件，是位好心的老师看到我没穿冬衣，就送给我一件，总算不再为寒冬而担忧了。

1994 年到 1996 年是最艰难的阶段，1994 年泰国开始封闭对我们边境的物资、人员的流通。为了生存又能读书，我们白天读书后，留下较小同学砍柴、种菜、打扫卫生；晚上我们大一点的同学就走小路或走出一条条小路，翻山越岭的来到泰国边境背大米、蔬菜、日用品、

药品等等，来来回回要五个小时。我们学校有八百多个学生，小同学和女学生、病号生就有五百人，所以只有我们三百多人去背大米和物资，而我们也算是半个小孩，背了不少大米和物资，也就是说当时吃的人多，但能做事的却很少，所以我们几乎每个星期有三、四天都得去背大米、物资、日用品，或是接、送我们的老师。晚上在泰国边境，路上还规定不可以打手电筒，怕引起泰国边防军为难我们。有一次真的遇到泰国边防军扣留我们，后来王老师去泰国边防军那左讲右讲才把我们保释出来。

当时我们学生没有发布鞋，多数都穿拖鞋。穿拖鞋走远路，走着走着，脚底就出汗很不好走，所以大家都用绳子把拖鞋绑在腰上，光着脚行走。每次走新路、陌生路的前两次，因为还不熟悉路况，晚上行走都会踢到石头、树根等硬的东西，几乎每个人的脚，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伤。那时我不觉得苦，只是为了没能很好的读书、学习感到痛惜。这种日子一直维持了两年，后来我们伟大的领导，为本地开了一条通往一个叫孟撒县的地方，有车帮我们运输大米和生活物资，我们也就能安安心心上课学习了。

1994年到1995年不只是生活艰苦的时期，也是佤邦对昆沙反击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经常去帮忙送大米、弹药给前方正在打战的阿兵哥们。有一次有一个新来的学生，扛了一大袋，里面装了五十颗手榴弹，下雨山路滑，不小心跌倒了，把他扛的一袋的手榴弹砸到地上，他在跌倒的同时大喊一声「大家注意」，我们大家马上同时散开卧倒在地上，等了二十多秒，没什么情况，就问发生什么事，他把当时情况说了一下，有带队的大哥哥听了说「没事了」，大家才

松了一口气，继续前进。在返回的时候，若有受伤严重的阿兵哥，我们会抬他回来送往医院。在上课的时候，如果有阿兵哥抬着伤患路过学校路口，学长们会带我们大点的同学去帮忙抬伤患送往医院，让抬伤兵的阿兵哥们能休息一下再返回前线。晚上战争特别激烈的时候，晚自习时，都会有双方的子弹在空中像流星一样的穿梭着。虽然经历过，习惯了常有的事，但心里还是难免产生恐惧。

1996年年初战争结束，我们佤邦也要改变世界对我们所认识的面貌，我们搞农场开发、替代种植等等项目，我们有四十六人是第一批去孟阮开发农场的。由于那里曾经是战争地带，中午刚到，在树林里我们找歇脚的地方整理了一下，然后煮饭，准备吃午饭的时候，大同学建议放火烧山，晚上防范蛇虫爬到睡处伤人，大家一致同意就开始放火，没想到我们刚坐在地上围着吃饭的时候，隔着七、八米的距离就有炮弹爆炸，吃着饭的我们个个都被爆炸声吓到卧倒在地上，后来领导派老兵来了解关于爆炸的事，说是以前战乱时候打的炮弹没爆炸（哑弹），经过火烧才爆炸，还对我们说这里以前是战争的主战场，到处都埋着地雷、拉雷或是炮弹，你们先放火烧山是对的，经过火烧，埋得浅的或是在外面的地雷、拉雷、炮弹都会爆炸，这样你们的危险也就降低了。从那事后我们要去割茅草、砍树、砍竹子，盖我们住的房子，我们都先放火或是用树、竹子垫起排成我们要行走的小路，这样才放心走动。火烧山要好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火才会熄灭，所以我们白天、晚上都经常听到炮弹爆炸声。

在农场我们每天上课两个小时，其余时间是开荒、建竹房、种地种菜（农场），几个月后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屋，种出来的蔬菜也可以



盖宿舍

卖了，然后我们再背到两个小时远的地方去卖，走的都是山区小路，来回需要四个小时。途中，有一条大河，雨季水大，还要背着蔬菜游泳过去，而当时的蔬菜价格每公斤只有三、四铢，非常不容易。

就这样度过了几个月，某个早晨我起床，感觉有点不舒服，吃完早餐，就去工作，半个小时后更觉得不舒服，就请假休息，幸运的是那天刚好有学校的车给我们送生活用品来，要当天返回，我就跟着返回，他们把我送到医院不远的地方，下车后我就走到医院。那是我第一次在南部生病，医生看了后就说是打摆子，住院两天后，我已经不省人事了，得了最严重的打摆子（恶性疟疾）。我们当地叫摆子进脑，口鼻都大量出血，王季雄老师得知我的病情后向领导反应我的病况，领导安排我转院到泰国医治。就这样我被八个同伴抬着送往泰国边境，然后有人开车来接我，送我到医院。这一个过程我一点都不知道也没有印象，是回到学校后，抬送我的朋友告诉我的。后来在医院我虚弱的醒来，就有同房的病号告诉我，这两天你疯了，拔了点滴药水的针，自己刺自己身上，把同房的病人个个吓得都跑出去。然而这一切我什

么都不记得了。当我醒来，手脚都绑着。医生查房问话后，觉得我反应正常，才解开我手脚的绳子。我那时一点起来坐的力气都没有。又过两天医生给我一个手扶架，让我扶着自己活动、方便，结果我没走两步路，鼻子又出血晕了过去，等我逐渐醒来已躺在病床上。由于病人多，病床不够，两天后医院就让我出院了，在泰国新基地（永泰村）休息三天后，我们就走到边境，有人来接我送回农场，怕老师骂也不敢再休息静养，便和同学们一起出工，之后我几乎每个月生病或是抽筋二、三次，实在是太难受了，有想死的念头，感谢神让我战胜了病魔。

时光飞逝，一转眼我们已经初三了，伟大而有眼光的领导为了能让我们安心求学，特别在 46 建了一所环境非常好、建筑非常漂亮的学校，叫宏邦中学。虽然将搬离曾经就读的兴邦小学，到一个新的好学校、好环境就读，但这里的点点滴滴、始终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希望长大后，事有所成，能为我们佤邦地方做点事，把爱的力量传承下去。

在此要感谢曾经在兴邦小学教导我们的老师们，感谢您们的教导、感谢您们无私的爱，让远离父母的我们感受到了爱和家的温暖，感谢您们在我们心里撒播了爱的种子，感谢您们为我们所付出的青春，感谢您们舍去舒适的城市生活，来困苦战乱的山区陪伴、教育我们。向您们深深鞠躬致敬。

能有今天舒适环境的我们，更要特别感谢我们敬爱而伟大的领导，为我们后代所付出的努力、所奉献的一切，让我们结束了战争、让我们远离了美丽盛开的罌粟残害，改变了世界对我们的认识。让我们所有兴邦学生向领导，致最崇高的敬礼与感谢。

魏龙

我的母校——兴邦学校，坐落在群山环绕的泰缅边界，这里有迷人的风景，是酝酿知识的大海洋，有和蔼可亲的老师及天真活泼的同学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佤邦联合军正在与坤沙集团进行自卫反击战，震耳欲聋的炮声、爆炸声……，老兵们都已司空见惯战争残酷的事实。

1992年我怀着对知识无比强烈的追求，从佤邦北部跋山涉水，徒步到战火烽飞的佤邦南部——孟阮。因受战争影响，在佤邦南部地区办教育的条件十分艰难，皇天不负苦心人，通过上级领导各方面的不懈努力，佤邦南部第一所学校——兴邦学校，奇迹般的诞生，我也幸运的开始在这里上学。我们的老师们克服各种困难，飘洋过海来到我们的学校，为我们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传授文化知识。

在学校里学生的人数并不多，更滑稽的是老师们讲的汉语，我们一句也听不懂，我们的佤语，老师们也听不懂，课堂上我们总是默默无语，一时之间，大家在语言的沟通方面很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陌生的脸孔变得熟悉，语言交流方面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母校时，老师是我避风的港湾，给我温暖的母爱，给我温暖的春天，用尽自己的才能，精心的培育人才，用善良的心点燃我心

里的一把火，无微不至的给予我关怀，使我成为一个学会洁身自爱、有责任心的人。感谢老师们无私的奉献和耐心教诲，让我们愉快的度过最难忘的童年时代。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您们，感谢您们日夜操劳的为我们批改乏味的作业，感谢您们东奔西顾，赋予我们崭新的生命和本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是长大了，而岁月却无情的在您们脸上布满了皱纹，童年犹如大海里的一片叶舟，总是让人回味无穷。美丽的神话、动人的故事都定格在童年的画里。老师们，疫情期间您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祝您们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度过每一天，阖家欢乐、幸福、美满！

操场教室



孟阮校区的学生（后排右六为作者）



刻骨铭心的感恩

罗兆英

回忆童年往事不堪回首，时光飞逝，一转眼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记得在兴邦学校读书时，尝尽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喜是无忧无虑的读书，哀是常躲在被子里哭。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讲起，我们虽然是学生，但我们还是属于军人，上半天读书，下半天工作两个小时。因为我常生病，很庆幸被选做校医，我和田春叶跟着杨一哲老师学医，他很有耐心的教导我们。还记得杨老师不在时，同学病重，我们叫上几个大同学背到 801 医院去，走路需要四十多分钟，有时是在晚上，那时候的我不知道害怕。后来因为有战争，我们没有粮食可吃了，所以很多大的学生都要去泰国边界背米，下午出发，大概九到十点才到达目的地，背上背着米，还不能发出声音，回到宿舍已是一、二点了，后面更严重，我们常听到枪炮声，吓得胆战心惊，常常穿着鞋子睡觉呢！非常感谢台湾老师们没有丢弃我们，在战乱中陪着我们度过难关。当战争结束，我们又恢复正常生活，我要感谢所有到兴邦教过我们的老师，谢谢你们们的陪伴与教导，你们辛苦了！

最后提我刻骨铭心的几个人，一是林雪卿老师，二是王季雄老师和师母，在我最无助和病魔缠斗中把我救出来，如果没有你们，我没有机会读书，如果没有跟你们相遇，我不知道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还

有杨老师和杨师母，也是我的恩人，您们是我的第二个父母，我永远不会忘记，您们给我的关怀与恩情，我感激不尽。



姑娘割谷子
(前左一为作者)



打谷子



曾经有一段历史

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爱

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尊重、友爱、团结、默契

在佤邦南部军区的兴邦学校与安邦医院中

愛在佤邦：興邦學校

主编：王季雄

出版及发行人：王季雄

编辑：张莲娣

校对：王季雄、王敏雯、周庆莲、谢明惠

内页美编：杨玉莹

封面设计：化外设计

电邮：swang4212@gmail.com（王季雄）

印刷：晨捷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年12月

有著作权，侵害必究

如需引用请注明出处

佤邦，这个陌生的地名，遥远的他乡，
位处中緬、泰緬边境山区，地缘政治复杂，枪炮不绝。
二十多年前，这里居住着一群没有国、没有家、被世界遗弃、贫穷孤苦的人.....

佤邦占地约二万多平方公里，是福音「未达之邦」，
境内住着将近五、六十万福音「未得之民」，
于是神领我们去到他们中间还福音的债。
我们是一群蒙神怜悯可以去到他们中间事奉、还福音债的华人基督徒，
我们没有「宣教士」的伟大头衔，
只有一颗蒙恩罪人向爱我们的耶稣感恩报恩的心。

从物质文明丰足的大城市，进到没水没电，没有任何医疗设施，
一天只有两餐、餐餐一菜一汤无肉可食的贫瘠山区，
我们去，以为是「给」，
没想到我们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更多.....



佤邦之歌



佤邦宣教集錦



興邦校歌